明清秘本小说集

隔帘花影

（清）无名氏 著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隔帘花影

（清）无名氏　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目　录

第一回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 …… (1)

第二回　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　恶妈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 …… (8)

第三回　楚云娘惊恶梦舍胡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 …… (16)

第四回　祸机深财未用时先丧命　天报速人才杀处早伤身 …… (23)

第五回　衔冤贼妇激忿出首仇人赃　无义贪官负德妄刑恩主母 …… (33)

第六回　白眼无情谁怜五岁孤儿　黄金尚在可惜四条贪命 …… (42)

第七回　富室贫儿生埋金受报　前愆孽女死对案归娼 …… (52)

第八回　武女客乘高兴林下结盟　文学官怜孤寡雪中送炭 …… (64)

第九回　屠本赤掠卖故人儿　楚云娘途逢旧仆妇 …… (72)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回 南宫吉梦谈今昔事 皮员外魂断绣帘前 …… (78)
第十一回 李师师铺排风月好色贪财 沈子金卖俏行奸先娘后女 …… (88)
第十二回 皮员外使憨钱买臭厌 沈子金涂假血庆新红 …… (99)
第十三回 看破了想提防一时催百辆 再难来拼不得半夜赋桃夭 …… (109)
第十四回 薄幸郎见金先负义 痴心妇临死尚思人 …… (120)
第十五回 马玉娇美人局骗痴儿 沈子金浪荡身落圈套 …… (131)
第十六回 樱桃女有义情恋主投江 千户子无廉耻吹箫乞食 …… (140)
第十七回 客船上萍踪遇旧人 给孤寺乌栖食残米 …… (147)
第十八回 高秋岳君子心义送云娘 宋狗腿小人情周全泰定 …… (158)
第十九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 (165)
第二十回 淮安城下萍飘寡妇泣穷途 青浦舟中星散离人惊会面 …… (173)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一回 花园营有女伤春 汴河桥无心遇旧 …… (180)
第二十二回 老守备双斧伐枯桑 俏佳人同床泄邪火 …… (188)
第二十三回 淫女奔邻托风雨夜作良媒 书生避色指琉璃灯代明烛 …… (196)
第二十四回 武城县乔美传书 齐王府宝儿得意 …… (202)
第二十五回 皮员外冤恨诉从头 李师师风流不到底 …… (215)
第二十六回 青楼秽地鼎分三教堂 大觉正宗旁参百花法 …… (226)
第二十七回 二美女诲淫游佛殿 一老尼惑众念莲经 …… (234)
第二十八回 观邪教女郎应乱性 闹斋堂贫婿忽逢妻 …… (246)
第二十九回 严父拜友窥破绽 浪子逢姣意着魔 …… (253)
第三十回 风流子逢怨偶严亲毙命 美姣女遇情郎慈母相依 …… (261)
第三十一回 抱病怀春空房遭鬼魅 贪花惧内借馆效鸾凰 …… (269)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二回 母夜叉强逞今世凶 袁玉奴梦诉前生恨 …… (275)
第三十三回 侯瘸子思得妻忙忙告状 丹桂姐因着鬼夜夜失魂 …… (284)
第三十四回 小莫破大难容备尝淫苦 人龌龊鬼风流悟入空门 …… (291)
第三十五回 莲净女看破往因度香玉 侯瘸子参明宿业了残生 …… (298)
第三十六回 毛橘塘一服药妄居富贵 胡员外百万户献作人情 …… (310)
第三十七回 小人有捷径借财宝以投诚 奸恶无他能选美人而献媚 …… (321)
第三十八回 胡员外消众怒细细分尸 毛橘塘泄公忿团团受箭 …… (335)
第三十九回 董翠翠被骗烹鸡 屠本赤丧命喂狗 …… (342)
第四十回 月岩师破佛得珠 赵居士捐家造寺 …… (352)
第四十一回 老寡妇痛无儿甘祝发 小孝子浪寻母忽遭擒 …… (359)
第四十二回 兑环妇无意逢夫 访主仆甘心独宿 …… (366)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三回 小劫贼献僧为佛宝 大因缘选媚赠丝鞭 …… (372)
第四十四回 鸳鸯帐和尚婿谈经 虎狼穴盗贼妻赠衲 …… (379)
第四十五回 要寻消息贴乡贯十方堂 误听姓名枉奔波甘露寺 …… (388)
第四十六回 离别久母子当前全不识 缘法至主仆对面恰相逢 …… (398)
第四十七回 宿孽偿完儿见母 新缘另结客还家 …… (406)
第四十八回 仁义不亏金藏大开佛法 孝慈具足莲台现出人伦 …… (413)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一回　生前业贪财好色　死后报寡妇孤儿

诗曰：

古今何地不欹倾，独有青天一坦平。
无臭无声疑混沌，有张有主最分明。
饶他奸巧逃王法，任是欺瞒脱世评。
论到冥冥彰报应，何曾毫发肯容情。

又曰：

苍苍不是巧安排，自受皆由自作来。
善恶理明难替代，影形业在怎分开。
突当后报惊无妄，细想前因信正该。
此事从来毫不爽，不须疑惑不须猜。

话说大宋末年，山东东昌府武城县地方，有个土财主，复姓南宫，名吉。他出身市井，乘着一派好时运，做起人家，遂只认做是他自家的才能本事上得来，便不守本分，凡事竟不管好歹，敢作敢为。果然运好，偏生做着，就得一注财利，故一发做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得胆大了。后来做出了名，就费些势力，扭曲作直，也要做成了。由此做去，虽做得快活，就有些做得人都害怕了。他见人害怕的多，恐防暗算，只得用些资财，干了个千户前程，将身子遮盖在大权贵的官府名下，使人算计他不得，故地方乡党俱让他三分。

这南宫吉，论他做事强横，虽然是个小人，却有一段好处，为人慷慨慈祥，绝不难为穷苦之人。有人奉承得他快活，便要他周济些银钱，他倒不吝。故此，就有一班小人朋友，在他门下走动，捧他的臀，呵他的卵胞，说他是个豪杰，称他是个福人。他竟信以为真，故使着一篷风，时时伤些天理，竟不自知然。细细想来，他别事伤的天理也还有限，独到了女色二字上，便死也不顾了。

他娶了一个正室，姓楚，小名云娘。她为人甚是贤惠，又生得姿容秀洁，要算八九分人才。这南宫吉若是个安分守己之人，娶了如此一个妻子，便终身相守，也不叫做房帏寂寞了。谁知这南宫吉淫心太重，看了桃花红得可爱，又想着李花白得可怜，便东勾西引，一连就娶了五六个。一个陶氏，绰号银纽丝；一个木氏，绰号红绣鞋。这两个更觉妖冶，最为南宫吉所溺爱。还有一个乔氏，叫做倩女，原是娼妓出身；还有一个卢氏，小名叫做燕姐，人就顺口称她做卢家燕；还有一个叫做袁玉奴。还有一个丫鬟，叫做红香，颇有几分颜色，也是南宫吉收在身边用的。

若论财主家，这五六个妻妾，一一俱是自家用聘财明媒正娶了来家，虽说犯分，却也还不伤天理。怎奈他都是先看上，钻狗洞偷到手，然后倚钱势歪厮缠，千方百计谋了来家；不是透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捉她的家财，就是谋害她的夫命。如此作为，你道伤天理不伤天理！所以天理不容，只活到三十三岁上，就一旦暴病死了。

若论他既一身死了，便有些冤债，也可算作偿了。谁知这冤债不是糊涂偿得的，有一分定要还他一分；生前不能偿，死后也要偿的；自身不能偿，子孙也要偿的；今生不能偿，后世也要偿的；万万不爽，所以叫做“三世报”。但偿在眼前，人便知道他从前的过恶，便欢喜道：“这是现世报了！”若报到死后，或是子孙、或是后世，人便有知有不知；就知道些影响的大意，也不知天理之报应一一如此之巧妙。故书窗闲暇，聊将这南宫吉死后与子孙后世昭报之事，细细拈出，请世人三餐饭罢时一着眼，五夜梦回里一思量，也可见积善降祥，积不善降殃，天理之昭然有如此，稍于人事之邪心收一收，庶不负一番立言之意。正是：

淫乱人心纠不住，奸邪王法也难查；
惟存天理昭明报，点滴毫厘不许差。

话说这南宫吉，平生所为不端之事非一，一时也不能细述，盖其大意，前已表过。但想他做了一世的闾阎奸恶，逞了半生的市井强梁；苦挣的家财，不减泰山北斗，盖造的房屋，何殊天室仙宫；坐拥着大妻小妾，呼使着百婢千奴。谁知乐极悲生，泰消否至，一亘贪淫死去，过不得一二年，奸骗来的婢妾，早又被别人奸骗了去；附和他的一班损友，早又去附和他人；家人小厮逃者逃，盗者盗，十人中存不得一个；生意买卖，原不是将本求利川流不息之计，故伙计生心，渐渐不能如前，再过些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消的消，折的折，竟一文也没得进门。忙检点家中的时势，有如秋叶之落，又有如春雪之消，不是动人嘲笑，就是惹人谈论。还亏得他这个正室楚云娘，是个有志气能贞守的妇人，又生了一个遗腹子叫做慧哥，替他撑持门户。此时家人只有一个泰定儿不改常，守着不去，使女只有细珠，已配与泰定做媳妇，有些仗义，跟随度日，其余尽皆星散，不知去向。

到了徽宗二十年间，又不幸遇着金兵入寇，把汴京围了，掳掠金银子女无算。此时山东、河北地方，传闻得俱被金兵破了。过不多两日，又闻得济南府也破了。众人都议说："武城去临清不远，况一向富庶有名，怎能保得金兵不来屠戮？"此时金兵尚不知在何处，早有无数地方土贼，乘着人心慌乱，东西放火，假招摇说是金兵来了，四下里唬吓人家。那些胆小的，早逃的逃，躲的躲，纷纷不绝。泰定儿打探得知，只得报与楚云娘知道。楚云娘听了，直惊得痴呆，连话都说不出。欲待随众逃避，偌大的房室家计，却叫谁人看管？欲要守定不逃，又恐怕仓促中被金兵掠去，岂不出丑？我便拼着一死尽节！又想：这三四岁的儿子，一旦也遭屠戮，便要绝了南宫之嗣，倒不如弃了家缘，且留得母子之命，再作区处。算计定了，便叫泰定儿将家中房屋该封的封了，该锁的锁了，且遮掩一时。

又在家挨了一日，见信息越紧，人家逃躲得络绎不绝，便按捺不定，只得叫细珠抱着慧哥，泰定拿着些盘缠并随身行李，相伴出门。这楚云娘从来出门俱是抬轿子双仆跟随，何曾自走一步。今见事急，只得步走。走便走，终是不惯，见了人未免退退缩缩。才走得三五百步，刚转得一个弯，不提防一阵人乱哄哄冲将来，口里只嚷道："不好了，金兵已在后了！"云娘吃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一惊，便顾不得好歹，只跟定细珠、慧哥，往前急走，及走得出城，心才放些。再回头看时，早不知泰定儿是在哪里冲散，竟不见来了。欲待要找寻，不敢复入城中；欲要等待，又怕撞着金兵。没奈何，只得随着众人，一步一步往前走去。

走了二三里路，忽遇见一个大寺，问人说是“普福寺”。众人就有坐在寺门前歇息的，也有进寺去寻躲藏的。楚云娘此时已走不动，只得也走进寺里来看看光景。不期这普福寺的僧官，盖造大殿化缘时，曾受了南宫吉五十两布施，时常送盒盘来走动，一向认得楚云娘的。忽今日见了，虽知南宫吉已死，却晓得楚云娘还是富室，不敢怠慢，只得殷勤款待，留她在一间净室里存身。云娘到了此时此际，便是受恩深处，喜出望外。不料躲不得一两日，金兵来的信息一发紧了。这僧官虽说是个和尚，却身边有些积蓄，也怕有失，便顾不得云娘的生死，竟趁着黑夜，悄悄躲往远山破寺去了。

到了次日，云娘起来，只见躲难妇人越来越多，这僧官与几个和尚，影儿早已不见，因与细珠说道：“僧官逃去倒也罢了，只是这粥饭却怎生有的吃？”细珠道：“娘且莫要慌，我方才在他香积厨下寻水净面，看见他还藏着一瓮米，在家伙厨底下，我们且悄悄煮吃了，再作区处。”云娘道：“既有米，就好挨了。”二人算计着，到夜静时，佛前取火，煮些稀粥充饥。又苦熬了两日。

不期这一日，天还未亮，早有许多人跑进寺来，乱嚷道：“不好了，金兵已进城放火杀人劫掳了！城中劫掳完，只怕要到城外来劫掳哩！这普福寺离城不远，恐亦不能保全，还是躲远些的好。”说话纷纷。楚云娘听了，早又吓得心惊胆跳。细珠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慧哥在怀中，见娘惊慌，也只是啼哭。云娘欲要住下，又见人都害怕躲去了；欲要再寻远处去躲，泰定又失散了，两个妇人抱着一个孩子，身边无钱，又不认得路，却往何处去好？踌躇许久，看看寺里躲的妇人一个也没了，心下越慌，因对细珠商量道："人都走尽，眼见的这里存不得身了，只好跟着人，随路去撞了。"细珠道："没有别法，只好如此。"因依旧抱了慧哥，同着云娘，走了出来。刚走到大殿上，只见佛面前琉璃底下，早有一个老僧盘着脚在那里打坐。看见云娘领着细珠怀抱慧哥，要走出殿去，忽开口叫道："女菩萨，此处安稳，不消别去。"楚云娘此时慌慌张张，虽看见和尚打坐，却不曾留心细看，忽听明叫她莫去，忙回身一看时，方见那老和尚：

长眉垂作发，细骨结成骸。
厚背山般起，谦腰弓样排。
白头笼雪帽，赤脚踏泥鞋。
妙处请参看，是呆还是乖。

楚云娘细看那老僧，生得有些异像，又见他出言奇异，知是不凡，因拜倒在地，说道："难妇楚氏，难子慧儿，已是寡妇孤儿，苦不胜言。今又遭此兵火之变，去住无门，正在迷途，乞老佛慈悲，指示一条生路！"那老僧道："生死皆是往因，躲避要有缘法。你母子往因虽远，却此寺与你有缘法。你此处不躲，更思何往？"楚云娘道："此处既然可躲，为何这些妇女转纷纷去了？"老僧道："她们于此无缘，自然别寻生死，怎么一例论得？"云娘见老僧说话有些奇异，不敢不信，因再拜道："多蒙老佛指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迷，还望垂慈保佑！”拜罢，仍同细珠抱了慧哥，又躲了进去。躲便躲了，却提心吊胆，不能暂安。

忽又有人躲将来，说道：“城里已杀得人山人海了，只怕就要杀到这里来哩，这里如何存得住身？”遂又慌慌地去了。楚云娘听见，怎不惊慌？欲要躲到别处，听了老和尚之言，不敢妄走；欲要再寻老和尚问声，那老和尚又不知哪里去了。到夜间，乌黑的一个大空寺里，只得她两个妇女一个孩子，蹲在里面，孤孤悽悽，好不苦恼。若非报应，安能至此！正是：

只思奢侈易为欢，不道灾生受苦难。
颠苦流离尝一遍，始知大福是平安。

楚云娘同楚哥、细珠躲在寺中，虽惊惊慌慌，苦挨了两日夜，却喜得果如老僧之言，安安稳稳，并无一个兵马到寺中来搅扰。只到第三日，方才有人走进寺来，传说道：“金兵已去了。”早有许多逃难的百姓，你说不见了妻，我说不见了子，都纷纷到寺中来找寻。细珠见了，就要劝云娘出寺来回家去。云娘正要起身，只见泰定儿也找寻将来了。大家相见，问明兵果退去，方才欢欢喜喜，商量同回家去。只因这一同回家去，有分教：

惊飞乌鹊方才定，暗伏豺狼又逞凶。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回　寡妇避兵抛弃城居投野处　恶奴欺主勾通外贼劫家财

诗曰：

浮沤聚散岂为期，零乱花魂风雨吹。
绣枕余香春梦影，檀槽流韵断肠词。
难将白雪留苏小，谁借黄金铸牧之？
我亦多情题恨谱，倾城何必恨蛾眉。

话说楚云娘在普福寺躲兵，幸得平安躲过，只见泰定来找着了，大家欢欢喜喜，便算计还家。仍叫细珠抱着四岁慧哥进城来。到得城中一看，好不惊恐，只见：

城门烧毁，垛口推平。一堆堆白骨露尸骸，几处处朱门成瓦砾。三街六巷，不见亲戚故旧往来；十室九空，哪有鸡犬人烟灯火。庭堂倒，围屏何在？寝房烧，床榻无存。后园花下见人头，厨屋灶前堆马粪。

楚云娘一路走来，四下观看，见人家房屋东坎西毁，道旁死尸半掩半露，甚是伤心。到了自家门首，全不认得——大门烧了，直至厅前，厦檐塌了，剩下些破椅折桌，俱是烧去半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走到仪门里，上房门外，虽没烧坏，门窗已尽行拆去；厨房前马粪满地。云娘又惊又恸，正待放声大哭，却好作怪，只见一个老妈妈从她五娘红绣鞋院子里走出来，蓬头垢面，身上又无布裙，倒把云娘唬了一跳，忙问道："你是谁？"那老妈妈也不答应是谁，先呜呜的哭了起来。云娘上前细看，才认的是银纽丝的旧人老马。她一向知南宫吉家富，虽说遭变，未免还有些遗存，故日日来搜寻，不想今日云娘回家。老马因叫道："我的奶奶，你哪里躲来？叫我寻了好几日，哪里没寻到！"又看着慧哥道："这还是过世老爹的积德。人家好儿好女，也不知拆散了多少，恁娘儿们这样团圆来家，也是你老人家一生行好，没伤了天理。"说着，就去细珠怀里接过慧哥来抱。那慧哥饥了半日，哭着要饭吃。一时锅灶俱无，哪里讨米去。老马从腰里取出一个火烧馓饨来递与慧哥，才不哭了。因对云娘说道："这还是兵来时我带的干粮，没吃了——这几日都在人家宅子里寻剩下的饭吃，才剩了这一个。"

一面说着话，云娘走得乏了，就叫老马同在破屋石台基上坐下，问说人家谁亡谁存的信，好不可怜。老马又说："我在养济院里，亲眼见楚大舅被兵杀了。"云娘听知，又哭了一场。老马又说："还亏大营催得紧，只在城中驻扎得三日营，没大搜寻。这些烧毁的，都是兵去了，城里土贼放的火，好抢财物。后来又听得金兵说，破了东京，还要回来在临清驻扎，恐咱这里也还躲不过。"只这一句话，早吓得云娘又面如土色，忙和泰定商议道："这破宅如何宿得？倒不如还往城外买的刘千户家庄上去，如今全福现住那里看破草房。且住这一夜，明日再作商议。"泰定道："娘这也说得是，要去就去。"云娘因对着老马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道:“你老人家无儿无女,在城里也不是久住的,肯看往常,和俺娘儿们做伴也好。”老马道:“我的奶奶,说的哪里话,受你老人家的恩多哩! 我的两间屋也是烧了,脱不了也是这里一宿,那里一宿。我跟你老人家还是旧人,就有什么东西带不了的,我替你带在身上还放心些。”一行说着,大家走出城来。

那时,日已半西。秋天渐短,及走到庄上,日已落山。全福和他媳妇子听见云娘到了,慌忙接进屋里坐下。云娘看见三间草屋,偏安着单扇门,当门一条土炕支锅;倒锁着两间,内里柴草堆满。细珠在窗外一张,见有许多大包袱,俱藏在草堆里,乱蓬蓬放着,也不言语。云娘见天色晚了,又没灯油,大家忍饥安歇,只落得一条布被。亏了泰定向邻舍老王家借了半升米,胡乱做些稀粥,云娘、慧哥各吃了半碗,就睡在炕上。细珠和老马在炕前打铺,泰定、全福俱在间壁寻宿。

原来这全福从小做家人就不学好,后来南宫吉死了,见全寿盗财出去了,也就欺心寻事,终日吵闹,把当铺邓三家衣裳偷了,被云娘逐出,在庄上居住。今见云娘失势,来此逃荒,就生了不良之心,要乘机劫她的财物,奈云娘空身,并无包裹,未知身边有无,不敢动手。他那屋里包裹,俱是乘着兵乱,先到南宫吉家,把云娘埋的衣服首饰尽行掘出;又各处地下掘了几个大坑,只不见金银,此心不死。这夜和泰定睡在间壁,用话试探,说道:“这武城县住不得了。当初过世的老头儿积成个大过活,如今便宜外人去了,撇下这寡妇孤儿,咱们领着东奔西躲,一个盘费也没了。难道这些家私,地上的没了,地下的也没有?你我还立个主意,和这寡妇说个明白,拿出来防身,救她母子性命。她寡妇家不知好歹,一时间金兵回来,大家逃命,撇在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宅子里也是瞎账。”这泰定是个好人，也就信了。明日，使细珠把这些话和云娘说了。云娘欲待不听，如今这个身子，又无亲戚兄弟随着她们逃躲，就不取出银子来，也是枉然，知道大乱了回家不回家？次日天明，就叫泰定、全福跟随着，和细珠进城来，只留下老马看守慧哥。

同行到城，已是巳牌时候。全福先寻了一把锹、一把斧、一个大皮箱，带在身边。到了宅中，在上房床后楼梯下，找那埋的衣服首饰，已被人尽情掘去，剩两个大坑。云娘只叫得苦。全福在旁冷笑。又走到玳瑁轩东山洞边，揭起太湖石，下埋着一个瓷坛，上盖铁犁一面，内藏着赤煦煦黄烘烘白灿灿好妙东西。云娘取出，约有一千余金，因说道：“这些东西还是你爹与胡喜讲公事的，就便埋在此处，且取出来度命。”喜得全福、泰定手忙足乱，将一半放在匣内，用被包了，盛不尽的，二人解下腰间搭包，装起停当，先拿了出城去等。云娘与细珠也到佛堂里铜佛座下，取出一串胡珠——一百单八颗，是南宫吉得的柳君实家的。这两项俱是不义之财，只道取出来度日，谁知取出来是报应作祸，此时谁人得知。云娘将胡珠悄悄缝入贴身衣内，慢慢出宅，同细珠寻旧路回庄。及至到了庄上，天色晚了，老马抱慧哥接进屋去不提。

却说泰定、金福得了金银，忙忙奔出城来。全福在路上就和泰定商议道：“这些财帛活该是我们的，你我平分一半，多少留些给这寡妇也就够了。不然她拿这些东西，敢自家过活不成？遇着那没良心的，连母子性命也还不保，这财帛也是别人的。”泰定听了，只不答应，又走了一二里，全福就站在路旁小解，树下歇息。泰定见全福背着被包的匣子住下了，也就不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只见后面一个人，大踏步赶将来，叫声："老全，你走得好快，等等我，同走一步也好。"泰定二人回头看时，认得是提刑衙门里弓兵李小溪，大家拱了拱手，说道："好惊恐，你在哪里躲来？"泰定笑道："彼此造化，又重相见了。"李小溪见二人走得慌，又背着个匣子，破被包着，只疑是城里抢的物件，因问道："是什么东西？"泰定答道："空宅子里还有些破衣破件，拾将来使用。乱后土贼抢了几次，连人家地皮都卷去了，还有甚好东西！"说着话，走了一里多路。李小溪在西村分路，全福赶上，路旁附耳说了许久话。李小溪笑嘻嘻地去了，这二人才回庄上来。全福推走不动，坐一会才走一会，到了庄上，天已昏黑。

云娘见二人不到，正在纳闷；二人到了，方才放心。全福要将匣子放在间壁，泰定不肯，只得放在床下，用些破瓮破席片暂时遮盖，再作商议。二人腰间的，约有二百余金，云娘便不叫他取出，只说："你们带的东西，原各人带着罢，少不得大家同过日子。看过世老爹恩养恁一场，只撇下这点骨血，也只在恁各人心上罢了。"说着，不觉恓惶泪下。那老马也来说些好话。是夜晚景，买些灯油，全福媳妇杀鸡煮饭，大家吃了一饱。全福自去村里取了二斤烧酒，把泰定哄个大醉，大家睡去。正是：

费尽机谋百种心，安知天道巧相寻。
东邻失物西邻得，江上私般海上沉。
暗室可能辞艳色，道旁谁肯返遗金。
由来鸠脯难充饱，割肉填还苦更深。

却说全福用烧酒哄醉泰定，约有一更时候，自家爬起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取了一杆朴刀在手，悄悄去西村访李小溪说话。那李小溪原是路旁先约就的，知道全福要来，先沽下二斤烧酒，点着灯守他。忽听狗叫，小溪迎出门来，把全福邀在东边一间小屋炕上坐下，叫浑家筛起酒来。全福说："且休吃酒。"就把这楚云娘取出金银之事，说了一遍，道："且是送上门的一股横财，取之甚易，不可失了机会。"原来，李小溪是积年在衙门里的蠹贼，近因乱后，也和这些土贼俱有首尾，一闻此言，如何不喜，跳起来和全福说道："这宗财有两样取法，有善取，有恶取，只要做得妙才是手段。"全福问道："怎么是善取，是恶取？"李小溪道："若要恶取，如今趁着大乱，没有王法，传将咱的十弟兄来，明火持杖，打开门，把楚云娘、泰定杀了，把细珠卖了，财作众人平分，你我多得一半。南宫吉原是外住的破落户起家，没有什么亲族，日后说着是大乱，被土贼杀了，不知几时才有王法，哪个来告状？这是恶取。只是用的人多，也要多分些去。莫若善取更妙，趁着三四更天，黑地里又无月色，我叫着我的儿子李大汉同你我三人，只用一个火把将草屋烧着，一声喊起，大家齐说有贼，那泰定是胆小后生，和云娘一家要跑走逃命；放条路着他走了，后面吆喝着赶杀，只丢两块石头，吓得他走头没命，哪个敢回来！咱们却将那银子拿来藏下，日后只说有贼劫去，连你还做个好人，下次好相见。我和你三七分，情愿让你一半。你说此计何如？善取其财，还不伤天理，岂不是两全之美！"全福听了，喜欢得当不得，因跳起来说道："好计，好计！今晚有三更了，就该早去，怕天明有人，行走不便。这些东西，连我的几个衣包，俱寄在你家罢，好搪人的眼目，我也就搬在你这村里住了。"商量已定，即时叫大儿子李大汉出来——也有三十来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条壮汉，专以赌博剪绺为生，也是一路的人——各拿口朴刀，将烧酒筛热，吃了几大碗，助胆而行。

来到刘家庄上，先把场围一垛干草点起，跳过墙去，烧起后边屋檐来，全福大叫“有贼”。唬得泰定爬起，百忙里穿不上裤子，赤着脚叫：“细珠开门，快往外跑！”这几个妇女，哪个是有胆的。云娘只吓得乱颤，先抱起慧哥来。泰定、细珠搀着云娘，往外黑影里不顾高低，一步一跌，只往无火处乱走。只听一片声喊，说：“休叫走了，赶上拿人！”唬得楚云娘、细珠、老马各不相顾，俱伏在墙外蒿子地里。只听得石块乱打将来，云娘抱着慧哥，黑暗地里哪里藏躲得及，早有一块砖头打将来，把慧哥的头打破，大叫一声，早没气了。云娘也顾不得孩儿死活，抱着走过庄外河崖林子里，伏成一堆，用袖子将慧哥口挡得严严的，哪敢放他啼哭。直等到五更时候，庄上狗还乱吠，火也不明了，人也不喊了。

天色渐明，泰定扶着云娘，不敢回庄，可往哪里去？正在惊慌间，那全福已将金银和他的包袱细软之物，俱付与李小溪父子挑去，却来找寻云娘。知在河边林里，远远放声哭将来，大叫：“天杀我了！”一步一声，走到云娘跟前，跪倒在地，大哭道：“连我的包袱衣裳、几年挣的过活，都被抢去了。”说毕又哭。连泰定也信了。云娘抱起慧哥一看，额角上已打伤，急忙用棉花塞好，抱着复回庄来。一间草屋已烧了半间；收拾的房里干干净净，只剩下一堆乱草。云娘不觉放声大哭，老马劝个不住。“待要寻个无常，又有死人留下的这点孽种，往前日子怎么样过！”正说着话，全福媳妇来，哭一会儿，吵一会儿，说是带了银子来，连累她家穷了，也要搬了，不在这孤庄子上守着几间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屋，倒像还有银子一般。一面说着，一面全福就去揭锅，收拾破盆木杓、粗碗草席，做了一担挑起来，辞了云娘，和他媳妇竟扬长去了。

云娘寻思：今夜就没处安身，哪里去好？倒是老马道："我想起一条路来，你该去寻他，且住些时，听听乱信，再作计较。"正是：荣华趋奉人人有，患难扶持个个无。

此一去有分教：

云娘再走风尘，历尽东南西北苦；
分开母子，遍尝兵火雪霜贫。

不知老马说哪里去好，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回　楚云娘惊恶梦舍胡珠　岑姑子留男尼念淫佛

诗曰：

参破虚空事事禅，多藏厚利亦徒然。
悭贪徒积生前债，施济聊酬此世缘。
摩什自能成宝刹，如来原不受金砖。
尘根欲断先求舍，净洗泥涂种白莲。

话说楚云娘因庄上被劫，不敢久住，又无亲戚相投，正自悲哀，忽老马说："你老人家还记得观音院岑姑子么？她在城里与地藏庵王姑子告了状，因出城来，在这村东里，又起了个准提殿，好不兴旺。前日造檀香接引佛像，我还随喜了一回。离这庄上不上五里路，咱今寻她，且住这一宿。她女僧家，你是个旧檀越，有不留的？就有些乱信，咱一个女道家，也好藏躲。"云娘听说点头，泰定也说："那里去的是。"即时细珠抱着慧哥，老马、泰定领路。不一时，望见庵门，是一座小桥，枕着流水，在大路旁边；一带深林进去，甚是幽僻。但见：

清清佛舍，小小僧房，数株古柏当门，几树乔松架屋。小桥流水绕柴扉，时闻香气；野岸疏林飞水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遥见旛扬。掩门月下，须防夜半老僧敲；补衲灯前，时共池边双鸟宿。

一行说话，早到庵前，只见一个小狗儿汪汪吠进去了。庵门紧闭，众人走困，且在檐石坐歇。

却说岑姑子因那年为她寺里引奸起衅，犯了人命，当官一拶，失了体面，城里庵子就不住了，躲了些时。后来众施主与道奶奶们，因这村里有个旧准提庵，日久招不住人，来的和尚都不学好，就请岑姑子来住。她安禅讲经刻像做道场，引得乡下一班邪教妇女来听宣卷，都拜徒弟。不消一年，就盖了三间方丈、三间韦驮殿。终日送油送米的，好不热闹。近因兵乱，躲了几日回来。因此终日关门，同徒弟幻音、幻像三时功课。那日听得狗叫，使幻音开门去看。看见云娘众人坐在门前，原是认得的，忙道："快请奶奶进去。"好不殷勤。

云娘先在正殿上拜了菩萨，幻音敲得磬响。岑姑子忙整衣而出，只说来的官客，一见云娘，不觉满面堆下笑来，说道："我的奶奶，这样荒乱，你从哪里来？我就各处施主家，一个信也问不出来。"因看着慧哥道："哥儿长成了。这几年不到宅里来，珠姐成家几时了？"即时烧水，请云娘沐浴，拿几件布衫，替云娘换换底衣。忙得幻音、幻像做饭不迭。此时已近午，先在方丈里留吃茶，糕饼素果，八盘碟子，喜得慧哥取了枣子在手只是吃，全不眼生。云娘看了笑道："你还认得岑师父？改日舍在庵里罢，也省得带累我拖来曳去。"不一时又拿上米饭来，又是油饼，莫说素菜齐整，就是四碟小菜，也时新可口。吃完饭，苦茶嗽了口。那泰定、细珠、老马，都在厨下安排在炕桌上吃饼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云娘见她这等诚敬，也是穷途容易见德，十分感激，心中转痛切一番。饭罢天晚，岑姑子把自己禅房请云娘安歇。别有一间净房，禅床、经卷、香炉，挂着一幅达摩渡江图，是她的客座，在此宣卷，因同幻像炕上睡去不提。前人有诗一首，说这患难相逢、人情冷暖光景，道是：

芜蒌麦饭君臣重，漂母怜饥国士生。
若使德终无倦色，何人不感道旁情。

却说岑姑子恭敬云娘，也只说她旧家豪富，虽南宫吉死了数年，还有家事，哪知乱后家破身孤被盗，一贫如洗，来投她庵里安身。老鹤打牙，倒先扯了仙鹤一条腿，好好一个庵观，添上了男女四五口。一住五六日，见云娘不动身，就寻出法儿来，使幻音探细珠口气道："这庵因新造，没钱粮。如今才盖的三间殿，这韦驮还没贴金；接引佛檀香雕的，才有身子，也还没贴金；又少安的佛心五脏，须要金子、珍珠、琥珀、珲璞八宝攒成，用五色丝线系在佛的肚内，才完功果。少也得三四百两银子，哪里去化？如你奶奶这等大檀越，才完得善事。慧哥长大了，也该舍些，替老人家念保命寿生经，随他兵荒马乱，自有伽蓝保护，再不遭劫数的。"细珠听说，不合把云娘避乱出城，家中衣服物件被人劫得一空："有些金银，前夜遭贼劫个罄净，险些不把哥儿头打破了，如今扎着绢子还没好，连被子也没一条哩。"那幻音和岑姑子说了，才知道云娘是富室的贫婆，失家的寡妇，只有一日穷似一日的了，哪有重新的日子？就礼貌渐疏，茶饭懒供，每日只着细珠在大家的锅边，盛些稀粥薄汤，不过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一碗盐菜豆腐，后来几日，连饼也没了。岑姑子假骂徒弟、骂火头，又把小锅揭去，小屋做饭，总不与云娘交言，把脸扬着，一个笑面也没有。

云娘情知没甚布施，久住无光。那日随着念佛跪香，睡到三更时分，合眼矇眬，只见一个穿白衣的老妪，合掌问云娘化她那一百单八颗胡珠。云娘寻思一会儿，本待要舍，因家业全无，还要与慧哥日后成人长大度日营家，如何舍得？正在迟疑，只见那一百单八颗明珠，忽化成一百单八颗首级，俱像南宫吉生前面目，鲜血淋漓，满地乱滚，吓得云娘大叫一声而醒。原来却是一梦。因叫起细珠来，诉说一遍。天还未明，姑子们早起来敲磬念佛。也是云娘素有善根，把一串胡珠从衣底拆下，亲到佛前，拈香顶礼，就挂在准提菩萨右手指上，以助造佛之费。那岑姑子见云娘舍了一串胡珠，约值五百余金，满脸陪笑，问讯了云娘，就请去吃斋，又比前加倍丰盛，不消细说。一灶香消，即将那珠子收入柜里去了。云娘从此又得安身。

将及一月，老马回家去了，泰定又去访楚大舅家的信息——只有楚大妗子和二舅寄在远村穷亲家住，没有衣服，出不得门。那时正逢十月，下元之期，先一日挂起旛来，做解厄道场，晚上放施食，请了邻近几个尼姑堂上开经打法器。也有村里送盆头米的，拖男抱女，忙乱到晚。云娘藏在屋里，不好出来。

到了十五日，黄昏时候，有三个女僧——一个胖大黑粗，约有三十余岁；一个面黄身细，四十多岁；一个不上二十五六岁，紫膛面皮，像新出家的，还是双小小脚儿，穿着僧鞋——挑着经单、蒲团、禅钵，也来随喜投宿。幻音看见认得，欢天喜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报与师父，先接衣钵进去。两下相见，问讯了，就在经房安歇。云娘也不知是哪庵里的女僧，不好问她。是夜道场已毕，众尼僧散去，只留下后来的三个尼僧，与岑姑子经堂里宿。一住三日，只见那小姑姑和那四十多岁的出来走动；那个黑胖粗大姑子不见出头，只在法炕上蒙着被，面壁朝里面卧，说是有病，也不见她要汤水吃。

一日，也是合当有事，细珠日常只在后院毛厕上小便，那一日五更，起来得早了些，见开了菜园门，一直走去。有两间盛柴炭的屋，紧闭着门，一个小窗户，土坯堆了半截，露出一个眼儿来。细珠正待在窗下撒尿，还没解下中衣，忽听得屋里摇得乒乒乓乓的声响，不住地乱动，吓了一跳。又听得一片淫声浪语，一似人交媾一般。忙起来悄悄向窗眼里一瞧，原来是岑姑子与那个黑胖尼姑，干那男女交媾之事。恐怕里边看见，忙闪开窃听。只听见一个道："负心的贼秃驴，你因何事这半年不来看看老娘？我知道你有心上人，忘了我也。你且说，那小姑子是你哪里弄来的？"那一个道："我的娘，我哪一时不想着你？好容易上得你这门？不知有多少睁眼的看哩！今听得你做道场，才寻出这个法儿来。这小姑子，也是我的俗徒弟，相处得久了，她丈夫遭乱，被兵杀了，才跟了我出家。那黄脸的是她师父，是个知趣的。"说着又声响声来。细珠恐怕开门看见，两步做一步，气呼呼奔到角门首，正见幻音念完了功课，也到后园里来，撞个满怀。问细珠道："这早早的你起来做什么？"细珠道："我小解去来。"就不言语，一直往后园里去了。细珠明知是去寻那假尼姑，就躲在厨下看她。又住一会，岑姑子方走来，只见气喘汗流，唇红唾润，腮边添些春色，如酒醉相似。曾有禅房淫诗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首道：

莫道禅房非洞房，空空色色不相妨。
散花正借摩登女，行雨来寻极乐方。
脂粉旃檀同气味，袈裟舞袖共郎当。
传经生个鸠摩什，同上西天拜法王。

细珠坐在厨房门首，足有两个时辰，幻音才出园来；把园门锁上，踅到厨边取水净了手，眉黄颊赤，十分爽快。各自去上灶不提。

到了夜间，细珠悄悄和云娘细说一遍，云娘才知这尼僧是佛门中的色鬼，女流中的强盗，因思：这和尚住久了，知我是个寡妇，和姑子们来算计我，我又不敢声扬，弄出事来可不丢丑？想了一夜：久住在此也不是常法，不如再寻别路。次日早起来，因辞岑姑子道："我要同泰定上城里去看看。"那岑姑子不知其意，忙说道："我的奶奶，这天渐渐冷了，你到哪里去？这几日佛事忙，想是我待你不周，你老人家计较起来？常言'熟不讲礼'，咱与你是一家，突然地这样去了，也使人笑话。"云娘道："哪有这话。打搅得岑姑还少哩？因他大妗子有信来，替他大舅出殡，我城里去问问老马；宅子里破被破瓮的，胡乱换几个钱来，好做冬衣穿，你这些人有一尺布哩？"说毕，叫细珠抱着慧哥，带了泰定，往外就走。岑姑子见留不住，也爱没人，好放心与和尚行事，便说道："既有事要去，过几日，我再使幻音来接奶奶罢。"遂一面送出庵来，千恩万谢作别，关上庵门去了。云娘上路，自入城找寻楚大妗子信息。正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孤身一似无巢燕，又绕空梁别处飞。

云娘此去未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回　祸机深财未用时先丧命　天报速人才杀处早伤身

诗曰：

反复人心总似棋，劝君切莫占便宜。
鱼因贪饵遭钩系，鸟为衔虫被网羁。
利伏刀旁多寓杀，钱埋戈侧定逢危。
古人造字还垂诫，剖腹藏珠世不知。

话说楚云娘辞了岑尼回城，只说与楚大舅送殡去了，且按下不提。却说这家人全福，与小溪合谋，假装强盗，夜间将云娘金银劫去。全福因要脱身，遂将自己先掘云娘埋下的包袱、皮箱等件，俱交付李小溪父子，连夜挑去西村家里藏下。全福夫妇反来装神做鬼，哭一回，叫一回，辞了云娘，竟搬在李小溪家间壁，指望和他三七分那金银，还不肯给他一半。寻思着：这些个皮箱，封锁的是云娘自己的首饰衣服、金簪钗环，珠冠也有三四顶，连银纽丝、红绣鞋撇下的物件，俱在箱子里，少说也值五七百银子。那包袱里南宫吉的官衣、杯盘、尺头和那貂鼠披风两三件。好多东西，慢慢地一件件取出，向当铺里典些银子，和李小溪合伙，却不是一个现成的财主！心里想着，口里念着，老婆商议着，甚是快活。况且新租的是三间草屋，一口厨房，小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小的一个院子，还有一口井，好不方便。

过了三日，老婆说："咱那包袱，趁今黑夜拿了过来罢。怕李小溪家妇女留了咱的针头线脑，相厚间不好说，怕伤了和气。"全福说："你不知，李小溪原是咱老爹衙门里人，极是义气的。我照顾了他这一场富贵，他就十分昧心，敢做出这样事来？还要商议做伙计开店，要拜交。你要得紧了，着他说咱小器，倒看低了咱。"老婆听了，便一声也不言语。正是：

鼠狐同住原非伴，鹬蚌相持又有人。
谩道我谋偏巧妙，谁知他算更精神。

却说李小溪那夜得了这注大财，喜之不尽，路上和儿子李大汉商议道："这宗财真是天送上门来，又不费手脚，又不露眼目！"到家有五更天气，悄悄叫开门。后园有个埋胡萝卜的地窖，使上些草，把金子连匣盛着，用土埋好。又取出两个大瓷瓮，把包袱、皮箱内首饰，弄得乱腾腾倒了两缸；俱是明晃晃珠子、金镯、金首饰、貂袄蟒缎，全家喜之不胜。

李小溪的老婆道："你和全二叔两个做的，难道不分些给他，咱就藏起来？还该留些给他，省得费嘴，伤了和气。"李大汉道："好容易的财帛到了咱手里，再分给别人？犯了官，各人的贼名，谁替咱爷儿们不成！"商议了许久，李小溪因留下一个包袱，是南宫吉冬夏的官衣：一套是天蓝云缎员领，攒着虎补，绿缎衬衣；一套是怀素纱员领，没有补子，月白纱衬衣；又是一件织的玉色缎子飞鱼披风，原是胡太监送的；又是几件旧潞绸豆黄色女衫、紫丝绸衣衫、对襟银红绫比甲、新旧两件白绫花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两个首帕、一对金裹头簪子、两只银挖耳——也重三钱多。还要拿几件，李大汉拦住道："够了，各人家的财帛，难道是全福血汗里挣的？和谁合的伙计，凭契取的银子？有谁是证见交付与俺的？敢和谁说？他不过是南宫吉家一个毛奴才，主子赶出来又领了外人，劫了他家主母的财物，他还敢声扬出来？先犯了一个大罪名，才扳的别人！依着我，这几件衣裳给他，还是便宜了他。他好说便罢，略敢有些闲言闲语，先打他个下马威。这乱世里，哄到没人处，给他个绝后计，他一个穷老婆，还不知她汉子怎么死哩！"几句话，倒把李小溪点出杀人心，说动贪财胆。各自计较，藏在心里不提。

那一日，李小溪见全福新搬在紧邻，因在城里买些肝肺板肠，与一大块牛肉、二斤烧酒，杀了只鸡，替全福暖锅。请到小屋炕上坐下，安了一张低桌，两人上炕，李大汉往来斟酒，接进菜肉来摆下，也就来炕沿上坐下。大家把门关了商议。李小溪先说道："这银子还好零使，只金子不敢这里卖，不是临清，就上东京去。这三百两金子，少也要七八换，值二三千银子。制下货来，咱就在临清开了青布店；咱兄弟二人，一个上南制货，一个在店开张，不消两年，连本三合。这布货是算得出的，又不零星，又没有剩货。"全福听了，满心欢喜，因接说道："这布行生意好多哩！南宫吉家起手就是生药铺和布行得利。这临清地方，三行生意，惟布行是上等。不拘有几千几万布来，不消几日就发脱了。都是两京三边上的大客人，凑来总收，各边关上去卖，还挣钱哩。"说到快活处，烧酒一饮而尽。全福便道："这几日，弄得一个钱也没有，天又冷了，还待要买几匹布穿。不知那包袱里有穿的衣服没有，待取出来看看。"李小溪听了，只管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吃酒，也不答应。

李大汉又斟上一杯，全福又说道："那包袱里还有一包散碎银子，是那日匣子没盛了的，咱取出来籴下些米粮，过了年，咱兄弟们好出门做生意。把金子卖了，就不愁穷了。"李小溪听了，又不答应。这全福闷上心来，也有几分着急。

李大汉又来斟酒，全福一手接住盅子道："酒不吃了，倒是这黑夜里没人看见，把前日那匣子和包袱取出看看，大家记个明白。哥还收着，我那窄房窄屋的，也没处盛它。只这包袱里有旧衣旧裳，拿出几件来穿罢，恁弟媳妇还没有棉袄哩。"李小溪见逼得急了，装作几分醉，把眼乜斜看着道："你这话通不在行！这个东西，可是一时间就拿得出来的？那一黑夜，挑到这里，我通走得力气也没了，倒亏他一个，压压背背得担将来。小人小家，有个人来，哪里去躲藏？惹出事来不是耍的。各人担着个死罪在身上，你还救不得我哩！"指着李大汉道："亏了他，黑夜里挖了个五尺多深的窖子，一顿埋了。苍蝇蚊子，敢衔你的一个米粒去不成！我看你忙忙的，只怕人昧了你的。岂有此理！人也要有良心，终不成咱两个就不做伙计了？依着我说，明日请个香纸来，咱弟兄两个先明一明心，村里关王庙设了誓。从今后，你我比亲兄弟一样，如有负心的，不得好报！到明日把门关了，只推不在家，咱两个取开窖子。原说过的，我只要三分，别的你都拿了去。贤弟，你心下何如？"说得全福笑了，又吃几杯酒，也醉了，各人散去。

全福到家，老婆接着，问他怎样说了，全福就将明日取匣子分用、把包袱拿过来的话，说了一遍。夫妻都信李小溪是个好人，大家睡去不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到天明，李小溪先取了一件貂鼠披风，往城里赵二官人家新开的当铺去当。只要十两银子，推说是一个过路的远客，投在他家，托他来当的。原来在南宫吉家管当的伙计邓三，自从南宫吉死后，见没人做主，就转投在新起家的赵二官人门下，照旧管当，在东门口里，认得李小溪。接过皮袄来，看了又看，有些眼熟，一时只想不起来，称了十两银子，给他去了。后来细想到：倒像南宫大官人家那大娘的。这件披风，怎么到他手里？又想到：这等时势，兵过抢城，谁家的东西没失了。也就丢下了。

却说次日，全福早起，要与李小溪取匣子、包袱，走去叫门，没一个人答应，连李大汉都出去了。问他老婆，说是赶集去了。全福坐等了一日，甚是疑闷。至黄昏，又过去问，道还没回家。老婆道："他这光景有些吊躲。这不是咱打的兔儿，送上门给他吃！将来这财物，还要费手。"全福半信半疑，只说他不像这样人，便叫媳妇："你过去和他老婆再要要包袱，试试她的口气。"

这全福老婆穿上布裙，一直走过墙西来，问李小溪家，推说讨火，坐在炕沿上叙起话来，说道："天冷了，没有棉袄，那包袱里还有几件旧绸绢衣裳，要早些取出来浆洗浆洗。"那李小溪的老婆是个泼妇，极是不良的，把脸变了道："没的浪声浪气、放屁拉臊，尽扯淡的话！谁是你家奴才，收着你家的包袱？半夜三更，敲门打户，恁家汉子来，闹得老娘一夜没合合眼，领了俺家汉子和儿子去，不知做的是什么勾当，还来俺家要包袱！恁的包袱，怎么到了俺家来？随恁和谁说，人也不信有这样事！"气得个全福老婆把脸蜡黄了，道："嫂子不要这样说，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大爷来家，当面招对。他原说今日来取包袱，我才来说。难道这些东西就昧了不成？也要个良心天理！”李小溪老婆接话道：“要有良心，有天理，就不做出这样事了！”说得全福老婆进不来退不去，又不敢高声争嚷，怕人听见。这全福隔墙听着这边乱吵，知道说不来，急忙叫得老婆去，故意说道：“慢慢地讲，你这样小器！俺弟兄们分的什么彼此？”俱各不言语了。

李小溪父子吃得大醉来家，老婆细细告诉他说：“全福老婆来要包袱，着我说了一顿，闭口无言地去了。”

到了次日，全福过来，假装出贤说：“老婆们见小，因取包袱险不争起来。”大家笑了。李小溪过意不去，说道：“包袱是我取出一个来，今夜你先取去用着，等明日闲了，大家开窖子，好看东西。贤弟，你休娃子气。你没处收拾，倒不如我藏得严紧。”全福也答应道：“且放着罢，什么大事。”

到了一更天，李大汉把包袱摇着，从墙上丢过去。全福夫妻满心欢喜，又道：“李小溪还是个好人，我说他不肯负了咱这场好心。”打开一看，原来是几件员领、两三个旧绸绢小袄、几枝簪子，还不值十数两银子。“这样光景，难道就骗了咱这几千金银子去罢？”一面说着，一面又想：如今变了脸，他只是一个不认账，又不敢经官告理，不如还是好哄，哄得到手，各人自己做主意便了。且不言语。

到了次年正月十五日，全福买了一副三牲，请了香纸，要和李小溪交拜赌咒。那李小溪等不得一声，换了一件新青直裰，齐齐整整。进得庙来，上了香纸，各人赌了两个昧心咒，说：“谁要负心，谁先死了！”全福、李小溪平拜了。因李小溪大全福五岁，就称李小溪是哥；李小溪叫全福是弟。到家又叫李大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来，与全福夫妇磕了头，称作叔叔婶婶。从此且不言语。

全福见李小溪每日买酒买肉使钱，他却一文也无，几件官衣，又不敢拿出去当，忍气吞声，和老婆设了一计，道："咱如今只说和他合伙开布店，去临清买货，他自然取出金子来卖。那时买下几百筒布来，这便是藏不了的。他敢不分与我，那时节到官也不怕他，强似这金子是开不得口的。"夫妻议定。到明日，和李小溪说要上临清去卖金买布的话。李小溪顺口接说道："贤弟，这识见高多哩！我才服你是条汉子。你终日指望要分这金子，你就怪杀我，我也不敢取出来。万一事发，各人性命要紧。如今看个出行的日子，我和你人不知鬼不觉，你我腰间各带一半，扮作走差模样，背个黄包袱，说是兖州府上临清下文书的。到临清置了货，开起店来。过两个月，把他娘们雇辆车子，离了武城，往临清住下，谁来问你！此计如何？"全福听说，喜得当不得，道："我说哥是好人。你弟妇她哪知道哥这等小心，只说是不给包袱，聒得我耳也聋了。今日果然哥的主意极是！"忙叫李大汉借个日历，看了正月二十八日，是出行开市纳财的好日子，定于这日起身长行。全福心喜："正中下怀！"不知此去吉凶，有诗为证：

结义穿窬入绿林，此中管鲍怎分金？
同行好作腰缠计，失却头颅没处寻。

到了二十八日，全福穿了一件半旧半破的青衣，早起过来叫门。李小溪已和他儿子李大汉计较停当。只见他穿着一件乌青旧布坐马小衣，脚上两耳麻鞋，笑嘻嘻地迎出来。先关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门，忙请全福小屋里去，拿出那匣子来，叫全福看："可不是原封不动？你如今才知做哥的，托妻寄子，还要做大事哩！"一面说着，把金子分作两堆。都是十两一锭的，每人包起十五锭，放在搭包贴身底下。这李小溪还说收拾得不好，他包作三小包，两肩窝上带了两包，腰间带了一包。各人背个黄包袱，也不敢带刀棍，只扮作下文书的公差。各人嘱咐了浑家，也不吃饭，喜喜欢欢上路去了。

走了两日，天气寒冷，路上吃两盅烧酒又行。原来全福不知这条路是上小河口去的，不是大路。李小溪领着，迤斜往西下去十里多路，一望都是河泊，没有人家。全福也有些害怕，道："咱不错走了路了？我跟着老爷来接按院，哪是这条路？"李小溪道："你不知，这条小路近二十里，又无人走。咱身上带着行李，敢走大路？如今响马土贼极多，这条路安稳些。"说不及话，只见前面林子密密层层，一个人在那里探头探脑。

行到林子里，只见李小溪坐在石头上道："我且歇歇。"全福也坐住了。那时日色将落，没人行走，只见林子里钻出一个人来，腰带着刺心刀，手执齐眉棍，望着全福脑门劈来。全福赤手空拳，大叫："好贼！"李小溪怕他走了，早一手扯住，只见：

> 棍当脑盖，迸得血浆直流；刀刺心窝，绞得肝肠稀碎。一个踏着脖项，用黄土填塞咽喉；一个按着胸脯，使白刃先割首级。叫不应头上青天，即是阎罗追命鬼；现放着腰间黄物，这才断送负心奴。绿林深处隐尸骸，青草坡前流热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才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借贼杀贼，鬼神之巧。

李小溪怕有人认得，割下头来，林子后使刀掘个凹坑，用土埋了，使块石头盖着。然后拖了尸首，在深草里剥下那条胳脯，将十五锭金子给李大汉带在腰间，不敢久留，忙离了小河口林子里。父子商议："且不可回家，却往哪里去好？"李大汉笑道："你老人家怎么当差来，这一时就糊涂了？咱有这些行李，父子二人上了临清，把金子卖了，才好做生意。难道全福会做买卖，咱父子二人倒不如个奴才么？"李小溪听了大喜，道："有理！"就迤斜找上大路来。

此时天已黄昏，歇了一夜，明日又走。可霎作怪，只见一阵旋风，随他父子乱滚，一直往北去了。这是临清河口地方，来往官员客商极多。原来自金兵抢过，路上行商稀少，有一伙土贼起来，抢了村坊，和些大营的游乐做了响马，约有二三百人，不时截路。那李小溪父子正走，只见前面起了一阵旋风，刮得对面不见人。风过后，只见有二三十匹战马，马上人尽裹红巾，看见李小溪父子走路，胡哨了一声，就有一枝箭射来，先射中了李大汉的左腿，跌倒在地。到底是李小溪，久走江湖，知是响马，就连忙解下一包金子，放在路旁地上，使脚蹴起土来盖了。

早已人马走到跟前，大声叫道："快丢行李，饶你狗命去罢！"二人跪在地上，苦求道："实系公差，现有文书，并无财物。"那马上大贼信是公差，也就放过去了。怎奈步下土贼赶上来说道："怎没财物？这衣裳也是钱！"即将二人剥得赤条条。翻出两大包，又一搭包，都是金子，忙禀知马上贼，请他转来看见。看个不了，因问道："你这金子是哪里来的？"李小溪道："是兖州太爷差送与按院老爷，要干升的。"贼们听了，大喜道："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等，乐得用！”叫声“得财”，一阵风去了。

李小溪父子二人，吓得呆了半晌，方拔去箭。赤手空拳走了几步，望见马去远了，才踅回身，取出埋的一包五锭金子来，忙依旧系在腰里。父子面面相觑，李小溪因说道：“好薄命呵！”李大汉道：“这五十两面金子，也还值四百多银子，家里还有五百两银子，这些首饰衣裳也还有两千以外的财帛，也够咱爷儿们过了，这不成是咱自家的东西。但回家去商议，怎么哄全福的老婆，才得无事。”两人垂首丧气，慢慢再回大路。正是：

小路截来大路抛，乌鸦衔肉遇鹏雕。
如今世路多如此，总替旁人先上腰。

此一去未知这剩下的金帛，李小溪如何享用，全福的这条死命，日后作何发觉。只因这一享用、发觉，有分教：

黄金索债，连累杀四条性命；
白手争财，撮弄成冤家一处。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五回　衔冤贼妇激忿出首仇人赃　无义贪官负德妄刑恩主母

诗曰：

孽薪冤火日熬煎，浪死虚生自古然。
贫性直叫金接斗，名心何日浪回船。
毒沙射影能为祸，恶刺钩衣到处牵。
但看虚盈知此理，庞公常欲散家缘。

却说李小溪一路走着沉吟，因和李大汉商议道："这回去，全福老婆问咱要人，却怎么打发？"李大汉道："这什么打紧！如今我和你一路回去，别人也生疑，我且去东晶府王小一家住些时日。你自己回家，只说全福和我上东京卖金子去了，临清地面小，卖不开这些金子。等我到东昌府，和众朋友要上东京上，打听打听，再作理会。"李小溪只得依从。到僻静林子里，取了一锭金子，与李大汉带了，又给他些散碎银两。父子分路，李小溪自回武城来。

那日，挨到天晚黄昏时，悄悄进门。老婆接着，问道："大汉和他全二叔哩？"小溪便说："临清地方小，通卖不开，又没好价，他二人上东京卖去了。我牵挂着这个差使，眼看有了新官到任，怕革出衙门来，人家笑话。"老婆也就不言语了。一夜歇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息不提。

却说全福老婆，自从汉子出去，只是肉跳心惊。那日夜间做了一梦，见全福浑身是血，哭着说："人害了我命，你还不告状，等待几时？"就吓了一身冷汗醒了。天明起来，才待过墙来问信，早听见李小溪说话，吃了一惊，忙过来问全福的信。李小溪因说："全福和李大汉往东京卖金子去了，我为差使回来，怕误了点卯。等他们有信来，我还要上临清去买布。"全福老婆也似信似疑的，只得罢了。终是不放心，街上去讨了一卦，是白虎神缠着，应上，主有孝服、行人血光之灾。又因李家老婆常常小争小嫌，又把他家的包袱、皮箱不给他，怀恨在心，不是一日。待要和他争嚷到官，怕全福在京，没有长短，可不是自家先跳下水去才拉人；待不做声，或全福被他谋害，得了财去，我还不知道。寻思了半月，打听不出个信来。

那日合当有事，全福老婆屋后撒尿，只隔着一堵墙，听见锄的土响，一似铁锹掘地一般。在墙缝里一张，原来是李小溪使锹把地窖子取开，拿出他家的皮箱、包袱，在那里盘算；他老婆在旁算道："那个值多少银子"，也有取出来的，放在地下，要去当钱。他老婆道："你也卖了他好几件，他家老婆日日来吵，等她汉子来，还要和咱打官司，宁可出首，不肯便宜了咱哩。这些时，好不和我合气。"李小溪笑了笑道："着她等着，他汉子只好到那一世里托生了来罢。好不好把这淫妇也杀了，掐断一根线！"全福老婆听见这几句言语，显是实情，才知道他谋杀了全福，实要昧他的财物。又是疼人，又是疼财，不敢露出一声来。明日早起来，使包头裹了头，怕漏泄风声，把那两套官衣拿着，使棉单包了，只推去当，却走到武城县来出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此时县里缺知县，却是代捕巫仁署印。你道这巫仁是谁，官从何来？原是一介小人，因他在南宫吉家做伙计，会得奉承，亏南宫吉提拔扶持，才得做起官来。这日见全福老婆随投文进来，巫仁原是认得的，因先问道："你有何事出首？"全福老婆道："是出首贼情事，恐怕漏泄，不敢央人写状。"巫仁听见说是贼情，忙叫到公案前，赶开门子，低低问她。她才从头细说一遍，道："是李小溪哄他全福吃醉了，叫他装贼，抢了南宫吉家楚云娘的家私，金子三百两，银子一千两，衣服首饰八皮箱、四包袱，现藏在他家里。如今却把全福杀了，只分了两套官衣给小妇人，还要害小妇人的性命。"巫仁因又问道："果有这些东西么？不要胡讲。"全福老婆道："这些东西，现埋在他家后园窖子里，怎么没有！老爷只拿他老婆来，拶着就招了。"巫仁听了这话，好一似半天上掉下了几个大元宝来，怎么不喜！急忙传了番捕弓兵壮丁各役，带着器械，飞奔出城。巫仁亲自骑马紧跟，上西村里来。

那李小溪和老婆正商议着，要当貂鼠卧兔和那皮袄，怕过了春天不好收拾，恰恰在家坐地，众人扑了个着。只见乡约地方，领着一群人进来，把李小溪和老婆都上了绳，不知是哪里的账。先带到村头上关王庙，见了巫仁。巫仁即叫众人押着，另使弓兵和地方把他家门封了，一齐回县。正不知犯的是什么罪，一村人多捏了两把汗。到了县前，看见全福妻子抱着些衣裳，望着李小溪两口，不住嘴地杀人贼长、杀人贼短骂起来，他才知道是全福老婆来出首做贼的事，把头低了，一声没言语。

这巫仁原在南宫吉家，和邓三一班做伙计，后来送在县里做书吏，熬出这个官来。南宫吉家财帛丰足，他哪件不知道？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此看做一股大财，急急拿了李小溪两口来，就像得了活宝一样。即时升堂，两边排下皂快、刑具，将李小溪两口带上来，跪在案前，就问同全福劫财的缘由。那李小溪是积年的衙棍，哪里肯招？只说："是全福夫妻拐出东西，寄放在小的家里，有两个包袱是实。因与小的老婆吵闹，才拿着他偷的衣裳，污赖小的。小的若果和他做贼，他怎肯把赃物都放在小的家里？"巫仁道："现有全福妻子活口出首，你还不招？"就是一夹棍四十敲，又打了三十板。那李小溪只是不招，大叫冤屈，铮铮辩话。全福妻跪在旁边说道："他老婆夜来开窖子，又埋了一夜。只拶起她来，敢不实说！"巫仁喝令拶起她来。只一拶一百敲，妇人家没经官法，不由地一五一十从头实诉："全福夜间叫他去装贼，得了一个匣子和包袱、皮箱来；现今件件都有，只当了一件皮袄。"

巫仁见她招了，大喜，即叫松了刑具，同妇人去起赃。又怕手下人多，失落物件，依前骑马自押着，径到李小溪家中。全福妻指着那埋的去处，掘开窖子，果然锁着个大皮箱，一切包袱、包箱、瓮中物件俱有。巫仁怕人多碍眼，不好开看，把一干闲人逐出街上来，叫老婆取锁匙开了。只见十个大元宝，足有五百两，但不见金子在何处。又取拶子将老婆拶起。原来只剩了四锭金子，没放在匣里，用个破毡帽包着，藏在壁眼子里，使泥漫了。老婆受不得刑，又招了，才取出来。再拶起来，问那二百五十两金子，百口不招，只说没有了。巫仁把匣箱使封皮封了，挑着包袱，押着妇人，再回县来。把李小溪下了死牢，老婆送入女监，全福媳妇招保候审。

巫仁退堂，把匣子、皮箱、包袱内的东西，打开了细细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看，但见：

赤艳艳黄金四锭，白晃晃元宝五双。明珠错落，冠箍嵌满密周围；金饰叮当，钗钏参差光灿烂。面前璎珞，九凤穿花，翠衬珠垂多宝钿；胸前攒领，双龙盘日，猫眼母绿系金梭。耍孩儿，打成金虎，下坠裙铃；倒垂莲，镶就玉鱼，妆成环珮。银鼠紫貂，舍猊孙皮，何羡雉头裘暖？金珀犀杯，奇楠香带，更比火浣价高。只此异宝奇珍，不数绫罗绣缎。锦围金谷三千里，鹤背扬州十万钱。

那巫仁一个穷光棍，做个小官，哪曾见这些东西，真是眼里出火，口内垂涎，看一会儿，喜一会儿：这岂不是天送来的富贵！把贼情问个明白，申详报了上司，不过是十数两银子、几件破衣服做了赃，把这厮放在牢里，没对证，这物件不是我巫爷的，还有谁哩？心里又想：还有那二百五十两金子，难道罢了？又上堂来，提出李小溪来，一脑箍，箍得两目努出二寸高，只是不招。又夹了一夹棍，打了一百杠子，腿骨已折，只得实说："是上临清，遇响马劫去了。"巫仁哪里肯信，喝道："既然遇贼，这四锭金子因何又在家里？这分明是奸佞不招！"又换上新夹棍。只得招出："儿子李大汉拿了一锭，上东昌府去了。"巫仁始终不信，把夹棍且开了，恐死了没活口。一面起关文，拿李大汉去不提。

世间无巧不成话，当初南宫吉奸娶银纽丝时，因银纽丝与一个医生毛橘塘有些瓜葛，南宫吉倚势恼他，曾把他痛打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顿。他受了许多凌辱，无面目在本县居住，遂躲到别州外府，卖药十年。因这大乱后才回来，遂在县门前开了个小生药铺，和衙门人来往。巫仁原系旧交，因常来替他过付银钱，舔他的屁股。这一日偶进衙来，与巫仁医治杨梅疮，遇见南宫吉家失盗的事，不觉触起旧恨，借风吹火。因对巫仁说道："南宫吉富甲武城，他的财宝还多哩！外边人说，全福和他家人泰定打伙做贼，后因他大老婆楚云娘与泰定有奸，怕审出实情，就不肯报盗。如今借盗作由头，把这奸情问出来，他手里的珠宝金银，还不知有多少，这贼的物件，还不够那零头哩！"说得巫仁动火，不胜大喜，才知这个金银窖子，又出在这里。即时出票拘楚云娘、泰定，问失主不报盗的情由，竟把南宫吉当日提拔他做官的恩义，丢到东洋大海去了。有诗单咏小人负心道：

附势趋炎曰世情，山川瞬息路难平。
荼蘼花好偏藏刺，钩吻毒多莫作羹。
门冷自然忘霍卫，义深何处觅程婴。
松边莫种藤萝树，枝老根枯叶转荣。

却说楚云娘从岑姑子庵里辞了进城，到了破宅子里，收拾了红绣鞋住的楼厅下，且权住着，还有些烂窗户折板凳，叫泰定截了做柴烧。泰定身边还有带的几两碎银子，买了一个半大锅做饭。又找将楚大妗子来，抱头哭了一场，商量着替楚大舅出殡，且留大妗子在宅里做伴。到了十一月，才买几件故衣旧被，添上几件棉衣，又给慧哥做了个蓝布棉袄。到底是大人家，破床破瓮、烧剩的屋上梁栋，还卖好些钱，暂救目前穷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日，旧伙计邓三遇见泰定，问大娘的消息，才知云娘回家。邓三买了一方猪肉、一副蹄肚、两只烧鸡、一盘红枣，又是一瓶黄酒，着他老婆来看哥儿。见了云娘，哭了一回，好不亲热，才说起他如今在赵二官人家，进了当铺。“就是到了别家，也忘不了你老人家和老爹的恩义。”云娘道：“谁似你看常，还来看我；看就够了，又费钱买东西。我自在岑姑子庵舍了珠子，如今吃了长斋。这孩子作怪，从生下来四五岁，天戒的，一点儿荤也不说。这些东西，就留着和大妗子吃了去。”说着，老马进来，看见邓三嫂买了礼来，都说他两口是好人，就和细珠上厨，先筛了酒一瓷壶，把鸡切了，摆在大妗子、邓三嫂面前，才去煮肉。云娘笑道：“又没个家伙，一把壶还是拾的屋圹子里的，这几日才买了个盆洗脸。”说着，叫慧哥：“来，和你邓三嫂作揖。”就捧着一碗枣子，慧哥接着吃了。到天晚，邓三嫂回去，云娘送出门来，嘱咐了又嘱咐：“你两口常常来看看这孩子，也是你的情。”

却说泰定夫妇二人，极知好歹。细珠每日跟着云娘，与慧哥梳头、做鞋，不多出去；泰定没有事，就在破门楼底下，开了个粮食铺，每日也挣二三升米，送进来吃。

不觉冬尽春来，到了三月清明，云娘买纸和慧哥上坟回来，方才到家。泰定听得人说：“贼偷了南官宫老爹家多少东西，巫爷在城外起赃来了。”泰定赶上细问，才知是全福串通李小溪的缘故。忙忙走进和云娘说：“咱们的东西有了！原来如此如此……”和云娘细述一遍。又说：“咱该递个领子领赃去，不论怎样，咱也得一半，强如没了。如今代捕巫典史署了堂印，又是咱家旧人，看俺爹的旧恩，都领了来也是有的。他那官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哪里来的？那年按院爷来咱家吃酒，席上讲着，才准考满，换了籍贯。部里的文书，还是我上京去，托蔡阁老家高大爷部里领的凭。难道就忘了？”说着，欢欢喜喜的。云娘道：“失过的财帛，知道人心怎么样？就领出小一半来也罢，没的张扬得人知道，什么金子银子，倒还惹出事来。”

一言未尽，只见二门口一个人探探头又出去了。泰定出来问他，那人忙取出一张县里的纸票，朱笔点着，原来是楚氏与泰定名字，唬了一惊，问道：“什么事？”那差人说：“哪里知道，只见后堂传出票来，立等见去，只怕是叫去领赃。”一句投着泰定心事，往内飞跑，和云娘说去了。云娘道：“就领赃，也不消我出官。寡妇人家，有名无实汉子做了一场官，我不去，你自家去回罢。”那差人哪里肯依，只在门前吵，住了一回，就吵进院子来，道：“泰定，你这奴才，还倚着你家主子，大模大样的？还是在提刑所做千户哩！”说不及，拿出绳来，把泰定拴了。云娘无奈何，只得双眼含泪，面带愁容，换上了个旧包头、青布褂、蓝绢裙，随着公差往县前来。见他口里胡骂，只得取出一千铜钱，折个酒饭。那差人掼在地下，哪里肯受！还要拴锁云娘，众人劝着罢了。云娘使老马和楚大妗子看着慧哥，自叫细珠搀扶着，走到县前。只见三街两巷，都道南宫吉家老婆出来打官司，多少看的。

巫仁听说到了，即便打鼓升堂，忙叫泰定上去，问这失盗缘由。泰定只得从先说起：“全福引着李小溪做贼，小的全不知道一字。”巫仁大怒道：“你这奴才，与全福、李小溪一同做盗。后来将财物瓜分了，与楚氏有奸，才不敢报盗。不打如何肯招？”喝叫：“着实打！”先重责了二十大板，又问他的奸情。泰定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哭着道:“小的怎么敢?就打死小的也没处说!”巫仁要他招承,好诈云娘的银子,就叫夹起来。又是一夹二十敲。那泰定小厮,从小没受官刑,夹得急了,口里胡乱道:“我招,我招。”住了夹,又没了口词。一边夹着,一边就叫云娘上去。

云娘在台下跪着,只吓得乱战,已是糊涂了,及上堂去跪下,全说不出话来。巫仁问道:“满县里都知你与泰定有奸。既然失盗,因何不报官?无私也有弊了。快快实说,我不难为你。”云娘原是个正直之人,只道是问贼情的事,见他一口咬住只说有奸,不觉一片烈性如火,因指着巫仁,怒说道:“你就做官罢,我也还认得你! 一个清门净户人家,就不值钱,养着家人? 又没人告俺,你捏造出这话来,要诈我的银子。有什么证见,平白地屈打成招? 也要天理!”巫仁大怒。可怜把云娘一拶二十敲,拶得在堂上乱叫乱滚,如何招承的来。

巫仁无法奈何,只得寄仓另审。把泰定也送了监里,这里才使人上仓里,问云娘要银子,讲价钱。这是贪官的手段。如此厉害,险不叹杀了武城县的平民,畅怀了那有冤仇的光棍。不知将来作何结果。正是:

遗金反累贞良妇,余祸翻归积善人。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六回　白眼无情谁怜五岁孤儿　黄金尚在可惜四条贪命

诗曰：

世情薄处亦堪伤，转眼秋风细细凉。
义犬守家终恋主，饥鹰攫肉必先扬。
从来清白无遗祸，自古贪争有厚亡。
试看群鸱环腐鼠，可怜寸脔未能尝。

话说楚云娘被巫仁要诬她奸情，诈她的银子，拶得在堂上叫屈，和泰定送在牢里。因使人和云娘说，要一千两银子才放她，若不送银，便要害她性命。哪知云娘手内一文钱也没有，经过大乱，只剩破宅一处，哪里去凑？

那日细珠扶云娘拶打了送监，忙忙回去。楚大妗子、老马怕连累着，一溜烟都躲了。只撇下细珠和五岁慧哥，在那一座破宅子里，四顾无亲，斗米文钱从哪里来？又想着云娘、泰定在牢里那一日子，没送碗饭进去看看，只得手拖着慧哥，提着米汤，战战兢兢地到县门前来。那慧哥唬得乱哭，细珠两泪悲啼，不敢进去。衙门里也有好人，认得她的，道："这是场屈官司，我领你进去，看看你主子去。"到了牢门首，传与云娘。在那送饭的门口，细珠看见云娘大哭，云娘望着慧哥大哭，多少旁人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泪。也有说“这大娘子，原是好人，除破了家，还遭官司。”也有说：“南宫吉伤了天理，这是当初奸人妻子，今日也害自己妻子；当初坑人的财物，今日也要坑自家的财物。天理循环，一还一报。”

云娘哭了一会儿，因向细珠道：“我已是死的人，哪里有个银子救命？撇下这个孩子，在你罢了。也是他侈伤了天理，不留这几两银子，怎么惹出祸来？从今以后，随你哪里去讨得些米，送饭给泰定吃，我一日吃不得两碗饭，不消来管我了。如今只落了一处破宅子和个庄子，留着也不用，你寻邓三叔，央他寻主卖去。他还是个好人。”说着，哭进去了。仓里的女人们都来劝云娘道：“你还有这个儿子，哭出病来，谁来疼你？”又指着细珠道：“你不消送饭来了，俺这里就没有两碗饭她吃？”云娘进去了。细珠把饭送到牢里，给泰定吃了。传出来，着他去寻他爹的朋友屠本赤、戚小奇，与一班旧伙计，或者想那旧情，寻法救他。这细珠离了监口，搀着慧哥，走一会儿，抱一会儿，上狮子东街屠本赤家来。

却说屠本赤，名字叫做屠心，一向在南宫吉家做朋友，大获财利，酒食是不消说的。近因南宫死了，没有营运，遂又投在新发财主赵二官人家来。先说他娶了乔倩女，又把南宫吉家一班伙计，都说与赵二官家做盐。那赵二官时常叫屠本赤往来，或是保债放盐，俱有些利息。照样地油嘴蜜舌奉承，不在话下。因闻知这云娘的官司，又要劝赵二官娶云娘为妾，说：“她手里的东西，不计其数，还没动一点儿哩！”喜得那赵二官人，是秀才纳的监生，略知礼法，因辞道：“南宫吉在日，也都相识，岂有娶他夫人为妾之理！”屠本赤方不好再言语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日在家，忽见细珠领进孩子去，就做不认的，道："你是谁家的？"细珠眼里含着泪道："二叔，你难道就不认得我了？我是南宫老爹家细珠，从小服侍你老人家不知吃了多少东西哩。"看着本赤，就磕下头去哭了。本赤又故意地把眼擦了一擦，道："这几年没见，我就不认你了。"看了看慧哥，上穿一个蓝棉布小袄，下穿棉布破裤，也没有袜，赤脚穿着破鞋，饿得肌黄面瘦，几日不曾洗脸，竟是贫儿模样。本赤情知是南宫的孤子，故意问道："这孩子是你的？你几时有了丈夫来？"细珠道："这是俺大娘生的哥儿。"本赤才点了点头道："你来有什么话说？莫非你大娘守不得寡，被人家欺负？孩子又小，依着我，有这些家事，早寻个人家，还不受小人之气。"细珠道："二叔，你不知道如今俺家遭的横祸，现今俺娘和泰定都在牢里。"把前后事情，和巫仁要银子的事，说了一遍。"俺娘着我来和你老人家说，千万看俺爹的面上，把两处的宅子庄子，不论多少价钱，只救得娘和泰定出来，还买礼来谢你。"本赤寻思一会儿道："等我慢慢寻主。"只在门前和细珠说话，也不让进屋里去。慧哥有半日没吃饭，哭着要烧饼吃。本赤把袖子一抖，道："我就没带着一个钱。你且回去，等我寻了主子叫你去罢。"说着，就关了门，扬长进去了。

这细珠背着慧哥，往戚小奇家去。分明在屋里，看见细珠，只推不在家。其余众伙计，都不知搬到哪里去了。细珠从没出门，哪里去找？因慧哥要吃饭，只得背着寻路回家。走到大街转弯小巷口，忽然撞着一个骑驴带眼纱的妇人，齐齐整整，望着细珠，笑嘻嘻地下驴来，道："珠姐，你哪里去？怎么这个模样？我远远看见，险不待过去了。"把细珠让过来拜了，又问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背的是慧哥？”这细珠才认得是勾栏里的陈宝姐。当初南宫吉在时，哪一遭酒席上不是他们来玩耍？又问道：“大娘好么？”细珠从头说了一遍。陈宝儿听了，不住地擦泪，道：“大娘好个人儿，怎么遭这样事！”说着话，慧哥又哭要饭吃。这陈宝儿倒有人心，忙把头上银掠儿拔下一枝来，递与细珠道：“你拿去换些钱来，给哥儿买碗面吃罢。”掉了两眼泪，上驴去了。可怜，可怜！正是：

锦上添花天下有，雪中送炭世间无。
多情故旧烟花女，愧杀辜恩负义徒。

按下云娘在监不提。却说这巫仁逼拷云娘要金子，风声大了，城里城外俱张扬出去：“是几千金子，他得了赃赃，不报上司。如今还把他家大娘子拿在监里，要一千两哩。”因这巫仁原是他家伙计，人心俱各不平。这武城县学生员有个柳学官，儿子叫做柳懋义，是个好秀才，为人义气。南宫吉在日，曾借银五十两与柳学官上任去济南做训导，全不要利钱。以此时常念南宫吉之德，至今未还此债。又因巫仁钻营代捕署着县印，待朋友十分放肆，就约了原在南宫吉家做先生的庄素斋，着他具一个公呈，不日刑厅查盘下学行香，邀阖学公讲。

公呈写完，直等到四月中，山东新按院出京，行文各处推官查盘。因乱后地方多事，凡第盗贼，申提亲审。那东昌府推官，江西人，拔贡出身，姓谈名采，是个极负气性的。发牌到武城县。过了临清，这巫仁骑马接到交界，跟着进城。次日行香，才盘仓库查城。只见到了文庙前，这些生员有二百余人，排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打躬。行香已毕，上堂讲书，各领了赏纸。这些生员一齐跪下，说有公呈为地方大事。刑厅接了一看，只见上写着：

具呈东昌府武城县儒学廪增附生员柳懋义、庄弘仁等。呈为假官谋印、隐匿贼赃事：窃照本县典史巫仁，原系已故提刑千户南宫吉门下书办，因冒籍纳吏，入部钻营得官。金兵屠城，县官被掳，伊乘机借名捕官权带印务，而不言其原籍武城，实本县之恶蠹也。去岁，故主因失盗未报，有原告家主出首在官，贼首李小溪已提在监；得赃金珠蟒缎等物，不下万金。并贼不报，隐赃肥己；衙役等证。又将主母楚氏，强捏奸情，逼索千金，一拶一夹，至今监羁不放。夫以本县之巨奸，假官害众；故主之命妇，追狱索金。此真天地未有之奇凶，王法不容之巨恶也！伏乞追赃翦恶，免害地方，而斯文亦有赖矣。为此一呈，须至呈者。

计开首状在案原赃：

金元宝三十锭　　银元宝一百锭（俱在匣收入）

大皮箱八只　　金银钗钏珠冠不计其数　　大包袱八个　　官衣金带蟒缎杯盘不计其数

已上家人全福妻胡氏原状提证

刑厅接来一看，大惊，即叫巫典史。先查他籍贯，写的是汴京人，于某年由吏员出身。众生员齐声禀道："他现在大街西买的杨举人家宅子，开着酒饭店。因大乱没有县官，先借代捕名色，后因前任按台来丈地，见没官办事，钻了署印。不料东京大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乱，部里大选停了，遂在此横行。大宗师若不为地方除害，还要见按台面递。”这一句，那一句，把个巫典史吓得面如土色。即时锁了，将印封库，叫学官看守城池，待申过按院，另差官署印。原来刑厅见许多赃物，也指望巫仁来孝顺些，完了公事，回上察院。巫仁见事情坏了，只得封了一百两银、一锭金子，使长随通了信，悄悄送了进去。正是：肉投狗口翻招事，鼠到鸱着更起贪。有诗为证：

花枝一朵向人开，蜂蝶纷纷去复回。
多少东风吹不醒，采花又见一蜂来。

却说这谈四尊初见众生员呈词，也不深信，暗想到：赃是有些，哪有许多？或是学校中虚扬巫典史的恶迹。至夜间，长随悄悄送上巫黄史禀帖，见写着“白米一百石、黄米十石”，就吃了一惊。传进一个大匣子来，灯下取出一看，赤艳艳的黄金一锭，约有十两，又是两个五十两的大元宝，不觉喜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想到：这厮可恶！既有这三百两金子，如何只送一锭与我？难道你分这点水头给我吃了，你倒吃整份，我就是这样贱卖了法罢！寻思一夜。

到天明，掩了门，传巫典史进后堂去，回避了衙役，道：“你只把这三百两金子交出来，我再不究你别物，随你报多少赃，我还与你做主。”这巫仁只是磕头说：“原只这一锭金子，小的怎么敢隐瞒！”刑厅大怒，就升堂叫拿大板来，重责了二十板，即时送监，和泰定、李小溪一处监候。

全福妻见巫仁得了赃，又不究他丈夫的人命，去领包袱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不给她，因此补递了一张劫财杀命的状，连巫仁都告在里头，把赃物开得和公呈一般。刑厅见了，又使长随来向巫仁要金子。他百口不吐。长随回了，刑厅大恼，怕武城县无官，误了县事，将阖学公呈、全福妻的原状，一封筒申报按院去讫。

那按院见许多赃物，未免动了个隔壁闻香舔蜜之意，也就要一口全吞，不许零抽半点。批了两行朱字：仰刑厅严审，并原赃解报。时方搜括助边，不得少开漏报，审官参处不便。又差两个心腹承差。上东昌府守提，又发一个牌票，仰东昌道查府佐等官有才守者，署武城县印。

票到东昌，有一个汪通判，极是贪婪的，就合了三百两人情，求本道批他署印，要得这金子。本道即行文，仰汪通判上武城署印，并刑厅提李小溪、全福妻、巫仁一干人犯来审不提。

却说这巫仁，自己昧了三锭金子，怕审出来有罪，秘通禁子，许了他五十两银子，连夜在梱床上使点手段。可怜一个李小溪，好好光棍，断送一条性命，并不曾动那金子分毫。正值汪通判到任，禁子递了李小溪死呈，说是棒疮重，死在梱上。汪通判大怒，说："这事已申报按院，立等解审，今先死了活口，这赃证不对怎了？"把禁子打了三十寄监，申刑厅定夺去了。

却说这李大汉自从小河口杀了全福，不敢回家，与李小溪商议，上东昌府里破落户开赌场的王小一家躲着，分了些银子，不合给他一锭金子带在腰里。从来鬼神弄人，翻巧成拙。那李大汉是个光棍，久在钱场赌博，岂肯拿出金子来赌？只因在王小一家住了半个月，先赢了四五十串钱，后忽输了，没的捞稍，就拿出这些银子关着，不期又输了。着了急，又一时酒醉，就拿出一锭赤金，重十两，险不惊倒这些赌钱捣子，齐来凑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注子，大家要赢他那金子，又被李大汉赢了。一个老光棍叫做皮笊篱，他没有钱，只要在里头出空注、记赊票，众人不依，把他推出去。正值地方有土贼的时候，他即时报了捕衙，将李大汉捉去要审。早武城县李小溪事发，来关提李大汉偷金子的事。这里又不肯发，也要提来，得些油水。不期刑厅报按院知道是一件事，先发刑厅提去面审。李大汉不招，夹了一夹，敲了一百二十才招了。问金子原数，只道："小的老子李小溪知道，怕小的年小，漏泄了事，实不知数目。"就寄了东昌府监。

那日，汪通判审到李小溪死了，刑厅大惊。没有活口，赃证不明，怎么报上？次日一干人犯都到了，刑厅升堂，逐一严审。先把全福妻子叫上去，问得明白；次叫李小溪老婆上去，问金子的实数，又是一拶一百敲，老婆才说了，"实数是三百两"；又叫李大汉上去。李大汉明知是人死了，恨这巫仁害他老子，一口咬住："原有三百两金子，是三十锭，俱一齐交与巫仁，连皮匣拿到后堂去了。"和这老婆俱咬住巫仁，报杀父之仇。随巫仁怎么分辩，现放着这锭金子，刑厅也只得和前银子，审他买官漏赃，以博清吏之名。又叫同时捕役面对，俱推在巫仁身上，说："皮箱锁着，巫仁连箱子、包袱俱带入后堂，并不曾寄库。"可怜这巫仁，又是一夹、三十大板，打入大牢不提。

且说这楚云娘见起解李小溪一干正犯去了，原没有楚云娘、泰定名字，自然该保出的。那汪通判原为这一件赃赃谋来署印，如今按院批刑厅亲审，全不经手，先折了这三百两本钱，料这武城县还有什么大事，依旧要追比这不报盗的情由。先是邓三、楚二舅投了保状，不准，要审了解上。云娘慌了，使细珠往屠本赤家，连催三次卖房子。只推说："这乱后宅产不值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几间破屋，还不值百十两银子，谁家肯买？”一边又向赵二官人说：“这宅子前厅后楼，并花园书房，费有半万银子修的，哪件不是我手里过的？如今十个钱卖一个钱，少也得五百两银子，还不够盖那座大厅哩。刘皇亲家庄子，是我一算盘兑的一千八百两银子立的文书。咱如今压着他卖，连庄宅给他三百两银子罢。人在难中，哪里不是积福处。”说着，赵二官肯了，共出了七百两。本赤背着邓三和众人，使细珠对云娘说：“赵家只出三百银子，给你打点官司，完了官司，剩多少尽着送过来。”

这里屠本赤又去寻了庄素斋来，道：“恁学校体面，不枉了出公呈一场。我们空受他恩，只好掉泪罢了。还得列位一个公呈，俺约些百姓跪门，大家保出这大娘来，也是阴德。”那庄素斋哪知屠本赤借学校体面，要骗那卖宅子的银子？遂约了柳学官的大公子和些秀才们十数个人，次日上堂一讲，说：“这南宫提刑妻楚氏，原也受封过的。巫仁诈她的银子，要拿讹头，送在牢里，因此诸生才递了公呈。蒙刑尊准放，又没人告她，上司票又没有名字，望公祖父母释放。如不肯，只得上府去见刑尊。”汪通判难了半日，道：“她是失主，倘日后上司要人，却怎么处？”众秀才道：“生员等保她在外听候就是了。”那屠本赤顺水推船，约了一班旧伙计，跪在门外。汪通判无可奈何，只得准了保，即时开监门，放出云娘和泰定来。

云娘只道是屠本赤使的银子，谁知是汪通判畏惧学校公论，白白放了。到次日，屠本赤拿着五十两银子给云娘，说是讲定三百两银子，使了二百五十两送汪通判，才得出来。云娘就叫本赤代笔写了买契，才收了银子，感激不尽。又使泰定称十两银子谢他，只是不受，道：“俺就尽个情，也是该的，受过大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人的恩还少哩?”云娘又让才接了,说着掉下泪来。云娘也掉泪,说是他不忘旧。哪知屠本赤于中取利,先扣起三百两,让赵二官家下众人落了五十,两头没处招对,赵二官人也不知道。这是光棍昧心,其巧如此。后来本赤饿死道旁,并无子女,天报在后不提。

且说按院见提不上金子来,三四日来催提一遍。原赃皮箱、包袱一一解到,只不见金子。提上承差,每人十五板,打个将死,又下来催。只得把李大汉并老婆俱用非刑,或是竹签钉指、碎瓷夹腿,一面拶夹着,只是说巫仁收去了。又把巫仁用非刑夹打,才招出三锭金子在武城县。一面提了金子,并巫仁妻女,一齐吊拷几番,逼拷几死,再没口词。不消数日,巫仁先死在监中,李大汉也死了,只存李小溪老婆是个活口,同全福妻解上。五锭金子、一百两银子,刑厅没敢留下一分。按院到底不信,把谈推官参为贪赃,革职提问,汪通判也降了。可怜这一股无义之财,倾了四条性命,坏了两个刑官。按院虽得此财,不过一年,金兵大入,宦囊一卷而去。总是:

虚花照眼,何曾沾得分毫?
热火消冰,到底全无着落。

未知云娘母子后来作何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七回　富室贫儿生埋金受报　前愆孽女死对案归娼

诗曰：

福有因缘祸有门，甘同枝叶苦同根。
果随瓜豆人人种，水滴堂檐点点痕。
悭父必然生荡子，棘丛安得产兰孙。
百年冤鬼来寻债，隔世还追地下魂。

却说云娘保了出狱，且按下不提。单表汴京城里出了一个大财主，姓贾名仁，排行第八。他父亲是锦衣卫役出身，在京专好拿讹头、通线索，后来死了。生下贾八更是乖巧，顶着父亲差使，六部九卿、内宫厂卫、二十四座衙门走得烂熟。先在童贯京营里吃一分守备钱粮，后来和高俅、蔡京这几个大权臣宅里大管家结了亲，拜成兄弟，就大弄起来。又认了林灵素做干爹，不只外官，连司礼太监、提督三宫的老公们，没一个不通声气。又结拜李师师做干姐姐。因此京师起他一个混名，叫做“真亡贾八”。又因他专骗大钱，他少人几千几百不还人家，只推说忘记了，没有这宗账；若是人该他的，还了又赖人重还，也只推说忘记不曾收，有钱有势，谁不怕他。所以混名一发叫得通行。家旧住在棉花小巷，后来驸马街买了宅子，盖的楼阁亭台、花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书房，俱照内里款式。城里当铺、盐店、香蜡店、绸缎店，何只二三十处，伙计有一二百人。只是一件，年过六十无子，娶了许多姬妾，生一个就死一个，一屋老婆吃饭罢了。如此大钱，他平生一文不舍，就是人情往来，百文钱的也没有。

因这靖康皇帝喜花石纲，他就开了花石店，苏杭盆景，无般不有——在艮岳后街上。那时，士大夫家家俱有花石，一盆虎刺有卖到三百两的，挣钱极易。道君皇帝也常取进去，中意了，赏赐三五百两。直到金兵过河，还拿着大天平兑人银子，家下盖造楼房不歇工。

他小舅子方指挥，和他对门居住，是世袭銮仪卫指挥。五十多岁，只有一女，叫做春姐，常抱来贾家玩耍。且是生得眉清目秀，一个小小口儿，乖巧伶俐的，当不得又会哄人。贾家没个孩子，常是姑娘长，姑娘短，哄得贾八家一群妇人看如宝贝一般，常是过来玩耍，一二日不肯放回去。年长十岁，又好个苗条身子，缠的一点点小脚儿，梳着个假髻儿，就是个牙人儿一般，没人不爱。就学唱曲子、识字儿、抹骨牌，一教即会。后来两下亲戚走得熟了，因贾家无子，众妇人就讲把春姐过继了来养着玩耍做伴。方家娘子不肯，只许两下走着，都叫爹娘。那春姐又会哄人，娘长娘短，叫得贾家老婆比亲生的还稀罕，她衣裳、金珠坠子，常常地送来不绝。

后至金兵乱了，贾家算计，这些金银宝贝尽自不少，哪里去藏？就在那住的群楼花洞冰窖之下，穿井有十余处。把金银打就大砖，用漆漆了，一层层垛起，约有二丈余深，使土培平，铺上砖石。偌大一个宅院，哪里去找？却暗暗记了不提。

看官，你道这藏法妙不妙？谁知悭贪来的财物，决不许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妄用，故痴算藏了，以待有福，正是：人心如此如此，天意未然未然。有诗道得好：

百岁光阴既不多，劳心苦算欲如何。
充饥不过三餐饭，覆体能穿几匹罗。
金玉千箱忧盗贼，田园万顷怕催科。
夜来脱袜魂离壳，一个铜钱带得么？

且表这方家女儿春姐，到了十一岁上，忽然头痛脑闷眼赤腮红，只是要睡，不住声哭，几日全不饮食。忽然夜间和她母亲睡在床上，只见她陡然大叫一声跳起来，两眼圆睁，说："这家事不是我转盗与人，是你许下谢他的。就是嫁了他，也是没奈何！谁见我接他过墙，先奸后娶的？"说毕又大叫一声，满地打滚，一似有人打的一般，身上一块青一块红。哭了一会儿，就没了声，只是心窝里乱跳。唬得方指挥夫妻主意全无。叫着春姐，只不答应，两个小眼闭得紧紧的，脸似金人一般。两口儿哭得没法儿了，赶夜里去叫前门上师婆老刘来看。说是中恶，拿符水桃枝，香纸银钱，剪个纸人儿，用浆水往东方送，说是遇见鬼了。守到天明，只是不醒，慌得对门贾家妇人，一群都跑过来，围着哭"我的娇儿心肝"，乱成一块，拿姜汤往小口里灌。那春姐哪里得醒？只是大家抱的抱，哭的哭。因把那常穿的一件大红绉纱小衫儿、扎花白绫比甲儿、荳黄扎花裙儿，替她穿上，又把一双金嵌宝石小白果坠儿，给她带在耳朵上，忙忙把个假油髻儿、红绳儿扎在小小发辫上，换上一双小小红鞋，停在房里床上，大家围着哭。那贾仁过看了，也自心酸，叫人去看杉木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又叫黄医官取抱龙丸去。大家忙乱不提。

爱锁情根骨肉缘，彭殇生死亦同然。
改头换面知谁是，空使爹娘泪眼穿。

众人哭了一会儿，见方指挥娘子硼倒地下，哭得昏迷，劝也不住。贾家第五个妾，妓者出身，极是伶俐，道："我看这孩子不像短命的，没病没灾，怎么就死了？"用手去摸她心口，不住的乱跳，忙道："妗娘休哭，这孩子还没死，慌哭怎的？不信都来摸她心底，可不还跳？只是口里没气。"说不久，黄医官到了。贾仁、方指挥进来说："妇人且躲开，好等黄医官看脉用药。"

那黄医官是御前有名的老医，极知脉理，问道："姑娘今年十几岁？"贾仁道："十一岁。"黄医官道："十一岁脉还不全。"只用一指，先搁在右手尺脉上，又着了关、寸二部。住了一会，又取左手心脉、肝脉。三部俱看完，笑道："姑娘不死，非三日即五日，可以还魂。此是业鬼追究前生罪案，犯了阎王关，不消用药，且把这抱龙丸用姜汤灌下，保护她元神罢。这房里烧香念佛、看经忏悔，等心口里渐渐温暖就好了。"说毕，黄医官要去，贾仁请到对门，待了一盏茶，还是方指挥封上一两书仪去谢了。

这妇人们守着姑娘，不敢哭；将药灌下去，牙关紧闭，又流了出来；不住手去摸春姐心窝，果然温暖，只不见有气。这妇人们守到了三日，全然不醒；待说死了，又心口温暖，时常跳动。那些王师婆、李师婆、张姑子、刘姑子，日夜来看，这家说该跳神，那家说该拜忏。方指挥只这一女，如何舍得？连忙去黄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寺请了六个尼姑，在住房中间安下坛场，拜《梁王忏》。妇女一家随着跪拜。直拜到第五日，那春姐如梦如醒，忽然哭了一声，又没气了。这些妇女听见春姐哭了一声，就拾了宝贝一般，赶来抱的抱，拍的拍，又哭又喜，和贾家一群老婆就挤了个满屋。一时哄动了东京城，说是女孩儿五日还魂，岂不是件异事，才服黄医官脉理。春姐渐渐活了。父母问她病中之事，竟一些也不知道。自此以后，精神养好，一发娇俏。

且说贾仁将金银埋了，悭吝之心虽然放下几分，却只恨不曾生得儿子。他家中有十数个有名的美妾，又有房下侍婢二三十人，俱是江南两京出类能文会唱的，只是各坐空房，不见有孕。忽一日因人还债，准了个使女叫做兰香，胖大粗丑，厨上略会些饮食，京师有半灶之称。不知怎么样，老贾看上了，一时动兴，不消一月就定了胎。把个贾仁喜极，各处对人夸说他家有了好事了。

到临月之时，贾仁做一梦：有一个人从南门进来，手持一块金砖，说来还债。贾仁平日贪心，见了金砖，两手抱住不放。那人来夺，贾仁又争着不肯撒手，忽然大叫一声而醒。夜正三更，家人来报："厨房内兰香添了一个哥儿。"慌忙起来，净手焚香，向天叩拜道："也是我贾仁一生没伤天理，因此龙天不绝我后。"过了三日，亲友知道，都来贺喜，也有送汤米的，送盒子的，送金钱银钱的、金锁银锁的。贾仁有财有势，到了满月，送的财宝贺仪约有千金。这贾仁喜的是钱，说这孩子日后就是个掌财的。可霎作怪，虽是生的齐整胖大，两耳垂肩，只是两眼不开，不住地流些红泪。叫医婆来看，说是胎热，过到百日自然好了。贾仁也自凭他。觅了两个奶子，恐怕失奶。因是梦见金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生的，就取名金哥。

到了百日，这些亲友备礼来贺，也摆了三四十席酒。席前抱出金哥，就和金打的娃娃一般：头戴金铃织锦寿字冠，织锦大红袄儿，金虾蟆头鞋儿，胸前金麒麟、金锁，手镯、脚镯，都是金子裹满了。那孩子两眼不睁，一似睡着一般。亲友各夸福像不绝，且按下不提。

却说春姐，又过了二年，十三岁了，出落得风流姿色，十分妖媚，就像个画上一幅小美人图。又学得识字能文，吟诗度曲。因贾家有江南娶来名妓，都会书画琴棋，因此春姐见了就会，不消请师，偏是灵巧。贾仁家生了子，常常过来与金哥玩耍。那日清明，打秋千，接了春姐过来。在后园吊了一架彩绳花枝，高挂在绿杨之外。那众妇人们，也有单打的，也有双打的，真如彩凤斜飞，双鸾同舞。打了一会儿，该春姐上去，但见：

穿一件赛榴花滴胭脂的绛色纱衫，却衬着淡柳黄染轻粉的比甲；系一条转镜面砑云影的雪光寿练，斜映着点翡翠织细锦的裙拖。身子儿不长不短，恰似步月飞琼；眉颊儿不白不红，疑是凌波洛女。蝶粉初调，未向西邻窥宋玉；莺黄未裉，先来东阁窃韩香。恍疑红杏出墙来，但恐青鸾随凤去。

春姐在贾园戏打秋千不至紧，不期贾家后花园紧接着御河，西岸一带都是秦楼楚馆。中间画阁飞檐，垂杨四绕，长廊有二百余间，弯弯曲曲一个大院子，却是李师师的乐府。这李师师虽是一个乐户，只因道君皇帝幸过，便与众不同。她的住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竟像道君的外宅一般，一路红墙，内通地道，圣驾不时遊幸。天下有名的花魁，谁敢轻见。因贾仁财大，有线索，又与她结拜了，才敢在她府西盖这座花园。

那日御驾游了艮岳，因是清明，忽然由地道中幸李师师府，要看那汴河外士女踏青，人民行乐。正和李师师在迎銮阁饮酒凭栏，直对着这河上贾家花园。也是天假其便，春姐正打秋千，真是身轻如燕舞，腰细似流莺，一个小小红妆，风飘裙带，汗湿鲛綃，高高撮在那垂杨枝外，一上一下，正面对着阁上。真龙看个不足，酒罢回宫去了。

这李师师见此女子，忽然生心，即差得当人去贾家，访是谁家小姑娘，细细问明。知道是方指挥家，只此一女，常在贾家玩耍，昨日打秋千的就是她。还怕有些不真，又将惯做京媒王婆叫来细问。王婆说起："这女子才十三岁，生得风流典雅，真个是美人儿，一京城里也找不出第二个来！"又说："这双陆骨牌、琴棋书画——贾家三家，下扬州娶的个瘦马，她常常教她——偏是一见就会。如今家里学唱清曲哩。"喜得个李师师好似得个活宝的，即使人先和贾八员外说："是圣驾在楼上亲见，要选贵人。如有造化，生下太子，什么富贵没有！"

老贾正为金兵索饷，朝廷内库空虚，派在京官富户各出一半，老贾派了一万，正无线索可免，忽闻此信，听不得一声，真是喜从天降，因想到：我该这一万助边银子，正好就这个题目出脱！连忙走到方指挥客位里坐下。方指挥出来，老贾就笑嘻嘻道："你天大的喜来了，我来报喜哩！"方指挥问道："何事？"这贾八道如此如此，说了一遍，道："这奉旨聘选，谁敢不遵？你只奉了旨，就有内边老公公御赐羊酒金缎下来，就该安排下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随身宫妆的衣服往宫里送。一个朝廷的嫔妃，就是姑娘年小，谁敢留在家里？”说着，方指挥娘子也出来见了，不觉两眼泪落，说：“一生一世只得这点骨血，凭空里掉下这个祸来，生生的把一家拆散了，什么喜事！”说罢，放声大哭。奶娘传进去，春姐听见也呜呜地哭。方指挥也在旁揩泪。贾八劝道：“这是孩子的造化，终不然留她一世，有个不出门的？人家还寻不着这样门路，整万银子打点，求选皇后哩。如今正宫孟娘娘使了多少银子，才挨进宫去？你就哭也没法，这谁敢违了旨？说个不字，连一家性命都坑了。你们且商议回他的话。这李师师家提调着三宫，朝廷的枕边言，比这阁老体面还效，你恼了她不成？”方指挥是老实人，心乱了，向贾八说：“姐夫，在你主张，我虽袭了个职，一点儿事也不知道，该怎么样，敢不听你说？何况这孩子已是两下分养着的。”说着，都不哭了。正是：

林外夭桃傍水开，月移花影上阳台。
色香原是无心物，俱为多情牵出来。

话说李师师因看见方家姑娘打得秋千可爱，就寻出这个题目来，要引她上了竿儿，接过来叫梳栊着，勾搭道君皇帝，故意假作奉旨去聘选，叫她回不得。又遇着老贾心内有事，要找个题目，好省下他助边银子，如何不尽力撺掇？那指挥老实人，哪知道贾八要借别人的水泼自家的火？当日，大家应允了，回师师的话。不知她怎么起本，不在话下。

不消几日，就有一个公公拿红帖来方家拜了，又拿红帖请过贾员外来作了揖，只说：“恭喜！”方才安了坐，就是两牵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担红泥头御酒、四匹金缎、一对银花瓶，重叫方指挥夫妇朝上接了旨，行九拜礼。要留席，不肯住。方指挥掉着泪问进宫的日子，公公低声道："这是李妈妈那边奉的旨，还要问她。俺们不过奉了皇爷旨意，送这金币来，谁敢问她？"送出门，上马去了。

这方指挥家就像死了人的，终日母子悲啼。这贾家娘子们，也有劝的，也有叹的。不一日，替春姐做的宫样织金裙袄、绣带宫靴。贾家也破费几两金子，打的金凤钗、金龙头大簪、珍珠结佩之类，送来添妆。方家也备千金嫁妆。

那日，李师师家遣王婆来说："今夜圣驾要亲到李府里看选，姑娘只要一顶二人轿子，悄悄抬在她家，先面了驾，才定日子往宫里送。"这贾、方二家怎敢不信，即时将姑娘打扮得金妆玉裹，香熏了发面，沐浴了身体。又有一种仙药，是透骨香，一袋有二十丸，俱是异香和春药丸成。妇人临卧服了，那香从下体透出异香，浑身香滑无比。当时东京淫奢大老和内里多用此药。等到日西时候，使一顶花藤小轿，四面结彩红，那春姐拜了天地，别了爹娘，眼泪簌簌，只得上轿而去。又不许亲眷到门，恐有泄漏。原说就圣驾选过，送回家，另择吉日入宫，哪知是桃花落水无回路，柳絮随风不转头。有诗曰：

世间好物不坚牢，象为牙伤香自烧。
笼锁鹦鹉因巧语，网罗翡翠惜奇毛。
高才贾傅名多误，绝色王嫱命自招。
自古佳人偏遇劫，几多金屋有藏娇。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看官听说，原来这天子京师地方，五方所聚，无般不有，无事不奇。这些拐骗神棍，飞檐走壁、伪官诈物、伪旨穿宫，此等大骗子不知多少，从哪里说起。今日李师师因看上方家女儿，假传旨意，弄了这一般大捣子来，赁两个穷花子太监，穿上两件蟒衣，使几匹缎子，白骗了良家女儿来，入了乐籍。这方指挥一个老实人，哪知道这云里手的勾当？就是贾八打的大光棍，不过是通些线索，诈银子为主，也不知道这指山买磨、借水行船的手段。那道君皇帝虽说荒淫，因这金兵两入汴京，终日来索岁币，大将军郭药师又降了大金，引兵入犯，因贬了蔡京父子，斩了童贯；科道上本，把高俅、王黼、杨戬这一起奸臣，杀的杀，贬的贬，俱各抄籍助饷，用的是李纲、赵鼎、张所一班贤臣，哪有选取嫔妃之理。只因当初曾有此荡游，把个李师师抬举得和妃嫔一样，她遂高抬声价。到此时，因自己色衰，怕门庭冷落，空负这个大名。家下侍女虽弹筝歌舞者不少，却没个出色的，因此乘机巧骗这方家女儿来做门面。也是她花星照命，注定的因果，以报前冤，与那道君什么相干。虽然如此，人有百巧，天有千变，依着这人的机谋，再没有天了！只是拙的常拙，巧的常巧，哪有此理？

过不多时，金兀术、粘没喝两路内犯，遣官来催岁币，要金五十万、银五百万。钦宗颁旨，官民僧道、内外富民，量力助饷。直催了三个月，只凑了银三十万、金一万，连内帑还不足一半，如何退得金兵？忽都察院御史赵鼎上了一本，道：

蔡京、童贯门下奸人，富豪奸诡，无补于国，各拥厚资，实足酿乱。限三日内，各出家私，以助犒赏。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其悭吝不出，即令移家，以搜藏匿。既能除蠹，且以安民，倘云无罪而借输，不妨兵退以徐补。庶可解倒悬之危急，而无损国家之元气。

朝廷准了，随着开封府尹，和兵部、户部、都察院，并五城兵马指挥、两县地方官，各率衙役兵丁，将这些大户挨门查点。一到门首，即将男妇一齐逐出街来，只许随身带些衣服银两、粗重家伙床帐等物，将大门用都察院封锁。从长安街前封到九门，约六七百家。这一时，赵鼎为政，清正方严，动辄斩首，又是军情，谁敢买免。把这贾八员外，也就在封锁之内了。这些妇人赶得没处去，都奔方家来。又不曾先通得个信息，只带些首饰零银子出来的，凡系皮箱厨柜，俱不许动。只等兵退，方许还家。

这贾八员外才得了子，又有这方家姑娘看看入宫，见了驾，指望分半个皇亲做，忽然被封，立时逐出。可怜这几井金银，埋在地底，虽他人不能找寻，日后太平，知此宅子还是谁的？正是天大的冤屈，哪里去诉，只得暂在方指挥前客位住着，小小院子通挤满了。各人寻路不提。

过了二日，兵部大堂又上一本，内称：

倡优淫汙之地，乃指为宸游微服之区；赐用内珍，僭称外府。或狐鼠借其耳目，窥伺往来；或奸雄因以穿窬，招摇贿赂。遂使金穴逾于梁邓，柳巷过于陶朱。如此大奸，岂容内住；如此厚利，终为寇资。以之助饷而退敌，岂不愈剥民膏而夺士俸乎？既以救军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之需，且以消道路之疑。

本上，朝廷也准了："即着太常寺查乐籍，派银十万两。乐妇李师师，本该重处，姑免究，着外住，不许在京。"旨下，人人称快。把这些粉头们，连那私窝，约有二三千家，都编成乐户，一齐赶逐，金银钗钏衣服等项，剥个罄尽，赶出城去，也敛有五万余两。

那李师师手下人多，早通了个信，先一日把方家女儿，并十数个出色丫头，各带金银宝贝，在城外僻静巷里，先赁了个宅院安下，李师师空身见了众官而去。因系官家幸过，体面还全。及至方指挥知道，已去得没影。老贾不知事，谁去打听？真是：

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八回　武女客乘高兴林下结盟　文字官怜孤寡雪中送炭

诗曰：

金谷园中春草生，当年池馆一时平。
何来乳燕寻华屋，似有流莺唤画楹。
客散声歌明月下，兵残砾瓦野烟横。
秦宫汉阙皆成土，流水年年不住声。

话说李师师并众乐籍虽逐了出城，然这汴京城，有七营五卫武职官儿，自大宋太祖开基，享了二百年太平世界，丰富奢华是不消说的。莫说文职，就是京营武官们，又没有边防盗警，吃着钱粮，日日擎鹰走马，品竹弹丝，好不受用，终日你一席我一席，都是蹴毬打弹、轻裘肥马。那些女眷，越发是头梳高髻，身扮内妆，分明是良家，却打扮得似妓女。就是小女孩儿，也学几脚俏步儿，挽的角儿高高的，在人前卖弄，骄奢淫佚惯了。

有一个鲍指挥，又有一个卞千户，俱在卫里居住，和李团练、张都统、宋都监一班武官，都是一社，每人五十两银子摇会。又当孩儿香会：到了元宵，扎这小孩子，打扮各样故事，扎起二丈高杆，在顶上玩耍，用锦绣珠宝妆作天上神仙模样，二三百队吹打着游街，合城士女上几万人争看。这个会也费几万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银子。又有鳌山会、拔河戏会、汴河龙船会。京城五方之地，无般不有。那鲍指挥和卞千户都是富家，二人相厚，俱年纪三十余岁，不曾有子，常说："咱二人日后有了儿女，定要结做亲家。"各人到家和娘子说着笑了。

妇人家亦有一个会，是正月十五泰山娘娘庙进香的会。这个庙在京城正北，有泰岳天齐七十二司各样神祗，大殿牌坊，周围廊房，奉敕修建，是京师第一个会场。因此，到了元宵，这些京城士女出游，上千上万的。那一年，鲍指挥娘子、卞千户娘子，和这一班会上堂客，都约了庙上进香。进香毕，各家都带了酒盒，在庙前一带汴河大林子里，铺着毡条，打着凉棚，吃酒行乐。也有清唱的，吹箫的，走马卖解的，林子里不分男女坐满了。因这卞千户娘子年小好玩，常叫鲍指挥娘子做亲家。原来这二人当年各有了身孕。众妇人有知道的，大家笑着道："你两个今日割了衫衿罢。"那张都统娘子，四十五岁了，也是个浪的，道："我就是个媒人。"即时各人面前斟上一杯酒，就割了衫衿。从此各叫亲家不绝。日西回家，张都统娘子是大轿，军牢执藤棍前导，其余都是小轿回去。到家各与丈夫说了。后来两人见面谢了，真正称为亲家不提。

到了十月满足，这鲍指挥先生一女，八月生，起名丹桂。隔了两月，卞千户也生一女，起名香玉。两家都生女儿，甚觉无趣，也都笑着没言语。这些娘子们见两家都是女，道："等她两个大了，拜成姊妹，也是亲生的一般。"不觉过了周岁，常把两下女儿抱在一处玩耍，两家往来，不分彼此，俱叫爹娘，也是常事。后来，鲍家晚花许了侯指挥家亲，卞家秋影许了王千户家亲。不觉日月如梭，到了六七岁。两个女孩儿生得画上一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没人不爱，常常在一搭里玩耍，从怀抱里就头脸相偎，也不像是两家的。正是：双飞蝴蝶原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不在话下。

自古久治生乱，乐极悲来。这大金因童贯开了边衅，从宣和九年犯边，抢进边来。童贯遮挡不住，只得上一本，抽选京营英勇，要这些武职官善骑射的，调往河北边关一带防守。就把这鲍指挥调在怀州，卞千户调在真定。两家各挟家眷，随营到任，临别时，只有两个小姑娘哭个不了。众人看着道："这女孩儿非偶然，像是一路生来一般。"

湖上鸳鸯亦有缘，朝来暮去泛波前。
无端共向沙头宿，一旦分飞又各天。

原来这些因果，俱是一点情根，生死不化。只因红绣鞋与红香是一路托生，前世里两人情意相投，因此投胎在一个地方，从小在两家如一家，后来还一样结果。这段轮回应在后面，今且不提。

却说楚云娘白吃了一场屈官司，把家业卖尽，剩了几两银子，不消半载，也都用尽。赵二监生家要来修理宅子，不住使人催着出房，招客开店。那楚云娘寻思到：哪里去住？又要使钱赁房。好不凄惶。看看这高楼大厦、粉洞花墙，当初丈夫在时，娇妻美妾，歌舞吹弹，好不热闹，一个宅子闹哄哄全住不开。如今一个寡妇，领着五六岁孩子，怎么住着？又到了玳瑁轩、山洞、石山子前，见那太湖石牡丹台，花都枯干了，葡萄架久倒了，满地都是破瓦，长得蓬蒿乱草半尺深，那些隔扇、圆窗，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被人拆去烧了。前后走了一遍，放声大哭。细珠领着慧哥，掐那扫帚菜吃。慧哥只在台子草里扑蝴蝶、拿蚂蚱耍，哪知道是他的繁华旧地全易主，莺燕亭台不认人。

云娘哭了一会儿。老马进来，看见云娘泪眼不干，劝道："这乱世里，孤儿寡妇住着这个大宅子，空空的，倒不如寻个小房住着，也省了口面。俺那西巷子里，柳学官家一块闲宅子，三间堂房、一间东厨房，临街有两间小屋，一间做过道。小小的个院落，又有两间小影壁墙儿、一眼好井。也是个省祭官老俞家住着，因城里不便，回村里去了。一月是八钱银子。和郁大姐家邻墙，厨灶火炕是现成的。"云娘听说，道："马妈妈，央你就去看看，和泰定去立个房状，且交二两银子定下，我看个好日子搬了去罢，这里恋着什么。也不过是两个破锅、两张破床，不消几个人就搬尽了。"说毕，老马和泰定去了。

少顷，泰定回来道："是西豆腐巷里，倒是处好宅子。到了柳学官家见他，那秀才说了许多好话，只道不要房钱。讲了一会儿，还让了一两，只立了八两银子的契。还赏了我酒饭才来了。"取了历日，看是九月十三移徙安碓磨。

到了那日，先叫了两个闲汉，挑了旧床板凳、桌杌破柜和锅盆、炊帚、碗盏等物，零星和细珠拿着，泰定背了哥儿。楚云娘还要坐顶小轿过去，体面些。赁了半日，他定要五钱银子，又雇不起。等到天黑，云娘和老马走过来了，才使泰定和屠本赤说与赵家知道。

那日邓三家是两盒子点心、一盒子糕、一盒子蜜枣，因云娘吃斋，就没敢买肉，邓三嫂过来看了。就是郁大姐，从墙西过来道："大娘来这里住了，强住在空宅子里。如今范招宣府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家，多搬出来住了。烧得破破的，住着也惊恐。”不一时，柳学官家着管家来问，送了一斗大白面、两只活鸡、一方肉送得来。云娘过意不去，赏了管官三百文铜钱，使泰定去谢了。云娘说道：“咱和他没甚往来，如今也还有这样好人。”

时人满目炎凉态，此日仍存礼义交。
犹有火来烧冷灶，方知古道未全消。

原来以德报德，人有一善，收一善报；人有一恶，遭一恶报。当初南宫吉曾周柳学官急难，因得此善缘。

到了年残腊尽，泰定小厮因夹伤了腿，发了疮，出不得门。忽然天降大雪，一夜有尺余深，满城中烟火萧条。况经乱后，谁家是丰足的？云娘起来，自己拿着扫帚和细珠扫雪去了。看看灶上少米无柴，慧哥没点儿火烤只是哭，想起那红炉暖阁、美酒羊羔，穿的是貂裘，吃的是美味。当初过着这样日子还嫌不足，今日哪讨得一口好饭来给这孩子吃吃也够了。心口念着，好不恓惶。只得拿了一件旧绢夹袄儿，使细珠到当铺去，要当一千文钱街上籴米。只当了八百钱。不一时，细珠回来，满头是雪，使个小袋盛着米，草绳拴着炭，又买四个大烧饼，放在桌子上，细珠上灶前烘衣裳去了。云娘下去烧起炭来，给慧哥烘袄，一面烤着烧饼。细珠才去下米，又没有卖水的，只得扫雪为炊。想那南宫吉在时，那一年扫雪烹茶，妻妾围炉之乐，不觉长叹一声，双泪俱落。

有一词单道富家行乐，名《沁园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暖阁红炉，匝地氍毹，何等奢华。正彤云密布，琼瑶细剪，银妆玉砌，十万人家。碧碗烹茶，金杯度曲，乳酪羊羔味更佳。拥红袖，围屏醉倚，漫嗅梅花。

登楼遥望归槎，江上渔村柳半斜。见柴扉静掩，一声犬吠，孤村冷落，几阵归鸦。榾柮残灰，牛衣寒絮，市远钱空酒莫赊。应须念，灞桥诗客，驴背生涯。

这首词单说人生苦乐不同，光景各异。即如富家见此雪，添了多少清兴。披的是狐裘，戴的是貂帽，烧的兽炭沉烟，打开那隔年的泥头竹叶酒，赏那窗前盆内梅花。或学陶学士，扫雪烹茶；或学党太尉，浅斟低唱。呼两个知心快友联诗，得意佳人度曲；看那鹅毛细落，鸳瓦平铺。狂呼豪饮，只恐怕晴了天，雪消泥滑，令人败兴。哪知道山野贫民、穷村寡妇，厨下无薪，瓮中无米，忽然大雪把门屯了，一把火也没处讨，身上寒冷，铺着一床破芦席，儿女哭。那邻舍人家，借不出一把米来，又出不去，灶门口蹲着烤那牛粪火，满屋都是臭烟。他望晴不晴，看着好恼。

楚云娘在先过的是前边的好雪，今日过的是后边不好的雪，哪得不酸心落泪？从来说乍受荣华乍受贫，先贫后富好过，先富后贫难过了。

云娘看着慧哥吃那冷烧饼，熬了些稀汤没油的两根白菜，吃了一碗就放下了。把自家的命一想，说道："我终日听讲佛法，说那繁华是假的，要穷苦修行，才得成道。今日这一点苦受不得，还是凡心不退，该有此磨折。这样乱世，守着这孩子，吃碗粗饭也就够了。"只这一念，回过心来，去佛前上了香，拿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岑姑子送的那串数珠，坐着念佛。自家劝自家，也就不恼了。

从来绝处逢生，云娘是个好人，自有活路。那雪下了两日，柴米将尽，再哪里去安排？只见一个人，在二门口里探头探脑，泰定认得是柳学官家书童，问道："来做什么？"那人没言语去了。过了一会儿，就将一担炭、一瓶酒、两盘挂面、一斗小米送来——知楚云娘吃斋，说道："多拜上楚大娘，这是俺大妈妈送的，念你老人家大雪里没火向。还有一件事，等天晴自己来看，有话说。"云娘见雪天送炭，满心感激，着泰定收下。又没个钱赏他，道："细珠，你把酒倒了一瓶烫起来。和泰定吃了去罢，家里又没人吃得酒。"那人不住下，跑得去了。云娘道："他爹在日，人来人往，好酒好肉，不知养了多少人，没见个探头问声的。哪里走出个柳学官来，这等看常！"

到了天晴，柳学官夫人一乘小轿过来，领着个丫头，掇着个皮匣锁着。先进去说了，云娘忙出来迎接。和云娘拜了，炕上坐下。云娘见这柳学官夫人，有六十四五年纪；穿的是沉香色云缎披风，套着件茧绸夹袄，月白素丝绸白拖边裙子，大云头青缎子高底鞋儿；头发略白稀稀，两根簪，也不戴钗，掠青丝手帕搭着头。说："这些时，没过来看看，通不得闲。"讲了话，就叫取皮匣来，袖里拿出汗巾，一把小钥匙开了，取出五封银子，是五十两，放在炕上。云娘全不知道，问："这银子是哪里的？"柳学官夫人才说："这是那年上山东去做学官，没有盘缠，借的南宫大爷的。今五六年，常常记挂着。穷教官凑不成块，他爹知道了，昨日从官上寄将来，着我自家亲交给大娘。还该添上利钱才是。难道受过的情，就敢昧了这宗账？何苦做来生债，变驴马还人。"说着话，斟上姜茶吃了。云娘只要收一半，柳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夫人哪里肯。云娘没奈何，只得谢了又谢，送得出门上轿去了。有诗赞这柳学官不昧旧时债：

侠气文名海内闻，老来投笔效河汾。
素车义重存鸡黍，绛帐风情著典坟。
一诺何曾欺过墓，千金岂忍负高雯。
应来结草衔环报，多少人间狗彘群。

柳学官一个穷教官，南宫吉死了六年，不肯昧孤儿的债。后来他公子柳体仁中了甲榜，子孙三世荣贵，总因不昧良心，恤孤怜寡，天地鬼神，岂有不纪录他善功的？

但不知云娘同慧哥将来作何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九回　屠本赤掠卖故人儿　楚云娘途逢旧仆妇

诗曰：

忽忽枕前蝴蝶梦，悠悠觉后利名尘。
无穷今日明朝事，何限生来死去人。
终异狐狸同窟穴，却从蛮触斗精神。
槿花开落从朝暮，始信蜉蝣未是真。

话说楚云娘搬了屋，感得柳学官不负心，还了六年前的五十两冷债，楚云娘赖他将就度日。当不得朝廷无道，金人连年入寇，东京河北各处郡县，土崩瓦解。那徽宗支持不来，没奈何，禅位钦宗，自称太上皇。道君教主，终日在艮岳上游玩。钦宗改年靖康。才用李纲，又革了以谢金人；才用老种经略，又停了经略。朝纲颠倒，没人敢言。到了靖康二年，金人竟把徽钦父子、皇后嫔妃，掳个罄尽。正是：

宋祖开基二百秋，当时天命有人谋。
契丹昔借陈桥返，兀术今来汴水游。
烛影不明开斧锧，金縢失信自箕裘。
始终亡国皆奸相，寡妇孤儿一样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此时中原无主，金兵所到，说不尽那焚劫之苦。这武城县地方，是经过一番的，这些百姓一闻金兵过河，便东奔西逃，星夜云飞。别的人家还有男子领路，可怜云娘和这六岁慧哥，寡妇孤儿，逃往哪里藏躲？一个泰定又夹伤了腿，细珠又是个老实丫头，从来不大出路的。一时间见人家乱跑，也只得叫泰定背着慧哥，一行主仆母子，挟着包袱布被，走出城来，也在人丛里乱走。

忽然金兵到来，但见他拐子马放开一冲，那些逃难百姓，如山崩海涌相似，哪里顾得？泰定略回头一看，早不知云娘和细珠挤得哪里去了，叫又叫不应，只得背着慧哥往空地里飞跑。且喜金兵抢进城去，不来追赶。这些人拖男领女，直跑到十里以外，各处藏躲。这些土贼们，也有夺人包袱的，也有报仇相杀的。生死在眼前，还改不了贪心狠毒，如何不遭杀戮！可怜这泰定越走越怕，忽望见屠本赤脸上着了一刀，带着血往西正跑，他家小黑女挟着个包袱，跟着屠二老婆一路走。泰定也是急了，叫声："屠二叔等等，咱一路走。你没见俺大娘？"屠本赤回头，哪里肯应。泰定赶上道："且慢走，金兵已进城放抢去了。咱商议着哪里去好？"本赤骗得人家银钱，做了些生意，都拴在腰里，带了些行李，也都被人夺去，还指望泰定替云娘带得有金珠首饰，就立住了脚，和泰定一路商议往哪里去躲。本赤道："西南上孙家村，是孙五家，紧靠着河岸，都是芦苇。哪里还认得人，且躲一宿。"泰定心下还要找寻云娘，又不知往哪里去好，没奈何，跟着走罢。把慧哥放下，拖着慢走。这孩子不见了娘，又是饥饿，一路啼哭。屠二老婆看不过，有带的干饼和炒面，给了慧哥些吃。这孩子到了极处，也就不哭了，一口一口且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吃饼。

将近黄昏时候，方走到孙五家。哪里有个人影？床帐桌椅还是一样，锅里尚剩下半锅饭，也没吃了，不知躲在哪里去了。这些人饿了一日，现成家伙，取过碗来，不论冷热饱餐一顿。前后院子静静的，连狗也没个。原来孙五做小盐商，和赵监生合伙，先知道乱信。和老婆躲在河下小船上，哪里去找？亏了屠本赤有些见识，道："孙五躲了，这屋里还有东西，咱多少拿着几件，休在他家里宿，恐有土贼兵来要扫巢子，那时没处去躲。"

且到河下看看，见这妇女们都藏在芦柴里，没奈何，也就地打了窝铺。到了二更天，果听见村里呐喊，发起火来，把屋烧得通红。这些人们谁敢去救？待不多时，这些男女们乱跑，原来贼放火烧这芦苇，一边掳掠，又抢这人家的包裹，谁顾得谁？

到了天明，泰定不知哪里去了，只落下个慧哥乱哭，撇在路旁，屠本赤撇了各人去躲。他老婆还有人心，道："丢下他也过意不去，咱只当积个天理，领着他罢，等泰定来交与他，再做商量。"屠本赤只得带着慧哥。也没人背他了，跟着飞跑，只怕撇下。他初意要寻戚小奇家，到此际没有主意，只得顺着河沿而去不提。

且说这云娘和细珠叫了泰定一回，不见答应，人马乱撞，只得走开。要找岑姑子庵，全不知哪条路是，随着这些逃难的人乱走。到了天黑，沿着林子里一南一北地乱撞，不敢住下。直走到二更天气，不知离城走有多少路了。云娘哭一回，走一回，只见面前有一道白光，照得明朗朗的，引着又走。听得狗叫，几间小屋露出灯光，是一家庄户人家。细珠道："咱走乏了，月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里又没处去，且等到明日，只怕泰定来找咱。”云娘没奈何，只得在屋后野场上坐下，着细珠叫门，要碗水吃。

细珠推开门道：“家里有人么？俺是躲难的，要口水吃。”只见屋里跑出个小媳妇来，也没穿布裙，拖着两条裤腿儿，道：“你是谁？这声响儿好熟，倒像大娘家细珠姐一般。”进屋去拿出灯来照了照，上下一看：“可不是细珠姐么！”细珠看了一会儿，才想起来，是红绣鞋房里使的金橘。因她娘红绣鞋作了孽，嫁去了，因把金橘作三千钱，叫她娘家来赎了去。今年二十二岁了，嫁了个庄稼汉叫王有财。在这河崖上住着两间小屋子，每日打柴城里去卖。只有一个牛，着土贼赶得去了，她汉子去找，娘和她守家。这金橘极孝顺，婆婆着她去躲，死不肯去。见细珠说“大娘在屋后场上哩”，连忙跑来，请云娘进屋里去——这老婆子没眼，耳又聋，细珠把灯剔了剔——着云娘上炕，一头坐着，忙去锅里倒水做饭，好不殷勤。正是：

歌儿舞女归何处，画角朱门住不成。
不及田家痴蠢妇，犹存一饭主人情。

按下云娘不提，且说屠本赤夫妇领着慧哥，走得乏了，小黑女背了一会儿又丢下了，又哭又叫，几番要撇在路上。本赤一头走，一头骂着道：“想恁爹活时，奸骗人家妇女银钱，使尽心机权势，才报应到你这小杂种身上。今日你娘不知哪里着人掳去，养汉为娼，你倒来累我，我是你的什么人！”那慧哥越发哭了。本赤跑上去就是两巴掌，打得这孩子杀猪似叫，又不敢走，又不敢住。倒是老婆心里过不去，道：“你当初和他老子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吃酒也吃肉。你就这等没点慈心，不强似你一路上打骂他，等到个寺院里，把他寄下罢，也是个性命。半路上丢下这孩子，千军万马的，也伤了天理。”说得本赤不言语了。

走到天晚，可可的到一个观音堂，紧闭着门。本赤走渴了，叫门要碗水吃。老和尚开门请进去。本赤见和尚去打水，没个徒弟，说道：“老师父，你多少年纪了？”和尚答道：“今年七十了。”本赤道：“你没有徒弟么？”和尚道：“命里孤，招不住。”本赤道：“我有个孩子，舍在寺里吧。如今因路上没有盘缠，只要你一千钱做脚力。”和尚道：“不知可好，领来我看看。”本赤领着慧哥进来，和尚看了一眼，暗暗点头道：“好个孩子！几岁了？”本赤道：“七岁了。”说着，和尚进房去，拿出一串铜钱与本赤。本赤接去了。又要留他住宿。本赤怕金兵出营放抢，领着老婆一路往西而去。可怜这是南宫吉恩养的好朋友。有诗以戒交结小人云：

食客场中定死生，悠悠安得岁寒盟。
虎狼分肉呼知己，鹬鹐成群号弟兄。
春到桃花偏有色，秋来杨叶自无情。
托孤门下冯驩少，狗盗鸡鸣不足评。

老和尚收下慧哥，知是因缘，就与慧哥剃了头；寻出领旧破衲裰来，改成一件小僧衣，又做了僧鞋僧帽；起名了空，教他打磬烧香、念经写字。那了空原有善根，也就合掌念佛拜佛，和天生小沙弥一般。也是慧哥安身立命的去处，云娘舍珠雕佛的因缘。世间绝处逢生，苦中得乐，原是这等。且按下慧哥在此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为僧不提。

却说泰定在河下芦苇中守着慧哥蹲了一夜，谁敢合眼。只见村里喊杀连天，火把乱明，把河里芦苇柴烧着。男妇们怕火烧，都走出来，被这些土贼们抢衣裳的，掳妇女的；把泰定也上了绳拴着。这些人到了一个大空寺里，坐着十数个贼头，没有弓箭马匹，都是些庄稼枪棒。满满的一寺妇人，也有认得的，放了去了，也有留下的。这些壮汉们，拿来跪下，但说不肯做贼就杀。泰定寻思：这些贼们，且哄着他，临时再寻法逃命不迟。将主意已定。问到他的名字，说是泰定。一个人跑下来看道："你不是泰交宇么？"原来泰定号交宇，在南宫官人宅里，谁不知道？连忙解了绳子，请上殿去，有的是热酒大肉——都是村里抬来的，给泰定吃。泰定细看，才知是宋小江兄弟宋二狗腿，在这里做贼。因问泰定南宫吉家的事，泰定才将失散云娘，并昨夜不见了慧哥之事，说了一遍，要辞了去找寻。宋二道："你没处寻，出门去撞着人，连性命都丢了，我着人各处替你找罢。这村里孩子们，我都叫来你看。"原来宋二和他嫂子苗六儿、姪女宋秀姐，领着接客，又被金兵抢去了，因此在这里做贼。

过了两日，这宋二与泰定一杆枪，着他管五十个贼。那夜又去抢村，泰定瞧着无人，丢下枪，一溜烟走上大路，各处找问云娘、慧哥信去了。真是：

珠沉罔象无寻处，雁过秋空不定踪。

不知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回　南宫吉梦谈今昔事　皮员外魂断绣帘前

诗曰：

林中百舌声仍乱，洞里新桃花又疏。
芳草归期今尚尔，美人颜色近何如。
夏侯得似应传业，詹尹无心为卜居。
最是深山鸿雁少，一春犹阻上林书。

话说这金人掳了二帝北去，把这东京城里安了一营人马，立了张邦昌为帝。百姓无主，一任金兵抢劫。这些富户们先被搜刮，已是家业罄尽。也还有身上藏些金银的，到了金兵一抢，俱用非刑吊拷，把这些富户死的死、伤的伤，妇女掳了去，吊下一个空身，人人求乞度命，也顾不得羞耻。

却说那贾八，从那一日封门搜刮，把家内金银尽行入官，还指望有回来的日子，搬在方指挥家外边客位暂住。谁知一日乱似一日，金兵不退，攻破东京，立了帝，竟做了他的天下了。这些大衙门、大宅子、皇亲勋戚、公侯宰相花园府舍，都是官兵占住了，连方指挥家眷，俱赶出来。那贾八的妻妾，原是有姿色的，掳个罄尽，只落得金哥没眼的瞎子，和生他的那丑婢。先还在故旧亲戚人家，这里住一日那里住一日，后来各人生死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顾，谁肯留他。这贾八就气成青盲雀瞽，有双目而无珠，对面看着似人，其实不见，只赖拄杖才行。又有一件怪病：脊梁胸前长出两片黑肉，如虫钻蛆咬相似，痒起来必要拳打砖捶才快活。一日，到了夜间又做一梦，还是送金砖那人。贾八依旧贪心，把砖不放，父子抱砖玩耍。醒来时，只见一块大砖在席旁。恰凑怪疮正痒，两只手擎起砖来痛打，方才快活。

有一家欠他五钱银子，准一只母狗来。这贾八饿到三日，全没一人收留，只得牵着狗各家求食，老婆抱着失目的金哥，紧紧相随。初时只说往熟识人家要碗饭吃，难道就是乞丐？后来每日如此，见这些叫街的花子，都是京城的大人家，彼此一样，无可奈何，也就随缘度日，连呼老爹奶奶不绝，把一长绳使狗引路。这狗也有灵性，到了人家门首，站住不去，等接了些饭，又走一家。到了长街，一时肉痒难熬，只得把金砖高举，打个“莲花落”。看官听着，他道：

贾家有个八老官，也会吃来也会穿，一生好放官吏债，不消半年连本三。巢窝里放债现过手，他管接客俺使钱；线上放债没赊账，他管杀人俺管担。积的钱财拄北斗，临了没个大黄边。哩哩，莲花莲花落。

看看爷娘不是亲，有钱且去敬别人。三年乳哺成何用，娶了媳妇就要分；好酒好肉老婆吃，不怕爷娘饿断筋；生前不曾见碗菜，死后谁人来上坟！莲花莲花落。

看看兄弟不是亲，三窝两块说不均。同胞也要分彼此，争多争少要理论。有酒只和旁人吃，自家骨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做仇人。莲花落，莲花落。

看看老婆不是亲，三媒六证结婚姻。嫌贫爱富崔家女，半路辞了朱买臣；墙西有个刘寡妇，守到五十还嫁人。夫妻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哩哩，莲花落，莲花落。

看看朋友不是亲，吃酒吃肉乱纷纷，口里说话甜如蜜，骗了钱去不上门。一朝没有钱和势，反面无情就变心！孙庞斗智刖了足，哪有桃园结义人？莲花落，莲花落。

贾八唱时，那街上的人，也有笑的，也有叹的。叹的道："这等一家米烂陈仓、财高北斗的人家，如今乞食为生，无有立锥之地。"那笑的道："贾八这个光棍，钱眼里翻身，终日钻衙门、拿讹头，倚官害民，纵贼窝盗，今日天不杀他，父子双瞎，使他活受，给人现眼。"大约爽快的多，叹惜的也不少。

过了年余，那贾八是受用过的人，哪受得饥寒？到了那十二月，数九寒天，下的大雪，把破瓦窑门屯住。那一时，东京抢掠一空，谁家肯舍？可怜贾八几日街上打砖，并无人睬，吃了一口冷汤回来，死在路旁，连席也没的卷，自然葬于乌鸦黄犬腹中。

落下金哥，人只叫他做小贾花子，渐渐长大起来。不消说是子承父业，相传这一块金砖，是磨成苏州澄泥一样。母子同狗三口，昼走长街，夜宿古庙，他也不怕那兵火，他也不想那家园。常言说："三年讨饭，不肯做官。"想其中定有个乐处。

到了南宋登极，金人讲和北去，东京渐渐平息这些花子们散往各府去趁食。那金哥母子，先到了山东临清，住了半年，游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到武城县地方。进得南门来，不往别处去，那狗只往当日提刑千户南宫吉住宅里领进。在那大门首，高叫一声："老爷奶奶，讨碗饭吃。"

也是天合有缘，原来泰定找云娘、慧哥不见，兵退之后，又回县来。那时城内人家没了一大半，赵二官人全家掳去，这是无主的空宅。也是鸟恋旧巢，泰定又住在旧宅门房内安身。猛见一个狗儿领着个贫婆，拖个小瞎子进来，抱着一块砖讨饭，心里好酸，想起云娘、慧哥不见，眼中泪落如雨。便说："小花子，休打砖罢。我也是才回来的，没有家小，有几个冷烧饼，你吃去罢。"说着，拿出来递与小花子与狗吃了一半。可霎作怪，那狗摆尾摇头，只在泰定身边打滚不去，好似见他旧主一般。天色晚了，没处去宿，要在这大门檐下，讨把草过一夜。泰定只得依他。那时十月天气，还不甚冷，泰定把炕上草抱了一把，与他母子二人宿下不提。正是：鹤归华表人难识，犬过东门世已非。

泰定想想道："我身边原有带的柳学官还账的几两银子，大娘临出城交与我收着，不料拆散，如今大娘和慧哥身边一文也无，就和这穷婆一样。"又想起妻子细珠，哪得个信来？不觉地眼泪不干，到了三更方才合眼。也是一灵不散，泰定忠义所感，只见南宫吉进来，项戴长枷，身围铁索，说道："泰定，你还认得我么？"泰定道："我如何不认得爹？"南宫吉道："我因阳世间贪淫罪大，阎王把我二目摘去，罚我乞食十年。今日门首小瞎子就是我，那狗就是当时撺哄我娶五娘子的李婆。你今不忘旧恩，要打探你娘消息，可向东京给孤寺找寻。"说毕，往外走了几步，又回来道："堂房门槛下还有些东西，你此时动不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日后留你用罢。”说毕，把泰定推一跌。惊醒却是一梦，听听正打四更，一夜悲酸。

到了天明，泰定起来，看看小瞎子母子，不知什么时候已去了。又想到：梦是心头想，还是念爹的旧恩，想糊涂了。又想到：我且把梦里说的银子去看看，如果银子有，就件件真。泰定寻了一把铲锅的铲子，把门关上，走到后堂屋门槛下边，只见一块青石光滑滑的，哪得有银子？看了旁边两块方砖，一似新安的，把砖用铲子掘起，取了一块，那块也随手揭起。有黄土半尺余深，下有一个小醋坛盛满，却有五百之数。泰定大惊，才知：梦里相逢别故主，天边有信觅离人。这泰定原是好人，后来有些造化，自然识见不同，想到：这个银子再取出去，又做了全福的榜样了。况梦里言语，说此时不可动，只得依他而行。好个泰定，再三踌躇思忖，依旧把原土掩上，仍旧把方砖扣紧，一个门槛往来之地，谁知有宝？那泰定一面打探云娘信息，要上东京找寻不提。

有诗说南宫吉化身乞丐，再返故园，也是一段因果：

当时歌舞欢游地，此日悲哀乞化心。
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
鸿飞雪迹踪难觅，犬吠花荫影易沉。
富叟贫儿同一相，化身无定欲何寻。

却说李师师自从搜刮倡优，奉旨出城，以后那些衙衙人家，都剥得赤条条出来。遇见东京大乱，也有被金兵掳去的，也有被官府拘回，又入乐籍的，也有在各村店集酒店接客的。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有李师师原有线索，未曾上本，先知道信，把家事就转了一半出城，珠宝金银重器，和那绫锦上色衣妆，不曾失落一点儿。她又曾与帅将郭药师往来，如今郭药师降金兵，打头阵，金兵一到城下，就先差了标下将官来安抚她，不许金人轻入她家。以此，在乐户里还是头一家。后来在城外第一条胡同里，临河盖造起一路新房，比旧宅还齐整。因没有道君，越发大开巢窝，不作那官腔了。

此时方家女儿年已二八，方指挥夫妇乱后俱死了，大大地开着门面。因春姐假赐过银瓶，遂认做真，改名银瓶。日日教她拨阮调筝、清歌妙舞，把个银瓶娇养得真如花解语、比玉生香。她是内苑体统，不肯轻见一人，只好看花起早，爱月眠迟，在那小楼窗上，时露出半面来，看那章台走马的情郎，柳陌折花的浪子。单单等一个肯撒钱，喜嫖风，金十万银十万的，才把她采花。那银瓶心里，又想一个宋玉才、潘安貌、石崇富、十八岁的状元来，才和他偕老。各人心事不同。

看官听说，世上的事，偏是佳人才子不得凑巧；红嘴绿毛的鹦哥，偏遇着饿老雕。自古道：好事多磨，哪有天天作对过到老的？那银瓶想起：当日因打秋千，遇见圣驾，后来受了御酒、银瓶，遭着大乱，不得进宫，反落了烟花陷阱。父母俱已遇乱身亡，这个身子，桃花柳絮一般，也不知嫁得个好人才丈夫没有？看了李师师家还有十数个粉头，打起各样刑法来好不狠；如今这样敬奉着我，只为留我挣钱，将来若有一事不遂她心，也是一样。这女子聪明绝代，哪里不想到？

到了三月三，是上巳佳节，各处秋千竖起。银瓶春思恹恹，又愁又困，懒对妆台，旁有侍女樱桃，取过阮来拨着，唱一套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习的吴骚：

【解三醒】恨锁着满庭花闲，愁笼着蘸水烟芜，也不管鸳鸯隔南浦，花枝外，影蜘蹰。俺待把钗敲侧唤鹦哥语，被叠慵窥素女图。佳期误，一霎时眼中人去，镜里鸾孤。

银瓶一面唱着，一面眼中掉下泪来。想起那日秋千上得遇见圣驾，也非偶然，后来遇着兵火连天，姻缘好似一场春梦。又唱道：

【北寄生草】怕奏阳关曲，生逢汴水枯。是江干桃叶凌波渡，汀洲草碧流云路。这河桥柳色迎风诉，纤腰倩作绾人丝，自家飞絮浑难住。

樱桃送过茶来，银瓶呷了一口，轻轻放下，想起：那日清明，爹娘送我到贾家，多少妇女玩耍，如今孤零零一个亲人也不在眼前。又掉下泪来。唱道：

【解三醒】俺怎生有听娇莺情绪，谁待去整花朵工夫？正寒食泥香新燕乳。行不得、怕提壶，三春别恨调琴语。一片年光揽镜虚，销魂处，多则是乌啼夜冷，梦破香余。

又想：当日圣驾在李妈妈楼上见俺一面，就遣了两个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臣，捧着羊酒金缎，聘俺入宫，因何又送在李妈妈家来？今日说是要亲选，明日说进宫，等到半年时，我留在她家，全无消息。看来此话也不辨真的，怎生把人坑陷到此地？哭着又唱：

【北寄生草】不语花含悴，长颦柳怯舒。水壶迸裂蔷薇露，阑干碎滴梨花雨，珠盘溅湿红绡雾。怕襄王暮雨近虚无，为谁断送春归去！

按下银瓶悲怨伤春独坐不提，却说洛阳有一富家员外，姓皮，排行第四，在徽宗朝纳粟做到金吾卫千户之职。他家私万贯，富甲一城，因投在蔡京门下做干儿子，又和高管家认了亲，才做了这个官。为人虽有些浮财，悭吝贪鄙，寻常一个钱不肯使，却有一桩毛病，单好嫖婊子，不甚择好歹。家下娶了两三个院里人，也花费几千银子。他生得一脸赤麻，大鼻凹额，一部落腮黄须，五短身材，丰颔大肚，倒是富态像，只言语粗俗，一身厌气。常在巢窝里走动，这些浮浪子弟有沈千户儿子沈子金、范招宣府儿子范三官，这些小帮闲沈小一哥、刘寡嘴、张斜眼子，都日逐陪他们在这巢窝里打成盘。只有沈千户家儿子，年才十八，因他生得白净面皮、苗条身子，从小和这些人们有些后庭勾当，也学了几套南曲，吹的好箫，蹴的好气毬，又有一般武艺，打的好弹弓，一日也打十数个雀儿玩耍，真是女色里班头，帮闲中领袖。

那皮四员外因这李师师家在城外一条胡同大开巢窝，不比以前借着官家名色拿腔，他和这一般人常去闲串。那李师师家有十数丫头，也会品竹弹丝、拆牌识字。有个侍女湘烟，有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姿色，皮员外嫖了几夜，不见出奇。他闻得李妈家有个银瓶姐，是选了进上的，不出来见客，李师师养如爱女，真是倩人施粉黛，不自着罗衣。这皮员外也就有个扳高之意，只不知这李师师的口气，又知她是使大钱的，自家又不肯破钞，正自两难。

却说李师师把这银瓶，作养得花朵般一个玉人儿，每日口里嚼着她，儿长儿短："我只有你一个女儿，好歹拣天下第一个风流才子，做我的女婿，成了亲，决不肯把你看做下贱。"她却在外边声扬出去："是当初道君皇帝亲自选过的才人，就要进宫，遇这大变才撇在这里。比我女儿还敬重她，谁敢使她见人？"又教银瓶隔壁弹筝，隔墙度曲，楼窗上露出那粉面招人，红颜送盼。这是娼家惯会拿人的手段，不消细说。

后来，因徽宗北狩，李师师故意要捏怪装妖，改了一身道妆，穿着白绫披风、豆黄绫裙儿，戴着翠云道冠，说是替道君穿孝；每日朝北焚香，俨然是死了丈夫一般；自称"坚白子"，誓终身不接客，一切人来，有侍儿陪待，好不贵重。因皮员外是个大家，写了通家晚弟帖子来拜，才待了一杯茶就进去了。又养着两个穷内官，时常在门着立着，一似和宫禁一般。又常见人啼哭，说是道君托梦，乔张乔致地扯天大架子。

那皮员外和这些丫头要娶银瓶的话，人都笑他出不起银子。那日皮员外在客厅上坐下，侍儿湘烟陪着吃茶。只见揭起帘子，一阵异香袭人，一个女子遮着脸，往花园里去了。但见：

婉若游龙，轻如飞燕。淡扫蛾眉，却嫌脂粉污颜色，松笼蝉鬓，天然风致胜铅华。裙拖湘水，织就一枝梅；髻挽巫云，斜簪三寸玉。对客欲回遮舞袖，见人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走露莲钩。

原来有座花雷锋在后河岸边，须从客厅前过。银瓶住着一间小阁子，在花园侧，每日晚去园内小亭上，或是弹琴看书，和樱桃侍女斗骨牌玩耍。这日，李妈妈叫她采茉莉花儿晚妆，不知有客，回走不迭，使一柄湘妃金扇遮着脸，笑嘻嘻过去。险不把皮员外惊开五叶连肝肺，酥透三魂邪骨心。问湘烟："过去的是谁？"湘烟笑道："皮大爷你猜猜？这就是算计的那人儿！只怕你福小，消受不起。"皮员外知是银瓶姐，呆了半晌，问道："烟姐，她今年十几了？"湘烟道："今年十六岁，长得苗条，就是十八九的。"又称说："箏篥琵琶、琴棋书画，在贾员外家就学全了。俺们这里还学不到她精处。俺太太不叫她见人，知道她出来还不成。"皮员外和湘烟说："我梳栊她罢。"烟姐笑道："俺太太要一千两银子下财礼，还怕不肯。你说梳栊她，这又是巢窝里讲包月的话了，少也得三五百银子，还怕俺太太不肯放口哩。我不敢说，你另央人。"又道："俺太太常赞沈子金会吹的好箫，你着他来说过，俺再替你帮衬。"喜得皮员外点点头，大踏步去了。

不知将来银瓶和皮员外姻缘成否何如，有分教：

花柳巷中，癞蛤蟆空想天鹅肉；
云雨台畔，野鸳鸯别续塞鸿群。
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一回　李师师铺排风月好色贪财　沈子金卖俏行奸先娘后女

钟离祖诗：

生我之门死我户，几个惺惺几个悟？
夜来铁汉自思量，长生不老由人做。

吕祖诗：

二八佳人体似酥，腰间仗剑斩愚夫。
虽然不见人头落，暗里叫君骨髓枯。

却说皮员外在李师师家厅上吃茶，忽然见银瓶掀帘子上花园里去了，不觉魂飞心荡，恨不得一时到手。托那侍儿湘烟和李师师说，要出一百两银子梳栊银瓶，湘烟笑道："我不敢提起，怕银瓶姐知道骂我。你叫帮闲的沈子金来，探探太太的口气，我才敢说。"原来沈子金才十八岁，一手好琵琶，各样技艺，无般不能，又惯会偷寒送暖，自幼儿和人挨光，极是在行，人物又好，手段又高，汴京巢窝有名帮闲小官。自从他父母亡过了，千金家事嫖得精光。人只叫他作小沈千户。金兵乱后，又袭不得职，终日和人在巢窝里鬼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那日在家，皮员外进来坐下，央他和李师师提那梳栊银瓶的话。沈子金摇了摇头道："这件事休看得容易了，倒要费弯曲才得到手。你休看作是门里人，指望一说就成。皮狐打不成，还惹下一身臊。李师师是个见大钱的，把这银瓶娇养得比自己女儿还重十分，动不动说是道君选过的，就与嫔妃一样，她心里还不知安下个什么网儿，要打一个饿老鸦。你如今拿着百十两银子，就要去破天荒、采鲜花，哪能得个？她就依你梳栊，与银瓶破了瓜，你不成一两夜就中路开了？讲包月包年还少不得几百两银子，倒不如讲嫁娶，破着费五七百金，她这等一个大体面，扯大架子，至少也还骗她三二百两陪送的妆奁，你不过净费三四百两，还不够那包月的钱。"说得皮员外满心欢喜，道："子金，你不枉是个积年子弟，到底算计得长。咱如今怎么去开口？"子金道："终不然这样空手白去提亲，她不笑么？依我，后日是李师师的生日，你买一副大下程，我替你先去探探。凭着我三寸不烂之舌，管叫有几分准。"皮员外听子金所说。

到了正月十三日，是师师的正寿。这东京有名的行户，谁敢不来进奉她，就是旧日相识官员、内监，都有往来。自家常养着两个长班书办，答应往来礼帖，倒像个缙绅家的体面。到了日西，礼节将完。沈子金打扮一身苏款：戴一顶玄色纱巾，斜嵌着古玉块儿，穿一领乌绫碎云宋锦花样的直裰，又衬着一条水红花绉纱的褶子，脚下朱履、白绫细袜，手里拿着一个红绫鸳鸯汗巾系着银三事儿。一个出奇的大佛手柑，一大块沉香火埋在一个寿字紫铜熏炉里，俱笼在袖中，熏得透体异香，要悄悄送与银瓶的。他却要借皮员外的憨钱，来卖自己的俏。这是叶底偷桃手段，毕竟是在行子弟。安排停当，把衣衫抖了一抖，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李师师家来，客厅上坐下。

她这院里规矩：如要回，就说“太太有病，久不见客”；如要见，就等一会儿才请到书房，又等一会儿，才出来相见。比不得巢窝里没内没外，一把就抱在怀里。分外还有许多腔调，如不依她，就说是不在行的，一世也不得见她面，所以都要尊她的规矩。

子金坐在前厅上，只见两壁排的俱是香楠木椅桌。当面是铁梨木天然几，有二丈余长；上没汉铜大花觚，插一枝半开的老梅，傍倚着个周纹饕餮古鼎，足有六尺余高，香烟缕缕不绝。子金坐了一会儿，出来个蓬头小京油儿，打着一个苏州髻儿，屯绢青衣，拿着雕漆银镶杯儿——一盏杏仁泡茶，吃了，说：“太太才睡醒了，梳头哩，就出来相见。”又等一顿饭时，另有个侍儿，穿着织金豆绿衫儿，银红绫比甲，束着个花绫白汗巾，掀着帘子走进来，笑着说：“太太请书房中相见。”这子金又抖抖衣服，进入几层门户，弯转回廊，俱是一片松竹，太湖石边腊梅盛开，又有两枝红梅点缀。进得五间书房来，师师还在绣阁未出，哪得就见？子金坐在中间一个倭漆大理石椅儿上，未见佳人，先看陈设。但见：

正南设大理石屏两架，天然山水云烟；居中悬御笔白鹰一轴，上印着玉单宝玺。左壁挂东坡大字题文与可墨竹淋漓，右壁挂米芾淡皴仿赵大年远山苍老。但见牙床雕镂龙凤，悬挂着锦帐流苏，尽是内宫陈设；香榻高铺文锜，平垫着隐囊绣簟，无非御院风流。瑶签玉轴，多藏着道笈仙函；端砚纹琴，俱列在朱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素案。又有那床上盆松，三寸高枝，能向画图作干；笼中鹦鹉，一声巧语，忽传客到呼茶。紫箫斜挂玉屏风，香缕细焚金鸭鼎。

读《宋史》有感：

乱多治少使心悲，一段须倾酒一卮。
元未胜场王保保，宋家败气李师师。

沈子金看有多时，忽然湘帘高揭，宫扇半遮，前后四个浓妆侍儿簇捧，出来的是师师了。也有三十多岁年纪，身子儿不短不长，面庞儿半黄半白。颜色也只平常，打扮得十分娇贵。穿一件天蓝翡翠漏地凤穿花绉纱衫儿，下衬着绛红绉纱衲袄，系一条素罗落花流水八辐湘裙，紧罩着点翠穿珠莲瓣云肩宫袖。总是内家，一阵异香，兰芬桂馥。子金虽帮闲到她家，只见了几个侍女们，哪曾见师师一面？见了这等一个威仪，如何不心惊骨软，早不觉磕下头去。师师用手搀起，笑容可掬道："这个礼哪里当得起。"左右侍儿安了坐。

子金取出礼帖来——早把皮员外名帖换去，是沈子金的名字，写"义男沈峦顿首祝叩李母太夫人千秋"。师师看了帖儿，欢喜得当不得。早有从人抬进两架新添簸丝食盒来，揭开摆在阶下，是一匹天蓝织锦万寿字倭缎、一匹陕西姑绒云褐，俱约有五十余尺，红纸束的两大卷。使朱红捧盒盛着才是烧羊两肘、烧鹅两只、烧肉一方、烧蹄一对。又是寿桃寿面，细果八盘，无非天花、香蕈、鱼翅、燕窝。又是两坛江南金桔酒。师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见礼厚情谦，子金年少标致，又会说话，太太长太太短，也有些肉麻的光景，要收这小官做个门下安禄山的意思，即便吩咐："看酒桌儿。小坐坐。"子金故意起身说："太太事烦，这些小礼孝顺，怎敢就好取扰？"师师笑道："以后是一家了，家常便饭，坐坐何妨？"子金只怕扯脱了，口说身不动，躬着腰又坐下。

子金看见内外有数十个侍儿往来答应，俱是浓妆艳服、珠翠盈头，只师师高挽宫髻，横插一枝碧玉龙簪子，单凤斜挑几个大胡珠，却是清淡，更觉典雅。不多时，捧出一盏桂露点的松萝茶来，金镶的雕漆茶杯儿，不用茶果。吃茶下去，就抬了一张八仙倭漆桌来，就是一副螺甸彩漆手盒，内有二十四器随方就圆的定窑瓷碟儿，俱是稀奇素果——橄榄、凫菰、蘋婆、葡萄、栾片、香橙，山珍海味，下酒之物。两副金寿字杯儿，一把银壶。才待斟上，沈子金眼快，急忙接杯在手，先送在师师面前，早磕下头去。师师全搀不起来，喜得满脸是笑，然后回敬子金，安了坐。才待坐下，只见师师唤湘烟伏耳低言，不知说句什么，湘烟飞也似去了。

酒过三巡，只见后院子一片笑声，先是两个侍儿掀起帘子，进来一位天仙，险不惊得襄王魄散，宋玉魂销。但见：

晕红粉颊，却才梦醒扶来；淡绿眉弯，恰是晚妆重画。偷觑人一点秋波，内藏着许多羞态；泄露出三分春色，外安排无限风流。丁香未破雨中春，豆蔻初含枝上血。

这沈子金一见，骨软筋麻，忙起来作揖让坐。李师师才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道:“是小女银瓶。”坐在师师侧首。原来师师因子金送此大礼,拜了干娘,件件可人意儿,叫出银瓶来坐,兄妹之意。不料这银瓶前身原是沈子金妻子,只因将家财抵盗,偷嫁了南宫吉,故今世罚她受沈子金之报。故两人相见,未免有情。当时银瓶起来,另行酒礼,还要替师师磕头,师师免了,又与子金拜了,各安席而坐。那些家妓们早筝篥笙管一齐奏起乐来,上菜斟酒另有一班小童。真是汤翻香雪,肉脍银丝。俱是内厨制造,不与外边相同。

沈子金一个才出胞胎的少年荡子,见了师师,眼里已是出火;今又见了银瓶,只是心窝里乱跳,又是动了心,倒像见了狼虎来吃他的一般,眼忙心乱,倒弄成一个木偶人了。这银瓶从来不曾见客,见了沈子金生得清秀风流,又打扮得苏意,虽是娇羞,把眼睛不住地斜觑,见子金看她,她又把头低了。到底是门里出身,见这些侍儿们接客光景,自然会勾情卖俏。又况她年过二八,才色绝代,岂有不爱风流之理?当时彼此留盼,眉目送情,只嫌师师碍眼。又道是无巧不成话,忽然黄太监来送寿礼,师师起身收礼去了,落下银瓶二人,才敢放眼相看。子金扳话,就取出袖中紫铜寿字熏炉并佛手柑来,放在桌上,说:“是拙兄一点心意,送贤妹玩耍。见此物就见拙兄一般。”银瓶分明心爱,只推不受。

不多时,李师师回来,银瓶说:“是沈哥哥送的,我不好受。”师师笑道:“一家姊妹们,收了何妨?只央你沈哥哥替你早寻一家好亲,还要谢他哩。”只这一句,勾起了子金的话来。两相凑巧,子金方把皮员外要求娶银瓶的话才提来说了一遍,道:“论起贤妹才色青年,就是配一个状元也称的,如今大乱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后，大家都穷了，哪得般配？这皮员外也是洛阳有名的大家，着他多多尽个财礼，许了亲，只说要他招赘，养母亲的老，日后就是个儿子一般，他也不敢忘了恩。他今年三十岁了，论人材也中中的，心里诚实，不是虚花子弟。如今只取他这个心罢了。”师师问道：“他出多少财礼？我这女儿是上皇选过的，休当作门里人看，琴棋书画、品竹弹丝，无般不精，就拿金子打这个活人儿，我也不换，少也得三千金来下聘！珠冠金镯、宝石环佩、衣服插戴在外，也得千两才出得门！”子金笑道：“娘这话就说得远了。他一个百姓富户之家，哪得有这些？如今叫他竭力凑个财礼，大吹大打地请些官客来下聘，不在银子多少，只讲过完了婚不许过门去，到底瓶姐还是咱的人，刀把还在咱手里。东方日子长着哩，那一时只由着咱摆布，不怕他猫儿不上树。细细嚼他，强似囫囵咽。讲得财礼多了，人上不来，倒是一拳的买卖，显不出咱娘们的做手来。”只这几句话，打动了师师的心，取出一只汉玉杯来，斟得有十分满，叫瓶姐双手送与子金，以作谢礼。银瓶翠袖高擎，笋芽斜露。子金慌忙来接，早用手把银瓶手腕一掐，调了个暗情。两人笑眼传心。师师正要他勾扯挣钞，衙衙人家，哪管他们嘲笑。

吃了几杯，大家熟狎了。子金装着醉道：“我闻得说一座好花园，叫儿子去看看，到外边也好说。”师师心喜，又见子金伶俐，就叫侍女们携着盒酒去看梅花，摆在园亭石几之上。这条路要从书房东厢后，串到银瓶卧房前，过去才是园门。师师前行，子金、银瓶随后，都有几分酒意。月色初上，正是灯节，街上游人热闹。师师要上小阁，看河上花灯。子金步到阁上，才知是银瓶的卧房，存在心里。阁上香熏绣被、春暖红绡是不消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下阁来到梅花树下，一方石桌、两条石凳，俱是花斑石天然竹叶松梅的，磨光如漆。子金、师师作对，取了锦杌来，银瓶横在师师下手，却与子金相挨。早已把暖酒斟在三个杯中。三人吃得各有春心，叫子金吹箫，师师却用琵琶，叫银瓶歌一套《梅花三弄》，三人凑成一样，好不趣绝：

【锦搭絮】绣阁清峭，梅额映轻貂。画粉银屏，宝鸭薰炉对新寥。为多娇，探听春宵。哪管得翠帏人老，香梦无聊。兀自里暗度年华，怕楼外莺声到碧箫。

【前腔】睡痕宜笑，微酒晕红潮。昨夜东风，户插宜春胜欲飘。系春朝，微步纤腰，正是弄晴时候，阁雨云霄。纱窗绿线重，把淡翠眉峰懒去描。

原来师师酒量甚大，风月有名，打动皇上，全在枕席上用功。且有内美，虽夜夜交合，浑如处女一样。海内享名，人求一面当费百金。这一向负个大名，不好接客，只偷藏两个如心旧人，终究做得不快。这一夜酒兴逗得春心津津欲动，看上这个沈小官在行，留他做个小闲，又拜成儿子，穿房入阁地好挡人的眼目，吃着酒，在石桌下把金莲轻轻一勾。这子金积年子弟，就知道了，连忙装醉，倒在亭子台几上，叫着也装不醒，只说："我走不得了。"师师笑道："这小官吃的老实酒，我见他杯杯干，倒不藏量。叫湘烟扶他书房睡去罢。"两三个丫头才搀扶起来，踉跄着往书房里去。师师也到书房，看着他连衣睡倒，叫侍儿们取灯出去。各人知趣去了。

子金见师师醉兴勃勃，淫心已动，爬起来跪在面前，忙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亲娘。把师师抱在一张禅椅上，轻解红绡，早已浅抽玉麈。两人俱是积年，子金精强力壮，内材养得十分丰锐，便照依《嫖经》上九浅一深、磨按抓揉之法，把这妇人弄得神魂颠倒，不一次昏迷如醉。两情相对，贯住不休。师师觉美不可言，忙叫："哥哥有这等本事，我今生不能离开你了！"又把上下底衣脱个尽，马趴在子金身上，自己揣摩。子金竭力迎凑，直至三鼓方泄，力倦而寝。正是：三春未定裴航杵，一夜先偷阿母桃。不在话下。

却说银瓶见师师送子金书房去宿，早知其意，悄悄上那阁子上，把灯吹灭，在那窗眼映着月光，偷看师师送子金而去。心中也有些动情。女儿家没受这个滋味，只为子金吹箫点板，勾搭了几番，倒叫李妈先收在手里，就和吃醋的一般。到了房中，连衣而卧，心窝里乱跳：又不知说那皮员外何等样个人，怎样得像沈子金一半也罢了。

却说师师睡到四更，酒醒力倦，起来净手，见子金睡得鼾鼾的，一身雪白肌肤，和个女儿一般，着实爱他，拍拍叫醒道："哥哥，你自己睡罢，我到后房里去。天明了丫头们看着不好看，倒是干娘和干儿子耍了。你往后常来，常住着，外人哪里知道。"连忙取床上的锦被替他盖了，去讫不提。

谁知道这子金积年的乖贼：一心看上银瓶，倒不料师师先把我来奸了。虽然有趣，还不如银瓶一朵鲜花，又不知在是什么滋味。听听正打四鼓，正是正月里日短夜长，这小官跳起来，穿了个袄，装去净手。角门全不曾关。你道为何？只因李师师在书房中，众侍女知趣避开，门俱开着。此时院子静悄悄，人都睡熟了。一直踅过东厢那银瓶的小阁子来。银瓶思情，花心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露，倦极无聊，只把房门轻掩。哪知道子金走来，轻轻启户，露得身子光光的，看那月色透过纱窗，照见银瓶解了罗裙倚枕而卧，叫了声："冤家，我为你费了一场心，怎肯罢手！"上前一把按住，忙解底衣。那银瓶故意惺眼矇眬，低声问是谁，那裤带早已解开了。子金余勇可贾，不敢猛进，只轻轻动作，那银瓶扭了两扭，也就不言语了。只见：

蝶粉初开，蜂黄未褪。颤巍巍花朵，何曾经雨打风吹；密匝匝云丛，略带些水香花气。初入桃源，溪转峰回犹认路；深探花涧，波明石动渐通津。此处自家知痛痒，直叫鳅入菱窝；到来随地任浮沉，真是鱼游春水。暮雨乍开三峡梦，轻舟已过万重山。

银瓶初破娇红，子金不敢大战，只得扶起。鬓乱腰松，新红滴滴，子金忙将白绫汗巾拭净。银瓶忽泪下道："哥哥，你有心，奴有意，只怕不得做长远夫妻。我又被你采去新红，日后如何是好？"子金笑道："姐姐放心，今日寻的这个主儿是个死桩。把你不要过他家去，只在这里，和包月的一样，你妈妈又收了我做她拄拐，咱两个如鱼似水，夜去明来，叫那皮员外打着幌子咱快活。到了几年，再作商议。这天下大乱，有了咱一对夫妻，哪里不是过日处？"银瓶说道："你既有实心，和你月下赌誓。"于是推开楼窗，双双跪倒道："月光菩萨，我两人有一个负心的，死于刀剑之下！"赌咒已毕，子金还要再干一遭，银瓶护疼不肯，许下"改日另来罢"，两个亲唇啮臂而别。不知后来皮员外与银瓶结婚如何，有分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月老检书，添上几层离恨谱；
风流续债，还他半世负心盟。

毕竟后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二回　皮员外使憨钱买臭厌　沈子金涂假血庆新红

吕祖《沁园春》词：

火宅牵缠，夜去明来，早晚无休。奈今日不知明日事，波波劫劫，有甚来由。人世风灯，草头珠露，几见伤心眼泪流。不坚久，似石中迸火，水上浮沤。

休休、闻早回头，把往日风流一笔勾。但粗衣淡饭，随缘度日，任人笑我，我又何求。限到头来，不论贫富，着甚干忙日夜忧。劝少年：把家园弃了，海上来游。

且说沈子金因来替皮员外提亲送礼，和李师师勾搭上了，月夜又到银瓶卧房偷采新花，二人誓结同心，无人知觉，依旧宿在书房。天明洗面整衣，悄悄而去，回复皮员外的话。

到了他家，还不曾起来，在前厅坐着。家人进去说知，皮员外忙披衣而出，道："你来得恁早，是在巢窝里婊子家宿来？"子金摇头道："我如今还干这营生，也不是人了。来替你报喜信儿。你先说，把什么谢我？"皮员外笑道："那事有几分了？等我去梳洗了来。"一面吩咐小厮："安排早饮，和沈大爷吃。"说着进去了。待不多时，皮员外打扮新服，摇摆出来，甚是鲜明：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套荔枝色漏地皱纱直裰、玉色线罗银红京绢的衬衣，头上乌纱方帻，露出那赤金龙头簪儿，巾上斜嵌个琥珀汉块，熏得香风扑鼻。与子金作揖谢了。小厮们排下八仙桌。吃过一杯松子仁茶，就是小金钟、牙箸儿，一副手盒，无非南果糖食、鸡脞鸭卵、鲫鱼海蟹，件件精致。

酒过数巡，就问起师师家送礼去的事来，子金道："你且吃一大杯，我才肯说。"即取过一个茶杯，满满斟了一杯麻姑酒。那酒又香又辣，皮员外一饮而尽。子金道："昨日送礼，原说探探口气，谁知这等顺溜！也是哥的喜事临门，该是姻缘辐辏，就留我在书房里吃了便饭，我才把哥的门第、家道、人材、名望，件件夸赞了一遍。师师起先全不吐口，又是五千两、三千两，一味海说。依她说的，也有理。她道，'我如今三十多岁的人了，没儿没女。只这一个女儿，比我亲生不同，招个好人家，就是我养老的一般。明说是嫁了女儿，讲些财礼，只是旁人体面好看，论起情来，有什么多少，原不比那娶嫁孤老婊子的。日后我老了，这几个丫头都嫁了，我就随着银瓶过日子，连我的身子和这些家事，还待哪里去不成？我如今因皇上亲幸过几番，天下人谁不知道？我是嫁不得的人了，人也不敢娶我。我就终来老在这个门里，我也不肯低了我的门面。这银瓶又经皇上选过一番，虽没进宫，也是有名气的女儿，比不得泛常梳栊人家个粉头。只我这女儿姿色才貌、文墨丝竹件件精通，就是苏杭两省，这个瘦马，也得一二千金。休说我这一份家事，不要穿戴的金珠宝石。只这古董玩器，还值三五万银子。送的财礼，将来还是她的，只好替她收收，叫人好看罢了。'"说到此处，子金不言了，使眼看着皮员外。只见他好一似酒醉的螃蟹，全动不的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只把眼儿瞪着，半晌道："她说的也有理。如今可怎么样？"

子金把嘴咂了两咂道："依弟说，如今这件事不是小可。这李妈妈身子和家事连银瓶也要总寻一个好主儿，就要妥上妥下全全地交付给这人，少说也值几万银子。一棒打着两个鸳鸯，那李妈妈看中了才许亲，连她都嫁在里头，只是不好说出来罢了。除了哥，哪有这个好主？如今咱拿着她的拳头打她的眼，虽把银子幌幌眼，少不得还是咱的！她见小弟说哥十分忠诚，比不得串窠巢的浪荡子弟，她就喜得极了，看着弟眼里酸酸得道，'遭这样乱世，也要早寻个安身的去处。当初朝廷在日，还有些体面。今日不知明日事，但得小女成了亲，我也就全家要去过日子，图下半世的快活。'只这几句，就是她实心了。她不十分要嫁，还不肯说出这话来。哥，你再自己酌量，弟不过骗你的喜酒吃，难道你那快活时，一个倾城的绝色和一个半老的佳人，肯着弟打个头儿也就够了。"说着跳起。这皮员外着实打他一下，子金故意地跑。

说不多时，来撤了手盒，就是一碗炖得稀烂猪蹄、一碗麻菇小炒的笋鸡、一碗酱烧的大方东坡肉、一碗炖的鸡子膏，又是一碗汴河里大鲫鱼、两盘蒸酥果馅，俱用大官窑五色御膳碗——是新出宫的，各人一碗上白米饭。饭罢，茶漱了口。

这皮员外一似蛇钻了五窍，心里又痒又闷，不住地在厅上来回乱走。子金又道："你定了主意，应承不应承？咱好回她话去。人家一个黄花女儿，是轻提的？咱回不对，也叫她笑咱不是行家了。"说着，皮员外也不答应，绕院子乱走。住一回，皮员外道："毕竟得多少财礼才完得事？"子金道："哥嫖了一世，还等人说？你风月儿哪件不在行，来问？只估估她这家人家，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轻开口的？倒不如就推这件事，早早辞了罢。”员外摇了摇头，往院子里又乱走，全不言语了。

子金故意要去，下台坡来。皮员外又拉回，把子金拉在一个小小书房里，道：“依她口气，实指望多少？”子金笑道：“小弟愚见，这样大眼的科子，骗过朝廷的人，你我若小如何动得她？就极省费，也得两千上下使用。她也得千金的陪送。咱就费了些，我还寻出个法儿来，叫她倒贴出来不难。”皮员外忙问道：“怎么倒贴出来？”子金道：“等下了礼成了亲，你说要娶回家去，她定然不肯，你就依着她说。放在她家里，少不得你是女婿，她是丈母，一家大小，哪个敢不来服侍你的？你这些饮食茶水、跟随的人役，少不得她应管待，就弟们到了，少不得供给。一年半载，和银瓶熟了，她家里古董玩器，你哪件取不了来？这李师师错算了，枉是个积年。若是弟，情愿不肯娶过门来，我只在她家，和招赘的一般，弄犯了这鸨子，随着我手转。她连身子都属了我，什么一千两、二千两，都要贴出来才罢。”几句话说得皮员外眉欢眼笑，怪肉麻起来，道：“你说的中听，只怕没有这样造化。”子金又道：“世上有福的事偏寻上门来，平白的得人家三五万家私和两个美人，这是件小可的么！”

子金见皮员外有几分依从的意思，又催促道：“李妈妈昨日使我午间回话。常言道‘提姻亲如救火’，只一歇手，她前后打算，不得咱的便宜，就不依了。如今只讲就财礼了，立了婚单，一顿子送过去，再改不得口。”皮员外道：“小弟这里没有这许多。若是一千银子，别的金珠尺头打算个千五之数，还勉强得来。”子金摇头道：“成不上来，还要添好些。”一面说着，往外又走，皮员外又拉下了。子金道：“我替他算来，你去下礼、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亲、谢亲，还有她家的亲眷添箱的、道喜的、也得十数席酒，这些赏钱、喜钱也得一二百金，再替她全包了，添上二百两，共凑一千二百两之数。她若不依，小弟跪着央也央她允了。咱破着花这些银子，到底有回来的日子。”说得员外依了，就忙叫取历头：“定个下礼吉日，一总去说成了罢，恐怕更改了。”取了历头，看的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礼，二月十五日完婚，花朝大吉，不寒不热的。子金还道：“日子近了。”说着话往外走，道：“我去探探，还怕不依。”大踏步去了不提。

却说李师师收用沈子金，见他伶俐乖滑，又在子弟行里透熟，风月玩耍无一不妙，因他天明早去，不等梳头，免了外人看破，十分在行。那半夜里入花园，她哪里想得到。过午以后，才梳洗停当，沈子金早在客位里坐下。丫头来说：“沈二哥来回话了。”喜得师师忙叫：“请进书房里来罢，自家人还传什么。”

子金抖抖衣服，忙作揖：“谢了昨日大扰，费娘的情。”说着，两个涎眼看着师师只管笑。师师也着袖子掩着口笑道：“二哥，你尝着滋味了？来得好勤！”不一时吃了茶。子金挨进前来道：“银姐的事，有几分成了。”把皮员外许了一千银子、五百两穿戴，说了一遍。又道：“娘若嫌轻，儿子再使他包席面，添上二百两，也是我的一点穷心，借花献佛，不枉娘抬举我，如今没有胳臂往外折的。”说得李师师喜了，道：“这个不许过门的话讲过不曾？”子金道：“娘不消先说，儿子和他说过，着他来求着，咱还要扯硬弓哩。”师师喜道：“多累哥哥！还叫过银瓶来，说她知道。”即使丫鬟：“叫姑娘去，说道沈二哥来提亲了。”

却说银瓶昨夜破瓜，直睡到午后才起来梳妆，听见叫，说是沈子金来了，又喜又羞，忙匀了脸，下楼来书房。相见已毕，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坐下。师师先说道："你谢谢沈二哥提了亲，是正月二十八日下礼，二月十五日过门。"银瓶害羞，把脸扭着笑了笑不言语。李师师又要留子金吃饭，子金不肯住下，道："我回他话去。"师师送至外厅，银瓶回房不提。

话不絮烦，到了正月二十八日，皮员外安排仆马齐整、衣服华丽，请的官客是张都监、吴春元，及一班儿帮闲子弟沈子金、范三官、孙寡嘴、张斜眼，都借的鲜明衣服。叫了两班吹手，将着食盒羊酒、茶食细果，一样簪花结彩，大吹大打上门儿去。师师家大厅上备了六席，请了李武举奉陪。取过礼帖，抬过食盒来，却是二十个大元宝，金钗金镯、裙带攒领、珠箍环佩一件不少。外有散银二百两，用一书匣捧着，为席面之费。众人也自心惊，夸员外挥金如土："这个才是子弟！"师师把盏安座已毕，去收礼物。这沈子金卖弄他的殷勤，不住地往后乱走，替银瓶收簪环、抱尺头，上来下去，往阁上乱走，俱送在银瓶柜箱里，故使师师不疑，以便来往。师师安席而去。这些来客见此大礼，原要尽欢。先是家乐，湘烟儿六人唱毕，又有四个小优儿唱了一套【锦堂月】：

绣幕红牵，门楣绿绕，春色旧家庭院。烟雾香蒙，笑出乘鸾低扇。似朝阳障袂初来，向洛浦凌波试展。（合）神仙眷，看取千里红丝，百年欢燕。

幸然，王母池边，上元灯半，缥缈银鸾光现。一篮琼浆，蓝桥试结良缘。吹箫侣，天倩云迎，飞琼佩，月高风转。（合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两下笙歌簇拥，众侍女扶出银瓶来，席前铺上红绒大氈毹，朝上拜了四拜。打扮得天仙相似，不消说金钗玉佩。银瓶拜毕回去。员外捧出一对大红麒麟金缎红绒，系着白银二十两，做了拜钱。

前厅唱闹饮酒，点起满堂灯烛，把个皮员外醉得如泥人一般。众人们替他簪花打喜，闹成一块，至二更，哪里肯散。那沈子金知道东角门一条胡同直至花园，推去净手，悄悄推开银瓶阁子——正然梦卧，把两脚高擎，就着床褥。这一次比前番不同，情窦已开，排闼而人。银瓶知道此味，也不做客，但见：

春水溶溶月一塘，中含豆寇似莲房。
温泉欲漱玲珑玉，瑶柱中分细碎香。
娇蕊难容双蛺蝶，白波时泛两鸳鸯。
也应细柳风前怯，无奈娇莺唤阮郎。

子金泄过一次，忙忙趲至前厅。众客欢闹不休，师师出来送了大杯方才起席，皮员外又费了许多赏赐。正是：歌时花近眼，舞罢锦缠头。

不觉到了二月初旬，李师师着沈子金过来，要讲过在京师买下宅子才许过门："一时无宅，且在师师家住。"皮员外俱依了。师师家也打造了许多珠翠，裁剪了半月衣妆。书房东边原有一座退厅，中间打上木壁子，安床糊壁，十分洁净，皮员外做了卧房。二门外边开个角门，使他家人出入，俱不许进师师内宅来。那园中小阁子，原是银瓶内室，依旧自己住着，外人不得到的。一一安排停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到了十五日，皮员外自己催妆，打扮得锦上添花，坐着轿子，吹打灯笼，抬着酒礼，和亲迎一样；还是一起帮闲的陪着来。李师师家依旧设的大席。鼓乐喧天，吃到天晚客散，才扶出银瓶来入帐。这些帮客怎肯早散，闹到初更，掌起烛来。

子金推净手，往后直走，到师师房中，假说："皮员外明日谢亲，问娘要什么礼节，也好治办。"看见银瓶穿着大红绉纱底衣儿、银红比甲、紧紧抹胸，坐在床上，使湘烟一班丫头那里开面修眉。见了子金进来，忙躲不迭。师师笑道："眼前就做新人，还腼腆什么！"子金说完了话，师师手忙脚乱地收拾箱子、取头面看首饰，他就丢了个眼色与银瓶。银瓶早知，见子金去了，不一会儿，装去阁下洗浴。洗浴已毕，自己把园门内角门关了，却开放外厅的角门，嗽了一声。子金有心听着，趁众人闹里，走过角门，用手牢关。这银瓶方才浴毕，穿着抹胸，系着红裤儿。两人熟了，也不打话，依旧弄起束。这番已是三偷阿母仙桃，不比桃源初入，渐近自然。不敢久贪，一泄而出。已替皮员外扫开鸟道三千里，先到巫山十二层。银瓶道："今夜没有新红，如何是好？"只见子金笑嘻嘻袖中拿出个白绫汗巾来，是用新鸡冠血染上三四块在上边，叫声："姐姐，我已预备多时了。"银瓶喜之不尽。子金忙忙入席去了。到了前厅，大叫道："这些人通不在行！再不起身，各人罚一碗凉水，哪有这些酒！明日来验红吃酒罢。"众人见说，方才散去。

单表这银瓶关了角门，自己去到师师房中打扮已毕，穿一件大红金麒麟纻丝袍，系一条锦襴边豆绿花绫裙，束着玉玲珑嵌玉石玛瑙金镶女带，下垂着金耍孩倒垂莲的裙铃，攒领披肩，宫妆锦绣，头上风钗高髻，足下凫舄轻挑，真是姑射仙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飞琼青女！这些十个女乐，浓妆艳服，各执箫管筚篥，吹打拥至，与皮员外交拜了天地，才送到东书房。摆设的锦帐红纱，灯烛莹煌。银瓶上床端坐，灯下细看皮员外，见他宽额凹鼻，卷须大口，腹如垂瓠，面如黑枣。“可怜我怎么嫁到他手里！还亏沈哥哥和我先成亲事，把这厮当做个外人流罢了。只今夜怎样和他同寝？”思想起来，不觉泪下如雨。那皮员外见银瓶泪落，只说是个新人怕羞，哪知她三过其门，别有正主。员外忙上前温存，用手一搂，被银瓶一推，险不跌倒。员外见她不喜，勉强替她解衣，还要细看，被银瓶把灯吹灭，连衣而寝。银瓶生怕决撒，待员外缠到四更，略一放手，被他按住，勇往难当。那员外情浓意渴，直入重门，哪得不痛叫起来。员外只道是金珠活宝，哪知已是破罐子，吃了些残盘，做个子金长班罢了。

到了天明，这些帮客早已到门，大喊要喜酒吃，师师也差人讨喜。只见银瓶藏着一方红来在袖中，再不肯放，被湘烟来夺了去。大家妇女笑成一块儿，哪里知道这等巧事。皮员外出来请李师师行礼，受了他一拜。前厅摆酒，留客验红。酒至三巡，只见湘烟用一个螺甸漆盘捧出红来。员外来夺，已被子金抢在手里。众人观看，但见：

海棠着雨，新红乱点胭脂；杜鹃随风，月夜啼残口血。燕语声娇，假意儿妆成门面；莺啼舌怯，真情儿另有相思。吃残蝴蝶面，借你罗筛；醉倒杏花村，劳君沽酒。

众客验红已毕，把皮员外罚了三大碗，说他无情太甚。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外又封了二两银子，赏了湘烟。这里连住了三宿，银瓶只推来了月水，就退入内阁再不出来，等沈子金去了。

正是：

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三回　看破了想提防一时催百辆　再难来拼不得半夜赋桃夭

诗曰：

秦淮明月梦江秋，往事空悲碧水流。
啼鸠自鸣三月柳，飞花常送五湖舟。
谁家羌笛梅先落，何处秦筝雁不留。
忍向钟情桃叶渡，香风片片过溪头。

且表这皮员外因迷恋银瓶姿色，不惜千金，结欢了李师师，招在家中，每日花团锦簇，醉舞娇歌。常言道：佳人有意郎君俏，红粉无情子弟村。这子弟行中，鸨儿爱的是钞，粉头爱的是俏。假如潘、驴、邓、小、闲一件不全，也不是嫖客，何况这皮员外只有了两个字。那银瓶少年，喜的是风流乖巧，皮员外几个憨钱，哪里看得上。虽是勉强来坐坐，不住地往园里走，或是过夜，到了床上就推是心疼，把脸朝里睡去了；常是这等睡到半夜；就走进去不出来了。要是别家窝巢里，就好骂鸨子，打粉头，做须硬势，好使她怕。这李师师是有名花魁，养就的门面，谁敢往下看她？况这皮员外使过千金财物，偏要在人面前支架，卖弄“银瓶怎样和我抓打拿情”，就死也不肯说是嫌她的话。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常道：这子弟使了昧心钱。又道：多年子弟变成龟。他就明看出几分破绽，和沈子金勾搭，也只道是帮闲的来衬趣，先拜认的姊妹，一字也不疑。后来，沈子金见银瓶辞得他不像体面，到了后园阁子上，劝银瓶道："你还俯就他个体面，咱好行走，弄得淡了，生起疑心，醋起来，咱倒不便。"那银瓶是坏心的女儿，哪知巢窝里拿犯孤老的手段，她蹙着眉儿道："看他那个脸蛋子，生砢碜煞人；一个嘴唇不知多大，常来人脸，怪毛瞪瞪的，一口蒜气，倒着人恶心半日，随他怎么，我去睡不成！"

到了七月初八日，是皮员外生日。李师师家设了四席酒，叫一班小优儿，请的是这须帮闲子弟。叫丫头们先陪着斟了酒，到了月出时候，李师师和银瓶打扮得如素娥相似，才出来把盏入席。把大门锁了，把桌面移在堂前，另有添换的酒果。先是银瓶送了客的酒，到了皮员外的酒，她偏不送，就送师师的酒。子金一齐插口道："这才是两口儿，偏俺们是外客。"师师笑道："熟不讲礼，姑娘到房里下个私礼儿罢。"大家笑了。那小优儿一个是筝，一个是胡琴，唱道：

【绣带儿】金盏小，把偌大闲愁向此消。多情常似无聊。暗香飞，何处青楼，歌韵远，一声苏小。含笑倚风，无力还自娇。好些时吹不去，彩云停着。

【白练序】虚嚣，那年少，曾赴金钗会几宵。如天杳，江南一梦迢遥。酒醒后思量着，折莫摇断银鞭碧玉稍。徙谁道，兀的是渭水西风残照。

【降黄龙】心焦，难听他绿惨红消。为他年半倚雕阑，恨妒花风早。倩盈盈衫袖，把胸中怎浇？洒酒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风，按住了英雄泪落，还劳你把玉山扶倒。恁多情，似伊风流年少。暮云飘，寸心何处，一曲醉红绡。

直吃到三鼓，众客方散。皮员外余兴未尽，指望移席到他卧房，和银瓶挨肩叠膝，倚偎着一递一口儿，亲近玩耍：也不枉了我费了这些钞。谁想银瓶陪完了席，只想着沈子金没得和她叙旧情，心儿闷闷不足，一直地走到后园阁子，开放月窗，拿起琵琶来，唱一套《忆阮郎》：

【玉交枝】烛花无赖，背银釭暗劈瑶钗，待玉郎回抱相偎爱，颦娥掩袖低回。月到三更一笑回，春宵一刻千金债。挽流苏，罗帏颤开，结连环，红襦袄解。

【前腔】銮惊凤骇，误春纤揾着香腮。护丁香怕折新蓓蕾，道得个豆蔻含胎。他犯玉侵香怎放开，俺尤云滞雨权耽待。吃紧处，花香几回，断送人，腰肢几摆。

皮员外独坐灯下，觉得好没滋味。因房里没人服侍，师师拨了樱桃来伺候姑爷，就来替他铺床。皮员外问道："姑娘哪里去了？"樱桃道："姑娘身上不净，向后房里洗浴了才出来。"这员外欲火烧身，淫心四溢，看见樱桃虽没甚姿色，一时兴动，把樱桃按住。那丫头不肯依，当不过那皮员外粗大有力，挣不起来。就剥下底衣，分开玉胯，直捣中间。那樱桃原被银瓶拥撮上，着子金偷了两次，不曾经大创，不觉哀痛告饶，怎禁得他恣情抽送，弄得晕了，半日方泄。樱桃怕银瓶知道，又不敢说，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得抹了血迹，一溜烟走了。正是：张生不得莺娘意，借着红娘且解馋。

原来沈子金和银瓶约下，叫她在后园等他，因此银瓶不肯出去陪皮员外，弹着琵琶通个信儿。子金伏在河崖柳树下，听那琵琶声，知道银瓶在阁儿上等他，踅到园边，有个短墙儿，跳过来。悄悄到阁子上，见银瓶还没睡哩，上得胡梯，就咳嗽了一声。银瓶知道，忙把灯吹灭了。上得楼来，二人再没别话，子金把银瓶抱起，自后而入，觉得松美异常。知道深夜无人，因此慢送轻迎，各人尽兴而止。

却说樱桃被皮员外弄怕了，走到师师院子里，还没睡哩。师师问道："你姑娘在前头和姑爷吃酒哩？"樱桃把嘴骨突着道："没在前头，往阁子上去这一会儿了。她不出来，叫人家麻烦我。"师师道："一个大生日下，不陪他前边，却来自己睡，不惹得姑爷怪么！"说着话，往园子里走。

到阁子边，见把门掩着，有人在上面说话哩，师师站住了脚，只听见银瓶道："两个的事体，休叫妈妈知道；若知道，你就不好进来了。你也来得勤了些。"沈子金道："你放心，她老人家已是先收了我的投状了。那一夜在她书房里，把她弄个死，哄得她进去了，我才来你阁子上来。她就知道也不相干。"又夸师师床上的好风月，怎么样玩耍。师师听到此，不觉伤心大恨，心里想到：这小厮把银瓶耍了，还要拿着我卖风情！就悄悄回来，叫起七八个使女，拿着大棍、门栓，藏在园里，大叫："阁子上是谁说话？"唬得子金穿衣往外走不迭，才待扒墙，这些女人们上去，一顿棒棍，没头没脸，打个鼻青眼肿，方放条路，越墙走了。从此吩咐家人，再不许沈子金进宅子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师师才上得阁子来，把银瓶大骂了一顿，还要拿鞭子来打，唬得银瓶跪在地下，不敢言语一声。师师道："我这样抬举你一场，还背地偷汉子，拿着垫舌头儿！好不好我剥了你的衣裳，叫你和湘烟一班儿去站门子，不拘什么汉子，给我挣钱养汉！"银瓶只是哭道："娘教我知道了。"师师骂到四更时候才下阁子去，使两个丫头守着银瓶睡不提。

到得天明，嚷得满院子知道，说是园里有贼，亏了知觉赶散了。皮员外虽不做声，也放在心里。从来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这子金和银瓶勾搭了一年，这些粉头们也都看破了几分，因子金和师师有些联手，谁敢说他。又说银瓶把头上赤金簪子和珠子，成包给他装在荷包里，也都不平。

那一日合该有事，皮员外八月十五日又请他帮闲的弟兄吃酒，见沈子金洗手，一个红葫芦儿——金线结的，就想：原在银瓶抹胸前的，怎么在他腰里？十分疑惑。皮员外因银瓶不奉承他，也久不快，掀起子金裙子，装看合包，轻轻地一手揪下来，只吊了根绳儿在裙带上。子金忙来夺，只是不放手。子金见皮员外疑心，就放了手，道："哥，你明日不还我，管叫拿你件好东西来准了。"大家散了。员外回到卧房，见银瓶不在，使樱桃叫两三遍不出来，员外十分不快，着樱桃禀妈妈去。

这银瓶自从犯事以后，也不敢十分拒绝皮员外，自知自愧，出来几遭，只是勉强，全无实意。那皮员外得了红葫芦，在灯下看着银瓶道："我有件东西，是一个人送的。"银瓶不知道，只道是好话，问是甚东西。皮员外取出红葫芦来，道："你的物儿怎生送了沈子金？你家拿着我装幌子，你可养汉！"把那红葫芦照脸一摔。银瓶道："一件东西就没有一模一样的？怎么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执著是我的!”皮员外恼了,把抹胸扯起来道:“只不是系这个的去处,因什么没了?”把银瓶打了两个巴掌,险不跌倒地上,拿起一根闩门小棍子,一脚踩倒,打了一二十。亏了樱桃同众丫鬟拉开,银瓶哭着往后房去了。皮员外怒气冲冲,叫开大门,和小厮往家睡去了不提。

从来乐极生悲,甜中生苦。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世间都是这等变化不常的。月明到了十五,还要渐渐缺了半边,何况这世人心,哪有吃沙糖到底的?正是:

参破偷情二字禅,好姻缘是恶姻缘。
既伤天理还伤命,坏却声名又使钱。
乐久到头终有散,情浓毕竟结成冤。
何如偕老梁鸿妇,举案齐眉到百年。

却说这皮员外走到他宅子里,寻思着恼了一夜:才知道沈子金串通鸨子,着我使憨钱,他做嫖客,这不是俺买酒他先醉!次日,请孙寡嘴来,告诉要着他上李师师家说话:“我陪着一二千银子,不得和老婆睡一夜,倒贴了别人,我当着个不要宿钱的王八。不如看个日子,抬了我家来罢,再不容见客了。如今弄得又不像婊子,又不像良家,倒不如我明明叫她接客了。”一面去说。李师师见漏出马脚来,也没话说,只推道:“姑娘年幼,不知好歹,着姑爷生气。等慢慢地你京里修造起个宅子来,齐齐整整的,有些体面,人也好看。”孙寡嘴回了皮员外。

李师师这里又请沈子金来,要他回皮员外说话。子金使性子不来。请了两次,子金有心要看银瓶,怕拉脱了,忙忙地来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客厅内坐下。只见樱桃来掀起帘子道："姑娘有句话，叫你到二更天过来，听着我唤猫就过来。"一言未了，湘烟出来，惊得樱桃走去。李师师请进子金去书房说话，道："你好个人儿，小小的年纪，装风撒漫的，一句话也藏不住，和这些孩子们驴罗狗唪的，有一点老成气儿？俺这门户里好容易装得体面，你件件不细密，如今着人看破，怎么道理？当初说过银瓶不许过门，你讲的，有写的婚书。今日皮员外着孙寡嘴来，要使轿抬过银瓶家里住去，也要讲过口，若不拿些大大的财礼，也难道就使顶轿白抬了去罢！"好个沈子金，见李师师又动了财心，就顺口道："这个不打紧。皮员外当初的礼物，不过是包身的光景，今日要一手两开的营生，也惜不得费。娘这里什么口气？儿子好去说。他昨日从洛阳贩了五千筒青白布来，营里官兵们出不上价，还没卖哩，一时无钱，就兑过货来也罢。"说着，李师师喜了，才问道："这红荷包的事，他把银瓶打了几下，都是你惹的！我看你什么脸儿见他！"说着笑了。子金道："我们小人家好玩，那日问银瓶姐讨了这个样子，要家里照样去做，谁想他动起这个疑心来。一向不来，也就为着这个嫌疑，常常远着些，人没得说。"师师道："这风月机关上说道，章台路不是容易走的，偷寒送暖，全要把口儿放稳些，到处里就容得了。"说着话，拿茶来吃了，着子金晚上来回话。子金谢了茶，起身去了。

原来光棍巧嘴，只哄得人一遭，今日皮员外吃了橄榄，晓得回味了，哪有还听沈子金的话？因师师动了财心，顺水流船，哄他个笑脸，好来走动。因此，子金出了门，不寻皮员外，竟到了自家屋里，算计：如今皮员外看破了，决不肯把银瓶放在她家里；我又有这一番破绽，连皮员外不便行走。可惜一段极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姻缘，半路里做了露水夫妻。又想起银瓶的情来，生死难开，两下难舍：不如寻个机会，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好个妙计，只今就与银瓶算计定了。趁此机会李师师求我说话，不提防这一着，叫他终日打雀儿，被老鸦鹐了眼！因等到黄昏，挨到二更，换了黑衣裳，踅到河边，在李师师后园墙下，伏在柳树影下。只听见樱桃在墙上露出脸来唤猫哩。当初银瓶的前身银纽丝，接引南宫吉成奸，原是唤猫为号，今日又犯了前病。有《猫儿·山坡羊》一首：

猫儿猫儿，你生得十分甚妙，几日不见荤腥，就娇声浪叫。你生得挂玉金钩，雪里送炭，实实的稀罕，又会得上树扒墙，轻身地一跳。老鼠洞里，你惯使眼瞧；红绫被里，亲近了我几遭。你有些儿毛病，好往人家乱走，怕的是忘了俺的家门，错走了路道。昨日里喂得饱了，不知往谁家去了。你休去窃肉偷鸡，惹得王婆子家吵吵。猫猫，你口里念佛，偏喜这点腥臊。猫猫，你早早来家，怕撞着那剥皮的去卖了。

这子金听着唤猫，顺着柳树往墙上下来。墙原不高，樱桃使个杌子接着。银瓶半卸残妆，倚门而候。这一时把角门关了，樱桃原是一路的，又早已赏了她的花粉、戒指儿，买得不言语了，只落得两个人放心说话。上得阁子，把窗上雨搭儿下了，望不见灯光。银瓶倒在子金怀里，眼泪簌簌，只不敢高声啼哭。子金也自伤情流泪。银瓶道："如今皮家要抬过门去。我的哥哥，咱就再不得一面了。我当初原为你才许了他，既然他两人拆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我死也不肯嫁他！我的哥哥，今夜见你一面，辞了你，我明日一条带子就吊杀了。我的哥哥，你还来送我一送儿。他这巢窠里有什么情，不知给口棺材那没有！”说到这里，和子金二人抱头痛哭，连樱桃也在旁揩泪。

子金看着樱桃道：“我的姐姐，央及你下楼去替我听着些动静，怕那院子狗咬，我好早走。休再做了那一夜，险不打杀了。”哄得樱桃下去了。子金道：“姐姐，你且休哭，我有个心腹话儿单来和你商量。如今咱在这里已是做不成夫妻了，你花朵般的人儿，难道就死了罢？如今只有一计，这园后就是汴梁河，南船极多，赁下一只小船来，这河里接了你去。我又没有爷娘家事，没有妻子，恋着什么？咱往南京去投奔我的姑夫——在镇江水营做把总。有了咱两口，哪里挣不出饭来吃，肯在这里干死了罢！”银瓶听说，把泪揩干，道：“哥哥，你有这个法儿，十分地好。只怕你没钱，哪里去凑去？我这卧房有五个大箱，都是盛的皮家来下的金子钗儿、珠子挑凤缨络罩面儿。皮员外的大元宝，李妈收去。还有他的包席的银子，封在这箱里。还有好些整匹头绸缎，不曾剪的，也还值八九百两银子。你早早安排停当。我这里度日如年，知道那厮几时来抬我？只得这二三日矣。雇下船，趁月黑头好接这东西，连衣服被褥、我的镜架铜盆等物哩。你平日打的好弹弓，把个弹子打在我这楼上来，是个信，我好安排。连樱桃也拐了去，路上好服侍。”说完话，二人如何肯罢，就在床沿上勉强相亲，一度而别。银瓶取出金镯两副、零银一大包，交与子金，依旧过墙去了。

到了明日，子金自到汴河口赁了一只浪船，是苏州因送人的家眷坐上来的，今急要回南，只使了十五两银子，雇到扬州。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立了契，交了五两银子，说是家眷船。他把家下心爱的物件、随身被褥先下了船，吩咐进喜在船上守着。他挨到日晚，到那河边装打雀儿，照着银瓶阁子——不过数十步，一个弹子，轻轻打在楼板上。内有一条纸儿裹着，不敢多字，只写了“三更”二字。银瓶时刻在念，等信已久，把箱笼包裹停当了，见了泥弹，不胜之喜，和樱桃久已说通：“要出去从良，在这巢窠里，终来不是个常法。”讲成一路。

等到三更夜静，子金早把船泊在园后柳荫下，哄得艄公睡下。他是熟路，进得园来。樱桃已把皮箱物件搬在墙根，使一张桌子搁得高高的，子金一一运过墙，搬上船来。搬完，樱桃搀扶着银瓶，同扒过墙来，子金俱接下去了，各进了舱。那船家是个蛮子，只道是夜里才搬得家眷到了。正是顺风，一夜就走了八九十里不提。

到了天明，不见樱桃过院子来取洗面水，李师师起来得又晚，等到日午，角门还不曾开。叫了半日，没人答应，把门掇开看了看，哪里有个人影？楼上搬得空空的，一地都是纸，连琵琶、筝都拿了去了，只撇下一个马桶，西墙根下一张桌子。报与师师知道，吓了一个立睁。这才是强盗的东西被窃贼剜去。急忙使人往旱路上四下跟寻，又忙报与皮员外骑马去赶，贴帖子说：“报信的五十两。”哪知他风高水路三千里，帆挂扬州几日程。

不说生气睁了皮员外，活恼杀李师师，后来告状打官司不提。却说这子金一路长行，过了淮安、高邮湖，顺风到扬州关上，泊下船。银瓶甚喜，见了些山水人烟，一路上鲜鱼美酒，手边不少银钱，大吃大弄，强似那汴梁风景。或是子金吹笛，银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吹箫，樱桃管炖茶酒，到夜来一床而寝，好不快活。正是：

从来好事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不知将来怎么结果，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四回　薄幸郎见金先负义　痴心妇临死尚思人

诗曰：

汴水隋堤柳线长，繁华胜地阅兴亡。
鸟因舌巧多移树，花为心多少定香。
洞外白猿常盗女，沟边红叶误逢郎。
隔江日暮行人远，蓼白蘋红易感伤。

单表当年劫贼胡喜，自从谋杀主人，又用千金贿赂南宫吉，脱了死罪，逃在扬州，人都称为胡员外。为人心高好胜，吝财重色，在这扬州钞关上，专做盐过引。新娶一个妓者马玉娇在他船上，日日香浮醾酴，醉拥鲛鲛，自夸他富豪无比。那一日沈子金和银瓶到了扬州，把船紧傍在他大船边。这子金从幼没出外的后生，见了这繁华烟火，即时下船沽了一坛三白名酒，和些鲜鱼螃蟹、荸荠风菱之类，使船家整了一席酒，和银瓶行乐。

到了夜间，各船上灯火辉煌，笙歌齐奏。银瓶见这光景，出到船头，看见水天一色，绿柳垂堤，那画桥上箫声不断。喜得个银瓶忙把紫箫取来，和着沈子金唱曲相随。无数的客人倚舟而听。这胡员外和马玉娇弹唱了一会儿，怎比得银瓶清楚——如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凤泣龙吟、游鱼出水，听了一会儿。沈子金吹笛，银瓶琵琶相随。到了三更，二人猜拳行令、抓打拿情，人就知道不是良家了。那船上马玉娇道："这一套吹弹，不像扬州，一似京师的。但没见这个人什么样儿？"胡员外道："明日我先拿帖去拜他，问他个来历。看他这光景，不像个良家，要是个婊子，就见见何妨？"

过了一夜，胡员外写个"通家侍教弟"帖子，着福童过船来，说："俺员外听得相公吹得好箫，着实仰慕，特要过来相访。"沈子金初到江湖，要卖弄他的丝竹，听见朋友，如今不喜，道："快请过来相会。"那胡员外从大船上走过来，匾巾盛服，生得凹目黄须、鹰鼻蛙口，富态中带须凶像。子金使银瓶回避，请在前舱相见。银瓶忙着樱桃送过一盏松仁泡茶来。员外接茶，先看见捧茶侍女，生得俊雅，打扮得内家腔调，就知主人是大方家了。胡员外问子金道："老兄从何处来？"子金答道："小弟自东京来。因舍亲在镇江，有字相招，昨日到此。这艄公讲过，到这里换船，明日还有一日。天幸遇兄，先蒙枉顾。"胡员外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因兄为人高雅有趣，天涯相会，也是有缘，还要扳教。"说毕去了。子金即时也就回了拜，见船上拿着两三架天平兑银子，才知是个盐商。子金越发感他下交之意。

待不多时，那苏州艄公替子金另赁了一只大浪船，越发齐整。子金这里先使樱桃过去，把皮箱行李一一运过。那胡员外见子金移船，料银瓶出来要从大船边过去，把船舱半开，睁睛久等。见银瓶从小船上过来，扶着跳板上那浪船，好不袅娜：花有娇香玉有情，淡描轻染自盈盈。

胡员外一看，才知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云”。叹道:“这不枉了是个美人!空自搽脂抹粉,乱唱胡弹,堆千积万,只好替这人提鞋罢了。”回到舱中,寻思了一回:我看这人来得古怪,就是巢窝里也没有这样绝色,敢是在王侯中拐出来的,这也不可知。即写一请帖,是“翌日奉扳雅会”,过了船,投与子金。子金谢了,明日赴席。

子金恃着手艺,要在扬州子弟行中夺萃,又见朋友敬奉他,如何不喜?到了次日,穿一套新衣服,到盐船上来赴席。胡员外早已筵开锦绣,褥列芙蓉,船上好不齐整。扬州繁华所在,何物不有,摆的响糖八仙、甘蔗狮鹿、果面杯盘。行了安席礼儿,胡员外见子金年少面嫩,渐渐逗他说道:“这腔调似不是这里传授。”子金夸道:“汴京王一娘是大内里教习,小弟学了十年,还赶不上她的指拨。家房下是李师师府里的传授,记的大套数多些。”子金又吃了几杯,心里发痒,就讨琵琶弹了一会儿。那胡员外赞之不绝,道:“小弟从不曾见此妙技,如老兄不弃,肯同一拜,即兄弟一样,小弟出妻献子,还替兄做得些事,不枉今日一会。”沈子金哪知是骗局,道是盐商,结得这个朋友,也不枉我江南的事业。就起身来道:“小弟极有此意,只不敢高攀。既蒙不弃,小弟执鞭随镫,亦所甘心。”即斟过一盅酒来,放在胡员外面前,纳头便拜。问了年纪,胡员外三十八岁了,子金十九岁,理当为弟。受了一拜,即叫部上小郎二十多人,俱来与子金磕头。子金感激,甚不过意。

胡员外又传马玉娇来,叔嫂行礼。这玉娇才二十一岁,打扮得艳妆花丽,从后舱出来。子金忙忙下礼,胡员外搀手扶起,两人平拜了,即取椅子来,横头而坐。子金偷眸一看,好色邪,偏看着别人碗里馒头是大的,心里想到:银瓶如今和良家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样，不会奉承，怎么比得此人一双秋波斜视，定是风月高强。又不好正看，只得彼此送情。

原来马玉娇故意要勾搭沈子金，好看他的老婆。胡员外叫玉娇："敬一杯酒，取琵琶来，领领沈贤弟的教。他东京是宫院里传授，着他点拨点拨。"这玉娇满满奉了一大银鼎杯酒，取了琵琶，喝一套：

【江儿水】则道是淡黄昏素影斜，原来燕参差簪挂在梅稍月。眼看见那人儿这搭儿游还歇，把纱灯半倚笼还揭，红妆掩映前还怯。手捻玉梅低说，偏咱相逢，是这上元时节。

【前腔】只不过红围拥翠阵遮，偏这瘦梅稍把咱相拦拽。喜回廊转月阴相借，怕长廊转烛光相射。怪檀郎转眼偷相撇。

【六犯清音】他飞琼伴侣、上元班辈，回廊月射幽晖。千金一刻，钗挂寒枝，咱拾翠。他含羞，盈盈笑语微。娇波送，翠眉低，就中怜取则俺两人知。少什么纱笼映月歌浓李，偏是他翠袖迎风糁落梅。恨的是花灯断续，恨的是人影参差，恨不得香钗缩紧，恨不得玉漏敲迟。把坠钗与两下为盟记，梦初回，笙歌影里，人向月中归。

唱毕，子金夸之不尽，因说道："小弟既蒙不弃，先来取扰，容次日具一薄酌，请二位兄嫂到小舟一叙。也是天假良缘，使弟妇拜见。"胡员外费了这场心，原求这句话，忙道："老弟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边，厨下未必有人，倒是弟携一席过来领教。”子金笑道：“老兄看得小弟就不成人了！叫包席的安置停当奉候，只是亵尊些。”说毕，又吃了几杯。子金有酒了，取过箫来，卖弄他本事，吹了一套《关山秋月》，真有穿云裂石之声。马玉娇也赞不绝口。胡员外使了个眼色，马玉娇已知其意，把脚轻轻一勾。子金瞧着胡员外回头，烛影里也就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马玉娇把一个三事汗巾儿，挽做同心结香囊，悄悄送与子金袖中。胡员外故意推辞，任凭他二人猜拳饮酒。

子金饮至三鼓才过船来，银瓶还点灯相待，斟了茶给他吃了，夸：“这胡员外义气，拜交兄弟，使他夫人出来相陪；原来也是个妙人儿。咱明日也备一席酒回他，少不得你出来，也回他个礼儿。”银瓶道：“人生面不熟，怎好出去？”子金道：“他江南的风俗，比咱北方不同，多少做生意的，都是堂客掌柜，大戥子和人称银子，极大方的，哪似我北方缩头缩脑的，倒叫他们笑咱不老诚。”说毕，宿了一夜。乘着酒兴，又在船舱里——床上床下都是平地板，子金尽着滚上滚下。二人鱼贯而寝。

只因得了马玉娇的汗巾，借着银瓶发的兴，在玉娇身上才觉有味。到了天明，忙去叫了厨子，备了一桌齐整的席面，自己上大船来请胡员外夫妇。日色平西，胡员外意在夜饮，灯烛之下好玩弄银瓶，因此傍晚过来，先使一个丫头送一红帖，上写“忝盟妹胡门马氏裣衽拜”，说道：“俺奶奶先过来拜了沈大娘，另来赴席。”这都是胡喜定下抛砖引玉的计。

待不多时，只见马玉娇从大船头搭着跳板，走过沈子金小船上来。原是积年扬州瘦马，又在门户里出身，胡员外使四百两银子包她一年，什么事不精乖？不消说衣妆人物，只这几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走，显那一点金莲，就是柳下惠也要开怀。上穿着一件月白透地春罗，衬底是桃红绉纱女袄，系一条素白秋罗湘裙，刚露那绛瓣弓鞋，一点凌波。扶着跳板，做出那一种娇态，轻轻过去。银瓶迎进前舱，也换得松鬟高头、一身淡色衣服——不消二日，学成了扬州打扮。这玉娇一看，真是世上无双。彼此相让，都平拜了。让到后舱，樱桃捧上茶来吃了，马玉娇问道："姐姐贵庚多少？"银瓶道："妹今年十八岁了，七月十六日生。"问："姐姐贵庚？"玉娇道："我今年二十一岁了，十二月初四日生，比姐姐痴长了三岁，哪里比得姐姐！"又问道："为什么事上江南来，都一对小小年纪？沈子金就是个老江湖，吹弹丝竹，满扬州也找不出个对来。"银瓶老实，不曾出门的，哪里答应得来，东一句西一句，说是随着子金看亲；问道是什么亲，又答不来，就是从小儿定的亲；问道公婆几时不在，又答不来。沈子金在外舱听着，生怕决撒，连忙进来作揖，替银瓶接话。

待不多时，只见胡员外换了一套新衣，把脸上肥皂洗得光明不过。就迎入前舱，彼此又平拜行了酒礼。安座已毕，挂起那烧成羊角大红蜡烛，照得浪船上红纱亮榻一片朱红。子金怕船在关口上，不好玩耍，忙叫艄公将浪船放出，西岸柳荫之下系了缆。东方月出，子金才请马玉娇来入席。银瓶随后铺毡，让员外行礼。胡员外已是酥麻了半边，哪里肯。只得二人平拜。已毕，俱安座入席，马玉娇在胡员外肩下挨坐，银瓶和子金相挨。樱桃斟酒，却是四个小金莲蓬盅儿——李师师箱中之物。胡喜见了，就知来路不明。把灯烛下细看银瓶，又比白日不同。

看官听说：大凡世间尤物美人，俱是天上的花彩，生下来就如名花异卉，有一种宝光在上面绰约闪烁，忽然是红，又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然是白的。她如不笑时还好，只一笑之间，非红非白，就如菩萨放光的一样，实实的认不真她。所以唐明皇沉香亭一枝牡丹，变成五色，青黄红紫，一时变化不定，谓之花妖，应在杨贵妃亡国身上。大凡尤物，不妖其身，定然妖人。这银瓶才色绝代，哪有平平过到一世的理？胡员外一见银瓶，看了个饱，才知道世上的人不曾见女色，抖起他这垂钩下饵神奸计，打虎抛羊绝户心。有诗单说这美色不可轻见淫人，不但女色，就是古董佳画，多有取祸之处：

物因奇怪皆成害，色有婵娟易作妖。
不向人前争巧艳，免叫他日恨余桃。

那时余酒添换将毕，明月初上，照得满船如水，扬州关上丝竹喧哗。那银瓶听得，明知不在行，把口掩着微笑。子金道："我等吹吹笛，和他们船上比比。"那银瓶取出一只西洋老血兕——是皇上赐李师师的物，满满斟上，送与胡员外，她却取筝来安在小几上弹起，真是雁唳长空，龙吟秋水，惊得那些船上人都不弹唱了。员外饮毕，斟了一杯回敬。子金却取了一面镂金螺甸琵琶来，那是名门之物，又叫银瓶弹起。银瓶因没人合着，不去接。胡员外使个眼色，马玉娇知道了，早接过琵琶来，弹了一套清商，也是扬州有名的清弹。银瓶又要夺胜，早接过来，叫："樱桃斟酒，劝大娘一杯。"弹了一套《汉宫秋》。

胡员外说起江湖事："艄公不可轻信。你小小年纪一对夫妻，又有这些行李，该到店里另写大些的船。万一这艄公不小心哄得你们睡了，撑到湖荡里，还不知哪里……"说得沈子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害怕，胡员外道："小弟有一只浪船，正要到镇江去，自家的艄公，叫他服侍也便些。"倒像骨肉关切的话。子金谢了又谢，许着明日移船。饮至三更，把船依旧回到关上泊了。如此你来我去，不止一日。

那日，胡员外进城和商人见盐院，把那些小郎都跟去了。玉娇儿将船舱取开了两扇槅子，故意把手一招。子金积年子弟，勾熟了，逾窗而入，闭上舱门，忙把玉娇搂定求欢。那玉娇受了胡喜秘计，十分奉承，即说嫌胡员外粗魁："一见你这样知趣，不得和你同生同死。"说到热处，两人干勾多时。果然玉娇风月狂淫，水气交凑，弄得子金快不可言："就是银瓶虽美，年少不知滋味，但得咱两人长远相交，我情愿把银瓶嫁了。"玉娇道："你若肯时，我管慢慢和胡员外说。你休改了口。"子金道："我若假话，就掉在扬子江里！"说毕话，仍旧过船来，把槅子闭了。银瓶哪得知道。

至晚胡员外回来，马玉娇如此说一遍，不胜之喜，另治了一席，请过沈子金来，道："老爷，你我同盟生死的人，不该说假话。你这婊子是哪里拐来的？哪有良家女子，这样一手丝弦？贤弟不知，这扬州官捕拿贼的公人极多，这两日来我这船上打探地好不紧急。一把套住你到官，就完不得事。如今这金兵大乱，东京来的人不许收留，好不严谨。"说得沈子金没有主意了，道："随哥怎么样，小弟敢不从命！"胡喜道："你实说，这女子是哪里来的？我替你安排。"那子金只得略露出几分，说是东京娶来的婊子，原不是良家。胡喜道："既是婊子，何妨明说，小弟这马玉娇，也不过是娶的门里人。我们风月中的浪子，不过是兴个新鲜，哪个是三媒六证娶的老婆不成？"说到中间，叫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玉娇出来，和沈子金猜枚豁拳，故意玩成一块儿。子金还不敢放胆的。饮到乐处，马玉娇要请过银瓶来吃酒。请了两次，推说睡了。马玉娇道："我该坐的？也去睡罢。"两句话激得沈子金跑过舱去，也不管她残妆半卸，一把扯住往大船上来。银瓶挣着不肯，险不掉下水去。

这里重整杯盘，说破是婊子了，行了一个令，大家讲就：谁输了，把婊子送到谁怀里。胡喜故意先输了，马玉娇斟上满满一杯酒，倒在子金怀里，一递一口吃了。第二掷沈子金输了，该银瓶送酒，她却不肯去近前，只远远送了一杯，又回来坐在子金身边。马玉娇恼了，道："沈叔叔全没男子气！难道人家的婊子奉承了你，你家就是自家老婆，也要送过去！"激得沈子金把银瓶一把抱起，轻轻送入胡喜怀中。胡喜要她口口相还，银瓶羞惭满面，只不好哭起来。彼此大家混闹不提。

那日玉娇和沈子金说："我和你这等相厚，离不开了。夜里哄胡员外，说是你要嫁银瓶，他说情愿出一千两银子添财礼，他也依了。如今咱两个算计，你只去了一个银瓶，有我顶着她的窝儿，咱还白得了一千银子。有了咱两人，哪里去不得？你要肯了，我好去哄胡员外。"这子金原是荡子，有甚正经？看着银瓶旧了，又要新鲜新鲜，就满口许了，道："早说定了，一面兑银子，一面过船。自有个法儿教她。"

不觉到了次日，胡喜请过子金来，道："嫖客换婊子也是常事，老弟，你叫我添多少，明说了罢。"子金要一千两。马玉娇把脸扬着道："要换就不消争多争少，俺们哪个是牛是驴，少了哪一件？忒看得人轻了！"说着哭去了。讲了一会儿，胡员外添上一千之数："彼此不许带箱笼，明日只说移船，午后各人开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银瓶哪里知道。

饮到月下三更，胡员外取出二十锭元宝，放在一个箱里，抬过子金船上来，只说盛的家伙，要带往南京去。到了明日，有一只大浪船，另是一个艄公，来把船上箱笼物件俱撇下船去。可怜银瓶全不疑心，只道是换船，哪知是换人。

将船搬毕，先使樱桃过来看行李，子金到船上和银瓶说："你过去谢谢他胡大娘，我们玩了这几日，亲姊热妹不过如此。他胡大爷又不在船，与他们说两句话，就走来接你。"哪知道马玉娇先已上了浪船，装是先看银瓶，他却使银瓶先看玉娇，两不照面。哄得上了浪船，丫头接进后舱。不见了玉娇，丫头道："俺奶奶才去望大娘了，想就来的。"哄得银瓶坐等，全不见到，子金又不来接。早已割开皮肉消前债，又抱琵琶别过船。正是：

花香曾借锦缠头，转眼花飞落已休。
白璧掷来因贱售，黄金散尽为轻投。
酒阑月落羞瑶瑟，水尽鱼空冷钓舟。
自是情缘容易断，堪怜弃妇泣箜篌。

却说银瓶在胡员外盐船上边等候许久，不见子金来接，好生疑惑。待不多时，只见胡员外进来，朝着银瓶作揖道："我的冤家，你怎么也到我手里了！"才把沈子金受了一千银子，换了马玉娇儿，说了一遍。这银瓶才如冷水浇头，毒火烧心，放声大哭，连骂负心贼不绝。这里胡员外忙排花烛，摆上家宴。那银瓶哭个不休，要跳江寻死，把胡员外慌了。那时金兵信急，两岸俱有巡兵，他怕银瓶喊叫，弄出事来，不敢留在盐船上，忙使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顶小轿，哭哭啼啼送在城内盐店去了。

原来胡喜老婆极是妒的，他家姬妾常是打死，胡喜做不下主来。一向知道胡喜包占马玉娇，久在船里，今见轿子进来，只道是马玉娇，忙忙走出，拿一根铁火杖，一把扯着头发好打。那银瓶正不知是哪里的账，一面啼哭，撞头撞额，浑身是血。打毕了，才知不是先包的，那老婆才住了手。可怜银瓶受屈不过，到了半夜，解了白绫脚带，自缢而亡。这才完了银纽丝有情直到了无情，财债直到了财尽。

不知这沈子金得了财又得了色，这一夜过了瓜州，船上开宴合欢，两情已熟，何等快乐。不知将来作何结果，有分教：

鸳鸯阵中，倒凤颠鸾千种美；
虎狼队里，人离财散一场空。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五回　马玉娇美人局骗痴儿　沈子金浪荡身落圈套

诗曰：

江南自古斗妖娆，无数烟花上翠翘。
百宝不辞妆舞带，千金何惜买春宵。
海棠过雨胭脂冷，岸柳经风眉黛摇。
东去伯劳西去燕，玉人何处忆吹箫。

话说沈子金见了马玉娇，遂变了初心，又贪财负义。得了胡员外千金，把银瓶哄上胡喜大船，说去别马玉娇，却使玉娇从后舱上了自己浪船，一篙点开，顺风南去。也不管银瓶死活，捧着玉娇船上作乐，早已备下完亲喜酒。那樱桃不解其意，还想是银瓶在胡员外船上，一定后面赶来。又只见马玉娇坐着要茶要酒，不似生客，叫了几声樱桃，便奴才长、奴才短骂起来，似家主婆管家的光景，好不疑惑。听了半日，见他二人相偎相抱，说是两下换了，那樱桃才知道：杨花风送无归处，燕子巢空少主人。大叫一声，也不斟酒，也不煎茶，倒在船舱里哭。有《山坡羊》为证：

痴心冤家，一场好笑。大睁着两眼往火坑里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跳。实指望，说誓拈香，同生同死；谁承望，负义绝情，把恩将仇报。娇滴滴身子，空贴恋了几遭；沉甸甸的金银，干送了他几包。转葫芦子心肠，谁知道口甜心苦；蜜甜般舌头，藏着杀人的毒药。蹊跷，才见了新人，把旧人丢了。听着，只怕那旧人丢了；听着，人还要遭着。

那沈子金才方发兴，要与马玉娇尽欢，叫着樱桃不应，又被玉娇激了两句道："你家的奴才，也没见这样大的！"子金跑到后舱扯出来，一顿拳头，打得可怜。没奈何，艄公叫个后生送酒来，两人勉强成欢。

一夜顺风，直过了瓜州，泊金山之下。沈子金从不曾见金山光景，但见：

长江万里，天风浩荡接青霄；高塔九重，海日苍茫开翠壁。突兀是佛头，一片粉墙笼竹树；周围如螺髻，千金家碧出烟波。江间隐现，遥听两岸钟声；石势参差，仿佛中流树影。郭璞墓前碑不没，伍胥关上月常圆。

子金观之不尽，正要上岸一游。艄公说妙高台中冷泉许多妙处。恰好有一个浪船，先在岸边，系在寺门右边松根之上。内有少妇二人，不上十八九岁，艳妆对坐，在船上围棋，见了子金，偷目掩口而笑，全不回避。子金旧病又发。上得岸来，有一少年，领着一个家童，早在寺门立地，深深一躬，问："老兄要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金山?毕竟是有趣的,可以同往。”子金喜之不尽,携手而行。早有僧人接住,让到经楼后面一座方丈,甚是精洁,经卷绳床,古炉名画,清雅异常。方才坐下,就是泡的一盏芥茶,随后便是小菜十香豉,基上三白泉酒,入口异香扑鼻。早已办斋留饭,齐整非常。

子金一看少年,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不上二十一二岁,戴一顶片玉罗巾,纱袍朱履,一团和气。子金见了,好似同胞模样,十分亲热。子金忙问:“仁兄贵姓尊表,乡贯何处?”少年便道:“小弟姓吴名友,字虚舟,本府京口居住。家居是前朝蔡太师门生,官至开封府尹,只生小弟一人。因好玩耍,略晓些音律,以此教了这一班女戏,费了万金。每日只与江湖上朋友饮酒做戏,倾家结客。小弟又性好挥霍,一时性发,就是千金一掷而尽。这些心爱的家乐们,常常赠与朋友;一边赠人,一边又去扬州买几个瘦马来顶补缺,不消半年,还教唱的一样。以此人起小弟一个浑名,叫做吴呆子,又号做撒漫公子。小弟其实不呆,看这些金银美色,不过是供我们行乐的,何必认作已有的物件!今日船上两个女子,是装正旦、小旦的,兄如有兴,可呼来侑酒。这僧房中不便,咱将毡移在妙高台上,使他酒家送上酒肴来。看这江天一色,万里风帆,倒是助兴。”说到妙处,把个沈子金弄得心麻,暗中寻思:我小沈一路风光,好不助兴得紧!这两个美人,又有几分意了。看这个憨公子,比胡员外又是傻的,休说是白白送人,如肯再换,就贴上这马玉娇。我情愿合一得二。口中不信,心里喜得没缝。

那寺门前酒家,早已移上席来,摆在妙高台上。四面窗开,江流在底,望见焦山北面,江南一带,城郭烟云,往来舟楫,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画图，看之不尽。吴公子斟上一杯，送在子金面前，方才问："仁兄姓字？下次好约到寒家，住一年半载，结个生死之交，也不枉了今日相遇。"子金笑道："小弟姓沈，贱字子金，汴梁人氏。因到镇江访亲，不期今日相遇。容小弟明日登门奉谢。"说得入港，家童斟酒数巡。那酒家上来送酒，问道："今日是哪位相公作主，小人好送上来。"吴公子便道："有好酒好菜、鲜鱼笋鸡，只管添换，但要精致些。"言未尽，腰间掀起红绫胳膊来，拿出一个锦幅解开，吴公子取了一锭银子，约五两重，丢在酒保面前，说："拿去，总算账罢。"酒保欣然去了。子金见他慷慨义气，甚不过意："小弟也有一小舟在此，自该作主，如何敢先取扰？这等，小弟明日回敬罢。"饮得半酣，那吴公子又向水红衬衣腰下取出一枝紫竹箫来，品出那穿云裂石之声。那个小后生腰间取出檀板，和着箫声，唱一套《念奴娇》：

> 江海狂游，二十年，再问广陵花柳。邗水吴山明月里，忍向东风回首。娇鸟啼春，名花笼玉，微露纤纤手。朱阑绿水，是处有人消受。哪知潘岳头白，沈郎腰减，归兴浓如酒。歌舞楼台人散后，城上时闻刁斗。北城胡笳，南生烽火，非复江都旧。庾楼如昨，人在楼中知否？

不一时，酒保添换新席，八碗大菜，各人面前换个大杯。才饮到热处，那僧人又送上盅冷泉的新茶，领着个白净沙弥，一个雕漆盘、四个雪靛盘、雕瓷杯，俱是奇窑新款。二人让僧同坐。茶毕，斟上酒来，那僧也不谦让，就横头坐下，看他两人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兴豁拳，将茶杯酌满。沈子金连赢了吴公子两拳，吴公子称奖道："兄这拳高得狠，小弟全伸不得手，待小弟吃干这两杯再豁。"子金却要与僧人豁拳。这僧人号月江，原是篾片出身，住在金山前院。因见这子金和吴公子俱是少年，在妙高台饮酒，想来帮闲助兴。

沈子金连赢了两拳，吃得高兴，见吴公子吹的好箫，急忙取过来细看，夸道："好箫！"吹了一套《楚江秋》，甚是清亮，缥缈之声透出云霄，引得这吴公子船上美人，在山下吹笛管相和，真是鸾凤和鸣。子金夸之不尽。吴公子便道："这两个家乐是上年扬州使了五百两银子买来的，学了这一年，才略开得口。家下还有一样的八名，和她们打十番鼓儿，倒也好听。因有一个相知金员外，十分爱那正生，小弟即时送他了，至今还少一人顶补。老兄如不嫌她们的丑，叫她们上来侑酒；若十分爱她，就是相赠也不难。"这月江和尚两个涎眼睛，如饿鹰相似，恨不得两个美人上得山来暖暖眼儿，在旁撺掇着说："吴公子，这才是高人！"子金心里十分指望，却口里谦道："初会取扰，已是过情，如何敢劳盛使她们趋走？只是这个笛和管子，吹得十分妙，和箫合起来，倒也有趣。"吴公子便叫那小后生道："你快下去，叫她两个上亭子来，一应笛管连提琴都取上来。"那后生才待要走，月江道："天色晚了，这亭子上不便点灯，倒是小僧房茶水便，不如移席面，到了小僧楼上去好些。"吴公子道："极妙。"即便起身，随月江过了半山堂，往塔前来。那小后生飞也似下山去了。吴公子也嘱咐快些上来，怕夜晚了，山上不好行走。后生去讫。

子金和吴公子携手相扶，扳肩而行。到了禅堂，月江忙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徒弟取水来净了手。吴公子便问子金道："兄如不弃小弟愚拙，情愿八拜为兄，与兄生死之交，明日接到舍下，同住几时。"月江在旁道："从来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爷们天生的如亲兄弟一般，就是主盟。"子金大喜，问了年庚，子金长吴公子一岁，就分左右，向佛前拈香八拜，又和月江也拜了。大家起来，进了方丈上的望江楼，小沙弥点上烛来。又是新茶，摆上素食满桌，都是异品，十分有味。茶罢，才是酒来。月江取出些小酒之物，件件稀奇。

吴公子要与子金对棋，月江取出一副棋子棋盘来，灯下对着。公子说："一个一两，就是明日的东道，现账算还，再吃酒一大杯。"子金棋原不高，输了四子。吴公子让了先，又对下一盘，却是公子输了十一个，准了四子，还欠七子，又该公子的东道，急忙斟上："该七大杯酒！"吴公子一饮而尽，又斟上两杯，烦子金、月江赐陪，十分豪爽。这时候有二更天气，江中烟雾不明。等了许久，全不见后生和二女子到，吴公子十分焦躁，骂这些人无用。月江道："只怕不晓得这里，又错走到山顶上，倒绕了许多路，少不得还走到这里来。"忙叫沙弥取个灯笼儿去接。一个沙弥取了个灯笼，是油纸糊着，上写"月江"二字，飞也似去了。

这里又斟上一大杯，送在沈子金面前，要他行令。取了一个龙泉窑豆青骰盆来，摆着六个红绿象牙骰子。子金取在手里，只管滚骰，却不记得个好令。叫吴公子行令，又决不肯，让了一回。月江道："我有一个好令，是双生赶茶船会苏卿的故事，用四个骰子，那苏卿是个美人，算一个红四，双生是个才子，算一个绿六。两人对掷，有了四六，便算赶上了；凑成多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点数，如没有红绿，也是一杯；有了赶不上点数，也是输；只要赶上数，才罢了。”子金和吴公子对掷，吴公子掷了一个四、一个六，又是一对五，共算二十点。子金连掷了三色，先有了四，没有六，罚一杯；又一掷，有六没四，又罚一杯；第三掷有了四、六，却是一个二、一个三，正凑成十五点，比吴公子少了五点，算赶不上，连输了五杯。又掷一回，到底赶不上，吃了十余杯。

天有三鼓，那后生全不见到，吴公子大怒，发躁道：“这些奴才们，船上不知干的是什么勾当！待小弟自己下山去叫他。”忙叫沙弥又点一个灯笼，苦留不住，下山去了。公子去后，月江与子金对掷，到底赶不上，月江也输了几杯。

天将三鼓后，烛换了三枝，只闻得江口南风大作，那江涛之声，震得山下石根如战鼓相似。月落江心，满天黑雾，子金凭楼一望：“夜深又不能回船，如何是好？”月江便道：“这山有两条路，一路通到山顶，一路直到寺前，多是去的人不知路径，如何小沙弥也不回来？待我下楼去，再使一人点着亮子接他。”说毕，月江也下楼去了。只落得子金一人，孤孤凄凄，在楼上乘醉而卧，忽然一阵异风飘来，却是樱桃来唤起子金道：“俺姐姐来了。”子金醉眼矇眬，只见银瓶走到面前，把子金拍了一把道：“冤家，你闪得我好苦也！指望和你同生同死，背井离乡，一路南来，谁想你被胡员外赚哄，把他的贼船换了我去，又要谋害你的性命。今在上帝告了冤状，把他问成凌迟处死。我还了你的欠债，托生男子去了。今日赶来，送你过江，不久金兵到了。我的冤家，你有家难奔，谁是你的亲人！”说毕，抱头而哭，推了一把，子金醒来，才知是梦。看见桌上烛已将残，听见隔岸鸡声报晓，忙叫方丈里沙弥，通没一人答应，只落得一枝好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子金下楼来，只见旁一小门，关着不开。天已将明，子金叫了半日，有一老僧出来问道："哪里的香客？起得好早。"子金把月江请他登楼饮酒，同吴公子下船去接美人的话，说了一遍。老僧全然不省，说道："这个楼接得官客的去处，先一日，有个僧人定下请客，给了五钱银子。我们不知什么人，只听得楼上吃酒，我们不管这些闲事。"说毕，关上门去了。子金好生疑惑，只得从旧路而回。"江上大雾，又不知船上马玉娇和樱桃这一夜如何盼我，哪晓得我和朋友在楼上耍了一夜。或者吴公子和月江都在他船上，见天明了，不肯上金山来？今日他输了七两银子东道，少不得还乐这一日。再过江去访他，定然有些妙处。"一面想着，一面走下山来。走到山门前，哪里有只船影儿？唬了一惊，急忙走过江口山岸的去处，自己船也没了。那江上风涛大起，黑雾迷漫，石势横空，飞涛卷雪。沈子金独立岸边，好一似：

> 风飘断絮，水泛浮萍。孤零零丧偶鸳鸯，冷清清失群孤雁。金屋屏空，往事已成幻梦；玉箫声断，不知何处秦楼。烟花化作空花，欲海总成苦海。锦簇花攒，说巧嘴的朱门荡子；酒阑人散，吃蒙汗药的白面憨哥。翻巧弄拙，依旧赤手空拳；财散人离，只为负心忘义。水里得来水里去，被人欺处为欺人。

原来，胡喜换船时，就把自己惯走水的贼，换上镇江去，要水里谋害，杀沈子金的性命，依旧把马玉娇和樱桃、金珠宝玩，全全得了回来。先使一班梨园，叫着两个妓女，装成吴公子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僧人，接引他人港。哄他醉了，要吃板刀面，抛在江心，粽子样去祭屈大夫的。谁想天怜这沈子金，原是索银钮丝债的，不叫他死，只把他这些浮财了账，还他一个精光棍罢了。因子金与假公子山上吃酒，倒还骗得一场大醉，一梦醒来，做了个瓦虚舟失。落得个子金在岸上，走来走去，一似寻针的模样。那江船上客人看子金道："这个人真是有趣，倒像得了山水真景，苦吟敲句的光景。又不知是等甚亲眷，这等守株待兔，望眼将穿，可不作怪！"哪知道马玉娇和艄公约就，在今夜里害他性命，后因他金山饮酒，人夜不回，才将船连夜放开，把樱桃家事宝玩古董，一般载回。正是：抛得明月为钩饵，留得长江与客囊。但不知子金后来作何结果，胡员外何等快乐，正是：

比翼鸟被风吹散，故巢不定几时归；
合欢花冒雨残摧，别院未知谁是主。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六回　樱桃女有义情恋主投江　千户子无廉耻吹箫乞食

诗曰：

欲向江南作酒佣，菊残荷败付秋风。
难容西子归湖棹，安得王嫱老汉宫。
鸣鸟有情来榻上，飞花无限过墙东。
聊将世外烟波意，乱写风云问碧空。

话说这胡员外要骗银瓶，故使他惯走私盐的大船，换与沈子金上瓜州去，用的那个艄公，有名的叫做杨铁篙，极是一个积年的水贼，专一在江湖上打劫客商。把长枪挠钩，俱铁裹了半截，专一打听船上揽下宝客，就勾将一路水贼去做生意，或是把客人杀了，或是捆成粽子样丢在长江里去，因此浑名叫做铁篙子杨艄公。当初胡喜伙通打劫他家主人胡凤的就是此人，一向投在胡喜手下，贼船有百十余只，或贩私盐，或做水面生意。

胡员外使他将船换了马玉娇去，要他江里杀了沈子金，把他家事和使女樱桃一总拐回来。那沈子金一个少年浪子，哪里晓得？他先使了几个戏子，领着两个粉头，在金山寺下假装吴公子和那和尚假名月江，弄的是没底的筋斗，哪里猜去？也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沈子金命不该死，连夜在金山饮酒，不肯回船。那杨艄公在船上等候多时，想了一想：我与此人何仇？不过员外为要马玉娇和他的家私回去，今日行个天理，趁此人上岸，把船放开回去罢。料沈子金也没处来找寻。当夜二更天气，南风大起，即时起了锚，扯满篷，渡过江来。到了瓜州，不上四更天气。

这马玉娇情知是胡员外赚虎离山之计，点着灯也不肯睡。只见杨艄公走进舱来，看着玉娇，笑嘻嘻道："咱二人今夜天假良缘，这个富贵，哪里想得到！"忙叫樱桃。不肯答应。即唤水手李小二，打开员外送的一坛豆酒，原有下程鸡鱼笋藕之类，安排下过夜的，和马玉娇促膝而坐。饮了一回，恐夜深了，即叫樱桃来床同寝。叫了半日，哪肯答应，只在后舱呜呜的哭去了。杨艄公发狠道："这奴才，想你家主了？明日叫你受受苦！"一面取出一口尖刀来，放在面前。那马玉娇原是门户出身，何分彼此，欢欢喜喜脱了衣服，两人抱头而寝。一夜云雨无度，那玉娇口里无般不叫——原是妓女接客的熟套。杨艄公尽力盘桓，两意相投，不在话下。

那樱桃因银瓶被骗，哭了两日，饭也不吃，忽然见沈子金上岸全不回来，杨艄公进舱和玉娇同床睡了，就知落在人手，再没有出头的日子。哭到四更将尽，听见他二人淫声浪起，摇得船也似响的，恐天明受他的打骂：不如寻个自尽，做了鬼魂，也好寻寻我姐姐银瓶的下落。合眼矇眬，只见银瓶上船来，叫道："我的姐姐，我也是死了，你快来，和你回去罢。"醒来又不见了。恰好天将五更，船上人多睡得和死人一般，樱桃起来，把衣服鞋脚扎得紧紧的，推开船窗，只见满江黑雾，哪分东西南北，叹了口气道："这就是我的结果！"猛身一跳，又早飘飘玉腕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凌波去，滚滚香魂逐浪浮。后人因赞她死节一段孤贞，诗曰：

休把须眉问丈夫，丈夫无骨转成愚。
每因巾帼成忠烈，翻觉纲常愧大儒。
一怒自能成血性，三思以使惜微躯。
莫言沟壑寻常事，多少英雄逊不如。

却说杨艄公和马玉娇，一夜如胶似漆，两人搂着商议，问这沈子金箱笼物件，玉娇细说了一遍。杨艄公道："咱有这些宝玩，又有员外送他的一千两银子，还愁什么过不得日月？若送你到扬州去，天下也没有这样呆子了。如今做了十年私商勾当，还打不着这个大鱼哩！今日肯把自己的兔儿不打，倒送与别人吃去？如今湖广杨么反了，在洞庭湖八百里地面，用的都是咱一班船上朋友。如今同你到芜湖上去，图个大大的富贵，又说什么胡员外！"玉娇只得相从。到了天明，叫了几声樱桃不应，才知她投江而死。按下此事不提。

却说沈子金在金山岸上，找不见原船，走一回想一回。天已将晚，那寺门首酒保来算席上酒菜："该银四两八钱。先收吴公子那一锭银子，都是精白铜，如今吴公子去了，又不知是哪里人，既然是一席的，少不得还我。"沈子金上岸时，不曾带得银包，原是空身上岸看景，不料遇见吴公子一伙神骗，赤手空拳，哪里凑银子还他？酒保道："我们是小本经纪，不过是城里借些酒本来，趁此游客的钱。这四五两银子，哪里保得起？"先是好说，后来见子金全不应承，看了看子金，虽穿着一身时样衣服，也没有船，又没有管家跟随，就道："你这个人，分明是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人的捣子光棍，白白地吃了酒食，难道就干罢了？”就要拿绳子拴起来。说着，围了许多人，闹了半日，也有说好的，说歹的，子金无奈何，脱下一件玉色绉纱直裰来，算了三两银子，还欠一两八钱，又脱下一条白线罗裙来，算了一两。酒保见他实没有分文钱钞，叹了声厄气，一直去了。子金饿了半日，哪有口饭吃，寻思一会儿道：这金山寺有甚生意，不如到城找一找吴公子，或者遇见吴公子不可知。搭了个人载船，上得江边岸来，哪有一文钱，只得解下身上带的银瓶一个香囊来，算了三分银子船钱，才得进城。

到甘露寺前，已及掌灯时分。饿得眼里黄花乱滚，肚里肠子乱叫起来，好像蚯蚓之声，其实难挨。子金四顾无亲，哪里去住？看了看甘露寺前有座土地庙：且宿了一夜，明日再作道理。才待进庙安身，只见一个老和尚，打着灯笼出来关门，看见子金一个少年小官，穿着两截短衣，在门首站立，忙问：“是寻房的，访客的？ 如今金兵取了东京，比不得太平时节，关得门早了。”指着门上告示道：“你看看。”子金抬头细看，只见上写着：

钦差守御江南兼管淮扬兵马都统制韩　为严防奸细事：照得金人犯顺，袭取东京，镇江为南北要冲，奸人不时窥伺。近因塘报紧急，江上戒严，恐防江北商旅内藏奸细，伏祸不浅。今凡寺观庙宇，不许容留行客止宿。如有面生可疑、系东京语音者，即时报本镇审验过江，无论僧道村坊，敢有私留，以军法处斩，决不轻贷。特示。

大宋建炎三年三月　日谕众通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沈子金看毕榜文，吓得面如土色。那老和尚见生说话蹊跷，不像行客，把门一关，孤零零关在门外。幸得江南三月天气不冷，在石台上坐了一夜。又怕巡夜兵丁看见，伏在一株槐树边，又饥又困。这个浪子，一向受用过的了，也该折算他，这一夜难挨。有诗一首，单说少年荡子不可轻走江湖：

莫道江湖容易游，少年常落下场头。
昆明楚馆人先醉，金尽秦楼歌未休。
千里抛家空作客，孤身失计悔停舟。
提防陌路交情恶，覆雨翻云何处投。

这首诗单说少年轻浮子弟，仗着有几贯浮钱，自家有些小才艺，狂迹浪游，没有那豪杰的本领。或是遇着那些下流匪类，引入嫖赌一路，不是诱你一掷千金，说是豪杰的本色，就引偎红倚翠，说是才子的风流，把手中有限的本钱，弄净了才肯罢休。这等一起朋友，北方人叫做帮衬的，苏州叫做篾片，又叫做老白鲞。此种人极是有趣的，喜煞是趋承谄佞，不好的也说好，不妙的也说妙，帮闲热闹，着人一时舍不得的。如今苏杭又叫做伴堂，如门客屠本赤、戚小奇，活活把个南宫吉奉承死了，还要嫁卖他的女子。你道人情恶也不恶！

这沈子金自小在武职官家做公子后生，哪晓得江湖上人情险恶？因此，被胡喜一伙大光棍，骗去了万金的资囊，送与别人受用。今在土地庙前睡了一夜，次日早起来，越发饿得慌了。这顿饭可是省得的？没奈何，把顶巾上玉结儿换了二十文钱，上店买了一顿点心，且救救急着。不一时，把二十文钱买了两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个上等的点心，几口吃完了。这午饭怎么处，到晚来哪里宿？寻思一会儿；看了看金山寺里拾的这吴公子的紫竹箫在身边：何不走到酒楼上吹箫，求些银钱度日，以救一时之急。即取箫出来，擦磨光净。

看见城门外临着大江，有一座酒楼，上写一联“天地有情容我醉，江山无语笑人愁”，门面齐整，新油得绿绿丹青可爱。那楼上士客坐满，也有凭栏看江的，也有猜枚行令的。子金走近席前，把箫吹起。正面座头上，坐着一个老官人，有六十余岁，生得巨口长须。对面坐两个客人，一个是武官打扮，三十岁年纪，一个是秀才打扮，二十多岁。老官人看着子金年少，生得白净，不像个梨园，又不像个客商，问道：“你这个人，戴着顶巾子，没有长衣服，不像个贫人，因何吹箫乞食？决有个缘故。”子金不好细说，只道：“江上遇盗，劫了财物一空，无可奈何。平日略知些丝竹，暂且餬口。等找寻亲戚，再回故乡。”说毕，泪落如雨。也是子金绝处缝生，老官人便道：“你亲戚姓甚名谁，做什么勾当？”子金道：“我姑表哥姓徐名有功，字震宇，汴梁卫里千户出身。听得在镇江水营做把总，不知住在哪里，又不知生死存亡。今经大乱，离乡十三四年了。那时小人才七八岁，记得他出差江南催买弓箭，因乱后不回家，说在京口住，又投了水营做把总。”老人家看着那武官打扮的道：“这说的可不是你令尊么？”那武官道：“你莫不是沈二沈峦么？”子金道：“在下就是。只不认得尊驾是谁？”那人起来：“才说的就是家父。”指着这老人道：“这就是家岳李次桥，这秀才是令妹丈李仰之，原是换亲的。如今幸得相逢。”忙让坐下。知道不曾用饭，即叫酒保先整四个面来，面罢就送上酒菜。子金饱食一顿。这才叫是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四人酒罢下楼，算还了酒钱，和沈子金一路而行。

进得城来，走了条大街，到一小巷，内是一小小宅院，内里三层。才待开门，只见徐把总出来，不认得沈子金，问是哪里的客。那老官人才说："在城外酒楼上遇见，说是找亲戚的，问道了一回，才说道是亲家的表弟沈亲家。今日送上门来，也是天假其便，不然令表弟少年出门，遭着不幸，不知怎么样流落了。"徐把总才让进去，细问了一遍东京的亲友存亡。家产俱罄尽了，大家凄然。取出一件紫花布直裰来，给子金穿着，留下众人吃了饭散去。叫家人打扫一间外耳房，与子金安歇了。

看见他生得乖觉，就安排他在门前做些小生意。哪知久惯油滑，不安生理，不消数日，依旧品竹弹丝，看见江南走的妇女，不觉旧病发了，连他表兄家里也要磨起光来。这徐把总是个忠诚人，哪里晓得，直到子金后来没有归结，不得其死，才知道：

无义之人不可交，不结子花休要种。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七回　客船上萍踪遇旧人　给孤寺乌栖食残米

诗曰：

白杨风急野飞尘，车马纷驰秋复春。
天地无穷身易老，山川如旧恨常新。
雨中果落空辞树，花外莺啼又送人。
柳絮何曾知去住，过江飘曳一沾巾。

沈子金一案表过不提。再说楚云娘被金兵冲散，不见了泰定、慧哥，只领着细珠连夜乱撞，恰好遇着了金橘，留宿了一夜。明日云娘起来，寻思着她穷人家不是住处，可往哪里找寻慧哥？哭了又哭：没有个男人领着，只细珠和我，往哪里去？真是寻思没法儿。住不多时，她女婿王进财回来了，见云娘炕上坐着，问了老婆，才知是老娘，也来磕了个头，就取了木耙往场后担草，还要做饭给云娘吃。云娘过意不去，忙取出一根银簪儿——重三钱，叫他去籴米，道："你往城里去籴米，打听兵的信，寻个人贴贴招子，四下贴着找找，就在这近村里，咱不知道哩。"金橘道："娘且住着二日，等等哥哥的信。这珠姐又没出门，小女嫩妇的，自己哪里找去？只怕俺这穷人家，没什么孝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你。”这王进财极老实，穷是穷，他还待买个礼儿去宅里磕了头：“大娘且住两日看。”说得云娘只得依着，也是没法儿了。

不多时，王进财籴了些米，使个破布褂子包着，又是一个大南瓜，买了些盐，放在炕上，说是：“城里乱纷纷的兵，没去寻，哪里有籴米的？这是东村里熟人家找的。又寻不出个写招子的来，前村教书的刘先生，我今请他来了，他说还要五十文买纸。”说着，那训蒙的刘先生进来，取了一块板，在锅台上写。云娘哭着念道：

> 立招子人武城县南宫楚氏：于本月十三日，有家人泰定，带领七岁小儿乳名慧哥，城外避兵失散，不知去向。泰定二十七岁，长面无须，穿青夹袄、蓝棉布裤、布袜青鞋。慧哥身穿蓝布棉袄、青布夹裤、青云头鞋。如有见者报信，奉谢纹银二两；收留者，纹银五两。在河下村王进财家报信。决不食言。

招子写了二十余张，叫王进财贴了招子。哪里有个影儿。云娘问金橘道：“这里到毗卢庵多少路？”金橘道：“不远，上大路往西北走，不上三里路，过了河，一路林子过去就望着了。上年随着会烧香，我也去了一遭。”云娘因住了两日不耐烦，要换个去处，好打听信，就和细珠出了那屋，要往大路问毗卢庵的路。金橘穿起布裙来：“我送娘去。”云娘和细珠、金橘上了大路。走不多时，只见一个卖卦的瞽者从西走来，拿着那布写的招牌，是“看阴阳吉凶婚葬，知八字六壬奇门”。云娘看见是卖卦的，问道：“先生，你会占课么？”那先生道：“占课是大易浑天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甲子，哪有不知的。”云娘道：“请先生在这林子树下替我占一课，是人口失散的卦。”那先生取出三个铜钱来，地下铺一片黄布，念道：“单单拆，拆拆单。”把钱摇，又两摇，摆在布上，道：“是个睽卦。睽者，离也，一时不能即见。世爻属卯，该在东南方上讨信。日神是螣蛇，有小人驳杂。喜得子孙宫旺相，日后还有相会之期。”又变了一个家人卦：“这却好了，且喜天月二德，到处有救，贵人扶持。到前边就有信了。”占课已毕，云娘没带着钱，取下一个戒指，有一钱五分重，与先生去了。

又走了三四里路，过了一条小河，穿过林子，金橘指道：“那些松树里，就是岑姑子庵了。”说不及话，只见一个人穿着白布直裰，白布帽子，背着一条小口袋，从林子过来，看着云娘，远远站下了。往前走不一会儿，细珠道：“这不是岑姑师父徒弟幻音？”走到跟前，幻音往前来迎：“大娘哪里去？好些时不见个信。”云娘问她因甚穿白，幻音道：“俺老师父着土贼火燎杀了。庵子里发了一把火，亏了大殿没有烧。把东西抢得精光，幻像掳了去，三个多月才有个信。如今在东京皇姑庵里，叫我去接她来。才去村里化了这些米来，且挨日子。大娘进去看看。只央了俺的个亲戚来看门，我才出来走动的。”说话之间，早到庵前，叫了半日，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聋婆子来开门。云娘一行人进去，但见：

佛座欹斜，钟楼倾倒。香案前尘埋贝叶，油灯内光暗琉璃。旃檀佛有头无足，何曾救袄庙火焚；韦驮神捧杵当胸，无法降修罗劫难。野狐不来翻地藏，小僧何处访天魔。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云娘只见后边三间方丈尽烧了，只落得两间厨房，大殿的门也没了，旃檀佛也在地下放着，连供桌香炉都没了。云娘进得门来，好不凄惨，先在正殿上烧起一炉香，拜了佛。幻音让到厨房炕上坐下，正待去取米做饭，只见聋婆子道："夜来有个汉子来问信道，说是南宫老爷家，往东京去了。"原来泰定找云娘不着，又来庵里问信，因南宫吉托梦叫上东京去找云娘，哪知道云娘还在近处。云娘一闻此信，好似慧哥在眼前的一般，恨不得一时间母子相逢，便道："想是慧哥有了信，才往东京去。"又问道："这是几时的话？"婆子道："前日的晌歇，他说腿走不动，要往临清河口里船上去。如今才二日，有人去还赶得上。"那幻音又道："早知他去，我和他搭着伴，一路接了幻像来倒妙。"云娘道："只怕还在临清河口里雇船，也赶得上。"说了一会儿，幻音安下一张炕桌，请云娘吃饭。云娘心里有事，只吃了一碗。金橘吃毕饭，辞云娘回去了。

一夜俱宿在厨炕上。云娘和细珠商议："如今孩子没信，泰定又不得个实信，怎肯往东京走？想是金兵掳着往北去了。我如今没了孩子，像个没脚蟹一般，不如大家赶到临清，找着泰定，和他一路走，强似在家愁的慌。"细珠道："没个男人领着，不知东西南北，兵荒马乱的，知道往哪里走？"幻音接过来道："大娘子要去找慧哥儿，我陪你去走走，也要接幻像，她在京里皇姑庵，是有处找。这一路上的女僧庵，他有咱接众去处，不消下那饭店，咱妇道家也甚便宜。"几句话，说得云娘心里定了，道："明日早起来，咱先到河口上问问泰定的信，不该迟了。只是我身边没有银子盘缠，细珠腰边还带着几根簪子，卖着吃罢。"幻音道："我的奶奶，俺出门再使钱，不如不剃这几根头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一个木鱼子，到了谁家门上，化不出几碗斋来？你老人家管吃不了。”大家笑了。

云娘一夜没合眼，到天明，梳洗，净了手，向佛前顶礼，祷祝暗中保佑，早早母子相逢。幻音早煮了饭。吃毕，幻音怕白布衫不好乞化，依旧穿上皂色僧衣，带了一个木鱼。云娘、细珠使旧手帕裹了头，项下挂一串素珠。恐怕路途无力，细珠拿了一根拄杖，原是岑姑子的，也像在家女道一般。三人打扮已毕，俱向韦驮前拜了出门。嘱咐聋婆子用心看守，往临清河口而去。可怜云娘自幼不出深闺，受女流之苦。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色年年满画楼。
晓起倩郎为傅粉，晚妆呼婢代梳头。
乱离零落如风絮，儿女漂流似水沤。
今日关山堪涕泪，一条藜杖过荒邱。

不多几日，早至临清河口下船的去处。河岸上一个小小尼庵舍茶，认得幻音是毗卢庵师，忙请进去吃茶。这上船的人来千去万，哪里找泰定去？是乱后找儿女的极多。云娘到了，问舍茶的师父道：“这两三日里，有个长大汉子，三十多岁的，穿个青布袄，找孩子的，过去了没有？”那道姑不知是哪个，她就胡乱应道：“有这个人过去了，只问上东京的路。”只这一句投着前言，云娘放心前去。

走了二日，路上没有宿头，寻了寡妇家住了一夜。幻音道：“奶奶，你一日走不得几十里路，这几时到京？不如搭个人载船，赁他后舱口，咱三人坐到汴梁，打发他再籴上几升米，随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船艄上吃饭也便宜些。”云娘道：“随你怎样走罢，我一些力气也走不动了。”恰好有一个小盐船，带着些人在船头上，也有拿伞的、拿包裹的。幻音久走外化缘的，她就知是载人的，连忙上船来，和艄公打了问讯，说是：“一位奶奶上京探亲的，只赁你一坐后舱，到京与你一两银子。”艄婆请进去看了，在厨后船艄上，尿马子都全。幻音扶云娘进了船舱，艄公问她要籴米，幻音道：“按人头一日两碗米算，上岸总找钱罢。”艄公见是女僧，说话在行，也不计较。从此云娘只在船稳坐不提。

却说泰定因在孙家村被掳到了贼营，遇见宋二狗腿，叫他入伙，细问他，方才知道他哥宋小江死了，他嫂子苗六、侄女宋秀姐从东京逃回来，遇在村里，又被金兵掳去，因此流落在贼中。后来叫泰定领着一队贼去打劫村坊，他就丢了枪走了，又回武城县各处找问云娘去了。

不料金兵来攻这土贼的寨子，杀了个罄尽。把宋二拴去，已是绑了要杀。亏他侄女宋秀姐，就在金元帅干离不营里做了夫人，正值吃酒，在旁弹着琵琶，看见宋二绑进来，有二三十人，见金干离不吩咐要杀，秀姐认得是他二叔，认做了父亲，连忙跪下求饶。这干离不就都放了贼们，收在营里充兵，把宋二赏了个千总，随营听用。

那一日从临清上岸，要上汴梁去见兀术四太子。这大船有两只，一只是干离不坐的官船，一只是家眷船。掳的临清妇女不计其数。因宋秀姐会弹琵琶，又会奉承，枕席上把这金将军弄得昏了，把她做个小夫人，打扮得明珠翠羽、粉妆玉琢，和天仙巫女一般。那苗六四十五岁了，还梳的水鬓长长的头，抹些胭脂嘴上，装作老太岳母模样。那干离不哪知是他母子久在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窝，积年的衙衙？后来宋二狗腿知道秀姐得宠，也就作腔做岳丈来，日日在营前摇摆气势。一日上了那船，放炮扯起大帅字黄缎旗来。那座船前后行开，艄上打号开船，约有几百人。船上箫鼓并奏，彩鹢轻飘，真如凭虚御风而行。两边人船、货船、盐船，都开在两岸边去，闪开一条河路，谁敢乱走。那两崖上都是连环甲马夹船而行，旗旛队伍，一连百里不断。

云娘、细珠在盐船后舱往外窥看，紧随他家眷船行走，这些光景好不热闹。过了两日，俱是帮着大船住下。只见一个人从大船上走过来，从云娘这盐船上走过，上岸买烧酒。细珠上船取东西，看得甚真，道："像是牛皮巷宋伙计他兄弟二狗腿，只是胖了些。"忙忙和云娘说了。云娘不信，道："他一家都上东京投蔡太师去了，怎么在这里？"原来这官船上槅子封皮糊着，船边上妇人乱走，看得极真。忽见一个中年的妇人出来，但见：

> 水鬓斜拖，面皮黄白。年纪有四十多岁，唇上抹两溜胭脂；身腰儿三尺多高，脸地搽一堆腻粉。高底云头鞋，半寸不俏；长眉涎瞪眼，惯战能摇。久在暗巢开狗洞，更从假道做龙阳。

细珠看了，叫云娘出后舱来看，道："这不是宋小江老婆苗六儿？剥了皮，我就认不得这淫妇了！"

云娘正在疑惑，只见船边上又走出一个年少妇人，有二十一二岁年纪，但见：

> 金丝高髻，一半是京样宫妆；油髻斜梳，又像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市头娼扮。面皮不红不白，疑是芙蓉出水；腰肢不长不短，犹如柳线临风。吞肩蟒袖，昭君马上少琵琶；到膝宫靴，焉支山下无颜色。

云娘看了一回，认不出来。细珠道："倒像那宋家小秀姐，咱买了送给高大爷的，只是出落得长大胖了些儿，只怕也是她。只是几时回来了？"说不及话，只见两个盘髻的番婆，船头上叫："宋太太，宋太太，来这里玩。"原来艄公拿着网，船上打鱼哩，引得些妇女们都出来看。内有一个在众人背后，见云娘、细珠出来看——是大船上妇女——她却回头先看见云娘。那云娘只道是外边没人认得她，只管露出身子来呆呆地看，哪知那人早已看得分明，高叫一声："大娘，你怎么在这里？"这一声叫，险不把云娘惊回旅梦愁江上，疑在故园明月中。

云娘回头一看，唬了一惊，不是别人，乃是她二娘乔倩女。从南宫吉死后，回了院里，又嫁了赵二官人，不足两年。这遭被掳入营，她做了夫人。云娘不敢上这官船，只到前舱，二人相望流泪。云娘说不见了慧哥，要上东京找寻，乔倩女说城破被掳，如今要带上燕京去了，不料这里又得相逢。看见云娘衣衫褴褛，满头尘土，就知道路艰难，连忙头上拔下根金簪子、一双金戒指，悄悄递与云娘。云娘不肯受，乔倩女道："也是咱姊妹们一点儿心，知道哪里再得相会？"云娘才受了。大家拭泪而别。那苗六儿看见，明知是云娘，躲进舱里去了。一声锣响，妇人各进官舱。见干离不岸上扎营，密密层层都是账房。到了五更，吹角起营，这大船上金鼓齐鸣，放了大炮，就是细乐悠扬，应着水声，吹吹打打开船而去。乔倩女不敢出舱，推开一扇槅子，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望云娘，垂泪而别。

却说楚云娘在盐船里面，不消半月，早到汴京城门首。这还是张邦昌摄位，金兵乱走，没人拦阻。先使幻音上岸，当铺里把金簪当了二两银子，打发了船钱，然后上岸，往城里找皇姑寺。六街三市，走了几处尼庵，俱不对话。又走了一回，方找着了。进得二门，一群贫人正吃粥哩，问道了一声当家师父。只见长老过来道："过往的师父，请吃些稀粥结缘。"那幻音走得也饥了，看了看，有男女两席，男子都在厨外地下坐着，妇女在房里。一个大法炕，坐着位老婆婆，但见：

发垂白蒜，面绉黄纱。衣服褴褛，残衲破袄露团花；笑语从容，拄杖蒲席多道气。高坐无贫婆之乞相，举止有大家之威仪。

你道这一位老婆婆是谁？原来就是蔡京太师之母。只因蔡京为相时暴殄天物，作践五谷，故有此报。原来这给孤寺与蔡京太师家紧邻，寺中有一长老，甚有道德，守的普贤行戒，不看经又不化缘，只领着徒弟们打草种田，拾这路上抛撒的米豆菜根，大众同吃。见这蔡太师一条阴沟，每日从寺前流过，那些剩米残饭、水面上的荤油有二三寸厚。长老取一竹笼，将这些粳米层层捞出，用几领大芦席晒在殿前。也有那些南笋、香菌、麻菇、燕窝，只用了嫩梢，俱撇在阴沟里。长老每日都一一捞出晒干，一封封包讫，不止一年。及到金人将乱，蔡京父子俱贬了远恶地方。行至中途，取回正了法，把家抄籍。那寺里陈米通计有十余囤，晒的干菜有几十篓。这长老也不肯自用，做了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数个木牌子，都写着“蔡府余粮”，每十石米是囤。

到了东京大变，这些权臣家贬杀抄没，人口俱亡。只有太师之母封一品太夫人李氏年过八旬以外，得因年老免罪，发在养济院，支月米三斗。这些富民乞食为生，何况贫人。这老夫人左手掌一棍拄杖，右手提一个荆篮，向人门首讨些米来度日。也有知道的，宁可吃，不肯给她碗米；那不知道的，和贫婆一例相看，谁去瞅睬她？

一日，行到给孤寺前，长老正在门前拾那街上残米。蔡老夫人走到面前，忙来问讯化米。长老不忍得，细问缘由，才知是太老夫人，不觉慈悲，念了声“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把那老夫人请入方丈，忙忙待茶。又备一盘点心、一大盆粟米粥、一碟腌的萝卜、一碟腌椿芽。老夫人吃完斋待去，只见长老取出一本册子，上写某年月日收蔡府宅内余粮若干，通计有八十余担，干菜五十余篓。那老夫人点了点头，才知道福过灾生天不佑，官随禄尽命难逃。

长老合掌当胸：“禀上老夫人，此寺中有延寿堂，是接待十方老病大众的，如今不开丛林，久无人住，就请老夫人权住在此。把小门塞断，另开一门，招一个贫婆服侍。”指着寺中之陈米说道：“这原是蔡太师的口禄，还该太太享用。”老夫人道：“用这一囤十石也还用不了，其余剩的米，也就着施粥周济贫人，完了一场功果罢。”不二日，收拾起一所延寿堂来，支锅盘炕，请老夫人搬了住，恰好街上有一个寡妇，无儿无女，情愿来吃现成饭，和蔡太夫人作伴。

寺门挂一舍米牌，上写“残米留众，米尽即止”。寺前立了一个茶棚，板凳十条、宽桌十张，摆些粗碗木箸。也有吃粥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也有讨米的。东京城里善士们，见给孤寺有此好事，都来送米送柴的。人心好善，远近相传，就堆下了许多柴米，立起个大粥场来了。每日鸣钟吃饭，何止有三五百人，或有年老无生穷婆，俱送延寿堂去住。

这日，蔡老夫人正在这斋场看大众吃粥，见幻音是个尼僧，打个问讯，忙请上炕，问："有甚事到此？"幻音道："有个在家女道，来东京寻儿，还没个安身的去处。寻了几个尼庵，都不凑巧。现在门外立着。"老夫人道："快请进来。"幻音出来，请云娘、细珠进去。见了礼，都上炕坐下。云娘把不见了儿子来找，言一路苦楚，不觉泪下。老夫人便道："不消去寻别庵，我这给孤寺留众舍米，既然没处去，且住在我这院子里住几时罢。你儿子也要慢慢地探信，哪有一到就有了的？"云娘也是无可奈何，见老夫人话忠诚，细问了一遍，才知道是蔡太师之母老太夫人，下来谢了。早有贫婆盛上粥来，众妇女吃完粥，过那边院子去了。这云娘暂寄给孤寺中，幻音自去访问幻像和慧哥的信息。不知将来云娘母子何日相逢。正是：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八回　高秋岳君了心义送云娘　宋狗腿小人情周全泰定

诗曰：

十年多难与君同，几处移家遂转蓬。
白首相逢征战后，春光已过乱离中。
行人杳杳看西月，归马萧萧向北风。
汴水楚云千万里，天涯此别恨何穷。

却说楚云娘、细珠因寻慧哥到了东京，寄养在给孤寺，与蔡太夫人作伴，吃那些寺中米粥，不觉一年有余。幻音打听着她师兄幻像已还俗嫁人去了，自己又回武城。只落得云娘在京各处打探，并不见慧哥踪迹。云娘几番要死，又怕慧哥还在，因此柔肠牵挂；待要回家，哪得盘缠，况且没有幻音领着，路上如何行路，因此愁成一病。正遇瘟疫大行，东京之人十死七八，幸亏细珠捧汤捧水，过了一月才得平安。

那蔡夫人又病了，八十余岁的人，又没人服侍，云娘终日替她煎汤捧药，倒像服侍公婆一般。可怜老人命寿已尽，到了半月以上，呜呼哀哉。这老夫人生经宦地多荣贵，老死空门少子孙。一时间，忙得个寺里长老心焦，沙弥步急，说道："这老夫人又无子女亲戚，棺椁衣衾从何而来？"忽然想起：他家总管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秋岳，先同蔡太师流贬在江西，后来把他取回正法，高秋岳替他收葬已毕。因金人乱了东京，就投在张邦昌衙门里，做了个书办，依旧体面起来，决不知他家太太在寺中。快使人传与他知，必然来此照管。即时使小和尚找到府前，问了他家，叫开门。秋岳见个和尚，只说是化缘的，才待问他，只见他说："蔡太师家太太在寺里故了。"这高秋岳虽久在权门，也还有些人心，急忙取了几两银子在身边，往寺里来见。长老接着，细说一遍，才知道太夫人已住了数年有余。到了延寿堂中，老夫人停在床头，穿着破布百衲的皂直裰，项下一串菩提子的数珠，面色如生，如坐化的一样。不觉悲啼落泪。焚香叩拜已毕，取出十两银子，买口松板寿器。忙了二日，把太夫人送葬于寺后，待太平再回旧家坟墓。

到了送葬于寺后，有妇女二人扶棺痛哭，高秋岳身披重孝，不及细问。丧事已毕，细问长老："蔡宅经此抄籍，全没亲戚在京，此是何人，哭得哀痛的好不急切？"长老细说道："是前年有一武城县人，说是她丈夫旧日做过提刑千户，来此找寻儿子，不能回家。和老夫人在此作伴，已近一年了。因此悲痛。"这高秋岳一听说武城县提刑千户，就想到：南宫亲家是我好友，莫非有些来历？又不知大乱以后，他家消息何如。因请云娘出来，要面谢送丧之情。云娘原不知是高秋岳，只是出来相见。秋岳行礼拜谢，因问云娘何事到此。云娘泪眼双垂，因说系武城千户南宫吉妻楚氏："自先夫死后，只有一子，因遇乱分离，闻说掳在东京，一路寻来，得遇老夫人收留作伴，就如母子相似。如今夫人既去世，我是个外路妇人，也不好在此久住，只得别寻路。又没个男人，如何回去？"说着，泪落如雨。秋岳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言已毕，上前深深一揖道："老盟嫂不知，我就是高秋岳。当初南宫亲家在世，俺两人亲如兄弟，义比雷陈，怎么知道今日老嫂流落到此地。既然相逢，一切事俱在小弟身上照管，今晚便使人接过去那边住宿。"云娘也就如久旱逢甘雨一般，上前又谢了。秋岳一揖而别。到了家中，和老婆说了一遍，甚是凄惨，说："这等一个富家，如今妻离子散，在个寺里吃粥！你使迎儿先去看了，再自己去迎她来家住几日。送她回去，得个伴才好，只找不出这个人来。"高秋岳极有道理，打扫一个院子、一间净房，安置云娘。

却说云娘见了秋岳，不觉喜出望外，和细珠商议说道："只怕他是京师人，做个虚体面，如肯来照顾就好了。"细珠道："如今人有良心的少。一个屠二沙嘴，日日受咱家恩，到了难中，还不肯借出一个钱买个馍馍给慧哥吃，休说人生面不熟的一个京里人。当初为宋小江家闺女，结的是干亲家，如今小秀姐又回去另嫁了，和咱什么着急的亲？"一言未尽，只见一个盘头的丫头，捧着一盘子大米，又是一盘点心、一盘豆腐干进来。见云娘，磕下头去，道："俺奶奶待来看大奶奶，天晚了，明日来，使轿子接过去。"云娘忙忙地收了，赏了她五十个钱，说："多多拜上。"丫头去了。

明日，秋岳的娘子坐了一顶小轿，又抬了一顶空轿来接云娘。进得寺来，先使丫头来说。云娘迎出去，见高秋岳娘子四十余岁，白净面皮，腰粗背厚，胖大身体。上着著天蓝云缎衫子，下系白云拖地锦裙子，两只小小鞋儿，说的一口京话，满面和气，进来讨毡要行礼。云娘不肯，平拜了。细珠前去问长老讨了茶来吃了，即时请云娘同行，亲家长、亲家短，一似熟了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年的一般。云娘只得去谢了长老，同细珠上轿，往高秋岳家来。

秋岳在门首迎候进去，作了揖道："亲家只管放心住下，我一边去找公子的信，一边打探有上临清的好船，好送你回去。只要个伴去，我才放心，不然我就使人送去也不打紧。"云娘千恩万谢。秋岳不好陪，辞别出外而去。有诗单赞秋岳的义气：

莫道长林霜雪深，一枝犹有岁寒心。
平君好客知谁是，多半悠悠行路金。

高大娘和云娘吃了茶，就炕前放下八仙桌子。知道云娘吃斋，两碟甜食——冰糖、粘的茶叶，两碟细果——龙眼、核桃，大娘子使箸送过来，云娘也没动；就是四大碗素菜——一碟油醋烧的白菜、一碟酱炮面筋、一碟油炸的水茄、一碟炒香椿；两盘油饷卷子，又是两大碗蒸的粳米饭，一道粉汤。云娘吃饭，细珠自去厨炕上吃去了。饭毕，大娘子让云娘过东屋后一个独院子，三间正房、一个葡萄架，好不清雅，铺设的桌椅床褥件件俱有。云娘看看高秋岳家光景：

宅院儿不大不小，还有富贵家风；器皿儿有旧有新，多是乱离置买。冰山虽倒，门前车马尚峥嵘；绵力犹存，眼底人情多朴厚。虽然仆役权门使，尤胜衣冠陌路人。

云娘每日与高大娘说些闲话，才问道："宋家孩子为什么着她回去了？"高大娘笑道："亲家，你还不知道，这丫头一家没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个有良心的。她爷因没儿寻妾，托着亲家送将来。抬举她的金灯楼环子、四季衣服，大皮箱盛着。因她老子来京投托，爹连忙拿出五百银子来，着他开个银铺。不想因宅里老爷有了本参着贬了，他知道俺家有了事，拐了银子和女儿连夜去了。哪件待他不好来！”云娘说道：“遇见她在金兵的船上，和她娘在一处。”高大娘道：“这人终不得好，一处无恩，百处无恩，就是金兵也是个人，将来还作下了。”这里闲话不提。

却说高秋岳忽闻宗元帅的文书到京，要张邦昌上江南，请孟太后和这大小官人，并宫中器具都要上船。大船以外，少说也得百十只上号船。高秋岳想了想：和船家讲了舱口，不拘哪个船上，送到临清。云娘离家百余里，就是她家武城县了，又是官船，妇女极有体面。再没这个机会好了。忙来和云娘商议。云娘恨不得一步到家，找寻慧哥的信，忙忙谢了。高秋岳原有体面，又历练事体，就和管船的太监说明，在第十二只宫人船上给了一个舱，连米都是艄公的，做了五两银子。云娘还有几根簪子，这一向盘费了许多，取出两个金戒指约重五钱，金顶簪两枝重二钱，叫高秋岳去打发船钱。高秋岳哪里肯收，道：“小弟就穷，也还雇得起个舱。着你使钱，不如我不管了。”云娘只得收回。到了临行之日，摆了一桌素菜，与云娘换了一身绸绢素衣，细珠换了布袄，送上了十两银子。高大娘子亲送到云娘船上。千恩万谢，洒泪而别。

宫人上完了船，等太后的座船到了，才随后次第而行，如鱼贯相似，张邦昌的大官船吹打放炮押后紧随。云娘去了半月，离临清三百余里，忽然来报金兵从山东济南破城了，来临清要截取太后、宫人的船。唬得艄公不敢前进，就从小河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有一条湖水通淮河——改了路，不走临清，上宿迁、溧阳一路而去。这云娘又不敢上岸，怕遇金兵，只得随船南去，再作商议。正是：风飘蓬转随南北，人似鸿飞少信音。

按下云娘南去不提。却说泰定因南宫吉托梦，说是云娘在东京给孤寺，要来京找寻，又到岑姑庵里问信，留了话。那聋婆子听了，只说泰定起了身，其实泰定各处探问，还没起身，及至云娘行后，又到庵里去找，聋婆子又说："云娘、幻音一路东京去找你去了。"这泰定才往东京一路而来。正是茫茫大路，密密人烟，哪里去问？泰定真是义仆，若是别人，有了那宅子里五百两银子，哪里成不得人家，还来寻那主母做什么。离临清去了几日，正行间，忽见金兵在河上掳人，泰定走得人困马乏，哪里走躲。说不及话，被番兵赶上，叫他去跟马，不敢不跟。他原心里安排到夜间走了罢，不料夜间和拿的这些蛮子一条锁拴着，交给一个锁头上的："去了一个，那十个俱死！"因此走不脱。

到了天明，只见一员番将坐着帐中点名，打扮得好不齐整。泰定看了道："不是别人，这不是宋二狗腿么！他做了贼，几时又投了金兵，做了将官？"心里又喜又怕，喜的是：撞了熟人，不肯掳了我去，说得他心软了，必然放我。怕的是：前番叫我入伙和他做贼，我半路里走了，他又撞着我，倘一时怒起，要杀我怎么处？正是寻思，把头扭着，只推不看见。那宋二早认得他了，笑道："你不是泰交宇么？"泰定怕，跪下笑道："今我又来央及你了。我因俺家主子没有信，我怕你留我，才偷走了。如今俺主子在东京，要去接她去，千万看些旧情。"宋二故意道："我好好留你入伙，若你依我，你如今已做官了。你自去了，今日又落在我手里。"因把牙咬着道："拿了你杀了罢！"谑得泰定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没命，只叫："宋爷饶命罢！千万看俺宋大婶子面上，她老人家从来待的我好。"只这一句，宋二忍不住嗤的笑了，跳起来道："你道不害怕，怎么就是这嘴脸？"一把拉起来道："我哄你哩。"诓得泰定只管哭起来了。宋二拿了一壶酒，一块羊肉给他吃，哪里吃得下去。泰定才和宋二说，他因云娘、慧哥不见了，找了半年才有了信，在东京给孤寺里："如今要去接她去。不为这主人家旧恩，哪里不是吃饭处？我还求不出你这引进来。"宋二点了点头："你还是个好人，也不枉了南宫官人家养你一场。我拥撮你去罢。"即向荷包里取出一锭银子来——有四两，送与泰定道："你往东京上去，怕明日打围，别人撞着你，再不能够脱手了。"泰定才谢了他，把羊、酒吃毕，如游鱼脱网，抱头而去。

不一日来到东京，问了给孤寺长老，说云娘在高秋岳家接去了。及到秋岳家问信，他认得泰定，连忙待了酒饭，才说："云娘去了一月有余，上临清上岸，你快去赶。"这泰定长叹了一声，只得再出东京，仍回旧路。正是：

北斗星稀，水底连天十四点；
南风雁杳，月中带影一双飞。

未知泰定赶上云娘何处相见，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十九回　留高僧善士参禅
逢故主义仆得信

诗曰：

休话喧哗事事难，山翁只合住深山。
数声清磬是非外，一个闲人天地间。
云破月来茶簇簇，草香溪静水潺潺。
无人肯与群公道，岩桂高枝正好攀。

单表那楚云娘因好佛法，怀胎时就讲经听道，后来生下慧哥，就有些胎教，因此天戒不吃荤腥，时常敬奉菩萨。四五岁时，偏要买泥佛来烧香，也学着和尚们行那五体投地的拜佛，闲常去把土泥做个宝塔玩耍，偷云娘的数珠带着念佛。云娘、细珠常笑他是个和尚托生的，哪知他实实地做了和尚，在观音堂出家。虽是母子拆散，被屠本赤掠卖，原是他命该成道。不遇了大难，谁肯把儿子送入空门？

单表他八岁为僧，遇着长老收为徒弟，起了法名了空。这长老不是别人，就是楚云娘那年上泰山烧香遇见的雪涧禅师，曾慧眼观见慧哥虽为南宫吉结局，却是罗汉一转，后日该主持正觉，点化他出家。云娘曾许口为愿。因此，雪涧禅师乞化到庵中接引慧哥，一住五年，才得遇合。这是西来大事因缘，不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小可。自那日收了空为僧，就教他念经识字，拜佛焚香。到了三年以外，了空经法俱解，教典全通。教他习学戒行，或是村市乞化，挑柴扫粪、灌菜汲水、开地锄田，了空年纪虽小，随力苦行，欢喜受教。这雪涧禅师就知他是内外圆通、戒慧俱足的一个罗汉善果。后因金兵劫杀，观音堂在大路旁，不得习静，就领着了空习学行脚。

如是一年，了空因念母亲云娘没有信息，未知乱后存亡，虽是出家，不可忘母，要拜别师父，回武城县探信。就如目连救母一般，不尽人伦，焉能成道。雪涧禅师因了空年才十二岁，如何出得门，只得再将锡杖使了空担负衣钵，一路又到本庵。哪知大兵屡过，烧得大殿皆空，把一尊大士风雨淋浸，蓬蒿二尺余深，成了一片荒地。那城东有一善居士王杏庵，专好行善济人、修桥建寺。他因舍了地与岑姑子建毗卢庵、旃檀佛的功果未成，经着大乱，这须尼僧支持不住，岑姑子死后，幻音、幻像俱各处散了，香火全无，又招不出个僧来。那日雪涧禅师使了空挑着衣钵，到他门首化斋。王杏庵正在门首，见禅师双眉垂雪，一顶圆光，领着个小头陀，赤脚挑着经担蒲团衣钵，来得有须道气，就请进客厅备斋。问道："禅师自何方来？"禅师道："无来无去，不定何方。"王杏庵见长老说话不俗，有须来历。家童捧出一盆白米蒸饭、两个大油饼、四碟小菜，甚是精洁。禅师盘膝坐于蒲团之上。二人用毕，又是苦茶净口。正待问讯作别，王杏庵请问佛法从何入门，雪涧长老合掌当胸而说法曰："凡学佛者，先恭戒、定、慧三学：

一、受持戒法。迷心为惑，动虑成业。由业感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生死无穷。

二、受持定法。欲除苦果，先除苦因。业分善恶，功无起灭。

三、受持慧法。尘去镜明，天空自照。业尽惑除，情忘性显。”

长老说三学已毕，居士又问：“何为四变？”雪涧禅师又为合掌而说法曰：“释氏之门，以众生广度，为报佛恩而说四变：

一、佛之慈悲，变众生之暴恶。
一、佛之喜舍，变众生之贪吝。
一、佛之平等，变众生之冤亲。
一、佛之忍辱，变众生之嗔害。”

长老说四变已毕，居士又问：“何为渐次？”长老说曰：“从渐入顿，从次入圆。功到自成，瓜熟蒂落。”又问：“何为四新？”答曰：

不去淫，断一切清净种。
不去酒，断一切智慧种。
不去盗，断一切福德种。
不去杀，断一切慈悲种。

长老说四断已毕，居士又问：“何为坐禅？”长老合掌而说偈曰：

心光虚映，体绝偏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金波匝匝，动寂常禅。
念起念灭，不用止绝。
任运滔滔，何曾起灭。
起灭既望，现大迦叶。
坐卧住行，未常闲歇。
禅何不坐，坐何不禅。
了得如是，是号坐禅。

长老说坐禅已毕，居士又问："何为心观？"长老合掌而说心观曰：

《楞严》云：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欲言心有，如筌篌声，求不可见；欲言心无，如筌篌声，禅定即响。不有不无，妙在其中。

又说偈曰：

说佛从心得解脱，心者清净名无垢。
且道鲜洁不受色，有解此者成大道。

长老说法已毕，居士五体投地，愿拜弟子受戒，因说："此处有一毗卢庵，自经兵火，无人居住，情愿留师供奉，就在村前大树林边，请老禅师随喜。"这雪涧长老仗锡前行，了空后随。出了村，不上半里地，果然一座草庵。但见山门倒锁有云封，香积荒残无月照。王杏庵取钥匙开了门，只见前殿韦驮、中殿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卢佛檀香像还没完工，前厨后园、菜畦井水，十分方便；虽方丈烧灰，尚可整理。王杏庵说："如果弟子有缘，老师肯住，情愿把家财舍了，修完佛事。"向佛前韦驮、灶神参拜了，居士又替长老问讯皈依。也是了空的旧愿，云娘舍了那一百单八颗胡珠在此，该了此善缘，自然佛力护持，韦驮接引，还来毗卢庵修行。

这王杏庵传起旧日檀越，众善信男女知道招了一位有道德的高僧在此。那旧日在的幻音，因庵上无人，往城里王姑子庵去了，正愁无人看守佛事，一闻此信，大家送米面油薪，又招了一个道人做火头。这长老和了空，不消三日，打扫得前后洁净如新。开园种菜，扫地焚香，闲来和了空讲法传宗不提。

却说这泰定自东京寻云娘不见，回来了，又到临清闸上，问汴梁来的官船，全没有信。过了一日，才知是金兵从山东下来，要截船抢这宫人，因此改了路，从小河由湖荡上淮安去了。"想是大娘在船上，不得上岸，又随着官船上了南京。又没个信音，往哪里找？等几时，问这官船的信，几时到淮安，好往南京一路找将去，且在宅子里打混着。"东问西问，再不得个真信。

那日要寻幻音问问大娘几时和她分手，走到毗卢庵来。进得山门，只见个老和尚在地下晒须干菜，一个小沙弥在殿上扫地，收拾得光光净净，才知道这庵子另招了和尚，不知幻音哪里去了。见了长老，问讯了，问道："这庵上原是尼姑，如今哪里去了？"长老问道："俺是新到的，没见甚尼姑，只是个空庵子。"说着晒菜，全不理他。泰定走得乏了，在前殿台基上坐着，要口凉水吃。长老叫了空："取碗水与走路的居士。"那了空用盘子捧着碗水，送到泰定面前。泰定接来吃了。了空着眼上下看泰定，像有须认得。泰定也看这小和尚有须熟，认不出来，问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老师父原是哪里人？这小师父说话像这里人声音。”长老说道：“贫僧是西川人，在泰山后石洞住了四十年。来这城东五十里外观音堂舍茶，俺这徒弟就是这里招的。”泰定又问道：“他是哪里人？”了空在旁笑着道：“你管他做什么？”长老道：“也是你贵县人。从前年金兵抢城，和他母亲失散了，着个人送到我庵里来，再记不得那个人是谁。他年纪才七岁，哪里记得去，他说母亲姓楚，父亲是千户官，不在了，是大人家。今年十一岁。常要去找他娘去。”只这一句话，才提起南宫官家官职，失散的原由。泰定忙上前一看，道：“你不是慧哥么！”了空失散时七岁，泰定日日背他，也还略记得模样，上前一看：“你不是泰定么！”两人抱头而哭。这才是：主仆相逢佛力大，乱离重遇世间稀。

长老见他主仆悲泣，甚是慈悲，喜他是主仆重逢，高声念“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替他焚了一炷香。了空、泰定拜佛已毕，就问母亲并细珠的信。泰定细说一遍，说：“往东京去找你不见，又回不得家乡，在给孤寺住了两年，幸遇高太爷送了盘费，搭着送太后的船上来，不料金兵要截船，不敢到临清。只半路上就小河口，进淮河往南京去了。这又是半年，打探不出个信来。这是岑姑子家，你就忘在这方丈住了一月？”那了空道：“俱不记得了，只记得你背着我躲兵，和那走路的人，不知姓什么，你不见了，他就把我送在庵上。”这里各诉衷情，悲而且喜，不提。

天色已晚，忽然狗叫，有两个人投宿，都是背着褥囊雨伞，远行的光景。长老问他是哪里来的？原来是两个南兵的打扮，从南京下文书，要上山东去，因来村里访朋友，不在了，天晚没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处去，来庵里寻个宿处。长老道："俺新到的，不敢留众，没有什么款待，权住在这韦驮殿里罢。"两人说道："俺自有干粮，只吃口热水。这里宿极好。"就住下了。泰定和他坐着，闲问道："这皇帝在南京，不回汴京了？"那人道："如今还嫌南京近，怕金人过江，要上杭州建都哩，还敢回东京么！"泰定又问道："东京孟太后不知几时到南京？这里金人立了皇帝张邦昌，还回东京来么？"那人道："一到就贬了，押着往江西去，还怕不得干净，将来有拿问的意思。我们就是张老爷座船上的兵，如今俱发在镇江水营里，是都统制韩世忠老爷镇守，好不厉害。如今奉将爷的令，来山东下文书，又听得金兵有过江来的信，不知虚实。"这泰定才想起云娘的信：此人必定知此去向。忙问道："那东京送太后的船上宫人们极多，还有许多载带的妇女们，后来到南京么？"那人道："只到了清江浦关上，把官船上宫人们点了名册，一切闲人俱赶上岸，怕带过奸细去，哪里肯容他上南京？都在淮安府，各人另去载船罢了。"只这几句，泰定和慧哥喜之不尽，道："这是实信么？"那人道："我们奉将爷的令，亲上船把这须搭载男女们都赶下来的，怎么不真？"两人各自宿去了。

这里泰定与慧哥商议，要上淮安府探信："不过一千里的路，如今哥儿又出了家，我带起个道士包巾来，和你带个木鱼，哪里不化了去？只化着饭吃，就找出信来了。"大家欢欢喜喜宿了一夜。了空次日禀知雪涧长老道："弟子蒙师父数年诱出迷津，点归觉路，真万劫难逢。本该追随法座，图报师恩。奈一时闻了母信，寸心如焚，又逢旧人，急欲一寻。万望师父慈悲，放行勿留。"雪涧和尚笑道："因缘也到，我怎么留得你住？但你此去要过爱河欲海，必须牢牢把持，倘逢冤藤孽葛，定要一一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除，然后龙珠会合，佛性光明。我有八句偈言，你须切记在心，自有应验。”因说道：

明月谁伴，芦花独寻。
衲破珠还，海潮有音。
虎穴见佛，鸳帐止淫。
消愆释罪，莲净梅心。

了空闻言，不觉心地洒然，因再拜领受。急忙拜了菩萨，别了师父，拿了木鱼，泰定也将蓝布二尺，做个道士包巾，挑着一个道士蒲团、两件旧衲衣，一主一仆，一路而去。正是：

世乱年荒，有路但来凭梦寐；
蓬飘梗断，无家何处问庭帏。

不知母子何日相见，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回　淮安城下萍飘寡妇泣穷途　青浦舟中星散离人惊会面

诗曰：

世事浮云，行踪飞絮，天南地北悠悠。似春花秋燕，落叶与孤舟。任造化，颠来倒去，一凭他、行止沉浮。江湖杳，归期难定，白了少年头。韶华能几日，山长水远，到处牵愁。看白蘋岸上，红蓼矶头。垂杨外，数声横笛，惊起沙鸥。何处问、三闾渔父，尽付与东流。

右调《满庭芳》

单表那世上悲欢离合，人生不幸，到了乱世，越发是飘蓬断梗一样，忽然而聚，忽然而散，偏是想不到处，又有机缘。即如云娘原为寻慧哥，误听了信上东京，流落在给孤寺中，幸亏高秋岳念旧，资助盘费，又与他搭了大船上的舱口，顺路到临清码头上，回武城县来，算得是极停妥的。哪知这金兵从山东抢下来，要截船上的宫人，只得改路由黄河口上淮安去了。云娘在那大船上，如何敢上岸，只得相随而去。真是由不得人。一个寡妇领着一个使女，虽是还有高秋岳送的几两银子在身边，知上哪里去好？独自沉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在船上不多两日，过了黄河，是淮安地方。到了闸口，只见江南一道旨意下来，说是金兵有信南犯，恐有奸细过河。只将东京送的宫人点名上船。一应带的闲人，不论男妇，俱赶上岸，不许放过一人。使官兵过船，把云娘一起搭载男女，一齐赶逐。幸亏那管船的太监认得高秋岳，把云娘包袱都送上岸，其余别人还有空身赶上岸的，好不苦楚。

这云娘和细珠离了官船，守着个包袱，孤孤凄凄，却往哪里去好，又没个熟人问问路，如何往山东回临清？云娘、细珠河上坐了一会，天色渐晚。那须大小船只，都坐满了。云娘羞惭，不敢近前去问，使细珠："你去河边，问有小渔船，咱赁一只罢。"细珠走到河口，要包一只船上山东，哪有去的？只见河稍头停着一只小浪船，一个七十岁的老艄婆，在船头上补破袄。细珠问道："你这船可上山东去么？"婆子道："这船上有淮安张衙内奶奶，雇下上东海烧香的。你要哪里去？"细珠道："俺也是两个女人，上山东的。"婆子道："没有男人么？"细珠道："没有，只我娘两个儿。要有舱，多多谢你须船钱。不拘是谁家雇下的，就在后舱里也罢。"原来细珠随着姑子幻音上东京，坐了一遭船，外边走了两年，也就有须江湖的老气，道："就是籴米都讲在一处罢。"婆子道："我家老公上城里接张奶奶去了，等他来商议。"说不多时，只见一个老船家，领着一个后生，挑着一担行李往船上来了。近前见细珠和婆子话，问是做什么的。婆子道："是雇船的。我说张衙里雇下了，她说是两个妇人，要顺路回山东去。好不好带在船艄上，也多赚几钱银子，添着好籴米。"老艄公又问细珠道："你只有两个人？带在后艄，做三两银子罢，还添上一斗米。"细珠道："多了，连米做二两银子罢。"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半日，细珠怕天晚了，道："添上五钱银子。到哪里上岸？"艄公道："过了海州是青口地方，起旱是雇脚，水路是有船去的。"细珠回来和云娘说道："是一个奶奶雇下烧香上东海去的，又没个男客，咱一路搭着她，好不方便。只讲了二两五钱银子，咱今夜就宿在船上。老艄公两口儿倒老实的。"云娘欢喜，即同细珠携着包袱被囊，上了船来。原来是一个席棚搭着四舱，后面是锅灶。艄公白日在岸上扯纤，黑夜在船头上睡。这小后生守着行李，收拾了后舱，给云娘、细珠安置包裹。一宿晚景不提。

却说卢家燕从那年嫁了张衙内，升在台州府。后来因南宫吉女婿梁才去拐骗她，被张通判将衙内赶回原籍真定府，因遇金兵大乱，不敢北回。后来张通判故了，公子只得在淮安府典了一处宅子住下。一乱三四年。卢家燕生了一子，叫做安郎。不幸衙内去岁感了时症，五日而亡，只撇下卢家燕和安郎——年已五岁。因许下海州清风顶三官殿去还愿，赁了船在清江浦等候。那时天缘相凑，云娘在此相遇，也是云娘平生贤惠，待众妾有恩，该受此一番接济。这都是她的积德，绝处逢生。到了次日天晚，只见一顶小轿，一个丫鬟骑着驴儿，卢二舅抱着安郎，从岸上来。这小后生叫着下了轿，搬上行李。卢家燕进舱，下了前舱的帘子。天已昏黑，后舱使芦席隔断，彼此不得见。这云娘只道是秋水片帆孤雁宿，哪知道月明千里故人来。到了第二日，这小后生才和卢家燕说："这船上艄公，又搭了两个妇人在舱后，不知是哪里人，也要往山东去。"卢家燕也不言语。

这船由清江浦闸口到安东县，水又宽，风又大，扯不得纤。到夜里，大雨如倾盆一般，上边芦席湿透了，下边船板透水，把垫船的草都湿了。到了三更，点起灯来，妇女忙成一块儿，只管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往外舀水。这云娘后舱高叫:“细珠起来,看看包袱,休要漏湿了。”卢家燕半夜闻声叫细珠,声音好熟,早已把舱后的芦席揭起,方才见面,忙叫:“大姐姐,你怎么来到这里?”云娘唬了一惊,细问方才认得是卢三姐,不觉抱头大哭。正是:一叶浮萍归大海,人生何处不相逢。

世乱年荒逐乱蓬,佳人流落思无穷。
繁华过眼容全改,儿女牵肠恨不同。
海畔难期千里外,天涯重聚雨声中。
谁言歧路愁归处,犹有孤云伴塞鸿。

卢家燕和云娘哭罢多时,才问怎么没有慧哥。云娘听说,放声大哭道:“金兵进城,母子拆散,上东京找了两年不见,高秋岳家送我回临清,不料官船又不走临清,由黄河进了淮安,因此要趁船回山东去。姊妹们得遇着一处,这也是天幸了”。云娘又问卢家燕道:“因何穿孝?”家燕才把张衙内父子俱亡的话说了一遍。叫了安郎来,给云娘磕头。云娘一见,想起慧哥,泪如涌泉,想到:有儿没儿了,没儿的到有儿了,世上的事哪里想去!这里姊妹同窗而宿。

不则一日,到了海州板蒲口。云娘要雇船上山东去,家燕苦留不肯住,恨不得一步到了家,找儿子的信,哪顾得荒乱?使卢二舅先上岸去,问问山东的门路。那店家说:“如今金兵到了济南府,立了刘豫为王,不日大兵南侵。休说是两个妇人,就是一队军也不敢走。”说得云娘细珠面面相觑,一声儿不敢言语,只是揩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卢二舅也在旁力劝，说道："姐姐休错了主意，如今人家还往南躲乱，你两个小女嫩妇的，要走一二千路，兵荒马乱的，俱身子保不住。今日遇见，就是一家了，回去淮安城里，两个寡妇一处做伴。南北大路，少不得有了东昌府的人来往，捎信给泰定来接。你在这里，还只怕慧哥和泰定又不知在哪里找你哩。正是远的隔一千，近的隔一砖，将来母子相逢，和今日一样，一个船上，不着下雨还认不出来哩。"卢家燕也劝云娘道："依二舅说的是，不如咱一路进了香，回淮安去。等待安稳了，常有山东人来往，先稍个信去也好。"云娘听了无奈，只得依言，道："只是打搅了你，你如今也是一湾死水了。"卢家燕道："姐姐说哪里话！想着当时同起同坐、一锅吃饭，从来不曾错待了我，就是到了张家，也没忘了姐姐的恩。今日天叫相逢，着咱姊妹们做伴。这淮安湖嘴上还有几间房子，每月讨着租钱，公公和他爹的灵柩寄在湖心寺。还有两顷水田，够咱姊妹们用的。只这等，还寻不出个伴来。"说着，把船湾在黑风口里。

过了海州城，一路上云台山清风顶来。雇了两乘小轿、几个脚驴，卢二舅抱着安郎。早望见云台山三官大殿，好不巍峨，但见：

> 高峰突兀，巨海汪洋。黑风口浪卷千层雪，人渡孤帆；白石渡潮涌几家村，僧归古寺。倒座崖观音名刹，延福观元始天尊。苍松古柏，掩映金阙银台；瑶草琪花，恍惚蓬莱阆苑。南北磊古洞幽深，十八村贤人隐迹。四面灵山福地外，千家烟火蜃楼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原来三元大帝，天官主福禄、官位、财星，地官主寿夭、功罪、幽冥、生死，水官主四读五岳、风雨雷电之事，与人消灾增福忏祸，叫得应响。上元、中元、下元，为他降生之日。当日兄弟三人，在此出家成道，得了天仙之位，因此四海九州来进香不绝。

这卢家燕和云娘上得山来，先参了伽蓝，计了脚力。上得南天门，只见密层层松竹云烟，真是洞天福地。上得大殿高台，俱是白石玉柱，雕作盘龙法身，高大有二丈余。前后两层，回廊围绕，经楼香阁，高出云霄。二人不敢抬头，拜毕，焚了香纸。卢家燕道："请姐姐讨签。"云娘捧签筒在手，暗暗祝诵：若是母子再得重逢，求个上上。跪下才摇得一摇，早有一签跳在地下。细珠拾起来，是上上第十一签：

君是人间最吉人，由来阴德可通神。
明珠会合终须有，紫竹滩头一问津。

卢家燕也跪下讨一签，是中吉八十二签。两人谢了签，就有道人请去客堂。斋饭已毕，捧过缘簿，求二位娘子布施。卢家燕留下二两香资，不肯叫云娘另费。云娘不肯，留下了五钱银子。下得山来，买了几个鬼头儿、红棒槌、货郎鼓，给安郎耍，又买了两张云台山十八村出贤人的图，那锯树留邻、耕牛护主的故事，件件俱有。依旧上了原船，回淮安来。

不一日，到了清江浦，因闸口不开，船走得慢，换上两乘小轿，飞也似到了淮安。原来住在竹巷，一带河边，进五间门面，三层房子，后面住房，旁一个小小阁子，上供着观音菩萨。云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进去，和细珠拜了佛像。即收拾了阁子下一间，给云娘宿卧。自此，姊妹二人同心一气，过其日月。卢二舅自去湖上做小买卖、讨租钱不提。不知将来云娘母子何日相见，正是：

天长地远谁能尽，明月芦花无处寻。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一回　花园营有女伤春　汴河桥无心遇旧

诗曰：

彩云开处见仙人，莫把仙人便认真。
柳叶自然描翠黛，桃花原自点朱唇。
手中扇影非为扇，足下尘生不是尘。
如肯参禅干屎橛，须知粪溺有香津。

按下云娘在淮安暂且栖身不提。却说水氏红绣鞋与使女红香，只因得南宫吉之宠，作了许多淫孽，报应不爽：罚红绣鞋托生在鲍指挥家为女，改名丹桂；罚红香托生在卞千户家为女，改名香玉。因同是在京武职官，遂做了干亲家。不上五六岁，俱已定发婚姻，丹桂许了侯指挥之子，香玉许了王千户之子。后来徽宗靖康年间，金兵抢进关来，童贯上了一本，把京营武职官儿，都调在边关外把守，做了营头。一时间，各携家眷，领兵起身，各守汛地去了。鲍指挥是山西居庸关参将，卞千户是真定府游击。不料靖康六年，金兵干离不南侵，鲍指挥奉着延安府经略种师道的令箭，管西路扎营。不消金朝大军进来，只前哨就杀了个干净，众军望风而走，鲍指挥自刎而亡。那卞游击守真定府，只有守城的老弱兵马不上一千。先一次，到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下就降了。不料金兵受币讲和退去，被种经略查失去城池，把这些降将正了军法，一概斩首，他两家武官，人亡家破，流落在本管地方，寡妇孤女，一贫如洗，或是绩麻纺线，贫不聊生。原只望平定了，雇辆车回汴梁来，找寻旧日家业，谁料金兵得了中原，宋高宗南渡，一乱就是八九年。女儿渐渐长成了，又不知那公婆、女婿存亡下落，就是卞鲍两干亲家，隔了河北、山西，数年间哪得个信息。两家在外，穷苦无依，如飘蓬落叶，不消细讲。到了建炎二年，宗泽守汴京，立下营寨，拜曲端为大将，收了王善百万人马，招抚逃民，开屯复业。这须在外穷民，尽回东京，如水归相似。却说鲍指挥娘子因丈夫不在，又嫁了一个姓阮的守备，是汴梁人，年纪七十岁了，因有个十二岁儿子，又丧了妻子，没人看管，听见说鲍指挥娘子是汴梁人，要娶她续弦。鲍家娘子才四十三岁，也愁外乡难住，拣择不的年纪，没奈何就接了首帕，胡乱成了夫妇。

这丹桂姐年已十四岁了，生的比花花解语，似玉玉生香。原是京城打扮，又缠的山西大向的小脚儿，真是风流绝代。因家贫，没什么妆束，天然雅素，但见她：

> 面皮儿不红不白，身端儿不瘦不肥。红馥馥的朱唇，香生春色；碧澄澄的青眼，光转秋波。动人处，天香国色，只堪雅淡梳妆；照影时，月魄冰心，不厌寻常包裹。盘头水作油，浮水游鱼沉不见；对面花为镜，采花蛱蝶见还疑。

这阮守备闻得宗元帅招抚逃民，趁此机会，就雇了两辆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头画儿，载了这十二岁的儿子和这随娘改嫁的女儿丹桂姐，一路回汴梁来，说不尽风餐水宿，到了自己住的剪子巷，找寻他的子侄，都不知搬在哪里去了。一所旧房，被官改成造盔甲的厂，哪里还有家里？没奈何，赁了三间房在花园营里，隔着汴河，使家人李小乙开个冷烧酒店，老守备在门首坐着上账，鲍丹桂自和母亲在屋里做须针指，替人缝衣做鞋，得须钱来度日。阮守备这个儿子，年虽十二，甚是痴呆，吃饭穿衣，不知道东西南北，屙屎溺尿，也要人领他去，顺口叫做憨哥，鲍家母女好不呕气。这里按下不提。

却说这汴梁，自宗泽安下营寨，整练军马，不消半年，兵马钱粮件件俱足，城池寨堡，整旧如新，把金人连败了二阵，拔营而去，不敢近河北来。宗泽连连上本，要定日过河，与金兵决战，恢复失去城池，以报二帝之仇。不料朝里汪黄二相，力劝高宗要与金人讲和，怕宗泽过兵，惹动金兵，再开了江南边衅，屡疏不听；收得王善人马，请旨封赏，俱不准行；把士气大沮。宗泽愤气，生出背疽，一月而亡，临死，大叫“过河”三声，其气方绝。因此人心解体。幸得东京大将曲端镇守了几年，人民归业，略有太平光景。

这汴梁原是繁华之地，士女极是奢侈，好游春看景的，虽经了大乱，那风俗到底不改。遇着佳节，都要出城外汴河之上，一般走马卖解、品竹弹筝、打弹抛毬、擎鹰架犬，弄百般杂戏儿玩耍。那一时是建炎三年二月，清明佳节，但见：

重重烟雾，淡淡风光。轻寒轻暖，佳人初试薄罗裳；乍雨乍晴，荡子共游芳草地。绿杨外秋千，对对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妆双跨凤；青林边猎骑，纷纷锦袄乱飞鹰。弹棋蹴，五陵豪侠藏钩；拨阮调筝，百斗狭斜博醉。柳外青楼皆系马，车中红袖不垂帘。

那鲍丹桂年已十六岁，不消说容颜娇丽，又且绝世聪明。看着那阳和天气，柳叶儿半青半黄，杏花儿半开半落，汴河上的游人妇女，俱是香车宝马、巧样的钗梳、异色的绫罗，滚滚香尘，如云霞相似，自己却穿着一身粗布衣服，清水梳头，连油也不见一点。恹恹春气，又沉又困，想到邻家去打打秋千，又没件衣服，怎样去？又想道："从小的公婆夫婿，不见个音信！"倚窗默默无言，不觉掉下两行珠泪，正是对景伤春。有《浣溪纱》词：

燕蹴新泥堕画梁，海棠红艳妒罗裳，日斜无事暗思量。柳绿春眠无限恨，桃花香暖不成妆，难将心事写纱窗。

不消说这丹桂姐年少怀春，是女儿家的本等。却说她母亲从着鲍指挥时，在京城和这一答女客们当会游春，何等风流富贵，耍笑风骚。夫妇二人，原是一对京城里在行的妙人儿。一时没奈何，嫁了个老守备，吃的是粗茶淡饭。到晚上的床来，这老官儿倒下头，一觉鼾睡，直聒到天明，再叫不醒。就是一月间，勉强来奉承一两遭，一似那杀败的残兵，望着城门，先抛枪弃甲，弄了半日，还是根折枪杆，才有须气儿，又滚出来了。这鲍指挥娘子，今年四十五岁，是经过大风大雨的，守了一年活寡，见这须春色，想起富贵时节，在岳庙林下，多少妯娌姊妹玩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耍，今日到了这个尽头日子。看见女儿落下泪来，一面劝道："我儿，你有了这般人才，怕没有好对儿，因什么凄惶？"说着，不禁也掉下泪来。

娘女两个正自悲切，忽邻舍家一女，也有十五六岁。她父亲是吴银匠，乱后起家，开个小当店，常过来与丹桂说话耍子。今上墙来，探着半截身子道："姐姐，你不出去河上耍耍？闻得清明河上柳林里有三起会。一起是走黄河九典的会，札下九层门，随人进去，再走不出来。一起是团秋千会，只用一个车轮儿，这须妇女扳着短墙，用个滑车，团团转将起来，飞也似和花蛾一般，打的好不爱人；到了半天里，胆小的还有唬出屎来的。又有一起香孩儿会，旗旛竹架札在半天里，把人家好俊孩儿，扮做八仙过海、童子拜观音、蟾宫折桂、唐明皇游月宫，各样的故事。这时节，谁有家里坐着？我母亲着我来问阮奶奶，一答儿好去走走，一路也好回来。"说着话，丹桂姐揩揩眼泪道："就是去，我娘女们也没有衣裳穿，哪里去借？"那女儿道："俺今日要请个两姨妹子，她送了衣裳来，因犯了心疼病不来了。现放着衣裳两三套，店里当的簪子、珠冠儿、环儿，都戴不了。你肯同去，我就送来。"丹桂姐点了点头，那女儿下墙去了。过不多时，只见又上墙来，送过一个包袱。打开看看，包着四套衣裳。又是一个匣子，盛的钗环翠花。丹桂母女看见，不觉笑上脸来，便道："为没衣裳穿，不得出去踏青，哭的眼也红了，怎么天假其便的，就有姑娘来请你陪去走走！"

说不及话，吴银匠媳妇也过来了，道："阮奶奶，你也忒煞拘紧姑娘，这样节令，谁家不出去！女儿只管死坐着，忧煎出病来。"又看着丹桂道："这样一表人材，出去着人家看看，也好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提亲。常言:有珠不露,谁知是宝。你老人家也还是半老佳人,也在这河崖上走走就回来。也是一年一个清明,这样大乱年景,知道耍上几遭?”说毕,阮守备进来说:“娘们走走去,大家早回来,我在家里看门罢。”也只为不得已,借着游耍,安她久旷的心。老人家娶了少妇,多是如此赔罪。”说毕,阮奶奶替女儿梳了头,插上钗环珠翠,又捡红绉纱上好的衣裳与丹桂穿,打扮得十分俏丽,自家也穿戴起来。丹桂还只管对着镜子收拾,吴银匠媳妇母女已收拾完,立在门首来催了,丹桂只得跟着娘走出门。

大家同沿着河,往柳林中去耍子。才走不得里许路,早看见桃红柳绿,桃柳下东一攒,西一簇,都是游人吃酒作乐。也有吹弹歌舞的,也有猜拳行令的,也有抱着小优儿亲嘴狂饮的,也有携美妓女勾肩搭背的,都玩成一团,耍成一块。不一时,会来了,更装扮妖艳风流,乱人耳目。丹桂看在眼里,先是又羞又爱,后来又喜又馋,不觉心里跳的肉也麻了,其实按捺不下。就是老实女儿,到了这个男女混杂处,还要想到那个滋味处,何况丹桂前生又是钻骨透髓风骚一个水氏红绣鞋,她一灵不昧,怎么不现出本相来?

走了几处,又有那些走马的、打团秋千的、走黄河的。天色过午,只得路旁坐在一座亭子上。忽见一辆小车,搭着席棚,载着一个妇人,约有四十多年纪。又一个女儿,有十分姿色。车夫也来林子里歇凉,买了两个烧饼、两碗粉汤,送到车上去,给那妇女吃。这吴银匠媳妇问道车夫:“是哪里来的?”车夫道:“来的远着哩,从真定府直走到了汴梁,有半个月了。”说毕,见车上妇人探出头来,看了一回,又看着阮奶奶道:“你不是鲍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子么!怎么坐在这里?”阮奶奶一看,才认得是卞千户娘子:“我的十年前干亲家,在这路上相遇,不是你看见,我就当面不认得了。”

妇人连忙下车来,扶着女儿香玉,出来拜见鲍奶奶母女二人。原来香玉、丹桂六岁上分别,今已十年,俱是十六岁,各各长成。虽依稀仿佛,也认不真,却你见我如花,我见你似玉,彼此相爱,十分欢喜。阮奶奶就问道:“卞奶奶,你既到此,可曾打点下住处么?”卞千户娘子道:“离了多年,亲戚都不知哪里去了,住处正要寻哩。”阮奶奶道:“若没住处,何不且到我家去落落脚。”卞千户娘子听了大喜,道:“婶婶家若落脚住得,可知好哩!”阮奶奶道:“自家姊妹,怎么住不得! 日已西下,就同去罢。”因大家起身,走上路来。到了家门首,吴银匠家们拜了两拜家去了。

阮守备见丹桂娘们领着两个妇女进门,问到来历,阮奶奶说是两姨姊妹,今日从真定府回来,留下住两日,好寻他的房子。阮守备看见一个半老佳人,又领着个绝色女儿,又没个男人,连忙请进屋里去,也就动了个不安本分的心肠,借色图财的恶念。想了一想:“如今金兵乱后,料她没有亲人,我又添上一个女儿,少也得几十两银子财礼。”欢欢喜喜去买了须小菜下饭,让她母女坐下,大家饮酒吃饭。久别相逢,欢喜非常。车夫将她娘们的被囊皮箱搬下来,找完了车价去了。丹桂姐把衣服首饰送还吴银匠家不提。

原来阮守备住的两进房子,一间门面卖酒,后三间,中间供着佛像,他两口儿住了东间,丹桂姐住了西间,没有闲房安歇。如今只得自己在中间支起两根凳子来自睡,把卧房让与卞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千户娘子和浑家宿歇，两个女儿同住西间。这一夜，阮守备也吃了几杯烧酒，不合动了须邪火。睡到半夜里，那阳物有须生气，只推起来净手，悄悄的摸进房来。用手一摸，见两个妇人睡在两头，把浑家捏了一把醒来，推下床坐马桶去了。守备扒上床来，见卞千户娘子皮滑如脂，只推睡着，可霎作怪，不知怎么把阳物一挺就进去了。抽了两抽，卞千户娘子久旷如火，慢慢相迎。谁料老阳不刚，一举而泄，甚觉有趣，甚愧无情，只得亲了个嘴，下床自睡去了。想了一夜："怎肯叫她母子别寻房恰好墙西有个尼姑庵儿，叫她母子暂借他房住几日，再作理会。"一夜欢喜不尽。哪知道京城娘子惯干这个买卖，原是他浑家定下此计，要添上一条绳子，打发老守备的催命索。正是：

老阴遇老阳，瓦罐不离井上破；
魔女逢妖女，熟油同向鼎中熬。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二回　老守备双斧伐枯桑　俏佳人同床泄邪火

诗曰：

说到风流浪不禁，老人空有少年心。
牙稀漫羡膏粱味，耳塞难听丝竹音。
药里欲求青鬓宠，花枝谁赠白头吟。
正堪林下寻仙侣，细问参同水里金。

话说阮守备年已七旬，娶得一个四十五岁鲍指挥娘子，已是败军之将，因何又引一个卞千户家娘子，留在屋里和她勾搭起来？住了三四日，弄处个阮守备添上了四件宝：

腰添上弯，腿添上酸，
口添上涎，阳添上绵。

寻思了几日，要留她在家里，没有住处。隔壁有个法华庵，姑子叫做福清，也是乱后初出家。原是京城刘大户家的妾，极会铺绒挑线，被金兵掳去半年，回来没处归，落在这庵里落发。不上二年，她师父死了，招了两个徒弟，法名叫做谈能、谈富，住着法华庵。有几间闲房子，常有奶奶们来住着。“借他二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间来，可以安的她母女，来往也便须。”阮守备到了福清庵里，问下了三间净室，连门面四间，讲了五两房租。卞千户娘子两个搬在间壁，只隔着一墙，时常往来。这香玉姐一手好针线，替人做须鞋面，母子们将就度日，或是白日过来和丹桂玩耍，或晚了就在丹桂房里同床宿歇。

卞千户娘子比鲍指挥娘子小三岁，生得白净面皮，描着两道长眉儿，原是个风流的，又守了二年寡，因和阮守备勾搭上了，常常过来和阮守备夫妻两口儿一张桌上吃酒吃饭，以姐夫称之，通不回避。阮守备时常送须小菜、果子过去殷勤她，和她在屋里，白日也干过几次，妇人甚不快意。这鲍指挥娘子，从嫁了阮守备，守了活寡，一向倒也把心冷了，因见卞千户娘子来，和她常在隔壁屋里坐着，半日不回家来，只说他有心到别人身上去，晚间上床，偏要他来点卯。原是井绳，扶不上墙的，又被卞千户娘子弄枯了，那东西它缩到皮袋里，不知哪里去了。有诗为记：

细似蜂腰已断筋，逃形无计问花神。
前身定是为中贵，后世还当变女人。
作茧春蚕僵半缩，垂头冬蚓屈难伸。
可怜夜半虚前席，水满桃源少问津。

原来这妇人再嫁，过了中年的，专要在枕席上取乐，一须羞耻也没有。就是穷也罢，富也罢，吃的穿的俱是小事，上床来，这件东西是要紧的。如果不足其意，到明日把脸扬着，一点笑容也没有，摔匙打碗，指东骂西，连饭也不给男子吃。先是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淫生出恨来，后来因恨越要想出淫来："看着这老厌物一脸皱纹，满头白雪，整日价眼里流着冷泪，口里吐的真痰，两根瘦骨头，连一身皮也干了，哪个是你糟糠夫妻，来给你送老！"睡到半夜里，倒枕捶床，不住的叹气，想道："早死了，还各寻个生路！"一顿臭骂。阮守备只得推聋装哑，全不言语。

从来说，佳人有意郎君俏，红粉无情子弟村。这阮守备也是无奈，忽一日遇了个故人——卖生药的王鞴子，有名的好春药，颤声娇、琉黄圈、锁阳环、夜战十女不泄固精丸、兴阳丸，一套儿的淫方。独自开个小铺，哄这须少年子弟们的钱。拿着五钱银子，取堆花好烧酒十斤，要煮虾米，做药酒卖。阮守备让到屋里，问他买烧酒何干。王鞴子夸了一遍，喜的阮守备让坐不迭。先筛了一壶五香酒来和他吃，细细问他："这药可效么？"王靶子笑道："我这药若不效，家里这须老婆们肯依么？这是个海上方，又不费钱，只用须大虾和海马，煮了埋在土里，三日就用，哪个妇人当的起！"

阮守备是个老实人，就把自己败阳的真相，哀告了一遍，要来他的妙药。钱筒里有卖酒的钱，尽力一倒，还有七八百文，一齐串起，送给王鞴子，只要求个抬头当差的法儿。王鞴子道："我有好药，先放在家什里，临时洗了，任意行事，如要完，只吃一口凉水就解了。"即时解包，取出一封"兴阳不泄丸"来，有三十多粒，又取一包"揭被香"："放在炉里，使妇人发兴的。"阮守备连忙退回道："她们发兴，我越发了不成，这样不用药我还当不起。"王鞴子又送了他一枝腾津，可以代劳，笑嘻嘻的出门道："等煮了酒，还送二斤来。"阮守备拱了拱手，送他去了。心里又喜又怕。喜的是："我有了好方，再不怕这两个人笑我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怕的是："万一不效，弄的进退两难，又是一场受气。"又想道："把她二人哄醉了，大家胡混一场，有须难打发处，还有这根假东西，使个替身法儿，好歹要卖一卖老，难道我就罢了？"

等不到晚，先把药放在家什里去，买了一只烧鸡、两碗烧肉、两段猪灌肠、一盘熟鱼，又是点心蒸糕买了一大盘，摆在床前一张桌上，要请卞千户娘子过来吃酒。鲍指挥娘子已是知道，他和王鞴子吃烧酒，讨了药来，只推不知，道："你待请谁？"阮守备道："这须时没请卞二嫂来坐坐，今夜无事，恁姊妹们叙叙，她的酒量，好歹让她个醉。"娘子道："她这几日不耐烦，等我自己去拉她。"说毕，放下针线过墙去了。原来两人商议就一路，也有个打发个老厌物的意思，趁这个机会，正好顺水行船，试试这药灵不灵。

一到了卞二姨家，见她坐在炕上和香玉纳鞋哩。把卞千户娘子拉在一间空房里，说："阮守备今日求了春药吃了，又买了好些东西，来请你吃酒，要安排试药的光景。如今咱两个把他试试，好不好打发他上路。"说的停当，卞千户娘子道："姐姐先走一步，我洗洗澡就到。只怕你吃起醋来，我就了不成。"鲍指挥娘子笑着过去了。

卞千户娘子原是京师积年做过暗巢的，一向不得尽兴，也指望过来试试阮守备的药。即时烧水，用香肥皂洗澡，穿上一套半新不旧的衫裙，也不搽脂粉，笑嘻嘻的从门里走过来，道："打搅得恁两口儿也够了，天长日久的，又要来请，也不当人子。"阮守备也换了一套新衣，忙来接进去，道："咱家里五香酒熟了，胡乱请二姨来尝尝。有什么你吃，敢言请么？"

夫妻二人安下座，阮守备横头，他二人对面坐了。守备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己把酒来斟。要请他小姊妹，二人都过那边院子里耍去了。一面用了三个雕漆茶杯，满斟过五香酒来。卞千户娘子道："妹子量小，谁使的这大东西？"阮奶奶道："大？不大。姐姐收了罢。再换个杯，姐姐又嫌小了！"玩成一块，只得接杯在手，又取壶去："还敬阮姐夫。"守备不肯送过壶来，自己斟了半杯，陪着吃了几巡。吃到热处，俗说道"酒是色媒人"，渐渐说话俱是带嘲，大家笑成一块。三人都有七八分酒。

阮守备有事在心，不敢多饮。天已半更，那药在马口里还不见发作，那件东西依然垂头而睡。又见这二位臊冤家乘着酒，欢喜爽快，比往日更觉癫狂。这药力不发，如何应承的下？推去净手，用温水把上的药洗去，手托着央不动、叫不醒、装醉推死的臭皮囊，长叹了一声，唱一个《驻云飞》：

堪恨皮囊，旧日英雄何处藏？好似僵蚕样，弄着全没帐(嗻)，当日武风狂，何异坚枪；今日里缩颈垂头，不敢把门来上。死狗谁能扶上墙！

阮守备想到：这药不效，或是用的少了？又将王鞠子的药取出三丸，用口嚼碎，只见那东西眼泪汪汪，越发不起了。又叹一口气，唱第二个《驻云飞》：

朽物堪怜，伏祈抬头听我言：略妆须虚体面，休使人轻贱。(嗻)枉自口垂涎，委曲难前，二指穷筋，变了根皮条线。一滴何曾到九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从来这春药扶强不扶弱，济富不济贫，少年的人用了，不消半日，随着人的阳气，一时就发；这七十的老人，休说真阳枯竭，就是膀胱内邪火也是冷的，一时间这一点热药，就如喂死狗的一般，哪里有点热气儿？亏了后来吃了半日五香烧酒，又将温水将阳物一洗，内外相助，这三丸药一时发作，真个是有脚阳春花再发，无油枯焰火重明。阮守备大喜，寻思道："此时不乘机行事，等得药力发尽，悔之晚矣！"连忙进的屋来。

卞千户娘子要回家去，怕香玉女儿一人在家害怕，守备道："天已晚了，恁姊妹两人在房里，我还在外面。天已起更了，还回去做什么。依着我说，咱大家打个官铺，混上它一夜罢。"卞千户娘子故意骂了一句，道："我们在这里，撇下她姊妹在隔壁，也不放心。"阮守备道："一发叫到这边来，她姐儿两个睡在一房也好。"说毕，卞千户娘子才走起身，叫过丹桂、香玉过来，把房门锁了，院子门倒关着。原是一家人，从墙上走熟了的。说着话，房里点上灯，见她姊妹二人，俱是中衣，不穿裙，从短墙上过来，上西间房里去了。

这阮守备还要让酒，卞千户娘子吃的有须春心按不住的光景，推是醉了，阮守备也就让各人安排上床。鲍指挥娘子要和卞千户娘子两头睡，怎当的卞千户娘子是个顽皮人，有了半醉，单扒过来和她一头，笑道："咱今姊妹两人，今夜做个干夫妻罢。"脱的光光的，一口先把灯吹杀了。阮守备哪等的四平八稳，也就脱的精光，挨进房门，往两人被窝里一滚。卞千户娘子摸了一把，骂道："好老没廉耻，哄的我住下，可是耍小姨子么？"说不及话，拉在床沿上干起。那妇人把阮守备围困攻打。不一两阵，那点药力使完，不觉一阵酥麻，再休想还有抬起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日子了。

鲍寡妇听了半日，已是难挨，阮守备怕她吃醋，别人又吃了头汤，十分过意不去，只得勉强奉承，哪里抬起头来？被鲍寡妇一把按在床上，这妇人淫心酒兴一齐发动，那消两三阵，把个阮守备弄的似落汤鸡，骨头皮毛都是稀软的。这老人家一阵昏迷，浑身冰冷，大叫一声："罢了，我也！"没奈何，取出一根三寸长的角先生，替他放在腰里。

且不说阮守备气喘口张、两眼紧闭，生死不保。却说这鲍丹桂从那日汴河看见男女行乐，已是春心难按，幸遇着卞家妹子香玉回来，两人每日一床。真是一对狐狸精，到夜里你捏我摩。先还害羞，后来一连睡了几夜，只在一头并寝，也就咂舌亲嘴，如男子一样。这一夜，见她两个母亲吃酒醉了，和守备勾搭起来，吹灭灯，就把房门悄悄挨开，伏在门外，听他三人行事。只见淫声浪语，没般不叫。两个女儿连腿也麻了，急回掩上房门，脱得赤条条的。丹桂便对香玉道："咱姊妹两个也学他们做个干夫妻，轮流一个装做新郎。我是姐姐，今夜让我罢。"香玉道："你休要弄的我像我妈那个模样儿。"丹桂搂着香玉叫她"亲哥哥"，丹桂便"姐姐妹妹"，也学那淫声一样。香玉用手把腰里一摸，哪知她先动了心，弄着香玉，自己发兴，那花心香露早已湿透，流了两腿。香玉大惊道："你如何流出溺来？"丹桂道："这是妇人的臊水，见了男子就常是这等流的。你到明日，我管弄的你如我一样。"弄了半夜，身子倦了，抱头而寝。如此，夜夜二人轮流一人在身上，每夜弄个不了。不知阮守备死活如何，二女子淫奔下落，正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穿花蛱蝶，双双春日入房来；
点水蜻蜓，款款迎风随浪滚。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三回　淫女奔邻托风雨夜作良媒　书生避色指琉璃灯代明烛

东坡在徐州登燕子楼词：

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

却说鲍指挥娘子和卞千户娘子，把阮守备一夜夹攻。七十老人，如何敌得两口飞刀？连泄二次，昏晕不省，次日遂成了瘫痪。不消两月，中风不语，呜呼哀哉。两个寡妇原是一路，要打发他的，胡乱买口寿器，送在郊外埋了，才得干净。只撇下一个痴子憨哥，随着当奴才使唤。两个寡妇商议着："就着这个酒店，咱两家同居，一锅吃饭，同丹桂、香玉一处居住，省了费钱，又好作伴。"因此，两个寡妇占了一口房，打开福清庵的壁子，使两个女儿各人住一间，白日黄昏做针线，玩成一块，打扮得油头粉面，窄袖弓鞋，就如门户烟花光景。香玉虽伶俐，还略老实须，只有丹桂姐十分油滑，口里学得街市上情词浪曲，没一个不记得，整夜和香玉玩着，叫"亲汉子"、"亲羔子"，满口胡柴，不害一星儿羞。

这法华庵后面，邻着一个书房。原是一个老学究训蒙，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来一个年少秀才，姓严名正字好礼，因贫穷，家内无处读书，和这尼姑是个亲戚，隔家不远，就借了一间房，在韦驮殿东边紧间壁白日读书，连夜里也不家去。家贫无油，时常也来佛灯里借油去，读至三更还不睡。是一个有志气的正人，未逢时的君子。此人生得面白唇红，年方一十九岁，尚无妻室。每日不出书房，有朋友和他嘲戏的，连面腮都红了，日夜以读书为事。念的书声且是好听，到了半夜，悒悒楚楚，如泣如诉的，常念到好处，双泪俱下。这个书房和丹桂姐卧房紧邻着，屋山头一边是习静好学的书生，一边是妄想求夫的淫女。

这屋壁年久漏了雨，把墙渐渐的欹斜，使一根朽木撑着墙根；又裂了一条斜缝儿，那边使纸糊了，常常透过灯光来。这丹桂时常用个竹签儿，通开纸缝，窥看这秀才。见他生得一表人才，白生生的和美女一般，恨不得搂在怀中："免得我半夜三更叫着名儿，胡思乱想，指头不得歇息。"白日间听得这边说话，常悄悄的先丢过瓦片来勾搭。后来见他不理，又将自己带的一个红纱香袋，连一只睡鞋儿，隔墙丢去，指望这秀才钻隙相窥，或是逾墙相从。哪知道这读书人专心只在读书上，并没这个闲情，就是见了这个香袋、睡鞋，也只道是哪个朋友撇下的，再不想到邻家有妇女勾引的事。因此，每夜丹桂背了香玉，常常在墙缝里窥看。见他好似泥塑木雕的一个书生，并无邪视，又伸将一根细细竹竿去搠弄他。严秀才不提防有竹竿在背后搠他，只道是有鬼，唬得他把被窝床帐俱移在中间来，把这一间白日做书房的，又把墙缝用泥来塞了。从此后，丹桂姐只好闻声动念，害了个单相思，再不能够半夜隔墙窥宋玉，西邻掷果引潘安，也只好在枕头上、被窝中，悄悄叫几声"风流哥哥"。心里想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着，口里念着，指头儿告了消乏罢了。

不则一日，那姑子福清常常来卞千户娘子这边来，央香玉做须针指。因佛堂石榴花盛开了，姊妹二人要往庵上去看花，丹桂有心要细细端详这严秀才，恨不得撞个满怀。那日同香玉过来，到了姑子房里，吃了茶，走到韦驮殿旁，一个小门进去。见大红千层石榴花开得火也似红，姊妹二人每人折了两朵，插在头上。才待要走，只见严秀才从书房走出来，看见两个少女，慌得忙忙走回，不敢回头，一直进去了。这丹桂姐到只管留恋，拈着花儿玩耍，见秀才不出来，各自回房不提。

从来机会相凑，成了好事，没有缘法，总不相干。那时正是五月天气，渐渐暄热起来。忽然连连大雨，就下了三昼夜，汴河水涨起来，把人家小房破屋倒的倒、漏的漏，常是半夜里大家不睡，怕屋倒压死。谁想这严秀才住的书房，俱是乱后破烂草房，上漏下湿，到了二更时候，听得忽喇一声，好似天崩地裂一般，把那垛破墙，从根下直倒在地，恰好与丹桂姐卧房倒通了。丹桂姐忙起来穿衣不迭。那时天热，只穿得个红纱抹胸儿，连一条中衣也找不见，白光光的赤着身子。正然害怕，只见严秀才在房中间里看书，还点着灯哩，正忙不迭把灯盏拿起来，照着收拾被窝。这丹桂姐在黑影里看得分明，不觉淫心动荡，想起："白日间折花遇着他，几番勾搭再不上手，今半夜无人，姻缘凑在这里！"趁着他灯影半暗不明，往秀才屋里直走，到床前道："哥哥救我则个！"严秀才见一女子忽然走到面前，光着雪白的身子，吓了一跳，道："你因何这样来，什么道理？"一面说着，这丹桂早钻入秀才的床上帐子里去了。

严秀才见她如此，慌忙把灯放在桌上，一直走出屋来。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边大雨如注，哪里站得下，看一看韦驮殿里琉璃灯还点着，忙忙走入韦驮殿来，以避这夜半男女之嫌。走到韦驮面前，可霎作怪，只那琉璃灯大响了一声，似爆竹相似，灯光一晃，好似个明月放光、金盆献日一般，但见：

非黄非白，如月如烟。圆陀陀一点灵光，明朗朗满空献彩。浊垢扫开，千佛影中悬宝杵；琉璃普照，八功德里涌莲花。无生无灭，牟尼顶上白毫光；为净为明，舍利珠中金梵塔。

单说这佛法中，“不可思议”四字，概尽一部《法华》。世上的事，人人思议到的，都是聪明机巧、伎俩权术，总因妄想，生出揣摩，以此去测天量海，哪有窥见一斑的。这严秀才为丹桂淫魔，在半夜无人暗室之中，略有须邪念，岂有不动之理。那少年轻薄子，正要窥邻窃色，选伎倾家，何况美色女子脱得赤条条，一个现成茶饭，哪有不领受的。只因严秀才一点正气，这须女色从不曾看在眼里。因丹桂淫奔，进他卧房裸体相亲，不敢久留，竟出门走入韦驮殿来。只见殿上琉璃灯忽放出光来，照得满殿上如明月一般，岂不是不可思议功德！这生又是羞傀，又是惊惶，只得在灯光之下，孤孤站立，唬得战战兢兢，一似那女子还赶将来一般：“幸得大雨盆倾，一宿不住。又怕屋倒了，打死此女在我床上，不能自明。”心里一上一下，真如舂杵相似。后人有诗赞严生正大不苟处：

暗室欺心有鬼神，功名原不付淫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青蝇未可污全璧，明镜岂容点片尘。
慧剑谁能除妄想，欲河常见陷迷津。
鸡鸣风雨沉沉夜，才信光明大法轮。

却说这丹桂见秀才去了，只在床上倚枕而卧，春心如火，欲水如浇，还指望他去去就来。起来把灯一口吹灭了："今番回来，一把拿住他，定不肯轻轻放空！"等到半夜，大雨不止，直到天将五更，没奈何走下床来，回房不提。

哪知道风雨深夜，正是鬼神出没时候。那半空中夜游神和雷公、电母、风伯、雨师各样神灵，看得明明白白，夸道："好个严秀才，真个见色不迷！"一点阴骘，一宅之内灶君、五道，一坊之内土地、神祇，次日奏知城隍，申报阴德去讫。后来中了金朝状元，在后案不提。

却说严秀才在韦驮殿下坐到天明，雨略住了，才叫了福清师徒去看看。破墙倒了，书房门首见一双小脚踪儿，在泥里走得横三竖四。他心中自明，不好讲得，那福清姑子也有须疑惑，说严秀才书房如何有妇人脚迹，各人怀心，都不言语。看了破墙和阮奶奶家通成一处，甚不方便："等天晴了，叫几个闲汉，快砌起来，少得两下不便。"这严秀才趁此机会，就把那书桌、床帐，一时间叫人都搬回家去了。只说是屋破难存，把淫奔之事一字不肯提起，恐坏了人家闺门，失于刻薄；又恐此女所求不遂，不是悬梁就是投井，连人命也是有的，因此默默无言别去，寻师取友读书去了。后来：

丹桂的淫孽，自然灾祸难逃；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志士的清白，自然功名大起。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四回　武城县乔美传书　齐王府宝儿得意

《汴京诗》：

幽蓟烟尘入九重，贵妃汤殿罢歌钟。
中宵扈从无全仗，大驾苍黄乏六龙。
妆匣向留金翡翠，暖池犹浸玉芙蓉。
荆榛一闭朝阳路，唯有悲风吹晚松。

单表富贵无常，沧桑多变。麋鹿苏台，尚作馆娃之梦；杜鹃蜀道，空闻望帝之呼。虎头健儿，化为鸡皮老翁；邯郸才人，嫁作厮养卒妇。况复改朝换代，剩水残山。魏国江山，半是衰草夕阳；汉家宫阙，但见荒烟流水。前八句诗是南宋赵子昂所作。本系宋朝宗派，因南宋为元所灭，不堪流落，仕元为学士，伤故宫离黍，又有一诗：

露下碧梧霜满天，砧声不断思绵绵。
北来风俗犹存古，南渡衣冠不及前。
苜蓿总埋宛骡裹，琵琶曾没汉婵娟。
人生俯仰成今古，何待他年始惘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前后二诗，总言汴京大乱二十余年，朝属宋朝暮属金国，家枵腹，处处反叛。随是什么人家，这几年俱已空虚流移去了，只有这须行户娼妓人家，随地杨花乱滚，倒还有须气色。此时刘豫奉着金主之命，做了河南齐王。原有一位夫人生得美貌，被金兵先抢去了，就有这须附势的媚客，和那趋时的兵将，劝他别立王妃，选取宫女，也要三宫六院。恨不得把那汴梁旧宫一时间充满，做金兀术的行宫。一面出榜：凡良家女子十六以上，俱要赴开封府报名；娼妓三十以下，俱要赴宫中亲选。这汴梁人民唬得手脚无措，按下不提。

且说武城县勾栏里，乔美、陈芳原是有名的乐户。因乔倩女在干离不营里做了夫人，时常想着陈宝儿："一个好心性儿，还是当年一个美人，如何叫她流落了？"使乔美传信上武城，叫陈芳上东京来住。如今汴梁宫殿，做了四太子的行宫。凡系北方大都督们，俱有私宅，在东京安顿家眷，把旧日王侯国戚的大宅花园入了宫，依旧修得整整齐齐，朱门绿户，好不齐整。叫陈芳上京，好歹带挈他个出身的去处。

那陈芳在武城县里，遇了大乱，连他妹子陈宝儿也不敢接客，怕金兵掳去，藏在乡村里，和邓三老婆一搭里住着，连年来极穷。也是合该发迹，陈芳因上城来买菜——那一时山东六府已尽属金朝，听刘豫的号令，各处安了官，金兵时常到武城县养马。这陈芳才进得门来，被一个番兵拿去喂马。一条绳子拴起来，不容分说，叫他挑了弓箭枪刀、随身行李，弄了一担，大刀背打着，在马头前飞跳。陈芳哪里敢分辩，只得随行。到了察院官廨门首，才放下行李，又叫他抬马槽、煮马料，忙到二更天气。陈芳又没碗饭吃，哪里寻法逃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正在切马草，只见一个兵进来问道："你这蛮子是哪里人，姓什么？"陈芳答道："小人君子陈，本县人，在城东村里住。因上城来，遇见老爷们。如今行李已挑了来，马草俱已切完了，望老爷放回小人去罢。家里有八十岁的娘，不回去要饿死了。"说毕，跪在地下放声大哭。那兵道："你叫什么名字？"陈芳答道："小人叫做陈芳。"那兵笑道："你可是陈宝姐的哥哥么？正没处找你哩！遇得正好。如今有东京干将爷营里乔舅爷，寄个字儿与你。你可是他不是他？"

陈芳惊疑不定，待说出真名来，又怕是金兵着落他名下，要追出他家妹子来，不是耍处；待不说出来，又见说话有须来历："万一有件好事，透出财星来，若不肯认，反打开财神，岂不是当面错过？"寻思一会，才答应道："小人的哥哥就是陈芳。"那兵道："既是你哥哥，这里有封书，你捎去罢。"陈芳问道："这乔舅爷是哪里人，怎么认得小人？"这兵道："他是你武城县人，前次破城时，在干老爷帐下收用的乔奶奶的侄儿，叫做乔美。如今我家老爷待他极好，现吃着一个守备的俸粮，还有一个妹子乔菊姐，也做了夫人。老爷爱她，时常叫进乔舅爷去，炕上一个桌儿吃饭，好不敬重，说一听十的，满营里人谁不尊他！"这陈芳听了半日，才知是勾栏里一同当小优儿的乔美，号乔日新："知他得了地，我早该去投他。谁知他倒不忘旧情，捎信与我。今日这个机会，定然有个好光景！"

说不及话，这兵早去他腰里取出个皮合包来，一张油纸封着小护封红帖儿，钤着红图书。拆开一看，俱是几行大字，就有个官宦的气象。上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久别仁兄，不觉数载，常念同声一气，各守门户，乐有十分，今忘其八矣。不料乱中，家姑、舍妹得遇大将军干老爷收为侧室。弟叨光武职，暂寓汴京大街旧杨尚书宅中。如兄肯同宝姐入京，自有际遇。有此资本，何忧穷乏？今托营兵粘木寄信。临书拭目望之。

字寄：

茂宇陈老贤兄

眷弟乔美顿首

陈芳原因学曲，略识须字，见他来书端整，打着两个图书——一个是“乔美之印”，一个是“别号日新”，俱有核桃大字——便知是有了官腔，喜个不了，忙放在袖里，问这兵道：“乔爷如今什么官职？”那兵道：“老爷看他一眼，本上带个名字，不怕不到大官的地。现今吃着守备俸，十数走马跟随着，好不体面哩。”陈芳点了点头道：“他叫我去投他，哪有这须盘费？”那兵道：‘能用多少盘费？俺这营里摆拨的闲马，不住的直摆到东京。到了河上，又有哨船，六把桨昼夜三四百里。你如行去，要马马上去，要船船上去。乔爷托我捎信来，知是他亲戚，谁敢不送。”忙叫一个喂马的人来，取出一壶酒、一大块牛肉陈芳吃，叫他：“该去时到我这里来，管帮扶你。”陈芳吃了酒肉，满心欢喜，辞了金兵。

走到家中，将书与宝姐看了。大家说乔日新不忘旧情，打点上京去。好一似：梅花香冷全无信，柳叶春生又有情。即如乔美这行户倡优至贱之人，知道什么道义，到了富贵，还想起旧日一班朋友，要来提挈他。何况这一等正人，想起世路交游，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又该如何？

雁有同行鸡有俦，呼群共食各分忧。
如何反学乌龟法，一得头时更缩头。

到了半月以后，陈芳和宝姐商议："这穷村里也没有出头的日子，既然乔日新得了时，叫咱去投他，不如上京图个进步。"把家里粗重家伙一顿卖了，和陈宝儿扮成良妇，先到城里会了那个金兵，说是要同他妹子上京，怕女人骑不惯马，得个小船上去更便须。那兵道："这是小事。"随即去禀了他的将官，当时拨了一只夜行哨船，又送他二两路费。兄妹二人连夜上东京而去。

不则一日，到了汴梁。在城外先寻个饭店儿安下，陈芳儿自去城里问信，找干大将军的新府和乔舅爷的住处。找了半日，有人指着道："验马街中心门首，有两个大石狮子，就是当初尚书杨戩的旧宅。"陈芳初到京城，唬得探头探脑，哪敢乱走，直到了新府门前。好不齐整，但见：

三间滴水朱门，百尺凌云画栋。门前排棨戟，十万军兵听号令；堂中喧鼓吹，几群粉黛列笙歌。垂杨系马，银鞍锦帕，拴几多异色骅骝；绛葛开尊，玉碗冰盘，说不尽千般水陆。阶下健儿悬锦帐，怀中稚子插金貂。

陈芳到了帅府前，不敢高声问人，远远站在门首一个小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馆里。那店主道:“老客是吃茶的么? 请进来坐。”陈芳故意走进去,坐在侧首一副座头上。那茶博士送了一壶茶、一盘蒸糕,又是四盘茶食时果。陈芳吃了一盅茶、一块糕,问茶博士道:“这帅府可是干将军家么?”那人道:“正是。大将军从北京由山东回来,正在路上,不久进京。前日,中军官领了十队披甲的迎接去了。”陈芳又问道:“这府里有个乔舅爷,你可知道么?”那人道:“不知什么乔舅爷。他府里人多时常来我小店里吃茶,莫不是一位乔爷?极会弹唱的个俏人儿,有三十岁了,白净面皮,像是山东声音。你找他做什么?”陈芳道:“这正是我的亲戚。不知他住在哪里?”那人道:“他时常骑着马儿街上玩耍,一手好琵琶,没有半日不到府门前的。你只在这里等候,不久也就来了。”

陈芳等了一会儿,又将茶和糕吃完了。只见茶博士走进来道:“这不是,你问的那乔舅爷来了。”陈芳出得店门。从东一人骑马,跟随着十数个青衣,俱是军官打扮,大帽罩甲,也有拿着琵琶、胡琴的,也有拿着弹弓、气毬的。一路上人俱起立两边,这少年扬鞭仰面,甚是气势:

春花春草自春风,何论深红与浅红。
绿帻从来夸董偃,锦堂常是狎秦宫。
每嫌资格尊文士,免较勋劳列武功。
一曲琵琶登上座,邓通曾也列侯封。

却说陈芳望见乔美来得气象,与往日大不相同,也就不敢提起那旧日行藏、当官的生理。只得走到马前,用那膝盖儿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弯，轻轻跪倒，禀道："乔老爷，小的陈芳来投见了。"那乔美在马上，看见陈芳跪在马前，十分过意不去，忙滚鞍下马，一手扯起道："陈茂宇，何必行此大礼。"忙拉人茶馆中来，方才作了揖，陈芳又跪谢。茶博士慌忙摆上一桌茶食，换一壶新茶伺候。乔美摇摇头，把左右回避了才问："宝姐今在何处？"陈芳说："还在城外饭店里。"乔美即使人："抬一顶小轿去，迎了家里来。今日晚间就到府里和太太说知。老爷不日将到，管取你一场大大的富贵。"牵过一匹空马来，叫陈芳骑了。先使两个军汉送他往家里吃饭去。乔美自人府去见乔倩女。

乔菊姐正在后堂里弹琵琶，打点下饭，迎接干离不到家庆贺筵席哩，见了乔美进来，问道："可知老爷几时到么？"乔美说："只在早晚，有中军接去了。"就把陈芳和陈宝儿到了京，悄悄说了一遍。依着乔倩女，要等老爷到家商议。乔菊姐道："什么大事，一个自家的亲戚来投，叫他进宅来，打点几件衣服头面，收拾打扮一二日，好叫他见老爷。一时间人生面不熟，进得府来，一脚高一脚低。这陈宝姐平日忠厚，这几年不在勾栏里，只怕更村鲁了，答应不出话来，还得咱指教她才好。依着我说，就叫他今晚进府里来罢。府里养着多少闲人，何争他一个！"即时就对太太说了："是山东一个亲戚，两姨妹子，上来投亲，要见老爷的。也是一手好弹唱，叫他给太太磕头。"太太允了，即时叫人："往乔舅爷处快搬了来，只说太太要见他哩。"乔美即时回家去了。

却说陈芳骑着马，到了乔美宅子里。见他高楼大厅，四面垂帘，摆设得桌椅鲜明，往来人役奔走不暇。即时摆出饭来，中间安一张八仙桌子，都是银杯牙箸，按酒果菜十分丰富。家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斟上酒来，恰待举箸，乔美从外进来，重新又扶了。坐，安席坐下，一面使人城外去请陈宝姐。陈芳饱餐一顿，也不敢久停，连忙同轿夫出城去了。

出得城外，饭店里算还了饭钱，陈宝姐上了轿子，陈芳随着，进得乔美宅子里来，原来乔美新娶了一房妻小，也是营里掳来的临清一个粉头，叫做刘翠儿，从帅府里赏赐下来，与乔美成了家。还时常去答应，两三夜不得出来。听得陈宝姐到了，连忙迎出来，让进屋去，炕上安桌儿吃了饭。看陈宝姐将有三十年纪，生得温柔典雅，一身粗淡衣服。乔美进来和宝姐见过礼，说道："姐姐，这一路风尘，你还在咱家将养二日，好进府里去见老爷。"即叫浑家连忙放开箱子，取出两套衣裳；急忙取出牙梳，替陈宝姐梳头挽髻。乔美，陈芳自在外厢去吃酒去了不提。

却说干离不元帅，同兀朮太子在山东安抚军民已定，一路由汴梁来。有汴京文武各官，都接百里内外。那刘豫率领军官、太监，五十里迎接。隔着半日，前哨早到。

那时汴京初下，以防有变，金兵十分严肃，整队入城，兀朮传令不许妄杀平民，那百姓才得安业，把那须惊走的渐渐回城。兀朮一到汴京，就亲入大内故宫，要在艮岳前扎营，把这须账房暖幕，张挂在内苑。搜取旧日宫人，一个也没有。因宫殿空虚，传下令来："仰齐王刘豫选取女子妇人，不论良家教坊，入宫打扫。"哪知兵马未到前，众百姓怕有选取之事，所有妇女尽逃出城外，附近州县藏躲去了，落下的穷破落户，又没有好女儿。刘豫慌了，只得把自己的女儿妆梳齐整，先使十名有颜色的女子随着，送入宫中，以求幸用，要图个勋戚国丈。哪知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豫女不甚美好，兀朮大怒，将送女太监穿箭游营。只留了一夜，把女儿送回来了。只得满城中遍选歌妓一百名，进宫洒扫。哪得个好的？按下此事不提。

却说乔菊姐，先使人将陈宝儿抬进府去，打扮得粉妆玉琢，和当初一样娇美。到了天晚，干离不送兀朮进了宫，回家歇息，一班儿女伎们都来磕了头。斟上酒来，同太太炕上坐。这须人弹的弹、唱的唱，琵琶三弦、胡琴羯鼓，一弄儿奏起，唱了一套词：

记神京繁花地，旧游踪。正御沟春水溶溶，平康巷陌，绣鞍金勒跃青骢。解衣沽酒醉弦管，柳绿花红。到如今，余霜鬓，嗟前事，梦魂中，但寒烟、满目飞蓬。雕阑玉砌，空余三十六离宫。塞笳惊起暮天雁，寂寞西风。

单说干离不元帅因众妓歌曲饮酒，说起四太子兀朮搜刮宫人，要选取良家女子一百名入宫，一时凑不出来："哪得有个会弹唱的服侍得来？况王爷帐里妇女不少，就有须颜色的，怕选不中意。"太太便说起："今日有乔奶奶亲戚，从山东来投她，要见老爷磕头。只说她会弹唱，也是教坊里出身。我看她是好个人儿，年纪有二十四五岁，生得细细的个身子，只像是二十来岁，好不嫩少哩。"干离不忙叫："快请过来相见。"那陈宝儿在乔菊姐房里梳头匀脸，伺候要见，因她们唱到热闹处，悄悄听她。忽听一声叫她来见，少不得做出那几步引人的腔调，从左手院子里走出来，娇娇滴滴，窈窈婷婷，花朵儿一般。到了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前，插烛也似磕下头去。干离不一看，道："好个妙人儿，来得正好！"但见：

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片云。
貌态止应天上有，歌声岂合世间闻。
胸前瑞雪灯前照，眼底桃花酒半蘸。
绿绮隔帘挑不得，春负人似卓文君。

干元帅看了一会，不觉淫心欲动，忙叫上得炕来，偎在身边坐下，取琵琶叫她和菊姐合唱。两人原是熟的，几年来不得聚首，一个琵琶，一个三弦，又唱了一个《金落索》北曲：

新愁无计除，意中冤孽知何处？镇日苦熬煎，这离情谁与我传一句！恨云鸿个个高飞，我为你怕待理琴书，我为你百事的无心绪。想当初，似水如鱼。你无情负却了海神盟，俺有眼错认做荆山玉。终日里短叹长吁。大睁着两眼跳黄河，强支持弱体捱白日。可罢了我了，实实的着迷痴心肠，泪点儿流不住。

干元帅大喜，连连斟上酪酥、蒙古老酒，不觉一饮而尽。唱到浓处，搂到怀中，和宝姐一递一口儿吃酒。用手摸她胸前，只见香滑如玉。这太太看见，先已下炕去了。乔倩女、乔菊姐不消说，是久帮衬知趣的，也去了。夜至二更，留陈宝姐陪宿。那一夜把个干将军帅字旗，连败了二阵。陈宝姐是风月中老手，弄得个元帅喜欢不尽，说："我将你进奉与四太子，做我的个帮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手罢。你万万休忘了我的恩情。”那陈宝儿又做出百般的娇态，把个将军弄得酥麻了。早晨起来，就赏了两套锦缎，叫裁缝做彻底衣妆，都照金人妇女打扮。弄了三日，用一顶花藤大轿，自己骑马，进与兀朮去了。这陈芳押轿而行，岂不是忽然富贵自天而降？

干将军到了宫中，见了兀朮，因说：“有个会弹唱的妇人，送来答应王爷。”兀朮传令叫进来。陈宝儿打扮得更是齐整，兀朮甚喜，又赏了两匹缎子，留下陈芳随营吃钱粮，和干离不踢气毬，至晚方散。

原来兀朮随营妇女有三四百人，俱是河北、燕京、临清、济宁掳的良家、名妓。这陈宝儿一时间哪得就到得兀朮身边。到了夜晏，那须常常在前的美人们，人人妒忌，个个争妍，休说一个陈宝儿，就是王昭君，也叫你不得见面。因此陈宝儿只见得一面，就派在闲房里，管缝衣服去了。过了一月，再不得兀朮一见。也是她有幸，该出头享这一场富贵。忽一日，金兀朮传刘豫入宫赐宴。饮到乐处，要赏齐王名马一百匹、美女十人。这须众妓们怕陈宝儿进来得宠，就将她为首，添上九个平常的，凑了十人之数。兀朮每人赏了两匹缎子，俱用红织锦搭着头，骑上马往齐王府里去了。

这陈宝儿也只说道和在兀朮宫里一样，哪知道刘豫奉兀朮太子之命，赐的美人，哪敢轻待，就和公主招了驸马一般。又怕是四太子疑他二心，使女子来监守的一样，因此不敢不尊。将为首的陈宝儿，立为宫妃，锦袍珠带，金屋银床，和皇后相似。又因没了嫡夫人，就以充正寝。那陈宝儿立时尊奉起来，满府中俱称为娘娘。也是陈宝儿一生心肠极好，虽在烟花，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此善报。

谁知又有一等小人，受福不起，往往侥幸得来，肆无忌惮，自家寻起死路来。譬如宋小江老婆苗六儿，弄死了南宫吉，又骗了他家的本钱，走上东京，投女儿宋秀姐藏躲。又骗了高云峰五百两银子，走回临清，遇着南宫吉女婿梁才，包了女儿，明当起衙院来。后来金兵犬乱，母子们掳在干离不营里，喜他妖淫，得了宠。遇着兄弟宋二狗腿，认了父母，富贵起来，岂不是侥幸。若是有福的，能享福贵，便当愈加谨慎，谁知小人福过灾生。因这金将干离不领兵去取江南，在淮上养马，就是半年。那宋秀姐、乔菊姐一群积年窠娼，如何挨得一夜没有子弟的？那干离不又不在家中，内外男女不甚防闲，这太太又不晓得这妓女们淫邪，随着家丁兵将们一处玩耍，彼此弹唱，或是斗牌赌钱，时常玩到二三更。昼夜男女混杂，这须娼妇们有甚廉耻，把这须家丁们一个个都勾搭上了。

那一日合当有事，太太不在家中，这乔菊姐与宋秀姐，即拣了两个平日知心会干的番将，叫上楼来，白日里一场好干。就有两个小厮，因叫他不着，心中吃醋怀恨，在楼下不住的探望，恰遇着太太回来，慌忙走去禀知。太太不信，自己上得楼来。四人正干在一处，还没歇手，见太太领着四个番将带刀上来，没处躲闪，赤条条穿中衣不失。太太才知道两个娼妇把家法淫乱，怕干将军回来说她乱了家法，即时一条绳子把四人拴了，解往问刑衙门。每人四十板一夹棍，娼妇一拶一百鞭子，随即绑上天汉桥市口杀了，抬在万人坑里。唬得乔美一条绳缢死。只走了苗六儿、宋二狗腿，丢了家事，穿上两年破衣裳，妆作夫妻两口，搭了个临清客船，一路养汉挣着盘缠，还顶补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个乌龟的旧缺。直到了武城县牛皮巷，找寻那旧房，俱已拆毁，只得进了蝴蝶巷外河巢里。每日坐房过夜，只挣得三五百钱。二狗腿见了人，依旧溜房檐，不敢拱手，明当起那个买卖来了。只是：

坚牢瓦罐，终难免损伤之祸；
惯战将军，也莫逃阵上之亡。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五回　皮员外冤恨诉从头　李师师风流不到底

诗曰：

节当寒食半阴晴，花与蜉蝣共死生。
白日急随流水去，青鞋空作踏莎行。
收灯院落双飞燕，细雨楼台独啭莺。
休向东风诉恩怨，从来春梦不分明。

按下乔美、陈芳一时侥幸不提。且说皮员外被沈子金骗拐银瓶去后，李师师实不知情。这皮员外人财两空，又是疼钱，又是惶愧，不肯干休，使刘寡嘴、周斜眼子两个帮闲来和李师师家说话，道收了他一千五百两财礼，外有金珠绣缎、插戴钗束、羊红表里，上下使过三千多金。“指银瓶为名，白骗了我做个没老婆的乌龟，抬不起头来。如不退还原物，要在开封府尹去告状，揭她私通金朝、暗打朝报、窝隐奸细的款，有四十余条，各处印刻遍贴。”李师师先也着忙，使人央皮员外且休张扬，情愿把侍女湘烟赔他，还送过些钗束来，把财礼退回一半。先着刘寡嘴去说了，次后使湘烟打扮的娇滴滴花朵一般，坐着轿子过去。

正值皮员外生日，备了一担盒子，使人挑着来看皮员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湘烟进门来，使银红汗巾捂着口儿，笑嘻嘻的进来，望着员外磕下头去，道："这些时连影也不见你一面。俺太太道，就是银瓶着人骗去走了，拐的俺家金珠古董也值二三千两银子，是谁藏了她，不着她出来不成？知道员外着恼，许多日子不肯上门走走，俺太太为这件事，气了一场大病，一个多月全不下床，着我来看看员外，一来是贺寿，二来是解恼。俺们就比不过银瓶，也来和员外做几日伴儿。好歹请过去看看，俺太太也不肯叫员外惹气。"一面说着，一面撒娇撒痴，做出许多情态。直引得皮员外笑了，同到后书房里坐下，连忙自己收下礼物，打发盒担和轿子回去。她却脱了衣服，拿起镜子来，梳头匀脸，打扮得别样风流。见书房墙上挂着一担牙轴头紫檀弦子，就抱在怀里弹起。皮员外见她来得知趣，又是旧日婊子，只得留她吃饭。待不多时，刘寡嘴、范三官、周斜眼子一班儿进来帮衬，俱满口夸赞："湘烟姐出落的越发典雅风流，不似门户人家，到底是内家妆束，就是银瓶姐，也不过这样。还是银瓶没有造化，这沈子金一个毛头娃子，领着一个年小妇人，从来没出京门，到了路上，定然有祸——不是逢着盗贼劫个罄尽，连命去了；就要被做公的盘诘送官、拿讹头，将来还有解回东京的事。"几句话说得皮员外不恼了，又见湘烟殷勤，众人夸奖，把那些恼，不知走往哪里了。

正是员外过了生日一日，叫做添寿，急忙放开桌子，摆上酒来。说着话，天色晚了，东方月出，照着院子里花竹如画，那紫薇花开的喷香。即叫家人："把桌儿抬在院子里来坐罢。"刘寡嘴年高，坐了首席，范三官、周斜眼子对坐，湘烟和皮员外横头。打开麻姑酒，添换了十二大𣐈，吃了点心蒸饭，把大𣐈撤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赏人，就是围碟小酌。细果海错摆了一桌，换上大杯。刘寡嘴道："空说湘烟姐弹得好弦索，我们再不曾听见，今日员外补寿，就没一声儿，怪得员外不恼？这时银瓶姐在席上，不知唱够多时了。"湘烟瞅了一眼道："怪汗邪的，叫人唱就说唱罢，偏他这些寡嘴！"众人都笑成一块。湘烟取过紫檀三弦来，定了弦，斟酒——都换上大杯，顿开喉咙，唱了一套《一半儿》词曲：

锦重重春满楼台，经一度花开，又一席花开。彩云深梦断阳台，盼一纸书来，没一纸书来。梁霜毫，题恨词，浓一行墨色，淡一行墨色。攒锦字，砌回文，思一段离怀，织一段离怀。倩东风寄语多才：留一股金钗，寄一股金钗。

唱到此处，湘烟姐才待接手，刘寡嘴道："你家只为留下一股金钗，沈子金才连人都拐得去了。正是碗里可吃的，还看着盘里的。"湘烟急了，道："怪汗邪行货子！你见俺家是吃一半留一半来？只怕你们全吃不下去！"周斜眼子道："你着烟姐唱个《西厢·一半儿》罢。百忙里唱到好处，你只鬼混！"烟姐取过弦子来，又唱道：

冷清清人在西厢，唤一声张郎，怨一声张郎。乱纷纷花落东墙，问一会红娘，调一会红娘。枕儿余，衾儿剩，温一半绣床，闲一半绣床。月儿斜，风儿细，掩一半纱窗，开一半纱窗。荡悠悠梦绕高唐，曲一半柔肠，断一半柔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刘寡嘴又道:“你家把莺莺走的哪里去了,今日拿着红娘顶缸填陷?这一半柔肠,还不知是哪一个知心的,才和他续上哩。”烟姐急了,赶着刘寡嘴,使扇子打了一下。这席上范三官和皮员外,豁拳掷骰子行令,闹个不了。吃到三更天气,才众人散去。皮员外和湘烟枕设鲛鲛,被翻红浪,再叙旧情,曲尽奉承,直到日上三竿,二人方才下床。

这皮员外原是个脓包东西,李师师怕他气愤不过,打起官司来,今日使湘烟先来试路,还要骗他个为政第二。果然一见湘烟,连连睡了几宿,窝盘的一句话也没有了。湘烟枕边言说着皮员外留下她:“情愿借这个名色赎身,出了苦海,和你一心一计,服侍你到老。我一片真心,只在你身上,从今后一个客也不见了。替你理家上灶,死也不辞。”说得皮员外十分欢喜,说湘烟不曾坏心,虽在李师师家,比门户里粉头还高一等儿,也就同心应允了。

到了次日,叫刘寡嘴去和李师师说:“既然送湘烟来,还做亲戚,两下走着,把我那财礼只退出五百两来罢。”李师师又不肯退,皮员外又不肯依。正调停不来。

世间没巧不成话,恰好有一个茶客叫江引之,汴梁久住开茶店,平日认的沈子金,那一日在扬州钞关上,望见子金在船上拜客。到了东京,闻知皮员外贴招子,为拐带人口、许多献财物,报信者许谢银五十两,就来李师师家说信。李师师急急传将皮员外来细问。“是八月中秋在扬州遇见,今已半年,哪里找去?”江蛮子说:“我管去过江跟寻。”这李师师家也许了个谢礼三十两。因此,银瓶有信。皮员外又得了湘烟,且顶着缸儿。李师师使刘寡嘴来说:“日后银瓶回来,我也不要湘烟了,就做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银瓶的陪嫁罢。”因这一个瞎信，皮员外不好来追讨财礼，只得大家听信，再讲不迟。

到了一年终，江蛮子又来传信，说沈子金在扬州和盐商卖盐，有人见他在胡员外船上。皮员外听得此信，不由得不恼，又是想人，又是想钱，去开封府递了失盗奸拐呈词，领了两个做公的，要同江蛮子亲上扬州，必定要拿回沈子金来消这口气。看个出行日子，雇了一个长行骡子，同两个家人，和江蛮子起身去了。

这湘烟在家，悄悄叫将李师师家人来，把他开的布店内青白布五六百筒，开放箱笼，金银酒器、绫锦尺头，连夜俱抬了师师家来。师师却寻了一个现管京营的参将栢球才来，讲定许他包湘烟一年，不要身钱。反要先告他害了湘烟人命，和他鬼混，好遮这银瓶的事。原来这栢球才也是武城县人，与南宫吉原是亲家，因武城县乱后，在汴京做武官，现管缉捕提刑。因此李师师靠着他，第二次要骗皮员外。假使江蛮子报信，把皮员外调虎离山，好盗他的家财。你说这衙衙人家狠也不狠，巧也不巧！总因皮员外一生使憨钱，知道是个死狗，故与他这个绝户计。未免太狠了，自然要奸巧生出祸来，天无不报之理。

却说皮员外到了扬州，访问半月，哪得个沈子金的影儿？江蛮子说的话，似真似假。通不认账，只说在船上见他拜客，又说是：“或者人有面貌相同的，只怕我错认了。”一时间两三样话，真是捕风捉影，反盘费了二三十两银子。大家回汴梁来。皮员外有守店的家人，早来接着，说：“湘烟把楼门开了，布匹、银钱、家事盗个罄尽。往李妈妈家夜去明来，如今不知走到哪里去了，李家反来咱家要人，和咱打官司，要在卫里提刑栢参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案下去告状去。”皮员外听说，险不气破五六叶连肝肺，冲透三毛七孔心，气得滚下骡子来，一声也不言语。醒了半日，才进得汴梁。进门一看，只见楼上皮箱一个也没了，使人去叫刘寡嘴。这一班帮闲光棍，怕李师师家有手眼，明知道要打官司，俱躲在外县，访赌博、讨抽头去了。

这边李师师知皮员外回来，定不干休，一面先把湘烟送到栢参将衙门里，先递了一张谋杀人命事的状案候着他。等得皮员外到家，次日栢参将使四个缉捕的，一条绳子拴去。不由分说，问了几句话，说他奸霸良家女子、谋杀人命、匿尸无迹，先责了二十大板，打入囚牢，罚了五百斤硝黄，军前使用。皮员外反使了百金，央上司的情来。共费了三百余金，才完这一场官司。李师师每日使人上门要湘烟。只得忍气，不敢提起。又是兵马时候，各衙门人准词讼，皮员外事因嫖起，先自不正，哪里敢去告状？

到了次年，金人袭取汴梁，这宋朝的将官，逃的逃，杀的杀，刘豫为王，俱换了一班士将。那一时是金将粘罕管缉捕盗贼，为城池的事，好不厉害。略有些罪过，不是抄家，就是斩首。这一时李师师家越发妆起门面来，大开着巢窝，买了十四五个丫头，叫人串戏，演习吹弹。那些番兵营将，成群往来不绝。后因兀术太子选取宫人，齐王刘豫奉令各处搜刮。李师师偏是抗法，先与这金营大将军干离不府里娶的这些太太们秘通了线索，把她收在御乐籍中，不许官差搅扰，大张告示贴在门上，谁敢来问她一声儿。也就是个九尾狐狸三窟兔，七十二变的女妖精。

皮员外受了两次坑骗，吃了一场屈官司，到底气受不过，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写了一张盗国娼妖通贼谋叛的状，细开单款八十余条，将那徽宗末年迷惑道君、私通叛党的事，备细条揭，说她“匿宋朝秘宝，富可敌国；通江南奸细，实为内应”。先将金营粘罕标下中军，送了一百银子，说：“这李师师宝物金银，得的宫里库藏，原该入了朝廷的。”这金兵人人贪宝，又见李师师家这些妇女们穿绫着锦的，久已垂涎，暗将此事打着番语通知粘罕。那李师师家一字不知，只道皮员外日久甘心，没有告状的话说。哪知天不容奸，罪贯已盈，故使皮员外以发其恶。

皮员外假作秘报军情，托军中打作公事，将状封进，内有许多单款，俱是盗取国宝、暗通奸细。这金将粘罕正寻不出这样题目来，况又不是良民百姓，一个娼女家，先占了个淫奸生盗的名色。即时点了一队人马，披挂整齐，传进辕门，不肯泄漏一字。原来金朝军法甚秘，行兵出门，还不知去向，只看着大旗往哪里走，及至临阵，往前厮杀，才知道是什么事。因此李师师全不知觉。

却说李师师正是生日，许多官客，在前厅饮酒唱戏：十数个粉头打扮的天仙玉女一般，吹的吹，弹的弹。到了黄昏，掌上蜡来，把堂内各样花灯点起，众人才敢请师师出来举贺。这师师穿着大红通袖麒麟袍、鹅黄织锦拖边裙子、玉带宫靴、翠珠凤髻，真似王母赴蟠桃的光景。来到席前，众女笙箫弦索引导着，唱了一套花词：

风雨替花愁，风雨罢，花也应休。劝君莫惜花前醉，今年花谢，明年花谢，白了人头。

乘兴两三瓯，任溪山，好处寻游。但教有酒身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事，有花也好，无花也好，问甚春秋。

唱到此处，众人出厅来，举起大葵花金杯来，满斟一杯。李师师伸出一双玉腕——带着两个金镯——才待去接，只听得街上走的马一声里响，把前后门一齐围了，早把大门打开。只见这些金兵一拥而入，唬得这些子弟们走投无路。先把李师师剥得罄尽，头上金珠、手上镯钏，乱分乱抢，只留下一件贴身小袄，好一似雨打梨花，风吹桃片。把这些浪子游神，也都一套儿绑了。即时封了内外门，留三十个兵把守，连夜解往粘罕衙门来。因夜晚，一时不便审问，俱发在开封府仓监，以待明日发落。正是：乐极悲生，贯盈祸起。诗曰：

人间天上两茫然，雨锁云收散暮烟。
秋雁书空终自灭，春蚕丝尽不成眠。
已无梧叶题长恨，空折梅花报可怜。
弹尽琵琶和泪语，黄昏青冢叫啼鹃。

到了次日，粘罕将军进了衙门，排下一堂军校刑具，提出师师和这些妓女、子弟来。满东京谁不知一个李妈妈，看的人挨肩挤背，真是人山人海，俱道："这李妈妈也因享过了福，经这儿番大乱，不曾失她一点体面。今日这一件事，毕竟她久有手眼，到底也不相干。"也有说："这个老狐精，迷惑了朝廷，把宋朝江山都灭了，她还打着旗号养汉，享尽了富贵。今日定是天报好，哪有还叫她清净无事的理！"外人议论不提。

却说粘罕在堂上一株槐树下盘膝而坐，先叫上皮员外，问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他起祸根由。皮员外细说了一遍，说借银瓶骗去三千余金，又使湘烟来假说赔人，使江蛮子报假信，又偷了家资二千余金。说的粘罕一班儿番将大笑起来，指着员外道："看你这个嘴脸，还要嫖她？只好当个脓包王八罢了！"叫上李师师来，看了又看："这等一个娼妇，还要接了宋家的皇帝？他如今在五国城，你也该替他守守情儿，才是婊子的体面。如今大开着巢窝，连如今王爷抽选都叫不应，你好小手段儿！我且看看你这白屁股儿。"即令动刑。皂隶剥去中衣，先打二十大板。可怜把一个白光光、滑溜溜、香喷喷、紧缀鲍两片行云送雨的情根，不消几下竹篦，早红雨斜喷、雪皮乱卷。在旁围的人先也恨她，到此心都软了，不免动情伤感。又是一拶四十敲，滚的云鬓如蓬，面黄如纸，口中乱叫，比那枕上风情、被窝中恩爱，还叫得亲热。粘罕将军看不过意，也就吩咐放了拶子，差人送入女仓。把这些丫头当官卖嫁，并家私籍没入官，以充军饷。这些子弟们，不合昏夜宿娼，每人十板，一面追了供状口词，申与四太子王爷。

文书房做起勘语：

看得娼妓李师师，蛾眉不肯让人，因而蠹国；狐性偏能惑主，遂至倾城。以章台为御苑，有蔡游夏廷之淫；指辇路作私巢，甚烽举骊山之罪。乃至恃六贼为门户，通四寇作腹心；盗内帑之金珠，僭娼优而祎珮。诚九尾之狐迷人白下，千尺之蟒肆毒青丘者也。久宜藁街明诛，姑以原赦减等。遵依新律，入官配军，家私充饷。其一应妓女，分散为奴，以备军赏。

大金某年某月某日为盗国娼妖事一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粘罕将军将勘语口供一一申报了兀术王府。

李师师将养了一月，唤出监来，同一起粉头过了刑部。即时有一番军，因看马有功，当堂批了领状，领去为妻，往辽东大凌河养马去了。将那所住的秦楼，舍为佛寺。其余女子分入各营，也有教她做戏的，也有番妇毒狠，叫她拾粪拾草的，也有担水放鹅鸭的。抄没了家财，一一入官，不下二十余万。把一个锦绣花丛，不消几日，化为瓦解冰消。真是繁华一梦：

杨柳丝丝弄春柔，烟缕织成愁。海棠过雨，胭脂零落，花事都勾。　　而今往事难重省，归梦绕秦楼。相思还在，汴河西路，御苑东头。

这李师师恓恓惶惶，身无寸丝，手无文钱，随着一个七十岁的番军，往营里去了。原来这个番军先有一个老婆，是西番回子家女儿，嫁了七八个兵，才嫁这个老军。生的一脸黑麻，钩鼻大口，浑身上下都是皮袄，腥臊烂臭，打着两个连垂，使青缎子装着。性如烈火，每日打骂的老兵全不着家。忽然见这老兵领着一个妇人走进门来，打着番语，问是哪里拾来的。老兵说是王爷赏的。这老婆坐在炕上，李师师进来，只得磕下头去，起来在旁侍立。又不省她的言语，只见她向老兵讲了几句番语，那老兵取了一根担钩、两个木桶，叫师师向井边打水来，做饭与老兵吃，那老婆也不问师师什么人。只得两眼垂泪，取过木桶来挑起，真有千斤之重，这李师师哪晓得这个滋味，出门来又不知井在哪边，恓恓惶惶而去。正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锦屏翠被香犹在，垢面蓬头事不同。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六回　青楼秽地鼎分三教堂　大觉正宗旁参百花法

诗曰：

碧云飞处隔蓬莱，香径烟消种绿苔。
梦里关山何日到，书中鸿雁几时来。
团香和就相思泪，碾玉雕成百艳胎。
莫向人间枉惆怅，刘郎岂合老天台。

话说李师师受过了繁华富贵，该有此灾祸，以准折她淫奢享过之福。一霎时雨卷风披，飘流而尽。只有一座师师府，盖的秦楼楚馆、曲榭回廊、楼阁亭台、花园池沼，似小王府一般，封做官家公所。作了五千官价，没人肯买，俱嫌是娼优烟花之地，良家子女不便居住，因此闲了年余，无一人来问。有一个大相国寺月光和尚，要花众檀越钱粮，情愿出二千金，来改成准提禅院，大开丛林，悬起钟板来，招十方贤圣，安禅讲法。投在提督府标下，请了刘豫的令旨，不日纳官价，就要兴工造像，开堂留众。

不料这法华庵尼姑福清，因在金将军粘罕府里，时常进宅和太太们宣卷唱佛曲儿，因此结了一会，连这干离不府里乔倩女、乔菊姐、宋秀姐俱在会中。每位出五钱银子，雕准提菩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俱随着吃准提斋。每日送茶油米面，常常过法华庵去随喜。这些金营太太们，坐轿的、骑马的，一个小小庵子通坐不下。商议要另盖大殿，起造禅房，接引十方。一时就没有这个落地。后来听得李师师宅子入了官，因是汴河西，与这些行院勾栏相近，不是修行的住处，也没想起来。因听的月光和尚要出二千银子，投齐王府建寺，福清就想起："既然僧家好住，我们尼僧如何住不得？"因此交通了众位太太，说与兀术四太子宫里娘娘得知，说："这李师师宅子是宋朝徽宗游幸之地，原该入在王府。因何齐王就卖了二千金与僧人建寺？这西河一带，都是娼妓乐户，男僧也不便往来，倒是尼僧住在此地还方便些。就做王爷娘娘的香火院，日夜诵经，护国安民，延寿生子，可以长久的。"那娘娘一闻此言，因兀术还没生世子，即时传了福清师徒三人进宫来，要舍寺雕白衣送子观音，与王爷求子的话。

那福清领着谈能、谈富，师徒三众打扮的十分洁净，到宫里见娘娘。合掌当胸，问讯下拜。娘娘略笑了一笑，叫福清三人坐了。只见一个宫娥，金盘棒上三盏茶来，福清因问讯了，接茶在手。见有红色油花在盏面上，怕是荤油，通不敢用。娘娘又笑了一笑，叫了两个女通使来——是中国掳来，久在营的。娘娘和她说了一回，二女子才讲着汉话说："娘娘劝你吃茶。这是芝麻茶，不是荤，因何不用？"这福清又打了问讯，才吃了几口，谢了茶。娘娘使女通使说：要将李师师宅做王爷香火院，替王爷求了子，重重赏你。娘娘今要造千佛阁、檀香送子观音，先舍三千银子，助你兴工。等修造一毕，娘娘亲去拜忏祈福。"福清又谢了。一时间，又是异样香茶、素果点心，俱是一尺高盘，摆在泥金炕桌之上，铺上锦毯，叫福清在西南炕上坐。原来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人以西南为客座。又是大金钵盛着米饭，使金匙分在龙凤碗内。福清三人略用了些，起身拜辞而去，安排修造不提。

却说天坛里王道官听得李师师宅舍宽大，僧尼相争做寺，他也央了干离不营里将官来，许他一千银子，要买做北极真武殿，前面改作三清元始宫。又有开封府学秀才们，为头的两个学霸吴蹈礼、卜守分，率领阖学，来齐王府递公呈，要求将此宅改为集贤书院，请名公在此讲学。总是淫房花陌，被这三教中人，无一个不爱在此盘踞，作安乐之地。此中滋味，真是劫魔尘障，谁能跳的出这个门户去。诗云：

门前绿树无啼鸟，庭下苍苔有落花。
聊与东风论个事，十分春色属谁家。

后来，这大相国和尚、天坛里道官与开封府学生员，三下告起状来，都要争这个地方。不意早有一道令旨，差一内官行到齐王刘豫府里，说这个去处，王爷要自立香火院，造千佛阁，诵经护国。不则一日，又有一路文书行下开封府，借拨河南钱粮三千两，取州县匠役，差的当内官一员，监造千佛阁、雕檀香观世音像。

不一时，看了吉日，开封府尹亲来开土兴工。忙的个尼姑福清师徒三众，挑着经担衣钵，连连搬进院来。只见屋宇深沉，往内有九进房子，回廊曲折，虽然家器抄籍入官，那些门窗路径、绣户朱阑，件件俱全，不消另起造的。看了一看，但见：

绣户尘生，朱栏色旧。五间画阁插云霄，堪供金鸡释子；十丈锦堂垂绣橐，可坐宝杵韦驮。伽蓝侧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改东厢，六祖传经在西室。玉粒天厨，堪称香积；金砖佛地，无用戒坛。海棠半开半卸，哪知色尽还空；山鸟如笑如啼，正好从闻入觉。铺就金绳原正路，修成梵阁绝旁门。

原来李师师住着内外房百余间，百余口人还住不满，今日福清得了王爷娘娘的令旨，看守香火，这等宽大一个宅院，如何支撑得来？从来说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单说人逢时势，自然那些帮衬的人不呼而至。就有汴京城出名的寺院庵观，凡系尼姑女道，都一齐来拜福清，口口称师太、老太。哪消三五日，又有京里京外大家檀越、远村野寺的斋公婆婆们，拖男领女，担米挑柴的，又有那寺庙的社头，送佛像的、捧香火的，一一凑拢将来。轿马车辆，挨挤不开。

那些善人们都来帮着。启过王爷，说汴京北门里，有一座护国光明寺，因遭靖康大乱，金兵进城，烧的精光，把七间大殿烧了，喜得是三尊大铜佛不曾烧化，至今用芦席搭盖，已经十年，没有钱粮修造。敕着开封府动人夫抬来，安在后面五间画楼底下。把前面花窗桶扇一齐打开，周围砌起供台香桌。

哪消几日，这些僧尼善信男女等众上了几千人，把这三尊佛如风行之速，往这汴河西来了。路旁看的人都手执信香，念佛之声如海潮雷动。迎佛安在画楼中间，挂起旛旛宝顶，蜡烛香花烧在炉内，都是沉檀，香烟馥郁，木鱼铜磬音声不断。恰也铜佛灵应，就成了一个大禅林。因此把汴梁、河南一千里内，行善参禅的大家妇女，都来进香，沿路车马不绝。四太子娘娘不二三日就来设供一次，每人诵经的馒头四个、经资五钱，又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下宋徽宗铸的大铜鼎安在殿门首。别有古铜周彝三尺余高，汉瓶一对，俱是翡翠朱砂、千年的斑绣，供在佛前桌上。大琉璃灯——四面八副垂带，珠子宝石嵌的——点起照得满殿上金光百道，俱是宋朝大内之物。赐了一个匾额，金字朱牌，曰“敕赐护国大觉禅林”。从此这些士官瞻拜，男女皈依。月米香油，各处供送的，如运粮相似。这福清留了各庵上人习学经典，善打法器的比丘尼三十余众，在殿上诵经拜忏，二六时念功课不绝。又立起丛林的清规来，照依大相国寺的执事，也有知客、典座、库头、斋头之类，约三十余人，分任其事，把一个卧柳眠花魔女地，变做了谈空说法梵王天。有诗咏比丘尼清净修行的妙处：

一钵即生涯，随缘度岁华。
是山皆有寺，何处不为家。
笠重诸天雪，鞋香净土花。
他年松偃盖，风雪护袈裟。

这里大觉寺兴降佛事不提。后因天坛道官并阖学生员争这块地，上司决断不开，上了一个本。说这房屋宽大，与行院勾栏相近，单给尼姑盖寺，恐久生事端，宜作公所，其后半花园，应分割一半，作儒释道三教讲堂。王爷准了，才息了三家争讼。那道官见自己不得，又是三分四裂的，不来照管。这开封府秀才吴蹈礼、卜守分两个无耻生员，借此为名，也就贴了公贴，每人三钱，到敛了三四百两分赀，不日盖起三间大殿。原是释迦佛居中，老子居左，孔子居右，只因不肯倒了自家的门面，把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尊孔夫子塑在居中，佛、老分为左右，以见贬黜异端外道的意思。把那园中台榭池塘，和那两间妆阁——当日银瓶做卧房的，改作书房。一边是烟花曲巷狭斜，一边是佛阁比丘天女。这些风流秀士、有趣文人，和那浮浪子弟，也不讲禅，也不讲道，每日在三教堂饮酒赋诗，到讲了个色字，好不快活所在。题曰“三空书院”，无非说三教俱空之意。有一名人题词曰：

阆苑瀛洲，金谷琼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剩却闲愁，是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

酒熟堪蓊，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忔憎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嶂，绿水边旁，又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

此等何如，懒散无拘，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消除，好炷些香，说些话，读些书。

万事萧然，乐守安闲，蝴蝶梦总是虚缘。看来三教，一个空拳，也不学仙，不学圣，不学禅。

却说这有个雨花女寺中一位胡姑姑，年纪六十余岁，名号百花宫主，自成一教。头上僧帽，两耳金环，头挂一百八颗人骨的珠，身穿锦戒衣，手摇铜鼓儿，口念经咒，从着三二十女人，吃的是牛肉大荤。有一种法术：凡遇毒蛇恶兽、邪鬼魇魅，请到了百花姑娘娘，摇着铜鼓，不知口里念些什么经咒，把那毒虫伏住，全不敢动，妖魅也消了。因此法术，人人畏敬，尊奉百花的教，奉她如神，也有投拜门下做徒弟的。听得说这尼姑福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在四大王宫里，娘娘舍了师师府做香火院，她就起了一个贪念，要来夺此地。

不料满城士女，抬了三尊大铜佛，安了佛座，不消一月，贴起金来，盖阁修寺，造的个师师府如西天道场一般。但见：

> 香烟磥磥，旛盖飘扬。五间佛阁，上安宝藏法轮；四面回廊，塑设须弥罗汉。粉壁泥金，三十三天画出菩提狮子座；画梁饰彩，九千九百移来鹫岭象王身。说非法非非法，直至万法皆空；言无如无无如，到底一如不着。又有那三十二应现化身，观音普度；五十三参游法界，童子寻师。琉璃高照虚空界，是色非色，哪分十万由旬；旃檀香满要竭海，是闻非闻，只在刹那净土。黄花翠竹尽天机，墙下林檎结果；燕语莺啼皆正觉，阶前檐蔔生花。木鱼唤醒利名人，金磬敲回尘土梦。

那日百花姑姑坐着大轿，簇拥着一群女僧，进的大觉禅林。早有知客报与福清知道，披了戒衣，迎进禅堂。看那百花姑到了大殿上，也不参佛，只将手里铜铃一摇，捏了个印诀，弹了三下，走去禅堂讲座上坐下。这些众女僧都来问讯，磕下头去，她稳坐不动。福清捧上松仁果茶来，就是素果点心。香蕈面筋、粉汤蒸饭。百花姑不坐高桌，自己铺下一路红毡，和这些妇人一带而坐，方才用点心。吃毕，坐着不肯起身。福清不知其意，只见随的女僧传百花姑的言语，说要收福清做个徒弟方才起身。这福清见百花姑人人敬重，必然有些道行，闻知要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她做徒弟，欢喜不尽，忙忙取了戒衣披在身上，铺下展具，向百花姑合掌问讯，倒身三拜。这姑姑取了一串西洋琥珀数珠来，挂在福清项下，起来上轿去了。这福清结拜师父，指望传她些西方佛法，哪知道百花姑要她拜了徒弟，好占这大觉寺，行她的邪教，今日这西洋数珠，做了福清的媒礼，从今再不敢推辞了。可怜一个道场，惹出一伙邪魔，造孽不小。有分教：

白莲池畔，又添上几丈污泥；
紫竹林中，忽燃出千重烈火。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七回　二美女诲淫游佛殿　一老尼惑众念莲经

词曰：

试问禅关，参求者无数，往往到宅空老。积雪为粮，磨砖作镜，误了几多年少。毛吞大海，芥纳须弥，金色头陀微笑。无荫树下，绝想台前，杜宇一声春晓。

鹫岭云深，曹溪路险，是处故人杳。冰崖千丈。五叶莲开，古殿帘垂香袅。那时节，识透源流，才见龙王三宝。

话说福清尼姑又结好了百花姑子，这大觉禅林一发兴头。却说卞寡妇、鲍指挥娘子，领着两家女子——香玉、丹桂二人，因在汴河桥住着福清庵上几间净室，时常往来，甚是亲热。尼姑们喜她寡妇子女替她做鞋脚、缝衣服；这两个寡妇，喜这尼姑们要茶要水方便些。住有半年之外，忽然尼姑福清奉了王爷令旨，搬在师师府，造寺修佛，一时热闹起来，把这小庵子撇下，另招了一个老聋姑子看守香火。这两个寡妇和女儿，领着一个痴哥，甚是孤恓，又没个男子，把酒店本钱，都被人赊骗了去。虽是一个院子住着，依旧两家过活。时常包揽些鞋面花朵，将针指来度日。听得福清新修起大觉寺来，要去随喜。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两家商议，不好空手去得。等了半月，凑起钱来，买了四盒糕饼枣面，使痴哥担了，又借了领舍家几件衣服，把两个女儿打扮齐整。母子四人锁上房门，痴哥引路，和这些烧香妇女，走过汴河桥来。不上二三里路，望见河沿一带，翠馆青楼，几条小巷，穿过去却是大觉寺了。正值福清请了白衣庵里有道行的吕师姑法名如济，说法宣卷——来宣一卷花灯佛法的公案。大门首竖起高旛来。这些各庵的尼姑、吃斋的妇女，把一个大觉寺通挤不开。木鱼、经声，百十尼僧和着佛号，好不热闹。卞千户娘子、鲍指挥娘子都是老成打扮，只有两个女儿十分好看，一步步走进庵里，那些游人妇女看的人拥上来，真天仙并佩凌波出，魔女拈花送供来。

到了大殿上，先拜了佛像，早迎着谈能和知客，引至方丈，与福清问讯了，才叫痴哥挑着四副盒子，揭开看了。福清道了生受，使谈能收了，摆斋在斋堂里。母子四人吃毕茶食点心，踅到方丈来听讲，在长凳上坐。众女僧打起钟鼓法器，才请升座。

却说这吕姑子，年将六十余岁，生得黄面长眉，挂一串金刚子数珠，穿着袈裟，手执九环锡杖，两个小尼姑手执黄旛，引上法座，中间供着一尊镔金观音，香炉金磬，烧着檀香不断。两边小桌坐着八个尼姑，管着打磬念佛。只见法师上座一毕，这些尼姑女众俱来问讯参拜。那法师只将镔金观音略一举手，便稳坐不动，把双眼闭着，搭下眉毛来，做出那坐禅的气象、得道的威仪，大声说道："今日堂头和尚要讲什么佛法？听老僧粗讲西来大意。"便道：

人身易失，佛法难逢。夫妻恩爱，一似同林鸟，大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限来时各自飞；儿女情肠，好似烧瓦窑，一水和成随处去。石火光中，翻不尽没底觔斗；海沤波里，留不住浪荡形骸。披毛戴角，转眼不认爷娘；吃饭穿衣，忘却本来面目。无明火里，生出贪、淫、妒、狡四大轮回；无常梦中，历遍生、老、病、死七情孽债。因此阎罗老子伤心，无法救地狱中饿鬼；释迦牟尼出世，愿度尽阎浮上众生。三藏八乘，火池处处见莲花；十地六尘，苦海沉沉流贝叶。黄氏女看经，宝盖金桥迎善女；目莲救母，铜蛇铁树报冤魂。持斋念佛，袁盎超几世沉冤；礼忏斋僧，郤后证三生正果。一失脚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人。

因说偈曰：

如是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

又问："堂头和尚今日从何处问起？老僧放参。"只见首座有一尼僧上前问讯，说道："佛法参禅，先讲过行住坐卧。请问和尚，如何是行？"答曰：

行不与人同行，出关两足云生。
为着千峰吐翠，踏翻古渡月明。

又问："如何是住？"答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住不与人同住，茅屋青山自去。
庭前老鹤吟风，门外落花无数。

又问："如何是坐？"答曰：

坐不与人同坐，婆娑影儿两个。
雪花扑面飞来，笑我北窗纸破。

又问："如何是卧？"答曰：

卧不与人同卧，葛被和云包裹。
孤峰独宿无聊，明月梅花与我。

又问："如何是色中人？"答曰：

嫫母、西施共一身，可怜老少隔千春。
今年鹤发鸡皮媪，当年花貌玉颜人。

又问："如何是人中色？"答曰：

花开花落两悲欢，花与人同总一般。
开在枝头防客折，落来地下有谁看。

又问："如何是人中境？"答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沧海尽教枯到底，青山直待碾为尘。

又问："如何是境中人？"答曰：

翠色黄花非外境，白云明月露全身。

又问："如何是空即是色？"答曰：

莺啭千林花满地，客游三月草连天。

又问："如何是色即是空？"答曰：

万象全归古镜中，秋蟾影落千江里。

法师放参一毕，便叫："堂头大和尚，我今放参，并无注脚，你那善男信女，优婆塞、优婆夷等，有善问法参禅的，我今大发慈悲，任凭提问，老僧信心指授。"问了半日，讲堂上坐的妇女，挨肩挤背，没人敢言语。八个尼僧，齐齐合掌，下得公座来，朝上问讯，禀法师说："众生初学佛道，不识堂头和尚深微佛法，请宣法卷，略破愚迷。"齐声和起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堂上堂下，一齐接着念佛。

众女僧把法鼓咚咚打起，金磬一声，法器齐动，满讲堂香烟云绕，梵音潮动，真叫人骨冷魂销，尘心一洗。那法师方才开眼而说公案，众妇女僧尼，又问讯五体投地，请师宣卷。一面送上茶食香果，各人面前俱有香茶。这些听讲的人，拥将上来，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听讲，又是看这些小姑子和美色妇女，何止有二三千众。于是法师高声演说。先念诸佛名号，念佛一毕，梵音止响，那法师高坐禅床而诵偈言：

六万余言七宝装，无边妙义广含藏。
白玉齿边流舍利，红莲舌上放毫光。
喉中甘露涓涓润，灌顶醍醐滴滴凉。
假饶造罪如山岳，只念菩提忏法王。

“今日宣的卷，是一部花灯轿莲女成佛公案。单说大宋朝仁宗皇帝年间，出在湖广襄阳府善乐村，有一个善人，姓张字元善。娶妻王氏。两口儿一生持斋念佛，重道斋僧。年过四十余岁，并无一男半女。家传的手艺，做些花朵灯笼，生理度日。挣得钱财，算足两口儿一日费用的，略有宽余，就修桥补路，布施贫人。因此，人都叫他做‘花灯张善人’。法当赞诵，大众宣扬。”首座敲起磬子来，念曰：

有宋朝，襄阳府，善人张士；同安人，王妈妈，在家修行。南无

两口儿，安本分，持斋把素；开着个，生意铺，花朵灯笼。阿弥陀佛

妆佛前，百种花，飞金布彩；做空里，长明灯，三界光明。南无

终日里，念弥陀，口讲因果；虽然是，不思议，无字真经。阿弥陀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张善人夫妻两口无儿无女，吃了长斋，每日口念弥陀。忽一日，惊动了西方我佛释迦牟尼世尊，佛眼一观。说他夫妻行善，该生一佛子出世，度他二人升天。遣了案下散花天女，化成一白发婆婆，来下阎浮世界，把《妙法莲华经》传与他夫妻二人，以成其道。果然天女变了一个婆婆，双目失明，头白如雪，年有七旬之上，手持瓦钵竹篮，来张善人门前乞化一斋。手拿木鱼，口中高声诵《妙法莲华经》，如流水相似。大众宣扬。”敲磬一声，又念：

有世尊，在西方，睁开法眼；见善人，宅门外，瑞气千重。南无

只因他，不识字，难传佛法；差天女，化婆婆，口授《莲经》。阿弥陀佛

有婆婆，隐真身，化成幻相；年七十，双失目，白发蓬松。南无

手持着，木鱼子，沿街乞化；念《莲经》，随口转，字字堪听。阿弥陀佛

有善人，在门前，十分慈念；唤安人，备茶饭，接待高人。南无

“张善人在门首，见他口念《莲经》，手持竹杖，心中思想：‘我夫妻二人不得真经，吃的是迷斋。何人报你的恩德，花棺彩木与你送老？’婆婆欢喜不尽。”首座敲磬一声，又念：

婆婆当下动欢心，世上哪有行善人？南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捧茶捧饭养着我，只求一卷《莲华经》。阿弥陀佛
随缘度日住几载，不知谁是我的亲。南无
善人夫妻忙不住，急忙接着请进门。阿弥陀佛
厨下烧水先洗浴，换了新布衣和裙。南无
一间净室忙打扫，佛堂原有佛一尊。阿弥陀佛
香花蜡烛摆在上，夫妻同念金字文。南无
早晨送粥午时饭，一家茶水尽殷勤。阿弥陀佛
不消半年三个月，《莲经》口里往外喷。南无
舌底莲花生光彩，动了金刚揭谛神。阿弥陀佛
开口闻得旃檀气，合眼就见佛世尊。南无
一住三年无怠慢，婆婆开口辞善人。阿弥陀佛

“当下张善人夫妻二人，不消一年，学得《莲华经》十分烂熟，如水流相似。一住三年，捧茶捧水，全没一点慢意。婆婆一日看着王氏道：‘我今打搅你夫妇三年，经已念熟，今晚要辞你还家。’王氏便说：‘妈妈，你今传经三载，我夫妻受其大恩，不曾报效，原说替你养老送终，因何舍我便去？你家今在何处，什么地名？我夫妻好送你回去，时时看望你。’婆婆便道：‘张善人夫妻，近前来，听我细说。’”击磬一声，又念：

张善人，你夫妻，休要牵挂；我本来，无定住，身在空门。南无

要回去，哪里定，东西南北；说声去，就要走，不论行程。阿弥陀佛

无始来，谁是我，家乡住处？撒手去，谁是我，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急亲人？南无

一行说，取水来，浑身沐浴；盘着膝，打着坐，合掌归阴。阿弥陀佛

“当下婆婆即时从而去。张善人两口儿不敢啼哭，念经三日，起了一个龛子化去，供养在西山寺后。不消半月，王氏年四十以上，忽然有孕。到了十月，腹中疼痛起来。王氏卧在内室，张善人念经未毕，眼看见那白发婆婆笑将进来。张善人大惊，才待追寻，只见王氏房中早产下一个女儿。生的眉端目正，面如满月一般。因念经得来，取名‘莲女’。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不觉莲女长到七岁。生得乖觉伶俐，一见便会。又有一件奇事：口里背诵《莲华经》，顺念顺流，倒念倒流。请了一卷《莲华经》来，字字行行，一似念过的一般。天生胎素，口不尝荤。每日在家做些花朵，略有闲时节，即看经拜佛。只有一件，不守女儿规矩——听见僧人参论佛法，就要出门去观听。有一个能仁寺惠光和尚，登座开讲，莲女急忙走入寺中，便高声问道：‘龙女八岁献宝成佛，我今七岁，没有宝珠，何时得道？’把个惠光长老，惊得一句答应不来。张善人听说女儿走进寺去参禅，甚是惶恐，急忙抱了回来，吩咐王氏好生看守女儿，勿叫她张头露面，惹街邻嗤笑。因此莲女日逐做些花朵，不得出门。

到了年方二八，因元宵能仁寺上灯，众檀越约了灯会，悬起千百盏灯来。妇女们烧香的、看灯的，人山人海，都去随喜。莲女要去，父母拦挡不住，王氏说道：‘孩儿年已长成，不比你七八岁时去混他的讲堂，也惹人议论，同几个邻舍老婆婆去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仁寺看灯，早去早回。’”首座击磬，又念：

有莲女，能仁寺，把灯观看；密层层，佛塔上，万盏明灯。南无

又遇着，老禅师，登堂说法；引动了，红莲女，去问禅宗。阿弥陀佛

向法堂，讲座下，高声大叫：问和尚，满寺灯，何处先明？南无

和尚答，佛殿上，灯光先照。莲女说，佛灯外，谁是心灯？阿弥陀佛

老和尚，答不来，莲女大怒；走上去，打一棒，要问机锋。南无

“当下莲女问道：‘佛灯今在殿上，心灯却在何处？’长老一时应答不来，莲女夺过长老禅杖，当头就打。慌得这些看灯妇女，一拥上来，把禅杖夺了，推拥莲女回家。

“张善人夫妻十分惶恐，埋怨女儿不守闺门，使人嗤笑，连忙叫个媒婆，与莲女提亲。有一个李员外儿子，和莲女同庚，也是一十六岁，且是聪明俊秀，常见莲女门首卖花，看在眼里，使人来说媒。张善人两口儿只拣择女婿，不争财礼，遂结了亲。看了吉日良时，把莲女打扮得如花似玉，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上了花藤彩轿。各处花店将花朵添箱，点起花灯，前后有百十余对，都来看莲女成亲。”敲磬一声又念：

李家男，张家女，门当户对；许了亲，下了礼，酒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果羊红。南无

红鸾星，择就了，七月十五；众亲邻，来助喜，俱送花灯。阿弥陀佛

有莲女，打扮的，天仙玉女；恁爷娘，送上轿，两泪交零。南无

叫一声：我的儿，养得娇惯；到人家，守规矩，休要讲经。阿弥陀佛

撇得俺，有夫妻，没有下落；养了你，多半世，没个后成。南无

有莲女，全不答，高讲《莲经》；一卷经，刚念毕，不听人声。阿弥陀佛

到门前，放下轿，拜门行礼；有公婆，接新喜，捧着花瓶。南无

掀轿帘，忙来请，新人下轿；似木雕，如泥塑，全不答应。阿弥陀佛

半空中，忽闻得，笙箫仙乐；放金光，天花落，香满虚空。南无

“当下莲女在花灯轿里，一卷《莲经》诵毕，左脚盘着右脚，小小弓鞋搭在膝上，坐化而去。李家慌忙去请张善人夫妻。只见半空中笙箫仙乐，一道金光，天花乱坠，见莲女站在空中，向说偈曰：

我本西方座上人，偶将两脚踏红尘。
众生若问《莲经》义，看取花灯不坏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后来张善人夫妻升天，不在话下。”

法师宣卷一毕，大人高声和佛，打起法器，送法师下座。这些妇女们听到好处，也有笑的，也有愁的，只有这丹桂、香玉二人，不住的乱笑，也不管什么经典佛法。两个寡妇，要辞了福清，和二女回家去。只见有两个女僧进来，传百花姑的师命：“要来寺里同大众讲经哩，明日打扫一座禅堂，在这里过夜。”封了五十两银子，叫福清早早安排斋供。慌得这福清满口答应，哪敢推辞。这丹桂、香玉二人，要等着看百花姑讲教，就不肯起身，福清留下在后禅堂法炕上歇去了。有分教：

外道妖魔，安下经典演法术；
惑人邪教，移过参拜闹经坛。

不知百花姑的演教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八回　观邪教女郎应乱性　闹斋堂贫婿忽逢妻

诗曰：

我本禅宗不会禅，甘休林下度余年。
万缘歇尽非除遣，一性圆明本自然。
山色溪光明祖意，鸟啼花笑语真诠。
开窗自看云生灭，惊起鸳鸯水上眠。

又：

道高一尺魔高丈，魔道相因有是非。
山鬼自能生伎俩，野狐原不碍禅机。
硃投赤水传心密，火种青莲喻法微。
洗脏吞针学得否，木儿骑得铁牛归。

话说百花姑子使女僧送了五十两银子来，叫福清姑子预备斋供，安立道场，福清使小尼姑谈富去请姑姑到来登座。一顶大轿、一对黄旗、一对红棍，后面骑马的女僧有百十余众，簇拥大轿。到了大觉寺门，下了轿。这些女僧一拥而入，随百花姑上殿拜佛，然后走到东边新安的方丈。早已安下讲座蒲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两边听经的长凳，坐了满满一层。先是福清来参拜问讯，遍送了茶，茶罢摆斋。姑姑在法座上独自吃斋糖、良异果，都是高簇朱盘。摆上饭来，又是二十大碗，无非是香蕈麻菇、燕窝天花各种贵菜，油炸面筋、糖灌鲜藕等物。吃了几箸，取下去给众尼僧吃了。各人面前一盘糖卷、一钵蒸饭、各样素菜，十分丰足。那尼僧打起磬子，不知念了几句什么经咒，一齐把斋饭吃饱，取了家器，各人下堂洗手吃茶，才安排坛场。这些看的妇女和这些烧香的闲汉，都立住了脚观看，有说是请下活菩萨来的，有说是试她法术，要拆剥活人的。门里门外，不知有多少人，等看这百花姑演教。连这福清姑子也不知演什么法，讲什么经。到了掌起灯烛来，大殿上击鼓念晚功课，这百花姑还不见上座。但见：

悬几盏琉璃彩花灯，挂几行西番神图像。中坐着二尊菩萨，旁立着三天侍从。也有那执刀仗剑，手取人头，青脸红发，号作助兵的神将；也有那骑狮跨象，顶开天眼，三头六臂，称为护国的天师。才开坛鸣锣击鼓，一登座左跳右舞。

大殿晚功课一毕，只见把钟鼓一齐打起，闹成一块，也不拜佛，也不打坐。抬出一尊镔金的佛来，有二尺余高，说是佛祖。两僧将佛供在中间，百花姑才下了法座，绕佛三匝，把手中铜鼓摇起，口里念着些咒，拜了九拜。却自己先取了一面大鼓打起，唱的曲儿，娇声浪气，极是好听。这些女僧，一人一面鼓，齐齐打起，和着唱曲，聒得地动山摇，言语全听不出来。打了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回，只见四个尼僧在佛前对舞，左跳右跳，舞得团团转起来。众尼僧一齐和佛乱转，满殿里转得风车相似，好不中看，只叫做旋舞。连供果盘上灯烛都摆得昏暗了。又是那四个尼僧，你搭我肩，我搭你背，挽手袅娜，侧胸歪头，备极那戏狎的形状，只叫做鸾凤舞。看的妇女们俱在方丈门外，挨肩挤背，眼花缭乱，着实动兴。那年长老成的香客、吃斋识羞愧的妇女，也有散去的。落下得这些邪教妇女，如卞、鲍二寡妇和丹桂、香玉二女，见这相调的光景，便住在那众尼姑香客丛中，看的不了。

只见百花姑上得法座，两眼瞢眬，盘膝打坐。更有一个三十岁年纪番僧，生得眼大腮宽，面如赤枣的，手执大鼓，向佛前一左一右，一跳一滚；一个生得二十余岁白净面皮，柳眉星眼，带条红绳，撇有一丈余高，一上一下，一东一西，对着这击鼓的并舞不止，真如飞凤游龙。这叫做天魔舞。这等轮流乱舞，直闹到五鼓，把这大觉寺里尼僧们弄得半颠半倒，恨不得也学这法儿玩耍，好不快活："却去冷清清看经念佛，怎如得她们这等快活！"这里尼僧收拾了坛场。以此为常，把个大觉寺竟做他的禅林，按下不提。

且说这来看的妇女们，俱是汴梁城久惯串寺烧香、养和尚、认徒弟、吃邪斋、讲外道的，哪有正经人家肯容这妇女们烧香入庙之理？就中有指挥营里旧武职娘子们，杂在人丛里面。有一个张都监娘子，认得这卞千户娘子、鲍指挥娘子，在姑子房里坐的："到像十五年前卞奶奶、鲍奶奶一般。怎么这几年在北京地方，却走在这里来？恁有两个好齐整的女儿，莫非是我当初主媒，说她两个做干亲家的？"走进方丈里边，和众姑姑问讯了，上前细认，才笑嘻嘻的道："我的奶奶，你两个就不认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我了？”鲍指挥娘子上前一看，才认得是张都监家李太太，当初住着一个营里，结着上东岳庙进香的社，何等亲热，经这大乱，你东我西，险不当面错过去了。大家拜了又拜，忙叫丹桂、香玉过来拜见，道：“这就是当初替你两个做媒的张太太。”当下拜了。张都监娘子看了她两个妇儿如花似玉，和一对牙人儿一般，道：“记得分别时，两个姑娘才三四岁，今日长出这样苗条来，怎说我们不老了！”

尼姑让到斋堂里，摆上茶来。看这张都监娘子，比旧日头尽白了，打扮得老成，甚是淡素。说些当年旧话，家长里短的，问个不了。因说起：“你两家的亲家，这几年因大乱，可曾通个信儿？就忘记了是哪家的媳妇。二位姑娘也都是该出嫁的年纪了。”鲍指挥娘子便说：“这几年在北方做个穷武官，又遭着不幸，人亡家破，哪里通个信儿去？”指着丹桂姐道：“我这个业障，从前许了侯指挥家，酒席上换了个钟儿，谁见他丝麻棉缕儿来，她家公公拨在山西守备，还不知也在不在。”张都监娘子道：“我老了，忘事，通不记得你和小指挥侯瘸子家做了亲。”说着话，看了看丹桂姐，就不言语了。又问道卞千户娘子：“这位姑娘当初许配谁家？”卞千户娘子道：“西营里王千户。从定了亲，遭着兵乱，各家守分，只说道日后成婚时行媒礼罢，如今也没个人影儿来问声。过着这穷日子，孤儿寡妇的，还不知将来这女孩儿怎样打发哩。”张都监娘子道：“这不是老王千户王明宇的儿儿么？”卞千户娘子道：“正是他。我记得倒是一个好白净女婿，大玉姑娘两岁，如今也该十八九岁了。”张都监娘子道：“你还不知，这是我家外甥。从拨在大同营里，这儿子死了十年多了，你还想女婿哩。一家人家，通没个影儿。”又看了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桂姐道："我本不该通这个信儿，说起来，你娘儿两个又是一场恼了。"

鲍指挥娘子道："莫非俺亲家女婿也乱后没了？"张都监娘子道："没有了倒还干净。如今侯指挥夫妇都外丧了，撇下你这女婿，穷得没有片瓦根椽，又没人样，被金兵头上砍了一刀，刚逃出命来。如今只一根腿走的路，人都叫他做侯瘸子。这些时只在营里亲戚家赶饭吃，哪里有个家业哩。今日要随着我来烧香，因走不动，借了个驴骑着，随我后边，不知几时到哩。"说着鲍指挥娘子满眼泪落，丹桂姐垂首无言。

正在伤心，只见一些男女走进方丈来，叫张都监娘子道："这早晚该家去了，赶得驴来接你哩。"就中走出一个十八岁的小厮来，只见：

> 搠腮拐脸，头上蓬几根黄毛；绰口稀牙，身上披半截蓝袄。瘸脚雁寻更，三步顶人一步走；癞头鼋下水，缩头容易起头难。行动时左足先仰，好似等打拐的气毬；立下时单腿独劳，又像扮魁星的踢斗。仙客追随，不日装成李铁拐；美人绝倒，何年得见赵平原。这就是侯指挥的荫袭，丹桂姐的佳婿。

这侯瘸子拐进方丈来，看着张都监娘子笑道："大娘不等我先来了，听了一夜的番经，如今该回去了。"看着卞千户、鲍指挥娘女们一处坐着，朝上唱了个喏道："这大娘们是谁？"这张都监娘子口快，道："你还不给你丈母娘磕头！今日也找丈母，明日也找丈母，却原来在这里相遇。"侯瘸子抬头一看，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见两个好齐整女子，随着这两个寡妇身后，也不认得哪一个是丈母，把那瘸腿伸开，先趴地下，磕下头去。羞得个丹桂姐转过脸去，一时没有藏处。这瘸子看见，明知是他媳妇，却认不出哪一个是桂姑娘，故意问道："我的媳妇桂姑娘可好么？"鲍指挥娘子恼得答应不出来。张都监娘子好玩口快，拉过丹桂姐的手来，道："你看看，这等一个媳妇，我看你在哪里成亲！"侯瘸子抬头一见，不知魂飞在哪里去了，吓得心窝里乱跳，好似见了狼的一般，又唱了一个喏，道："待明日我到丈母家去磕头罢。"一步一拐，出寺去了。这卞、鲍二寡妇和张都监娘子好生没趣。丹桂姐十分的春心，不觉一时冰冷，笑不得哭不得，暗暗道："奴好命苦，遇着这个冤家，倒不如香玉姐死了丈夫，落得干净，还好另嫁。"说着，送出张都监娘子去了。

这些尼姑也都嗟叹："这两个女儿一表人材，却遇着这个女婿，正是前生修因不全。"留下她娘女四人吃了早斋，才说起："旧日庵子上没人看管，隔得远了，如今这大觉寺的房头极宽，不如接上你娘女们来，还是隔壁住着，做些针指。"福清道："自从进得寺来，立起丛林接众，上下有百十余众女僧，整日价香客茶水，通忙不了，一双鞋脚也没人做。还请她姐儿们来。后面三教堂东边有一所闲房，前后十二间，原是师师家下人住的。如今隔着个书房，俺出家人不便走动，你们来住着，做鞋做脚的方便些。"卞、鲍二寡妇道："可知好哩！那里孤孤悒悒的，如你老人家过来了，也没个人说话儿，连酒本钱都没了，还恋着什么？看个日子搬过来，靠着这寺里也好做伴儿。"一行说着，尼姑送出寺来，分别上路回家去了。

先使痴哥去开了门，两个寡妇进去坐下，鲍指挥娘子叹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口气，向卞千户娘子道："今日也等女婿，明日也等女婿，如今弄出这个冤家来了！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休说穷得一个锅也没有，只这个残疾瘸子，我这等一个女儿，怎么看着过日子？倒不如玉姑娘，退了亲，何等干净。"说毕放声大哭。卞千户娘子劝住了。丹桂也自回房，呜呜咽咽，啼哭去了。卞千户娘子便道："依着我说，这个女婿也还差着个影儿哩。当初你家又没见个三媒四证、羊红酒礼，不过是一群酒鬼们醉了，换了个钟儿，谁是见来？白白的来骗个媳妇，却又何凭？"几句话语把鲍指挥娘子提醒了，说道："你也说得是。休道咱这样个女孩儿，就是个好女婿，也要和他讲个明白。咱就乌毛乌嘴的，一句没言语，干贴出一块肉去罢？"这里安排着，只不认女婿是个主意，也不恓惶了。

却说这香玉姐因自己女婿没了，先也恓惶，后来见丹桂姐女婿侯瘸子那个模样，好不心里爽快，暗暗道："要是这样东西，倒不如早早离了眼，省得耽搁了人的性命！"一路上回家，只见一个人青衣大帽，远远的送到两人门首，又在邻墙吴银匠家站了一回才去了，正不知是什么人。可见女儿家张头露像，街上行走，自然惹出事来。正是：

鳌鱼吞却钩和线，从今引出是非来。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二十九回　严父拜友窥破绽　浪子逢姣意着魔

诗曰：

得失荣枯总在天，机关用尽也徒然。
人心不足蛇吞象，世事到头螳捕蝉。
无药可延卿相寿，有钱难买子孙贤。
安心守分随缘过，便自逍遥自在仙。

集唐：

瑶台无路可追寻，花径逶迤柳巷深。
井上新桃偷面色，陌头香骑动春心。
东邻舞妓多金翠，南国佳人怨锦衾。
试问酒旗歌板地，相思一寄白头吟。

从来妇女家只宜谨守闺门，不出户庭为是，若是抛头露面，出外嬉游，不是被人观看谈论，就是惹祸招非，往往如此。说这香玉姐若是安安顿顿住在家中，自然无是无非。不合随了母亲到大觉寺中，看这百花姑子演教，回家一路行来，见有一个人跟随不放，香玉姐看在眼里。那人随到门首，看香玉姐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去了，又在间壁吴银匠门首站了一回而去。

这人不是别个，原是一个世家公子，姓金名子坚，排行第二，人都称他金二官人。父亲名钰，号静庵，系科甲出身，做过一任福建将军。大儿子名子壿，也做个京官，已经早故。静庵告老回乡，富贵无比，因想大儿子已亡，己身又老，只存金二官人一人，年只十七岁，要其攻书习上，将来正好接续官家一脉。因请一位博学先生，训课二官人。又分派书童二人，一名联元，一名金印，吩咐日夕在书房中照应服侍，不得擅离。若是先生及二官人有甚说话，要甚东西，只叫两童传述。“照管二官人不许出来，若不禀明先生，擅自出外，你们即便报我知道。你们若不遵我吩咐，察访出来，一定多要重处！”静庵极力提防，满望有此一番章程，儿子自然用心攻苦，断无他虑。谁料二官人少年心性，喜的是花街柳巷，怕的是黄卷青灯。只是打听得父亲不在家了，打通了两个书童，只说老爷叫他。他一出书房，就跟了一个书童，出了后门，不知往何处去了。游玩了一回，才得回家。虽云日在书房，先生极力训课，无如心不在焉。教了一年，毫不见效，先生便要辞去。静庵不知其中缘故，看见儿子学问虽不长进，却是日在书房，大约为资质顽钝之故，且留先生再训诲一二年，看其下落。先生因见主人再四坚留，只得勉强应允了。

开了年来，二官人已是十八岁了。谁知年纪愈大，读书虽不长进，其一种好色贪淫的念头，倒益发长进了。更添了两个书童在内撺掇照应，弄得他色胆愈大，竟时刻想出外的了。隔年还旧先生管他，先生见其不肯读书，日夕的尽心教他，终归无益，也就心灰意懒，一味做聋诈瞎，诸事由他罢了。二官人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见先生不甚管束，一日不过在先生面前点卯几次，竟弄得在外时多，在馆时少。同了两个书童，在外无事不为。又结交一班恶薄少年，呼兄唤弟，日日问花寻柳，今日不是到张凤姣家，明日就是到李兰香处，弄得七颠八倒，只瞒得个静庵一人。

这日合当有事，有个静庵同年赵竹村，自杭州罢任回家，特来拜望静庵。适值静庵外出，门公接着，已经回复主人不在家的了。因竹村与静庵从前极其相好往来的，久任在外，已睽隔二十余年，又因荒乱，彼此连信息也不相通，所以两边的家事，竟茫然不知。竹村因不曾会见静庵，立住了脚，细细把静庵家中的事，问了门公一番。晓得静庵大儿子已故，又有一个二儿子在家读书。问完再进堂中，对门公道："烦你进去，请二公子出来一会。"门公答应进内，走到书房里，只有先生及联元在馆中，却不见了二官人，因问："二官人何处去了？"联元道："我哪里知道？"门公道："今有赵老爷来拜老爷，回老爷不在家里，叫我请二官人出去会会，现在坐在厅前等待哩。你去速速寻来。"联元心里已自明白："二官人已经出去，哪里去找他？"又未便明白说出，只得与门公在家里各处找寻，哪里见有个二官人影来？门公因赵竹村久等，只得出外回复。赵竹村废然而返。

且说二官人这日闻得百花姑子在大觉寺演教，也不跟着书童，瞒了先生，独自一个出了后门，一直走到大觉寺来。此时百花姑已到，真正人山人海，挨挤不开。二官人也随了众人，看这百花姑演法讲经。东张西望，把眼瞧去，见一丛妇女内，正觑着丹桂、香玉两位俏丽佳人。近前定睛一看，但见：

婷婷袅袅又纤纤，翠贴眉梢玉指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不短不长形影俏，无嗔无怒性情恬。
低呼窗下莺当愧，悄立风前燕亦嫌。
若就古今评国色，敢嗤西子是无盐。

二官人看了，心下惊讶道："我不道天下有如此美丽女子，若能摆得她到手，不枉人生一世！"正观看间，只听得卞千户娘子与鲍指挥娘子许多说话，二官人心下明白，知那个身躯稍短的美女已是扳了这个瘸子的了，这个稍长些的美女扳的夫婿已经死了，尚无亲事。但不知是谁家女子，家住何处。站了一回，正在思想，看见人渐散去，两个妇人同了两个美女，也别了尼姑，上路回家。二官人想道：看这两位佳人，脚小伶仃，竟走回家，料来她家也去此不远。跟在背后，远远随去。跟随到她门首，只见她们都进了门，就把门关上，都进去了，正是：

少车女子少年郎，那得相看不断肠。
往往来来还想望，一声进去没商量。

二官人到了此际，如醉如痴，似失珍宝一般。两只眼还射定他门，似泥塑木雕一样。踱来踱去，又在间壁立了一回，毫没动静，看看红日西沉，免不得勉强归去。正是：

来如花吐气，归似柳垂头。
不见意中人，翻令喜变愁。

二官人归来，仍从后门溜进。一直到书房门首，正遇着联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元，问道："老爷归未？"联元道："老爷倒未曾归，若是老爷归来，只怕大家要吃板子哩！"二官惊问道："难道有谁人在老爷面前，告诉什么来？"联元道："今日二官人出去后，有个什么赵老爷来拜望，因老爷不在家里，说道要请二公子出去会一会。门公进来传述此语，叫我请哪个二公子出来，只得回他道，不知走到哪里去了。门公叫我去寻来，只得胡乱与他在桂花厅、鸳鸯厅、西书房、东书房、望云轩、赐闲居，及各处假山洞里、望湖亭边，并厨下柴房、坑屋后门都找寻一遍。门公见赵老爷等待已久，只便出外回复而去。我此时心头还未跳定哩。"二官人听说，吓得面如土色，半晌话都说不出来。别了书房，见过先生，即便倒在床上，和衣而睡，心上跳个不住。即叫联元出去打听老爷归来门公如何告诉，可有什么发觉。少顷，金静庵回来，门公将名帖呈上，禀知赵老爷曾来拜望，却未曾提起要会二官人、找寻不见一事。门公回话毕，出外去了。喜得联元手舞足蹈，忙报二官人知道。三人各欢喜不提。

且说金静庵见了名帖，想起赵竹村从前相好，因连年荒乱，音信不通已久，今闻已经回籍，喜出意外。到了明日，即便打轿回拜赵竹村。竹村接见，彼此多时不见，另有一番亲切寒温的话，自不必说。坐定茶罢，竹村对静庵道："弟出外二十多年，老兄家中之事，竟毫不知闻。昨日到府，因未得见老兄，细问门公，知老兄尚有一位二令郎，弟闻之甚喜，极欲一见，问知亦值公出未归，未曾觌面。另日还要到府会一会哩。"静庵道："自别老兄之后，贱荆病故，大小儿又远宦都中。因娶一妾，照管家事，又生此一子，现在请师在家读书。昨日谅不知道老兄赐顾，所以不曾出来拜见。得罪得罪。"竹村道："弟因门公回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老兄不在家里，后闻说有二令郎，即烦门公进内请二令郎出来一会。门公进去了好一回，才出来说道亦已外出，尚未回来，所以未曾面见。”静庵听说，想道：他日日在书房中的，如何今说不在家中？此言甚属蹊跷。只得含糊道：“既未曾看见，俟弟回家，叫他来拜见。”又说了一回闲话，相别回家。

一路想来，真正搔摸不着。到了门首，一进门来，便叫门公随进。到正厅上坐定，问道：“昨日赵老爷来，他曾叫你请二官人出来么？”门公不知其故，只据实回复道：“叫小的请的。”静庵道：“何故不出来看见？”门公道：“赵老爷因小的回复老爷不在家里，正要上轿，想了一想，又缩转身来，问小的道：‘你家奶奶没过几年了？’小的说：‘没过三年了。’赵老爷道：‘我出门后二三年，即闻得你家奶奶身故的，此事已有十七八年的，你如何说只得三年？’小的道：‘老爷所问的，想是正室太太，小的所禀的，是生二少爷的奶奶。’赵老爷说：‘原来你家老爷还有一位二奶奶么？’小的回道：‘有的，这就是已经没过三年了。’赵老爷又道：‘你才所说二少爷，如今在哪里呢？’小的道：‘在家里念书。’赵老爷道：‘此刻在家么？’小的道：‘在书房里。’赵老爷见说，要请出来。小的到了书房门首，见了联元，叫他请二官人出来，他说出外去了。小的与联元在家里各处寻遍，总寻不出来。小的因赵老爷坐等多时，恐其得罪，只得出外回复而去。”静庵听罢，晓得二官人未曾看见竹村是不差的了，未知何故寻不出来，究竟不明不白。

打发门公出去，静坐细想道：“若在书房里，既有客来请他，断无不肯出来之理；若不在书房里，毕竟回复先生，再向金印、联元说明，跟随了才好出去。听门公的话，是书房里面断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不在的了，但是出外，何故联元也不知道？必要细问二个书童，乃知下落。”即便唤联元到来，问道：“二官人近来日日在书房里念书么？”联元道：“在书房里念书。”静庵又问道：“不出来的么？”问到这句，联元一来心慌，二来昨晚因门公不曾说起，不提防发觉的了，没有打点这话，听得静庵问来，恰好打着心事，只得含糊答应道：“没有出来。”口里虽这般说，两脸不觉发赤，话音已是慌张。静庵眼里瞧见，晓得有些蹊跷了，又问道：“昨日赵老爷来，请他出来，何故不出来见他？”联元只得支吾道：“二官人不肯出来。”静庵道：“二官人既不肯出来，竟说他不肯出来就是了，何故又各处找寻？此事是有的么？”联元又支吾道：“没有找寻，二官人不肯出来是有的。”静庵道：“此事赵老爷对我说知，我回来又问门公，说话句句相合，你还要赖到哪里去！”此时火性大发，再叫门公进来质问，唬得联元垂首无言。细细驳问，终是支吾，不肯直说，便取大板打了一顿。联元熬痛不过，再三求饶道：“此事要问金印的，小的不过看管书房，二官人出外的事，小的是不知道的。”

且说这金印，昨晚听得无事，欢欢喜喜过了一夜。直到听见老爷叫联元，已经明白此事有些发觉，捏着两把汗，又不敢走出外来，半日在书房门首，东一张西一望，坐一回立一回，好似热石上蚂蚁一般。只听得老爷在厅上叫他，好像晴天里一个霹雳，唬得魂飞天外。硬着头走到厅上，似失魂落魄一般，身子抖个不了。静庵瞧见这样光景，明知他主仆两个在外，不知做些什么勾当了。问金印道：“旧年先生到馆时，我原吩咐你两个狗才小心照管书房，二官人若瞒了先生走出外边，你们要报我知道。你两个狗才，不遵我的吩咐，倒与二官人在外做事，我已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一知道。联元已经问过，今再细细问你。你若有一语含糊，我便处你一个死！”金印听说，又见联元已经打得这般光景，料来瞒不过的了，若不明说，枉受痛苦，只得将二官人所为，一一说出。恼得静庵咬牙切齿，跌足捶胸，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口气几乎气死。停了一回，走进书房中来。

二官人正见两个书童都叫了去，惊心吊胆，坐在交椅上等待下落。瞥见父亲走来，正是：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看容颜便得知。二官人见了父亲，即便上前叫了一声。静庵怒容满面，向先生把手一拱，即便坐下，二官人侍立旁边。静庵喝二官人跪下道：“畜生！你知罪么？我年已老，你大兄已死，只有你畜生一人，指望稍得寸进，接我一脉。谁知你背了我在外胡行！这般畜生，要你何用！”说罢，取起板子，不管上下，打得个落花流水。打了一顿，即叫家人收拾书房一间，将二官人拘禁在内，把门钉断，只留一洞，好把东西出入，二官不许出来。金印、联元立刻都赶出去。这先生见此光景，甚是好生没趣，只得辞别而去。正是：

偶然做了亏心事，没兴齐来不肯饶。

不知将来金二官人曾否娶得香玉，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回　风流子逢怨偶严亲毙命　美姣女遇情郎慈母相依

集唐：

夜夜孤眠枕独倚，两三行泪忽然垂。
长疑好事皆虚事，莫遣佳期更后期。
魂魄不曾来入梦，身情常在暗相随。
吴刀剪破机头锦，织得回文几首诗。

集杜：

莫厌伤多酒入唇，才倾一盏即醺人。
明眸皓齿竟何在，白水青山空复春。
涧道余寒历冰雪，柴门空闭锁松筠。
蜜蜂蝴蝶生情性，何异飘飘托此身。

且说金静庵兴兴隆隆，满望儿子读书上进，与他争气；到了此时，见先生已去，儿子又不长进，遭此一番闷气。想起家中情景，说又说不出，抛又抛不下，正是：哑子漫尝黄柏味，难将苦口向人言。

静庵恓恓惶惶，忽然害起一场心气痛病来，忙即请医调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治，一连上了半个月床，才得起身。心中想道："我今年已六十外的人了，倘然一旦身死，我死之后，大儿又无子嗣，这畜生没了我眼，一味胡乱行为，将来不知如何出落。看来久禁书房，亦非长计，不如早些娶个媳妇与他，一来把望生个儿子，可以接续宗祧，二来这畜生有了妻小，或不致在外胡缠。但须得拣一个人家好女儿才好。"仔细踌躇，因想起："赵竹村的为人，原是正经精细的，他又与我相好，若与他商量，必有下落。"即便打轿到赵竹村家来。

与竹村相见坐下，先说些闲文。竹村见静庵面带忧容，语言不甚爽快，因问道："弟见我兄语言面色甚不爽快，莫非有甚心事么？"静庵听说，正打着他的心里，因将二官人的事，细细告诉了一番："今要托老兄觅一妥当亲事，并望以速为妙。"竹村应道："此事这也是该应的。但弟出外多年，一概亲戚朋友多疏远了，目下归来未久，哪里就得知谁家有好女儿？就弟想起来，前在杭州，曾与宋将军有八拜之交，平素极其相好。闻得他令妹才貌超群，尚未联姻。旧岁曾经托弟作伐，因无好门户，未曾回复他。若向他说起老兄的令郎，真正门户相当，郎才女貌，又极相配，谅无不肯的。老兄看来可以对得这亲，弟即写信与他，不过一月外光景，就有回音了。"静庵听说甚喜，对竹村道："这宋将军，从前弟在京里也曾会过一面。今既与我兄相好，竟奉托老兄写书作代，静候宋将军的回音罢了。"说罢，即便起身告别而回。竹村随即差一个从前跟过到杭州的家人陆喜，星夜望杭州而去。正是：

莫笑家人去又来，来来去去有安排。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不然两隔三千里，哪得吹箫上凤台。

是时正是十月里，日短夜长的天气，陆喜出了门来，一路晓行夜宿，行了二十多日，才到杭州。见了宋将军，将竹村的书并许多礼物呈上。宋将军拆书看过大喜，即叫将礼物收下，又问了陆喜一回说话，吩咐家人们："好好看待赵老爷的来人。"自己往里边禀知母亲。宋老太太闻得，亦极欢喜，对宋将军道："妹子婚姻，原系大事，不可冒昧应允的。从前我看赵老爷为人，甚是正经，他来书的话，自然没有说谎的，况你与金老爷又曾会过，看来可以与他联姻。竟写一回书应允了他，即托赵老爷再为我斟酌一番。倘两相允当，聘礼竟为我收受。我明年春里正要回家看看，顺路同妹子到赵老爷家里，完此姻事。省了到此娶亲，道途一番跋涉，甚属一举两便，未知你意如何？"宋将军听了母亲的话，甚是欢悦，即速修书备礼，交与陆喜，又赏了陆喜十两盘缠，打发他起身去了。

陆喜得了回书，赶到家中，回复家主。赵竹村细看回书，甚是允当，即往静庵处说知，并将来书与静庵看过，对静庵云："老兄若无游移，竟照来书行事，聘礼弟权为收受端正。明春宋老伯母来时，择日与令郎完姻就是了。"静庵忻喜无比，择日就将礼物送到竹村家来。竹村收受回礼不提。

且说金二官人拘禁书房里，虽是三餐不缺，自朝至晚，住在一间屋里，走又走不开，书又无心去看，他想着了平日绣幌银屏的去处、雪夫花貌的可人，未免孤孤悒悒，掉下两点泪来。正是：相思空有梦相寻，悔作从前恩爱深。

一日，忽见有个人走来，把门打开，走进来道："赵老爷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老爷请二官人出去。”二官人听说，倒吃一吓，想道“如今父亲请了赵老伯来，不知将我如何摆布了！”硬着头走到东书房里。向上一看，见只有赵竹村与父亲在内。二官人上前拜见竹村，又向父亲拜见，拜罢，侍立在旁。竹村见二官人举止文雅，对静庵赞了几句，又对二官道：“我与贤侄虽系乍会，切在交好，不得不把直言规劝：贤侄从前的话，我已与令尊说过，不再提起了，今后务遵令尊教训，无事不要出外，在家苦心攻书。令尊已为贤侄对亲，大约明春就可完婚了。”二官听说，喜出意外，如逢恩赦一般，即便连声称是。竹村细说一回，相别而去。

喜得个二官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听了竹村的话，镇日在书房看书，真正足不出户。静庵见他改过自新，这心上的一团闷气，也就平了。二官人见做亲的事俱已打点的端端正正，只待吉期。到了新年，又过元宵，日日把望宋老太太到来。

到了二月初旬，宋老太太才到，一直竟往赵老爷府里住下。赵老爷接见、款待自不必说，将金家姻事，细细说了一番，又道：“小侄谨遵伯母之命，已将聘礼收受。此时金家都已齐备，专候伯母来到，择日行送大礼，即便完亲了。”宋老太太应许。竹村向静庵说知，择了二月二十日，送了大礼，三月初十成亲。

到了吉期，静庵先在大厅上排起筵席，待了赵竹村大媒，然后排列喜筵于内厅，诸亲戚友都来贺喜。候到吉时，便命乐人大吹大擂，到赵家迎娶新人，一色光华荣耀，自不必讲得。新人进门，出了轿，请出二官人来，拜了天地，又拜了静庵，两个新人也对拜过。奏了笙箫细乐，二位新人行命卺礼毕，拥入洞房中来。有集唐诗为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家欢笑设红筵，月对琼杯此夜圆。
弄玉有夫皆得道，刘纲与妇共升仙。
人情已觉春长在，眼色相当语不传。
花烛分阶移锦帐，凤凰飞出四条弦。

准准闹了一夜。

次日宋老太太便要动身回家，二官备了礼物，送出了关。到晚回家，亲戚都已散去，见过父亲，欢欢喜喜进了房来。走近新人面前，灯下细细一瞧，吃了一唬。原来宋家女儿的容貌，甚是丑陋不堪。二官人看见，心上甚是不快，碍着父亲，只得忍耐过去了。过了满月，二官人因妻子不甚中意，日里倒在书房里安身，到晚上勉强进去宿了一夜，清早起身便出来了。娘子见二官人镇日不进来，倒起了个疑团，不知不觉说话间，夫妻两个争闹起来。闹起了头，后来竟不希罕的了。静庵却不知道。

一日，静庵赴酌回来，正在灯下看书，忽见二官人慌慌张张走到面前，静庵见了奇怪，差别他何故这般光景。二官人道："日里父亲出去后，被娘子打了几次，我只得躲过。谁知我躲到哪里，寻到哪里，此时无处躲避，故到父亲这里来。"静庵听说，走出叫了媳妇细问，不过因些小事起衅，遂叫二官走来，正要细细将他夫妇训谕一番。哪晓得新娘子性如烈火，始初不过争论，后来竟不顾静庵在上，就把二官人揪住乱打，静庵忙喝，哪里喝得住。静庵大怒，忙叫妇女们扯开。二官人乘隙急忙逃脱，一道烟不知躲到何处去了。新娘子不见了二官人，竟不管什么，就把静庵"老狗头"、"老无耻"的骂了一顿。

静庵走到房里，气得顿口无言。到了半夜里，心气病疼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然大发，起初还可勉强说话，到了早晨，竟沉迷不醒。家人们着了急，忙报新娘子知道，又各处找寻二官人回来。二官人忙请医生诊视，毫不见效。原来怒气伤肝，老年人哪当得起。痛了七日，竟呜呼哀哉了。二官人大哭不止，急忙做棺盛殓，披麻挂孝，开吊做道场，自不必说。

过了终七，家中稍为清净，老婆又时刻咭咭呱呱闹个不了，二官人只得在外走开，倒也适意。不知不觉，从前的旧病又发起来了。一日，又想着从前所见的美女，未知曾否嫁去，因再走到她门首来，东张西望，正要寻个人打听一个下落。只见一个媒婆正从她门内走出，二官人定睛一看，原来是认得的孙媒婆。孙婆见了二官人，忙问道："二官人，多时不见，在此做什么？"二官人道："我正在此走过，看见了你，立住在此。这个人家你认得么？"孙婆道："他家我已认得久了。"二官人道："我正有话要问你。此处不好说，竟到你家里细说罢。"

孙婆同二官人到了家中坐下，二官人道："我问你非为别事，方才这个人家姓什么？"孙婆道："一家姓鲍，一家姓卞。"二官人道："她有女儿么？"孙婆道："她两家各有个女儿的，鲍家女儿叫丹桂姐，因对亲不好，她母女两口儿正在那里气死哩。"二官人道："卞家这个女儿叫什么，也对过亲么？"孙婆道："卞家这位女儿叫香玉姐，也曾对过亲的。如今王家儿子已死了，还没有亲事，正托我要与她对亲哩。"二官人道："既托你对亲，你看来可以对得我么？"孙婆听说，忙将袖衣掩住了二官人的口，道："二官人在那里说什么话！亏得没有人在此，若有人听见，说与你家奶奶知道，要连累老身吃苦了。此事断不要想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二官人说了半晌，见孙婆毫不相干，只得怏怏而回。归家左思右想，想出一个计策来，必须如此如此，方可成功。算计已定，停了两日，又到孙婆家里来。孙婆见二官人又来，看来有些蹊跷，问道："二官人来此何干？"二官人道："只为卞家女儿，我一心要娶她，务求你在内极力作伐。今日先来送个人情。"说罢，向袖中取出白银二十锭，开封放在桌上。孙婆一见，满心欢喜，接口道："不是老身不肯成就此事，只恐你家奶奶不容，倘有些风吹草动，连老身也不便，所以不敢多嘴。"二官人道："若做此事，家里自然要瞒过的，这个不消你讲得，我已安排停妥的了。只要你去说得卞家肯依就是了。成功之后，还要重重谢你哩！"孙婆应允道："这事也不是一两句话就得成功的。两日我不得闲，要到十三，才可到卞家去对她说着。有了下落，便来复你。"二官人道："既如此，我十四来问回话便了。"说罢，起身去了。

孙婆见二官人去了，心下踌躇道："此事就怕他老婆得知，若是瞒过了她，讨在外边，一时哪里知道。若得成功，倒有一宗财得，且到她家说一番看。"想罢出门。到了卞家，细细说了一遍。卞寡妇道："这官人既有正室，我女嫁去，恐遭凌辱，这个使不得的。"孙婆道："这个我也想到，他只为正房没甚人样，不成材料，家事全不照管，所以他要讨个帮手。你家姑娘若是嫁去，原与正室无二。况你老人家老来又无依靠，我也讲过，连丈母也要一同住在身边，将来要靠老的。"卞寡妇听见这话，满心欢喜，一口应承。孙婆大喜，相别回家。

到了十四，二官人来问回音，孙婆添了些说话，述了一遍。二官人喜得筋骨酥麻，再叫孙婆去说定了。择了吉日，把礼物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送去，定了八月十六成亲，又送了孙婆媒礼五十两。卞寡妇受了礼物，又想鲍家娘子居此无人照应，替他另寻了两间房子——同住到八月十六，迁居出门。端端正正，专等金家来讨亲。正是：

天下本无事，只为庸人扰出来。

欲知金二官人来娶香玉姐的事，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一回　抱病怀春空房遭鬼魅　贪花惧内借馆效鸾凰

集唐：

芙蓉脂肉绿云鬟，泣雨伤春翠黛残。
歌管楼台人寂寂，山川龙战血漫漫。
千年别恨调琴懒，几许幽情欲话难。
回首旧游真似梦，寒潮惟带夕阳还。

话表桂、玉姊妹二人泣别中秋，一夜同衾，十分缱绻。哭到天明，是八月十六日，丹桂要等送了香玉上轿才搬，香玉要待丹桂出门才去——雇就轿子，只等金二官家迎亲轿到。不觉日落，还不见孙婆来迎，好不纳闷。原来金二官人惧内，怕浑家知觉，各处走觅了一座空楼，打点停当，才来迎亲。因此直到黄昏，一顶结彩花轿、四个鼓吹、两对纱灯，孙婆骑马披红前导，后随着四个番官，又是一顶小轿——抬卞千户娘子的。明知卞家贫穷，俱在门外下马，街上立着，不肯进宅，立等上轿。吹打起来，围了一门首人。那香玉姐从早晨打扮停当，听得一声吹打，急忙穿上金家下来的一套织金袍裙，插戴了珠子冠儿、鬓花钗掠，好一似九天神女乘鸾去，三峡仙妃借梦来。那一时，妇女慌忙，孙婆欢喜，一齐撮拥香玉上轿。丹桂姐上前，叫声："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姐姐，从今后会少离多。你只顾前程万里，可撇下你这薄命的姐姐了！”上前抱住，不觉放声大哭。卞、鲍二寡妇亦各伤悲，拜了又拜。孙婆忙来劝个不住，道：“姑娘喜事，今日因何啼哭？”香玉只得上轿。桂姐看着下了帘儿，才回房来。一行人灯笼火把，吹吹打打，轿马人夫如风似去了不提。

那时鲍指挥娘子久已雇下轿子，等得不耐烦。一切家伙是昨日搬去的，还有两张床席、一个锅，从早晨送去了，只隔着大觉封二里多路。天色昏黑，叫个老聋姑子来，把空房门叫她锁了。母女二人两顶小轿，憨哥后随，提着些零星物件，把皮箱妆盒放在轿里，上了轿，到新房子里来。早有福清师父叫两个小尼姑来，送了一斗白米、一斗面、两束松柴、一盘糖点心、一壶茶，等她母女过来，接着她母女的轿进去。可霎作怪，丹桂姐下轿进得房来，只见一个穿白衣的秀才，摇着一把金川扇儿，和桂姐笑了一笑，先进房里去了。慌得姐叫道：“这房里有个人是谁？”鲍指挥娘子道：“哪里有个人？是你哭得眼花了。”丹桂姐进房，点起灯来遍照，果然没个人影儿，也不在意。小姑子斟过茶来吃了，道：“俺老爷明日还自己过来看鲍奶奶。”笑着问讯了，回寺不提。

原来这座空宅子相连有二十间，原是李师师家下人住的，今已二年没个正主，因此空闲，倒了一半。后面又是个空菜园，一口古井，甚是空阔。今日只有鲍家母女并憨哥三人，住着前面三间正房，还有许多空房，蓬蒿长满，门窗俱没了。

那时天气尚热，母女二人坐了一会，因是今日撮拥香玉出门，都不曾吃饭，就把寺里送的茶，吃了两个糖点心，也就睡了。鲍寡妇点了东间，丹桂姐点了西间，前门无人，着憨哥打了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个草铺儿。一天月色，听得左右人家吹弹行乐，还赏中秋哩。母子们孤孤悒悒，回房安歇，短叹长吁的，吹灭了灯，各人取便关上房门睡讫不提。

那丹桂想起香玉来，如何睡得着？脱了上下衣服，搭伏在枕头上，想道："冤家，你只顾扬长去了，撇得我冷冷清清。这等时候，你们一对花朵人儿，在灯前月下，吃完了合卺杯，可不知干什么勾当？正是脱衣解带，抓打拿情的时候了。"听了寺里晚钟敲过，秦楼楚馆，丝竹笙歌，一派的笑声不绝。丹桂如何睡得下，翻过身，朝外一看，月色满床，又想道："这时候香玉定然睡了。一对新人儿，只好略做些势儿，断没有还坐着做客的理。"骂了一声："狠心的冤家！我教的你那弄人的法儿，只怕你记不真，百忙里忘了；又怕你守着新人，只当在我怀里，乱叫起来，倒惹出疑惑来，可不是我耽误了你？"一时间千思万想，倒枕睡床，不觉肉麻一阵，又心酸一阵，两眼瞢眬，朝里睡了。只盖着一半单被，把那白光玉股，跷在床边上，透些风儿，好不快活。只见一个白脸的秀士，披着个白罗衫儿，近前来一把搂住道："我的姐姐，我等了你这几夜了，一对姻缘，今才到手！"丹桂梦里才待细问，只见把两股分开，但觉美不可言，四股软不能抬，一任他恣意儿掇弄便了。丹桂心中美满，待要问他，牙关紧闭，不能出声。直弄至鸡叫，忽然一推而醒。只见腰软头昏，两眼难开，口中冷气丝丝欲绝，天明不能起身。

鲍寡妇见女儿不肯早起，先叫起憨哥烧水洗脸。见丹桂还关着房门明知道女儿大了，见香玉出门，未免有些动念，不好来惊醒她。直至日出三竿，听得桂姐在床上呻吟，方才推开门进来，正还倒着哩。只见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面如金纸唇如蜡，鬓发蓬松腰儿乍。
星眸紧闭懒难睁，玉腕轻盈沉似压。
海棠着雨不禁风，胭脂零落腥红帕。
梦里分明一霎欢，魂飞魄散难檠架。

原来人心不正，百魔俱来，这不是外来的魔，即是自己的淫邪魔、情欲魔、恩爱魔、烦恼魔，种种心生，种种魔至。那丹桂姐原是红绣鞋一转，根基孽障，正在色欲中着迷。因与香玉二人柔情不断，见她先已得夫，吹打而去，想到别人的恩爱，动了自己的邪想，又在空房中，招出那淫魂邪鬼来，乘她妄想，魅她的真精。久则真精耗散，采尽阳魂，可以丧命。所以妇女不可使她引入邪道，她水性易流，比不得男子有些血性。鲍寡妇见女儿这个模样，唬得魂不附体，道："我的儿，你怎么这样虚弱，可是为甚的？"伏着枕头，口对着腮儿，只见她一丝丝气，浑身冰冷，欲待开眼，又睡的去了。急忙烧些姜汤，扶起头来灌了两口，才说出话来。眼流着泪道："娘，我是做梦哩。"问她是什么梦，丹桂姐摇摇头，又不说了。扶着穿上衣裳，就有在觉寺福清走过来看。闻得丹桂姐不起身，围了一屋人，也有说是搬的日子冲撞了五道的，替她烧香化纸。胡混到午后，才醒人事了，只是头晕难抬，吃了一口粥儿，就不吃了。鲍寡妇守着惊慌，挨到黄昏，母女二人不打灯，守了一夜，方才无事。从此，鲍寡妇移过床来，母女同房而睡不提。

却说这金二官人，生怕浑家母夜叉得知，寻了两进房子，在天汉桥大街上，是王尚书家一座群楼。各样床帐衣架俱全。等至天晚，先点起楼上红纱灯，都挂满了，设了一大席酒果，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亲戚朋友，俱到新屋里闹房饮酒。只听得吹打之声渐近，知是新人将到，接出门去，换的一套新鲜衣帽，齐齐整整，又是少年，十分得意。到了门首，新人下轿，孙婆送过花瓶吉市，扶着上楼去。床上挂着大红纱幔，烧得香烟扑鼻。取过银壶，斟满一杯合卺酒，金二官人吃了一半，少不得香玉启朱唇、露玉齿，略一沾唇，做羞不饮。金二官人笑道："我都吃了罢。"取来一口而尽。又有那平日相好亲戚朋友，及许多亲厚的将士们，走来闹房。你敬一钟，我让一杯，都来看新人，掀裙子、看脚手，闹个不了，直混到二鼓散去。金二官人也有八九分酒了，上得楼来，掩上房门就寝。岳母卞千户娘子，另有一处管待不提。

这香玉和丹桂在家，日夜演习的一套儿风月，合婚谱是烂熟的。早已下床收拾，被褥枕头都件件是备就的，故意做出些女儿模样，坐在床边，不肯脱衣解带。那金二官人年少风流子弟，积年在青楼勾搭妇女，件件在行，忙近前去，替她解带宽衣，拔钗卸髻。香玉也不甚强挣，由他温存搂抱。不觉春兴齐来，将银灯一口吹灭。楼上纱窗亮槅，月光照进来，映着香玉一身皮肤，如凝脂软玉，美不可言。两人女貌郎才，十分相配。正是：穿花蛱蝶原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枕畔莺燕娇声，被底鸳鸯乱滚，俱不必细说。

正是寂寞更长，欢娱夜短，那时八月中秋以后，从三更睡起，不觉乐极，相抱而寝，直至日出方才起来。香玉自去梳妆，卞寡妇进房看见甚喜。金二官人走下楼去，早有一起少年兄弟们都来要喜酒吃的，又有张都统、李衙内送来喜糕、煮熟羊肉、烧鹅烧鸭、大坛喜酒，在楼下热闹欢笑。如此一住三日。金二官人看香玉越发风流，香玉看金郎十分帮衬。或白日间相偎相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抱，不等天晚就上床玩耍。真是：如胶似漆朝朝乐，倒凤颠鸾夜夜新。

哪知道福过灾生，乐极悲至。那香玉母女也只说嫁得这个女婿，百般丰足，也就罢了，哪知道：

金风未动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二回　母夜叉强逞今世凶　袁玉奴梦诉前生恨

集唐绝句：

夫子红颜我少年，嫁来不肯出门前。
于今抛掷长街里，万古知心只老天。

又：

潮生沧海野棠春，剑逐惊波玉委尘。
青血化为原上草，人生莫作妇人身。

单表这男女为人生大欲，生出百种恩情，也添上千般冤业，虽是各人恩怨不齐，原来情有情根，冤有冤种，俱是前世修因，不在今生的遭际。所以古书上说，那蓝田种玉、赤绳系足，俱有月老检书，冰人作伐。那阴曹地府，有一绸缪司冥官，专主此事。即是说绸缪化生的大道，或是该偕老的，百年举案齐眉；或是该拆散的，中年断弦反目。还有先恩后怨，空有子女，看如陌路仇人，义断恩绝，纵有才色，视作眼中钉刺一般，总不与容貌相干。内中投合，多不可解。从那古来帝王卿相受宠专房的妃妾、庶人百姓离合生死的因缘细细看来，只有夫妇一伦，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故极多。可见情欲二字，原是难满的，造出许多冤业，世世偿还。真是爱河自溺，欲火自煎。

前一部说了个“色”字，后一部说了个“空”字。从色还空，即空是色，乃因果报转入佛法，是做书的本意，不妨再三提醒。即如这金二官人，原是个大臣之子孙兄弟，有权有势，又是妙年，娶了香玉为妾，年貌相当，也是一对好姻缘了。岂知暗藏因果，有冤报循环。原来金二官人嫡妻，是现任宋将军之妹，生得豹头环眼，丑恶刚勇，弓马善战即是一员女将，反似个男子一般。嫁得个金二官人，却是白面朱唇，像个女儿模样。分明阴阳倒置的光景。那金二官人平生畏之如虎，却又第一好臊，专在风流场里打滚舍命，被这浑家常是打过几番，再不肯改。把这些家下使女们，俱不许到他跟前，有和他笑一笑的，就打成一块肉酱，或使刀剜针刺。百样奇妒，世所罕有。那金二官人因此看这浑家又丑又怕，如羊见虎的一般，那一点阳物才待举时，到了面前，吓的稀软了。这浑家便道：“你在外定是抛在巢窝里，不把老娘放在心上！”半夜里一顿拳打脚踢，冬月赶在地平板上睡去。因此，金二官人反像鳏夫一般。年少浪子，如何挨得？偏又舍命的横嫖胡干。今日放胆的娶了香玉为妾，不敢到家，只图个一时快活。明是香玉母女该闯入折磨地狱，才有此事。

当日一连三夜，花攒锦簇，受用不过。香玉母女商议：“既是来为妾，三日后，该找寻大太太行礼。这个楼房里没个女人，可不知是什么所在？想是和太太说明了，两院分居，倒也十分方便。”想起孙婆的话：“多管这正房没甚人样，不成材料，因此全不来照管。”略使句话探了探金二官人，他又不肯言语，只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支吾，全不放在心里。

从来若要人不知，除非己不为。宋夫人见金二官一连三夜全不回家，只说是随朋友打围去了，使人去打听。那差来的家人，只怕主母，不怕主公，晓的他是做不得主的。到了天汉桥大街王尚书楼上一看，只见一片红纱锦绣帐幔，守着个娇滴滴花朵似二八岁的美人儿，腿压着腿儿，一递一杯吃酒哩。悄悄不言语，回复了主母。险不吼倒了斑斓白额金睛虎，气坏了性泼心粗的母夜叉。即时点起随身女将二十余名，骑上大马，各带长刀粗棍，自己换了一领半新不旧的金蟒战袍，腰悬利刃，亲到天汉桥来。

早有书童密密传信。金二官人正然饮到乐处，用手摸着香玉的胸前肉儿，好不快活。忽然听说太太来了，好一似：

> 天雷霹脑，冷水浇头。断了线的傀儡木偶人，绝了声音；退了神师巫死泥神，全无生气。又像是麻雀见鹰，一头钻入深丛，不知生死；又像是山兔遭狗，两腿不住乱跳，哪顾高低。蛇入窟中仍掉尾，龟钻泥底不伸头。

原来这男人有三样淫，妇人有三样妒，淫性不同，妒法也不一。问是哪三样淫？第一是有了宋玉、潘安的貌，相如、子建之才，不得一个绝代的佳人和我相配，这一生的春花秋月，对着个蠢妇愚妻，有句话和谁说？因此相如有《思凰操》，子建有《洛神赋》，纵然有淫奔失德，只为这才色二字，不肯放过，谓之才子淫。第二是那少年公子、游侠王孙，拥着十万腰缠、五陵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马，到那章台折柳，狭邪看花，或是一掷千金、十千一斗。不妨他倾囊解赠缠头，窃粉偷香苟就，谓之荡子淫。第三是那登徒子，淫不论色，饮不择泉，就是东施、嫫母，黄发历齿的村妇，鸡皮鹤发的老妪，一味包荒，不分老幼，劫夺平人，全忘廉耻，谓之凶荒淫。就有这三样妒妇来配了。第一是情妒：夫妻绸缪，十分爱恋，一夜也分离不得。忽然闻知丈夫有了外遇，或与婢子相通，不免吃醋捻酸，剪发撞额，争个不了。文君的《白头吟》、蕙娘的《回文锦》，妒到堪爱堪怜处，转觉有趣。第二是色妒：妇人以色事夫，今日丈夫有了美妾，便觉于我冷淡，枕席不欢，风流味短。况我的年渐衰老，众妾的颜色方少，如何比得过她？未免怕丈夫偏宠少艾，恐有以妾夺嫡之嫌，因此争斗，不许娶妾。虽然无后妃包纳小星之德，也是妇人常情。第三是恶妒：生来一种凶性，一副利嘴，没事的防篱察壁，骂儿打女，摔匙敦碗，指着桑树骂槐树，吵个不住，搜寻丈夫，不许他睁一睁眼看看妇人。还有终身无子，不许娶妾，纵然在外娶妾，有了子女的，还百计捉回，害其性命。或是故意替丈夫娶来，以博贤名，仍旧打死，以致丈夫气愤。这种发髻，多有自缢身亡的。谓之凶妒。

今日金二官人遇的宋夫人，分明是凶妒了。自把软鬃髻戴在头上，却去娶妾，无不葬送杀无罪的良人、有情的女子。

当时金二官人一闻太太到了，好似呆了的，一声不言语，丢了酒杯子，跳下床来，也不管香玉母妇，披上衣服，不走前门，却从后门牵出马去，一溜烟走了。香玉只道金二官人出门去迎接，忙忙匀脸穿衣，出房相迎不迭。行至二门外软壁屏风前面，猛然一见，但觉寒毛生遍体，烈火似烧心。你道什么模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样？

戴一顶红绒毳帽，上缀一颗胡珠；穿一双绿线皮靴，斜镶四条蜀锦。紫膛色面皮，乌腾腾眉横杀气；黄蝎般眼角，高突突面带凶光。耳垂金环两串，项挂数珠一条。河东吼地大狮王，漠北翻天罗刹女。

当下宋夫人看见香玉出门来接，生的千娇百媚，玉软香温，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高声大骂："好大胆的淫妇、臭蹄子、歪刺骨、引汉精、九尾狐狸，还敢这大模大样，摆的浪浪的来见老娘！你和你那臭忘八，捣的鼓了！"走上前，一把揪住青丝细发，叫一群家人妇女："快将贱人衣服剥了，我慢慢地安排她！"一个个如狼似虎，扯的扯，剥的剥，只落的贴身紫罗袄儿，闹的哭的乱成一块。那卞千户娘子正预备来见，听的女儿一片声叫"皇天救命"，往外跑不迭，撞见正打哩，只得上前硼头撞在地下，遮护她的女儿。宋夫人问道，才知是香玉的母亲，越添恼怒，即取大棍在手，一顿好打。多亏房主人婆来救开，推着走在屋后去了。即时取布衣两件，与香玉换了，扶在马上回宅去了。

孙媒婆正在楼上吃喜酒，两三日不回家，也骗了许多喜钱，见太太到了，唬的钻在床底下，筛糠似乱颤，哪敢出头。等的太太上马回去，方才钻出来，一道烟走了。这卞千户娘子怎肯干休，一直赶往孙媒婆家去，拼命要人，哭出门来，母女不能相顾，在旁观看的人，无不嗟叹，说金公子没主意，坑陷这母女二人。有诗叹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宝钗重合两无缘，鱼在深潭雁在天。
得意紫鸾空舞镜，传言青鸟怕衔笺。
金盆已覆难收水，玉轸长抛不续弦。
若向靡芜窗下过，遥将红泪洒穷泉。

原来世上恩仇聚散、荣辱祸福，有一定的因果，不是偶然相聚的。这香玉一见宋夫人，便觉有些毛发凛然，十分恐惧，一似前生欠下她的债一般。那夫人见了香玉，一似积世的夙仇，不知气恨从哪里来，就是妻妾不相容，也要慢慢的布摆，岂有一见就凌辱到这样的？自有前因在后案不提。

且说宋夫人把香玉扶在马上，蓬头散发，穿着上下布衣。到了宅中，宋夫人正面坐下，叫香玉跪着，即时剥去底衣，露出那白光光、脂滑玉润的皮肤来，取过一根马鞭子，不用三推六问，尽力的打了一百。只见皮开肉绽，浑身都是血口子。看了香玉的香云细发滚在地下，有二三尺长，一时气愤填胸，即取剪刀一把，将她头发剪下，用火烧了，做了一个髡头贱婢，使两个丫鬟押着："在厨房烧火做饭，到夜间推磨打更，要她活受，不许她死。"即时逐在厨房啼哭去了。那宋夫人一时性起，忙叫家将："各处找寻金二官人来，我和他讲话。"

那金二官人知她平日的厉害，不知走往哪里藏躲去了。当时有两个厚友，一个是闻人公子，一个是诸葛舍人，俱是皇朝勋戚大臣家儿子，因此与金二官年齿相同，不上二十岁，终日在勾栏里串，是一群狐朋狗党，极相厚的。那一时，金二官人不敢往别处去，从后门上了马，走到闻人家里，一个脸似蜡渣般，唬的焦黄。闻人公子接着，问道："新人还在楼上，因何不伴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过了三日就下楼来?”金二官人只不言语,一似掉了魂的一般。闻人公子笑道:“想是那话儿藏不住,你家太太有些决撒了?你快实说,我们好救你。”金二官人满眼落泪道:“如此这般,我顾了我走了,不知她母女们怎么受气哩。央你使人儿,去天汉桥王家楼下打听打听。我的人吓破胆了,杀了他也不肯去。”闻人公子说道:“待我使人去问一声。哄的人嫁了,你可做不下主儿来,你也要凭天理!”一面使人探听去了。

不上两个时辰,那人回来说:“太太回宅了。”把凌辱香玉,剥衣采打说了一遍。这金二官人只是哭,全说不出话来。又听得差人各处找他回家,问闻人公子讨出一床被来,蒙头而睡,再不敢出房门去。闻人公子笑个不住,大家商议,无法可救。

这卞千户娘子走到孙媒婆家里,打个粉碎,硼头散发,不住的叫:“皇天杀人!我家与你这老淫妇有甚冤仇,把我女儿填陷,送到鬼门关上去了?我今死也死在你家里!”那左邻右舍一齐来劝,才知道孙媒婆图媒钱,骗了她家女儿,嫁在有名的母夜叉家,是城中第一个打老公的太岁,谁敢惹她。卞寡妇在孙媒婆家寻死上吊不提。

却说香玉姐受打不过,到了厨房,只在灶前倒卧,浑身是血,抬不起身来。就要寻死自尽,如何得手? 又有两个大丫头时刻不离,和她同起同坐。众人见她受此苦楚,也有怜恤的,却惧怕太太,谁敢和她说句话儿。又怕她死了,送些汤水与她吃。香玉只闭着两眼不开。没奈何,抬她上炕,朝里和衣而睡。香玉心中思想:“我今断送性命,也是前生命定。自己不想死在这里,我的母亲不知在何处?”不觉哽咽失声,满眼泪如涌泉,又怕太太听见,只得暗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到了夜半三更，要起来寻个自尽，只觉两手难抬。和衣睡去，忽然见一个人，武官打扮，戴顶将巾，有六十多岁，满口白须，领着个五六岁的孩子，上前问香玉道："你跟我家里去罢。"香玉不敢近前。那孩儿上前，香玉忙去抱他。只见一个妇人，头挽油髻，面搽铅粉，穿着些怪绿乔红的衣裳，上前把孩子夺了，却来揪住香玉道："你还我的命来！你前生和我在南宫吉家，同那红绣鞋淫妇，害了我一世，你却又卖了我到守备府里来，将我剥衣痛打，凌辱够了，却又卖在烟花巷里。受不过虔婆打骂，自缢身亡。今日你也来还我债了！"说毕话，拿起一个棒槌，采倒就打。香玉抬头一看，这个妇人不是以前的模样，只见赤面黄睛，一个别人变的和宋太太一般打扮。那武官孩儿都不见了。香玉大叫一声，痛哭而醒。听一听正打四更，香玉才想到：这是我的前冤，该来还她了。

祸有因缘怨有根，此身虽异旧冤存。
强梁当日谁能敌，软弱今生又被吞。
如意不忘人衅恨，鲁庄还化野猪魂。
始知万事宽平好，结草犹存魏颗恩。

原来香玉本南宫吉家红香一转，当日嫁在守备家，曾把袁玉奴痛打凌辱，以报私仇，后又卖与娼家缢死，以此今世玉奴托生在北方之地，来报红香杀身之恨，她是夙冤，自然见面就怨起来。这梦中的武官，就是刘守备，领着红香生的儿子，未免有夫妻子母之情，所以要她抱着。被袁玉奴现了真身，指出前仇，才知道宋夫人一场仇恨，冤有头债有主，不是偶然的。香玉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从此吃了长斋，不生嗔恨，说是我前生的孽，埋怨不得别人，也就灶前烧火，同众人做饭殷勤，全没有怨恨的心，闲了口里念一声“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这是一番忍辱功德、忏悔的道场。因此，香玉后来还得解脱苦厄，归了佛教。不知后来性命如何，子母甚日相见。正是：

月正团圆，一片浮云生障翳；
花才烂漫，九秋风雨折枝条。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三回　侯瘸字思得妻忙忙告状　丹桂姐因着鬼夜夜失魂

药名诗：

牵牛织女别经年，安得阿胶续断弦。
云母帐空人寂寂，水沉香冷月娟娟。
泪抛红豆天冬后，心苦石莲半夏前。
满地黄花落轻粉，当归何事负金钱。

原来侯瘸子买礼来鲍寡妇家看岳母、媳妇，反被一顿凌辱，回家向亲戚们告诉，旁人甚为不平。也有说："你从幼定的亲，谁人不知！现有本夫，无人敢来娶，到底是你的老婆。只是你穷了，娶来不能度日，也是枉然。该央人去和她说，不如招赘进去，与她做二年生活，准算财礼，三年后成婚，倒可长久。"也有说："你丈母嫌贫爱富，既不肯认女婿，定然要嫁个好硬主儿，压住你不敢告状。不如趁此机会，先告她个赖婚图财。一张状子到了开封府里，官府再没有拆散姻缘的。当官领了来，好就留在家里，如不好，还嫁她几十两银子，也不折了志气。"侯瘸子气忿不过，即走去寻开封府前一个写状的侯小川，是他一家堂伯叔哥哥，告诉了一遍。小川道："这状极有理。咱侯家就没有人了？白白的着人家赖了老婆去，也抬不起头来！"即时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买了一张纸来，写道：

告状人侯朝。告为赖婚图财事：朝系千户营侯指挥之子，先年，父定鲍指挥女丹桂为妻，媒礼不欠，有原媒张氏证。今经多年，因父任山西守备，丧后贫穷，意在赖婚转嫁。本月朝备礼登门，反行凌殴，两邻吴大证。坑赖婚姻，律有明条，哀天电审，含冤上告。

被告：鲍寡妇　　丹桂姐

干证：张氏（系原媒）　　吴大（系邻佑）

原来开封府知府姓邬名元勋，是湖广人，系杭州将军荫子。因年老不能出征，升在东京开封府。为人七十年纪，生的红面糟鼻，老而贪酒，见了妇人不分美恶，绰号“老臊狐”。又不识字，断事糊涂，随手就忘，以此满城百姓起一个浑名，叫“乌黑天”。那日抬出放告牌来，侯瘸子随着众人进去，递上状，有衙役传了话，说是告丈母赖老婆的。知府大喜，急忙出票拘拿。无非差的张千、李万，出牌来，随着侯朝上西河崖大觉寺边去拘提。

鲍寡妇娘子自从搬移在三教堂东边，一面与大觉寺为邻，一面在书房间壁，又是几间破坏空房，孤孤悒悒，无人作伴，日逐宅院子里弄砖弄瓦，不得安静。又因丹桂姐遭了一场邪魅，弄怕了，夜间怕鬼，只得娘女二人同床寝歇。这丹桂姐从香玉嫁后，不得信息，时常牵挂在心，每夜听得那书房里笑声歌声，和那木鱼经声，心里不住动火，常是二三更天，翻来覆去，睡不合眼。她母亲心里愁着侯家女婿告状，没精没采，睡的鼾鼾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不管那桂姐长吁短叹，整夜里心想个情人儿，恨不得早早完了心事。

正是秋尽冬初，夜长昼短，如何挨到天明。正然胡思乱想，似梦非梦，只见一个女子声音，像是香玉姐一般，在窗外细细叫道："丹桂姐，你起来，我是香玉，你的妹子。如今金二官人不在家，大娘又往母亲家去了，夜里偷来看你，还有件好事儿和你商议。"慌的丹桂姐披衣起来，穿了鞋脚开门来。满天月色，只见香玉姐在窗外立着，瘦了许多，脸儿黄黄的，拉住丹桂姐道："我有个妙人儿，悄悄的带你耍耍。"一边说话间，走到一个大大院子里。松竹荫荫，回廊曲曲，好不幽深洁净。但见一架葡萄，结的垂垂可爱：

三生石上旧精魂，结子拖藤总莫论。
一树情根原不死，此身虽异性常存。

二人正叙心事，只见屏风后走出一个官员来，打扮的风流，十分俊俏，只有三十多岁。戴着片玉巾，粉底皂靴，月白罗衣，摇金扇而出，笑嘻嘻道："多谢二位姑娘到此，小生候的久了。"上前挽着手往房里。那桂姐又喜又羞，才待细问，只见香玉道："这是金二官人府里一位相公，和我往来熟了。我因姐姐房里孤单，使他这里寻下房儿，就此成其夫妇，免了你日夜忧煎出病来。"于是，穿月白衣的一手搂着香玉，一手拖住丹桂姐，不由分说，抱入房中，只见灯烛光荧，异香馥郁，三人在一张大床上，放下帐来，各尽于飞之乐，美不可言。直到四更，鸡叫一声，香玉推醒丹桂，道："趁着夜黑，送你回去罢。以后每夜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在这里等你，再不可失信了。”丹桂姐但觉腰酥力怯，莲步难移，细转花荫，凉沾晓露。官儿送至园门，香玉扶挽着走至窗外。悄悄进来，见母亲睡熟在床上，还不曾醒，门儿依旧牢关，轻轻的上床睡了，好不快活。到了天明，母亲起来烧火洗脸，丹桂姐晓梦方浓，只觉春心似醉，软瘫了一般，心里还叫着“知趣哥哥”，合眼不能睁开。直睡至辰后，母亲叫起梳头，只推是一时头晕，懒得起来，母亲哪知其故。

如此，每夜三更，便有香玉来叫去玩耍，天明回来，门窗俱不响声。心中好不疑惑，白日里想道：“我今夜好歹问香玉个明白，她这个人儿，是哪里凑来的，恰好是我们二人的丈夫？他因何终夜在外，全不回家，敢是这人拐骗她出来，又来骗我不成？待和母亲说知，恐怕革绝了这一场趣事，就不好见他了。”等到天晚，母亲睡了，夜至三更，窗上凄凄刷刷走的小脚儿响，依旧隔窗叫：“桂姐快来，今夜又有好事了！”不知不觉，又走到窗外。香玉姐和她挽着手儿，向花园里去了。只见前日这个人儿，在白石几上，把金尊银瓶、玉杯牙箸摆在月下。一架葡萄架底，许多美人列坐，四个小优儿筝、箜、笛、管。这个人一手搂过二女，在石几边坐下，一递一口吃酒，一齐唱起：

【北粉蝶儿】生鹤驾鸾轩，早备下鹤驾鸾轩。猛追思，悲翠轩葡萄家宴。邀几个翠馆红鸳，隔天风吹笑语还，故家庭院。摇曳着翠袖翩翩，笑踏破行云一片。

【南泣颜回】旦宝鼎亵沉烟，一树红榴光艳。香罗书冷，怎能彀青鸟传言？海枯石烂，透灵犀一点、情还转。恨阳台云隔巫山，借仙槎星返瑶天。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北上小楼】生你看那洛阳春色旧芳园，端的是香玉艳蓝田，只落得魂销鸣鹍，泪断啼鹃。西陵分玉碗，北路泣红颜。恁两个俊庞儿，恁两个俊庞儿，隔春风重见相如面。醉葡萄那时，那时流盼，花月好留连。到如今，时移物换，怎能彀鸾胶重续别离弦？

【南泣颜回】旦记荷香葵放艳阳天，风帘翠卷，绣带红牵。藏春小坞，月明良夜初圆，角门斜掩，把娇红嫣紫温存遍。坠弓鞋，零浇胭脂，分玉股，高悬香茜。

唱到此处，只见那穿月白罗衣人儿眼中流下泪来。香玉、丹桂一阵心酸，把眼泪滴在酒杯里面。这些美人、丫鬟轮番把盏，又唱：

【北上小楼犯】生琼楼排翠罨，金屋列婵娟。俺只见笙管声悲，笙管声悲，酒阑人倦，月缺花残。俺待要银烛重烧，银烛重烧，早红绡梦短，缑山箫断，反做了轮回公案。

【北叠字犯】旦冉冉帘垂银蒜，急急漏催银箭。团团的白柳车，冷冷的黄纱幔。凄凄楚楚，早女娘们分散，滚滚见水净鹅飞，滚滚见水净鹅飞，早早的人离家乱。点点飘飘，纸钱儿不见，明明是一堆黄土掩香奁。

【尾声】合葡萄旧事情犹眷，只怕的隔世夫妻梦不全，今夜里和你重整风流远不远。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唱完，小优和众美人一齐散去，香玉也不见了，只落了丹桂和月白罗衣官人，手挽同心，舌分香唾，酒兴浸透春心。丹桂自觉难禁，解开底衣，和月白衣人儿在葡萄树下，使一条白纱汗巾，斜分其股，恣意取乐。只见月白衣人解开绫巾，扶她睡入帐中。那丹桂昏迷不醒。忽然鸡叫一声，月白罗衣人不见，香玉又来送回丹桂门首，说："姐姐将息几日，我且不来了。"丹桂舍不得香玉姐，抱头痛哭。原来惊醒母亲，见丹桂梦中啼哭，忙来推醒。原来灯暗空床闻蟋蟀，哪里有月明金屋列笙歌。道家谓之色魔，禅家谓之邪障，即此可以悟道达观：

此事《楞严》常布露，梅花雪月交光处。。笑寂寥空万古，风瓯语，迥然银汉横天宇。　　蝶梦南华方栩栩，班班谁跨丰干虎。而今忘却来时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飞鸿去。

当时汴京乱后，金人两次杀掠，这些宫女佳人、才子贵客不知杀了多少。枉死游魂，化为青磷野火，处处成妖作魅。因丹桂淫心日炽，邪念纷乱，有香玉一事日夜心头不放，况她是红绣鞋转世，一点旧孽难消，今日又犯了葡萄架的淫根，故此鬼魅狐妖乘虚而入，化作当年南宫吉的形象，摄其魂魄。不觉淫精四散，元气大伤，白日胡言乱语，饮食不进，染成大病，一卧十日不起。

鲍寡妇慌了，走过大觉寺来见福清尼姑们，说："桂姐见鬼，日夜满口胡说，一似失魂的，来借些好茶去与她吃。"这尼姑们有说该用符水的，该取"朱砂定心丸"的，送了些好茶蜜果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酱瓜盐姜。过来看看桂姐，果然脸如黄纸，眉眼不开，口里乱喘。叫着十数声，只答的一两声儿。又有一件不好说的，阴中黄水溢流，时带紫血，如那月水相似，把一床褥湿了。使草纸垫着，只是不净。

正然乱着看她，只见一个公差，拿着个票儿，和侯瘸子到了门首，大叫："鲍寡妇，你女婿告你赖婚哩，可同女儿去见官听审去。"把个憨哥唬的躲在床后，不敢出去。众尼姑怕事，道："等二日再过来看你罢。"说着，一齐散了。鲍寡妇只得出门来，和公人讲话，先将侯指挥当初换了杯，说做亲是实，"后来一根线也没有见，一去十四五年，谁见个侯瘸子来？不怕你告！只是我女儿有病，现卧在床，如何去审？"公人不信，鲍寡妇道："上司一个官差，如何瞒得过？终不然俺娘女怕见官躲了不成！"遂请公人同侯瘸子进房去看。掀开帘子，果见桂姐床上合眼呻吟，十分病重，实见不得官，倒将侯瘸子说了一顿道："瘸子，你也不通情，这等一家亲戚，因甚告状？自有原媒作保，多少行些财礼，两下讲妥了，哪有个悔亲的？如今这个状子，一日官司十日了不得。你令亲又是个寡妇，一到衙门里，大小都要使钱，原不该告这个状。"鲍寡妇只得取出一两首饰银子，打发公人去了。侯瘸子见妻子有病，也默默无言，道："但得你老人家不悔亲，我情愿进来给你养老。我虽残疾了，还有两件手艺，第一件上鞋，第二件是结马尾帽子，俱是坐着挣钱，不用我这两条腿的。你家下不招人使唤哩？等桂姐好了，我再央张姑娘来讲。这状子也容易消。"鲍寡妇无可奈何，只得答应着他道："你且去着，慢慢的商议。"侯瘸子一跳一跳的去了。

不知将来丹桂亲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四回　小莫破大难容备尝淫苦　人龌龊鬼风流悟入空门

诗：

非想非非想，如是复如是。
我欲礼法华，法华原不二。
舌上青莲花，化为苍蝇翅。
一笑复一跳，高卧吴山寺。

却说鲍寡妇见丹桂姐魂不附体，终日里见神见鬼，又弄成一件血症奇疾，正然愁恼，不料女婿侯瘸子开封府告下状来，门首吵闹，到晚去了。鲍寡妇请了医生诊脉，说是血虚邪想，取了一帖“定神丸”来服了。母女相守，连夜不敢吹灯；口里不哼哼的叫，半日才醒；直到天明，才得合眼。如此半月，丹桂略吃些饭，梳得头，才下得床了。只有血症不止，终日浸淫淋漓的浑身不净，流得个美人面如黄蜡一般。又长出一件奇怪的病来，你道是件什么病：

高突出一层横骨，紧束住几朵花心。丸泥封固，秦兵难进函谷关；石壁坚深，巨灵谁辟蚕丛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个病，是天地间女子固闭，血脉不通，以横骨塞其阴窍，只留一线走小水的路儿。人有此奇疾，遂致终身失偶。医家无药可治，俗名石姑，佛经中说是石女儿，随你有西子的美貌，也是中看不中吃的。多是一种愚蠢幼女，不曾经人道的，有了此疾，她不疼不痒，做了枯木死灰，倒像绝欲参禅、忘情息念的一个得道的女僧。那丹桂姐生来色根不断、欲念方新，如何挨得这个病？如今弄得有了色心，没了色相，好不难受。自得此病，长成了横骨，那症也止了，邪魅也不来缠了。依旧调脂抹粉，打扮的如帝女仙女一般。

侯瘸子打探着桂姐好了，使张都监娘子过来面央，说："他情愿进门招赘，做养老女婿，上鞋结帽子，尽自养的家。问众亲戚打个会，讨几贯钱来，买几匹布绢来，完成他一生的事。也是女儿的命，定下的亲。谁不指望个好女婿？要不依从，到了当官，我当初提亲是实，谁敢不实说？"这鲍寡妇因女儿大了，又感了一场恶疾，怕日久求亲不便，见都监娘子一面劝她，又一面说硬证的话，没奈何，只得应承了，道："既是亲家来说好话，我也没奈何了。什么大财大礼，指望来光彩？我看个好日子，买几匹布来，把他两口儿成了家，在这门口开个鞋铺，我娘女管着做鞋，他就管上底。倒是好笑，这样一个女儿，招了个皮匠，也省了去求人。他先销了这张状进来不迟。"说毕，张都监娘子谢了又谢，回去了。过了二日，侯瘸子写张和息状子，勾消了官司。把个宅基卖了，他都买了一抬礼——四个布绢、簪环首帕，也费有十两银子，进来见丈母同张都监娘子，磕了两个头。看定十一月初三日成婚，招赘进门。那丹桂姐大病方好，看着侯瘸子满眼落泪。正是：好马却驼痴汉，拙夫偏遇佳人。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上多少不相配的事，说好命苦：

今年春比去年春，北阮翻成南阮贫。
淡色桃花偏遇雨，苦心梅子不成仁。
红绡拭泪香犹剩，锦字裁书梦未真。
自是名芳无主赏，随风片片付沟茵。

丹桂姐虽是女身未破，从与香玉二人昼夜演习淫欲，拈花弄蕊，久已知趣，又两经鬼魅采取元精，把那男女的乐处，比久惯的还深一层。到了十一月初三日，侯瘸子往浴堂里洗个澡，穿了一套新布衣服，请过张都监娘子来，与丹桂上头完房。草草的治买了一副新被褥，添上些花粉首饰，随身衣服只做得一个红绸衫儿。那日都监娘子看着上了头髻，修脸剃眉，送进房来和侯朝坐着，也斟了一杯合卺酒。桂姐满眼是泪，哭不出声来，也不肯接。瘸子取了，一口吃尽。留张都监娘子，也不好住下，拜了两拜回去了。

却说这丹桂姐，平日想起丈夫来，常是眼里出火，一似妖精见了唐三藏，恨不得一口咽下肚去，今日见了侯瘸子，好似木偶人得了道的一般。那瘸子见桂姐回脸朝里，全不看他，他却自己取了一壶烧酒，将两碟咸菜一顿吃干，弄得醉醺醺的，要做新郎。这两条瘸腿，要步步巫山神女行云的路，上上那银汉牛郎渡鹊桥。将一条白布裤子脱了，一口吹灭灯，才跳了两跳扒上床去，被丹桂姐推了一跤仰巴踏，好一似癞虾蟆吃苍蝇——前合后仰，通趴不起来。挣囫了半日，起来向丹桂姐肩上一搂，叫道："姐姐，睡了罢。"被桂姐劈脸又是一个巴掌，连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推，好一似瘸鳖趴深缸——把头伸了一伸，通上不来。滚过身子，向桂姐又一搂，被桂姐连脖子又是两拳，好一似热锅的白鳝——把腰拳在一堆，再动不得了。只这三推三搂，瘸子的身子稀软的。

丹桂姐又恼又笑，道："可不砢磳煞人罢了！"心里恨着，却使手去摸他那腰间的物事。原来是有名无实的半瓶醋、二尾子，缩的好似一个蚕蛹儿模样，鳖嘴儿骨突着。原来瘸子搂了桂姐三搂，又被推打不过，不得上手，早已津津淫液倾囊出，汩汩元阳见面投。这叫做是见面礼——不曾进门，先投了一个领谢的帖子进去了；又叫作是隔墙醉——不曾吃酒，但见了望竿，就醉倒了。原来侯瘸子是金兵砍伤了腿胯，把贤囊缩了，只一个卵子，又常肿的光光的，行不的人道。又见桂姐生得美貌，搂了一把，即时走泄，算完了一场洞房花烛了，岂不省了多少邪态。丹桂见此光景，只得自己脱衣而睡。侯瘸子情知内外本钱俱空，不来惹事，自己睡的鼾鼾打起瞌睡来，一头倒下，通不似人。两条瘸腿伸开，丹桂起身细看一看，但见：

身腰短促，好似八九岁婴孩，卵缩肾枯，又像七八旬老叟。垂囊如败枣经霜，裹顶似僵蚕在茧。土作泥人成体相，傀儡学舞少提梁。

睡到半夜里，丹桂姐想了想道："如今这厮已是辞不得他，只好留着做个死桩，正好随便寻个得意人来，做些风流事儿，料这瘸子也捉不得奸，也管不得我。"寻思已定。到了天明，侯瘸子起身，谢了丈母，自己门首收拾一间门面，开个皮匠铺，也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买了几只旧鞋，在门首做幌子。桂姐戴上鬃髻，也就常来帘子前看街上的人，瘸子哪敢问她一声，还恨不得找个好汉子来奉承她，一句话不来，就骂个死。

到了迎春时节，三教堂因今年是科举大场，招了许多秀才在此会课读书。河南八府生员那没有盘费的贫生，多有来三教堂做公所的，时常在丹桂姐门首经过，也有来她家里缝鞋补靴的。丹桂在帘子里也看上了三五个年少的书生、风流的秀士。自己的住房却与那书楼相接，只隔了一块太湖石上的老梅枝，探过一半来在这院子里。这秀才们手里拿着本书，探头探脑的。丹桂姐也半遮半掩的，人不看她，她又要看人；哄的人看她，却口里胡骂。大凡淫妇多是如此。

那时有一秀才姓潘名芳，字子安，生得风流典雅，惯走青楼，接了一个婊子刘素素，在三教堂书楼上宿，时常开放楼窗，看着这院子里。见丹桂姐打扮的俊俏，不似个良家。在楼上，刘素素望着桂姐说道："借个针来，与相公缝缝衣带子。"丹桂道："俺家里没人送去，你自己来取。"刘素素跑下楼去，到丹桂房里说些话儿，吃了茶，才知是皮匠的老婆，好一个妙人儿，回去说与潘秀才。又是一个在行积年、惯钻狗洞的，只使了一两银子、两枝玉钗儿，托着刘素素送来道："潘相公有心要会你一会儿，又不使一个人知道。"这丹桂姐正是久缺着这个衙门，要借个署印的松松腰儿，笑了笑，也不推辞。相约在半夜里越墙，在楼上相会。丹桂连声至肯，刘素素过那边去了。

忽然天下起雨来，从午后下了一夜，把这佳期误了。天明却是宗师考这大罗遗才的日子，一群秀才们，原是没有科举，来考遗才的，连夜各将被褥送入城中去宿。五更预备，进开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府考去了。刘素素也回了勾栏。三教堂秀才一人不在，只有王魁宇——绰号王雷公，他原不科举，落下他看守书房，在楼下中间两条长凳上睡，把卧房的锁匙也带得去了。

那时天气炎热，王雷公吃了烧酒，灌得烂醉，脱得赤条条的，仰劈着两条黑毛粗腿，将他那话儿取出来，累垂垂如剥兔悬驴，足有一尺余长。每日盘腰，甚觉坠的深重，即取一把大学士椅子来，把那话儿平平搁住，就如一轴古画一般，然后侧身而睡，好不快活。只觉鼾鼾入梦，鼻中鼾响如雷，乘着酒兴，那物挺得又长大许多。王雷公睡去不提。

却说丹桂姐前夜秘约下书楼相会潘生，因雨阻隔，一夜无眠，用手摸摸侯瘸，略借发兴，哪得有些人气儿。天分既小不堪用，又有一卵在外支撑，略一到门，又犯了前病，门外先谢了恩，常被丹桂姐打出房去，在鞋店里打个冷铺睡去，并不敢言语。那夜月明如昼，丹桂要逾墙赴潘生之约，先将侯瘸打发在铺子里睡去了。却等至二更将尽，内外不听人声，街上狗也不叫了，悄悄出的房门，丢块瓦儿，轻轻嗽了两声，全无人应。用一小凳踏着，扳着梅枝儿，上的花园墙，原不甚高，却接着太湖石下来。园中静悄悄，不见人影。走过三教堂，到了三空阁上，是潘相公的卧房："或者不料我今夜亲来，先自睡了？"此时桂姐欲火烧心，上的楼来，见楼门大开，月明中照见一个人睡声如雷两脚伸，一身黑肉如镇殿将军一般，不是那潘相公的风流模样。想了一想："既到此处，怎肯空回？就在此人身上略泼一泼心中的火，也不枉来了这一次。"上前才要推醒他，只见一张椅子上搁着一件东西，像是一匹青布卷成个长卷了一般："却如何一半在腰里，不曾解下？"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件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物：足有尺余，粗如截瓠。险不惊倒了少年好色东邻女，半夜奔邻的狐媚精。欲待使手去摸他，又怕惊醒此人，有命难逃，无门可入，遂悄悄移步出阁，依旧越墙而过。

回房独寝，唬得花心乱缩，横骨高撑，用一小指也不能入去，何况是男人的阳物。寻思一回，不觉满眼落泪，叹道："小的不堪用，大的又不能容，想是命合孤鸾，不宜有夫，因此生了血症，长成横骨，再不消贪想风流，误了芳年。不如出家，在大觉寺中看经，忏悔我前生罪孽罢了！"

到了五更起来，与母亲痛哭一场，拜了四拜，辞别侯瘸，要在大觉寺修行，挽留不住。母亲只得送到寺中，与福清见毕礼，说丹桂姐出家一事。福清见丹桂姐少年，聪明好玩，不肯收留，怕日久凡心不退，再要还俗，坏了山门的戒律。鲍寡妇把福清扯在僻静处，细说丹桂姐病后生出一件残疾，变成石女儿，如今守着丈夫也无用，又生不出儿女，不存体相，只得皈依佛法，福清才领受了。叫了侯瘸来，立了一退亲出家的券帖。看个吉日，与丹桂削发，起个法名曰莲净，拜了三宝，教她念经礼忏。正是：

色归五色，相还无相，
色相俱无，是名灭度。
淫女化为石女，愚郎化成木郎。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五回　莲净女看破往因度香玉　侯瘸子参明宿业了残生

诗曰：

绿靄红霞竹径深，一庵终日静沉沉。
等闲放下便无事，著意看来还有心。
小卉时开参色相，山禽自语足圆音。
招来即是天真佛，击碎虚空量古今。

话说丹桂因淫想招魔，鬼交成病，天生半路变了个石女儿，把那平生贪淫好色的心，弄月嘲风的性，不消劝化，一时冰冷，犹如火灭烟消、霜凋叶落一般。可怜一个花朵般女儿，狐狸精相似，当初和香玉姐安排着花攒锦簇，殢雨尤云，不知得了丈夫如何受用才肯罢手。哪知道有貌无缘，有才无命，两个美人，不曾得一日快活，俱落在火坑苦海。一个嫁了金公子，只有三日夫妻情分，被主母妒狠剪发髡头，打为奴婢，再不得见丈夫一面；一个嫁了侯瘸子，半身残疾，全无人道，几番要淫奔苟就，偏遇着孤鸾寡宿，又生出个绝户病来，板骨横生，石门紧闭，废而无用。自是两人前生冤孽，折算她当日纵欲宣淫、迷惑愚夫之过，故此天罚其淫，以孤寡疾病凌辱折磨，准算她前生罪孽。此是一定的因果。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当日同母亲鲍寡妇到大觉寺福清座下，改了法名莲净，向佛前拜了，把青丝细发分开，先剪后剃，哪消半日，变成一个清秀的尼姑，剃的光白白的。穿了一件茶色僧衣，戴上一顶玄缎僧帽，小小僧鞋。合着纤纤玉掌，念起佛来，真是拈花天女，紫竹观音。就有邪心，已被一条封皮把那旁门锁住。正是：水火炉中封姹女，铁门关内锁狐妖。有诗为赞：

寒云散尽留残月，夜雨晴开返太虚。
不堪明月思余蔗，已见秋江空旧鱼。

当时拜了福清，鲍寡妇痛哭回家，侯瘸子因身无所归，还在门前且开鞋铺，倒做了干女婿不提。

莲净虽出了家，因香玉日久无信，常没处探听个信儿。忽一日，卞千户娘子走到寺里讨签，撞见莲净："却似鲍家桂姑娘，怎么出了家？"两人问讯了，请到斋堂里，才知桂姐因病修行。细细告诉："金二官人娶了香玉，三日后，做不得主来。如今被宋太太锁在家里，求生不生，求死不死，通不容俺娘们见面。我终日在孙媒家坐着要人，随你打骂，她也不敢进去见一见那母夜叉。那金公子走去关外，还不敢回。早知道女儿没有造化，到不如出了家，还清净些。"说着哭起来。莲净想起前情，也不觉泪流满面，道："俺两人这等一样的命苦！只说她得了好处，我不如她，谁想她到在难中，如今还不如我。世间事哪里想去！"卞寡妇道："桂姑娘，你平日千伶百俐，又和我女儿比亲生姊妹般同，就寻不出条路来救她救儿？"

也是天假其便，孙媒因卞寡妇说要告她，十分着急。忽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日宋太太着人来叫她，不知深浅，只说是因娶了香玉的事。不料是他家太太找个媒婆去，要卖香玉出门，怕金二官回来，费他的眼目。孙媒不知道，躲去大觉寺，推烧香上会，不料恰撞见卞寡妇。两人见面，又是一场大骂，险不在禅堂里打起来。福清和知客都劝开了。莲净原是聪明，又归了正果，却寻出一计来，说孙媒："你既说这一门亲，把玉姐母女坑陷的这等，也该进他宅去看看玉姑娘，终不然你一个外人，年六七十岁了，那母夜叉就打你不成？她既然来叫你，好歹去走一遭，卞大娘也不埋怨你了。"孙媒道："说的也是。我拼着老性命去走走，随怎样的，看看玉姑娘，再做商议。我还来这里回你的话。"吃了一杯茶，孙媒婆去了。卞千户娘子坐在寺里听信不提。

原来母夜叉宋太太见香玉上灶做饭，十分殷勤，满口里太太长太太短，不叫她也来服侍，骂着她也不怨恨，已不难为她了："只怕金二官回来，一时防备不严，若有串通怎了？不如找个媒人来，把她卖在娼家罢。"因此叫家人来寻孙媒婆进府，不干那寻妾的事。她自己胆虚，唬的躲了寺里。商议就，硬着胆进得金将爷府里来，见了太太生的凶狠，就似一只老虎坐在大暖炕上，磕下头去，道："不知太太叫小媳妇做什么？"太太道："我家买了这业障来，不知是哪个媒人做的事。如今放在屋里，七粗八细一些做不来，没得养着吃闲饭。你与我快快寻个主儿领出去，不许卖在这东京，不拘哪里娼家乐户，做几两银子，打发她去罢。"孙媒道："小媳妇去看看她本人生的材料儿，好出去寻主儿。"太太道："你领她去。"有一个老婆，正在炕上纳绣佛旛，见太太说，忙下炕来，和孙媒往厨房里径走。只见香玉姐正刷锅淘米做饭哩。见了孙媒婆，不敢言语，只装不认得。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媒见她剪的头光光的，使个手帕裹着，好不心酸。到了前边辞过太太道："小媳妇知道了，三日里就来回话。只不知太太要些什么财礼？好去兜主儿。"太太道："我如今和四太子娘娘当了一会，要大觉寺白衣观音阁上明日进旛去，舍一百两银子的香钱，速速卖了来，要做香钱哩。"孙媒磕头去了。

欲施善事远烧香，却卖良人去作娼。
后面杀人前面舍，结冤造福两相妨。

孙媒出府回到寺里，把宋太太的话说了一遍："又见玉姑娘在厨上做饭，虽手帕搭着头，还是笑嘻嘻的，休听外人虚喝的不知打的怎样儿了。如今要卖出来，只消一百两银子，要来这寺里进旛，舍在观音阁上哩。"只这一句话，莲净道："阿弥陀佛，我有了救玉姐的法儿了。除非老师父你做这一件功德罢。"即时请过福清来，道："这件功德，只要老师父一句话，玉姐就活了。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福清姑子不知来历，只见卞千户娘子先跪在地下，莲净也磕下头去道："师父只许了慈悲他这件事，弟子管有一计，全不费力。叫她母女团圆，一场阴骘。"福清扯起来道："你说来我听。既是救人好事，我佛家以慈悲为本，哪有个推辞的？"莲净合掌当胸道："如今宋太太说，和四娘娘一会，要来寺里进旛，舍百金造佛。只用老师父到王爷宫内，见了娘娘，求她说个人情，只说香玉姐是老师父的两姨侄女，是弟子表姊妹，只化她将香玉姐舍了出家，做他个度僧，岂不是一件好事？"福清笑了笑道："这却不难，只是成不成看她的缘法罢。"即时穿上褊衫，带着莲净去见四娘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正是合该香玉灾星已满，她淫心已过，转祸为福。偏遇着娘娘生了世子，刚刚满月，传进宫去，说："大觉寺尼姑来道喜哩。"喜的个娘娘迎下殿来，一似观音菩萨送生般，忙接着让进房去。见领着一个新剃度的小尼姑，且是齐整，磕下头去。娘娘扯起来，即叫摆斋。斋罢，福清、莲净忙下座差别讯，说："求娘娘护地，有一事来化个人缘。"娘娘喜色满面道："师父化什么缘？尽力布施。"二尼合掌当胸道："如今宋太太府里有金二爷娶一妾，是贫僧俗家两姨侄儿，即是莲净的表妹。因太太不容，要嫁，也将银子舍在寺上。贫僧想起，何不将此女舍了出家为僧，做宋太太剃度的，保她一家吉庆，为何又去卖了来舍？以此特来乞化。救出此女，娘娘无限功德。"娘娘笑道："这宋太太十分难说话。如今和我结了寺里香会，她还无儿，因此绣旛进香，上了一百两的布施在我这疏头上。我就请她来说，到那日去进香，叫她去剃度，还算她一百两布施，给她做个圆满的斋儿便了。"说毕，福清、莲净磕下头去谢了，高声念"南无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

送出府来，娘娘使人去请将宋太太来。那时东京兀朮即是金主一样，哪敢不依。即时回去，做了一套僧帽、僧衣，换了鞋袜，不等进香，即传了福清、莲净来，在佛堂里，当面看着剃净了光头，穿上僧衣，起个法名梅心，谢了太太而去。正是：爱水波涛今日定，欲河烦恼一时消。

袈裟披上见空王，洗尽铅华木樨香。
自是才儿难上马，故教石女不逢郎。
蛤因闭口仍含粉，蜂为辞春免褪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莫学拈花抛豆蔻，摩登不许更同床。

看官到此或说："前身红绣鞋、红香淫恶太大，未曾填还原债，便已逃入空门，较之银纽丝，似于淫狱从轻，后来亡身，反为太重。"不知前世造恶与今生享用，原是平算因果的。银纽丝当日为南宫吉气死本夫，盗财贴嫁，与红绣鞋、红香淫恶一样。后来托生在袁指挥家，为富室之女，及到李师师家娇养成人，真是珠翠丛中长大，绮罗队里生成。又得了浪子郑玉卿偷寒送暖，暮雨朝云，吹的弹的、吃的穿的，受尽三春富贵。这丹桂、香玉生在穷武职家，孤寡流离，穷了半世，却又不得遇个丈夫，半路里受尽折靡，横遭恶疾，守了空寡，将她恶报已还其大半。因她悔心出家，佛法因果原有增减，因此引她忏悔消灾，再修她本来面目。后来银纽丝虽死，即化男身；这桂、玉二女虽已成尼，却三世女身才得成男，以分别淫根的轻重。这因果轮回，毫厘不爽。

单表侯瘸子在鞋店随着丈母度日，妻子又出了家，自己又无归落，一身残疾，也要寻个结果去处。那日上大觉寺闲行，只见围了一群人，也有坐着的，也有立着的。中间一个道人，生的古貌长髯，戴着一个箬笠，身穿百衲道袍，黄绦草履，手执渔鼓简板，正唱道情哩。瘸子分开众人，挨入里面，和这众人席地坐下。只见这道人将渔鼓打了一回，走上几步道："今日贫道说一回庄子叹骷髅的故事，乞化些钱米，助贫道途中一斋。"放下蒲团，即将简板先敲几下，唱道："先有《鹧鸪天》为证：

（唱）景物惊心叹隙驹，百年倾覆后先车。云山满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日真堪乐，富贵到头总是虚。　沽一醉，问樵渔，优游山谷更何如。闲将几句庄生活，编作骷髅一卷书。”

（说）昔日战国初，有一隐士，姓庄名周，道号南华真人，本贯睢阳人也。自幼读习经史，曾为周朝漆园小吏。因妻丧鼓盆而歌，弃职归山，隐于终南山谷，著有《南华真经》世传。庄子在山修炼多年，成其仙道，一日与道童说：“我和你深山苦炼，虽得了丹道，不到凡间济度众生，也不能够完这三千八百阴德之功，只做得地仙，见不得大罗玉帝。今日和你上洛阳走一遭，看有何人可度？”有《西江月》为证：

（唱）我把世人嗟双，不如访道修仙。布袍衲袄胜罗绮，渔鼓简板为伴。饥食山中野草，渴饮涧下清泉，我今功行满三千，暂向人间游玩。

（说）行至洛阳地方，荒郊野外，只见一堆骸骨，暴露在地，不由庄子伤心感叹。诗曰：

路逢骸骨在荒丘，庄子伤心两泪流。
你是何人亲与故？只为前生不肯修。

【耍孩儿】（唱）我向前细细寻，又退后默默思，可怜你三魂五脏无踪迹。只见饥鸦吸破天灵盖，饿犬伤残地阁皮。模样儿真狼狈，映斜阳，眼中睛陷；受阴风，耳窍风嘶。

莫不是，男子汉、妇女身、老公公、少小儿？住居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何处、何名氏？莫不是，他乡外郡风流客，百姓军丁灶匠籍？因何死在荒郊地？也是你自作自受，今日里谁哭谁知。

莫不是，把钱财离故乡，为功名到这里，时乖运蹇逢奸辈？莫不是，持刀自刎因争斗，久病难调少药医？在此谁来替？只落得朝攒蝼蚁，夜伴狐狸。

莫不是，因贪杯丧了生，为恋色害了己，分财竞产闲争气？或是因奸斗狠风流死，赌博官司吃尽亏，或是犯法遭刑系？莫不是，饥寒少救，遇阵临危？

（说）“骷髅，将你男女姓名问道，并无一言回答，想是说不着其中详细？你生前经营买卖，问你几句：

“莫不是，贫居陋巷中，藏身村野里，种瓜卖菜编鞋履？莫不是，读书守分甘贫贱？莫不是，买卖经商遇劫贼？或是游客高人侣，辜负了阴阳占卜，收拾起书画琴棋？

莫不是，换羊毛、修破靴、盖新房、卖故衣，开张骨董收零碎，补锅钉碗修铜匠，磨镜敲针打锡的，土工木匠并油漆？莫不是，做箩箍桶、打铁缝皮？”

（说）“骷髅儿，贫道将诸般经营手艺问你，全不答应，想不是庸俗之辈。或者聪明智慧诸子百家，富官贵客迷失家乡？再问你几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莫不是，振朝纲大丈夫，赞经纶贤宰职，三杰八俊并七贵？莫不是拔山举鼎英雄汉，作赋能诗道德师？深文刀笔萧曹吏，风流才子，绝代名儒？

莫不是，携家远避秦，笼车匡复齐？逞豪奢，笑击珊瑚碎，晓趋金殿拖珠履，夜拥红妆醉酒杯，也有个凶和吉。哪知道时衰命尽，福退灾随。”

（说）“骷髅，我将你君子六艺、九流百家问你，全不答应。多是生前瞒心昧己，好色贪财，到此地位。我再把你的罪过略道几句：

“莫不是，口头言，甜如蜜，坏良心，黑似漆，调词捏款多奸计？坑人骗债偏兴讼，害众成家倚势为，撞太岁为生理？驾空桥，把人愚弄；使暗箭，袖手欢喜？

莫不是，祖父上做贪官，本身上不克己，不忠不孝还不弟？吞谋田产侵邻里，占路侵墙改屋基？痴心造下千年计，只落得头南脚北，手指东西。”

（说）庄子叹骷髅已毕，道：“昔日周文王泽及枯骨，开子孙八百年基业，我出家人理当拔济群生。我今大发慈悲，救他起死还魂，也见仙家手段。”即向葫芦内取出一丸灵丹来，填在骷髅口内，用仙气一吹，脱下道袍盖住尸骸。数他左肋下少肋骨三条，忙叫道童向东南上取三枝杨柳，截成三段，口中念咒，用水一喷。那骷髅以气生神，以骨生肉，得了先天元气，早早回阳，滚身起来，道：“多谢师父救我还魂！只是赤身露体，难得见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庄子即去行囊中取了一件小衣，与他穿了。那汉子把眼圆睁，将身一挺，向庄子道："我乃福州府人氏，姓武名贵。身边带银三百两，来洛阳买货。被你二人用蒙汗药谋死，害我残生，在此骂我不绝。今日醒来，可还我银钱衣服，放你去罢。如不还我，向洛阳县、河南府各样衙门，告你个蛊毒杀命事，写你一百二十款，告一张御状，击登闻鼓伸冤，叫你二人碎尸万段！现有你用药葫芦、使邪法的木瓢为证。"上前把庄子揪住不放，大喊伸冤，往城里衙门前来。那县官正坐，只见一病人拉住道人，进门喊冤，叫上来细问。那汉子眼中流泪，口内伸冤，将前话哭诉一遍，说道人用药谋死其命，尽劫资财，现有毒药葫芦、邪水为证。县官问庄子道："你出家人，如不系谋害他性命，岂有平空诬告你的！"即喝令伺候刑具："如不实招，难免官刑！"庄子向前，将骷髅暴露野外，以灵丹救活，反恩将仇报，说了一遍。汉子道："老爷执理断事：一个骷髅，哪有救活之理？分明是鬼话。这道人借术行恶，杀害平人的罪，待小人一一说来：

（唱）他借游方，是道人，串州府，渡关津，游食无籍真光棍。暗通响马劫行客，纠合强徒进院门，求斋化饭先通信。用的是蒙汗毒药，遇着他一命归阴。

他有隐身法、不露身，定身法、没处跟，又会踏罡步斗迷魂阵。拘魂压镇奸良妇，打火烧铅做假银。更有一件真堪恨，把小孩子蒙了，随去做蒙药，摘胆剜心。"

（说）汉子说："小人当日和他饭店里歇宿，他见小人行李沉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要谋财害命，只取了一丸药，放在酒里。不觉天昏地暗，倒在尘埃，他却将小人衣财劫尽，假说慈悲，把小人尸骸抛在野外。因小人平日行善，感动神灵，才放了回来。

（唱）葫芦内，百样毒，使机谋，把酒巡。头昏脚软先昏晕。临危假落慈悲泪，怕醒还将法水喷。把财物搜寻尽，将骸抛在野外。哪知道，我又还魂。”

（说）县官又问：“你这个汉子，说话全无凭准。既然死去，如何又得活了？这样怪事，我做官的也难问。可有什么证佐么？”汉子道：“小人吃斋念佛，没伤天理，一生不打诳语，不是个负义忘恩之辈。那毒死时节，只见：

（唱）五阎罗，把我迎，崔判官，把我亲，他说我吃斋念佛多忠信。金桥来接纯良客，地狱难留这好人，连忙送出酆都郡。他打折我三条左肋，现如今，俱有疤痕。”

（说）庄子听他言语，道：“众生好度人难度，始知恩爱也成魔。禀县官老先生：且取一盏水来，待贫道叫他复现原形。他是罪大恶极，该有路死轮回；贫道违天行善，该有此番仇报。”县官即时取水与庄子。庄子用水将汉子一喷，仆地倒在尘埃。掀起衣来，却是一堆骨衬，肋下三条骨节，还是柳枝。县官大惊，才知庄子是回生起死真仙客，遇了这负义忘恩作孽魂。庄子作口号四句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古今尽是一骷髅，抛露尸骸还不修。
自是好心无好报，人生恩爱尽成仇。

县官下堂来，要拜为弟子，那庄子用手一指道："那厢有一人，乃真仙也。"哄得县官回头，庄子化阵清风而去。

说到此处，众人舍助些钱米，那道人扬长而去。侯瘸子也不回家，走上扯住："师父，我要随你出家。"道人看了一看，是个瘸人，身上衣服褴褛，腿脚歪斜，道："你这人如何修行得？"侯瘸子道："我有《西江月》一首：

前世贪淫多欲，眠花卧柳穿房。风流一过便为殃，今日不成人样。　　肾缩全无阳气，腿弯难跳东墙，只堪扫地与烧香，愿背蒲团竹杖。"

道人点了点头，侯瘸把他的蒲团背起，随着一路化饭而去。

这是前世梁才的化生，和红绣鞋才完前账，结了三案因果。再看他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六回　毛橘塘一服药妄居富贵　胡员外百万户献作人情

诗曰：

尽道该休不肯休，能消几日下场头。
饥鸟饱食贪犹啄，浪蝶寻花舞更稠。
适口味多因作疾，快心事过渐成忧。
三回九折瞿塘险，安得滩滩历遍游。

话说莲净、梅心出家，侯瘸子入道，且按下不提。且说这金人干离不攻了河北，逢县破县，到了武城县，百姓逃走一半，或杀或掳，把这壮汉不杀的都拴了来，伺候攻城，推在前头挡城上的炮、箭。这掳的人不计其数，到了夜里，俱是铁镣扭锁，或十人一连、五人一连。

别人不消说，只说那毛橘塘、李来旺、邓三、屠本赤也都掳来，锁在一处。到了次日，先要把胖蛮子吊起来，打着要银子。第一李来旺，一向得了南宫吉的本钱，在河下开了酒饭店，又卖青布、开钱庄，极是方便，吃的黑胖。第二屠本赤，吃的大人家好酒好肉，生的油光光一个大脸，不像穷汉，又得的南宫吉卖宅子银三四百两，开了两个棉花店、布店，也吃的白胖。被金人吊在树上，先使骲头捣了十数箭。来旺受不得，招出有一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银子埋在家里。押着老婆起银子，原来天理不容，已被土贼掘了个大坑，没有了。回来说，只道是哄他，可怜两口，一刀丧于树林之下。又问本赤的银子，死不肯招，又使骰头捣脯脐，只一箭，捣的尿流了一裤，才招他老婆包袱里，有卖慧哥的那一千钱，还有几件衣裳、十两的一锭银子、两块零的。金人打了有三百皮鞭，见实没有，也就放了。邓三领了到当铺里取东西，金人把张二官家银子尽得了，把邓三和老婆都放了。

只有毛橘塘又没银子，使刀背打得鼻里流血。打到晚没有一分银子，要绑出去杀。才剥衣裳，只见沉甸甸响亮一声，和本书，一个包裹掉在地上。只道是银子，细看了一看，什么东西？但见：

> 圆陀陀一条生铁，似天王手掿的钢圈：响当当一个铜舌，比老人肩摇的木铎。董药师造来杏林伏虎，孙真人执定橘井医龙。包裹里陈皮半夏、白术黄芩，数包破纸卷柴胡；破书上寒热温凉、虚实阴阳，百样单方记本草。才知是岐黄教下悬壶客，扁鹊炉边卖药人。

你道是什么奇物，原来医家游方卖药，又没个铺面，不定个行踪，只将这个铁圈摇起响动了，村巷中有病的出来取药，说是过路的郎中来了，一名曰“响传”，一名曰“病皆知”。也有投着病好了的，也有投不着病无用的，还有错用了药死了的。他是草头大夫，骗钱就走，倒是个救急的本钱，还有一件好处——药杀人再不偿命。这毛橘塘在外卖药久了，一闻乱信，就把本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烂药方并几样草药包裹起来，和那响圈藏在搭包里。

毛橘塘见剥下这个东西，只道命在顷刻，哪知道到透出吉星来。那金将干离不便问这是什么东西，毛橘塘才说起是医家卖药的本钱，把个番将喜的跳起来，道："快解了他，这是个中用的，险些错杀了他！"连忙拿衣服与他穿了，叫他坐下，取了一壶酒、一只大肥鸡、一块半生的羊肉，番将自己割了，递与毛橘塘吃。你说为什么这样敬他？原来有个新得的妇人，收做老婆，极是爱他，旧有心疼病犯了，吃不得饭，要叫橘塘用药。橘塘进去看脉，看了道："此乃胃脘疼，非心疼也，不过一帖而愈。"喜的番将如得了神仙一般。也是他因该发迹，即时立了一方，名曰："祛寒姜桂饮"：

干姜　草豆蔻　良姜　官桂各钱
厚朴（姜制）　陈皮　砂仁　枳壳
甘草（炙）　茴香（酒炒）　香附各五分
以上姜三片磨木香同服

橘塘取开药包，内皆咀片细药，看着煎了，一服而止。把个干离不喜得极了，赏了一锭大元宝，换了绸缎衣服，只在大营听用。

却说四太子金兀朮，因立了张邦昌，扎营在汴梁河上，猛然得了瘟疫之疾，就要起营回北京来，传干离不上东京，分兵屯守。这干离不星夜马上赶去，就带着毛橘塘去治病。到了大营，见了兀朮太子，说是："我营里有个蛮子会治病。"即传橘塘进去。看了脉，知道是受了南方暑热，得的瘟症，只消用了一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麻黄桂枝汤”。橘塘在面前煎了，怕兀朮疑心，先跪下饮了一半，才送与四太子吃。半夜一汗而愈。这兀朮满心欢喜，赏了一件狐皮袍子、貂鼠暖帽、蓝缎番靴，又是金镀刀一口、荷包一个、马一匹、金铜鞍辔一副，留着随他营中吃一个千户的俸。一时间，把毛橘塘抬在天上，就有数个番兵跟随，眼见得成了一个官了。

过了几日，兀朮的宠姬阿答里夫人有病，看看欲死。橘塘一问，知道是寒疝，用了一帖“四逆汤”：

大附子一个去皮脐生用　干姜五钱　甘草六钱
分作二齐，水二钟煎，七分温服

果然次日一汗，平复如初。喜的个四太子，把毛橘塘半步不离。那毛橘塘江湖熟嘴，又善奉承，兀朮待为上宾，些须小事该打的该罚的，橘塘说说就依了。满营兵将都敬毛橘塘，称为郎中。

忽然有一起盐商的船在河下，一船是货、一船是盐、一船是粗重家器。久在东京，因大乱要装载回扬州，不料金兵到了，把船拿住，并盐商要杀。要央毛橘塘说分上，情愿出一万银子谢毛橘塘。那日兀朮太子打围回来。与橘塘吃酒，打着紧急鼓，胡琴琵琶一弄儿唱的热闹。正是欢喜，橘塘忙跪倒，禀这客人和他是亲戚：“求不杀他性命，情愿把这货船都入官，还要谢小人二百两银子。”兀朮便说道：“我这里用兵船使，叫他把船留下，只不杀他就是你的情了。也不消稀罕他那二百两银子，就这三只船赏你，那盐船也卖一二千银子。”说毕，橘塘叩头谢了。即传了盐商十余人——都是数十万之家，闻说免死，俱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叩见。兀朮说："你们俱是我的百姓，因要私回扬州，本该杀了，今免你一死，把这三只船俱留下我用罢。"每人赏了一枝令箭。金命水命，走投无命，只得叩头去了。

兀朮使人河下看货船，都是苏木胡椒、粗细绸布等货，约有数万多之物。又看家器船，俱是桌椅床帐，花梨木、铁力木、豆栢、楠木的家器、瓷器，粗重不等，约有万金之物，只有盐船俱是蒲包载盐，用绳细垛在船上，使粗席盖，又没人来买，倒是滞货。兀朮说道："将这盐都赏了毛蛮子罢。"橘塘连忙磕头谢赏。原来那盐商在汴梁行盐，遇着大乱，要逃回扬州，把本银暗打在盐包里，约有十万金银。这兀朮哪里知道，毛橘塘平白地得此天大财宝哪里想起。

从来说福从此起，祸也从此起。当时毛橘塘因赏了盐船，就在营里开了一座盐店，叫人发卖。先卖了头一层盐包，足得了四五百两银子。也是合该发迹，那日因家下没盐吃，抬了一包来，要倒在瓷缸里。只听得响了一声，险不把个瓷缸打破了，原来盐里埋的都是五十两一锭的大元宝，每包里十个。急忙报与毛橘塘知道，又连夜取出几包来，都是一样。把元宝堆了两大垛，唬得个毛橘塘又惊又喜，就放在船上不敢动了。

若论正理，毛橘塘一个穷医生，要有些正道，就该想起这等大财，日后享受不起，照旧进奉与兀朮太子，必然厚赏，还把他做个好人，从此得幸，加得大官也是有的。这毛橘塘一个卖药的穷光棍，如何有此见识，喜得没天没地，便认做他是一个大财神，合该得此横财。白日黑夜算计着要享用这十万银子。把旧婊子刘玉钗儿——听见掳在营里——使了三百两银子赎将来，做了浑家。又听得临清关上两个粉头弹唱得好，一个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做李翠，一个叫做月娥在营里，也使了六百两银子，也买了来。一时间，好马好鞍，前呼后拥，在家中吹弹歌舞，闹个不了。每日备大酒大肉，吹打做戏，赌的嫖的，都来帮他。满营里只道他卖了盐得的官钱，哪晓得这暗中一股大财。正是：

人生福祸在机缘，命也无凭数也偏。
谁信卫青还尚主，安知石崇送空船。
鸡虫得失原成幻，鱼鸟飞潜各自然。
唤醒塞翁成一梦，始终生死只空拳。

却说毛橘塘白得了十万金银，一时用不尽，又不敢搬下船来，昼夜忧思，反添上三件大病，第一件，怕日久随营，没处安顿，被人知觉，禀到四太子营里，从前追出来，不是福倒是祸。第二件，“太子爷原说只赏这盐，还要这船载兵，不久要来封船，这些银子可在哪里堆垛？”第三件，这些营里官丁，个个知道毛蛮子赏了许多官盐，大家要来抬几包去，几番来取。竹山（橘塘）自己知道盐中有物，不敢送人的。这些金兵只道他悭吝，白白得了许多官盐，一包也不肯舍，常发狠要来平抢些去：“难道是你毛蛮子用钱买的不成！”因此有了三件忧愁，弄出一件怪病来，像是气蛊，又像是酒胀，腹中彭彭虚胀起来。又有三个相厚的娇滴滴青楼，昼夜盘弄。

那毛蛮子有一件春方，是金枪不倒夜战十女的，只要求一个海狗肾，要进与四太子，是无价之宝。那日就有一个医人找将来，要骗他的。你道是什么东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本草名称腽肭脐，一雄能御一群妻。
才来水底同鱼戏，又到沙边似犬栖。
性本发阳能下壮，力堪纵欲使人迷。
只因好色心无厌，借狗为人亦可悲。

原来这海狗肾出在东海文登、胶、莱地方。一雄能周百个雌的，因此在群母狗中，打不出个雄的来。况他灵怪多力，只在海岛中石上眠卧，再不肯上岸来的。如何拿得它。因此那捕它的渔人，看那岛中有狗的踪迹，即便撒下密网长绳，套住它的脚手，便钉钩钩住。先尽它走个极力，我这绳上倒须钩越扯越紧，渐渐扯到皮里，疼痛起来，然后用力一收，海狗护疼，慢慢扯拢来，扯到岸上。那些百十个狗子，都走下海里去了。所以打的真狗，断断得不着个雄的，只好将女妆男，以假作真，骗他百十两银子。使油浸透，哪里认去？又有两件假东西，可以当做真的：一样似海猫，比狗一样，只是嘴略平些；一样是海豹子，比狗一样，只是皮上有些花斑。此二物极易得的，虽是真髭髭却又不如狗的中用。总是有真髭髭的偏是假狗，有真狗的又是假髭髭。那医者急于取利，只得把那些阳起石、海马、蛤蜊、肉苁蓉一般发阳热药，齐齐做起，奉承那眠阳的老先生。略一举阳，就说是海上仙方，从此再不软了。哪知此一服热药，便做南宫吉的胡僧春方，久久力尽精竭，阳枯火虚，无不立死之理。

今日毛蛮子得了这个假狗，如异宝一般，慌忙走入营来，见四太子在营里踢毬，站在一边，不敢惊动。四太子见毛蛮子进来，拿着一个黄油绢纸，包着个什么东西，打着番语问道："什么物件？"毛蛮子跪下道："是海狗肾，前日王爷要找来合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的，今日才寻得来。”原来金兵取了东京，得的妇女万千，恣情行乐，只要这个春药。今日见此至宝，如何不喜，就赏了一个大元宝，留他饮宴，打着紧急鼓儿玩耍。因说：“不日要往南攻打扬州，过了镇江，直取江南。闻说扬州富庶繁华，怕兵一到，发火烧坏了城池，须先发一枝大兵，去招抚那些盐商们，恐怕惊走过江去，没人助我的兵饷。”只这一句，把个毛橘塘提醒，也是他官星有助，即跪禀说：“王爷如要招抚盐商，医官有一个绝好的相知，是盐商胡员外，有百万之富，但得前去叫他为内应，可省十万大兵。但小人不知用兵，只好做的文官，须得一大将同往镇守，催办粮钞，接济江南，才可进兵。”

兀朮大喜，即日申请金主，先把毛橘塘使领扬州都督之印：“明日即发你同阿里海牙，领兵三万，从旱路同行。”兀朮自和干离不一路攻打淮安，到瓜州会齐过江。毛橘塘磕头如捣蒜，谢了又谢。那盐船上千万银子，才有了着落；这些忧愁病肿，被喜气一冲，就如吃了一帖入黄汤，一时消散了。一出营来，传闻他升了扬州督抚，谁不尊敬，早有营中的南兵们投见的手本不下几千。那毛橘塘真是富贵一齐来，想了想：“这千万金银随营南去，何等妥当。一到扬州，不知还得盐商的多少珠宝。如此泼天之富，岂不是天送将来”正是人心如此，天意不然；总是造化愚人，无所不至。

这毛橘塘一面大弄起来，做了二品服色、蟒袍金带、执事旌旗，每日备吃贺酒，大吹大擂，金鼓喧天，准备点兵南下。那营中原有扬州兵丁，发了百十人先做奸细，去勾引盐商为内应，不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每笑天公罔善民，常将财色赚愚人。
蛾因投火偏张焰，鱼为贪钩更设纶。
恶贯满盈仍遂恶，身名奢泰始亡身。
明明慈母容骄子，暗使功曹报鬼神。

这毛橘塘泼天富贵不求自至，安排南伐不提。原来当日替汴梁盐商说情时节，有一人姓王名敬宇，是扬州人。自失了盐船，逃回扬州，还有些账目在汴梁，使他亲弟王二官人，改名王文举，在水营里充了兵丁。听得毛橘塘升了扬州督抚，不日过江，情愿来投作细作，上扬州传与哥哥王敬宇，勾搭众盐商们内应，希图保守身家，还望得些众人的外财。即时写手本，见了橘塘，细说："扬州城还有百十家大盐商，金银财宝如山之积。小人先到城里，通知起盐商们。眼见得南兵软弱，敌不过金朝兵马，谁敢不降？先把投诚的名册汇报上来，也免得杀害性命。"说得毛橘塘大喜，就赏了一张把总劄付。不一日，候阿里海牙整兵前进。

却说这王文举率领众细作扮作逃难南人，从清江浦由淮安去一半，从汴梁由河路上扬州去一半。王文举先从水路到了扬州，见了哥哥王敬宇，找寻胡喜员外，备说详细。

胡喜喜之不尽，自己心里想道："这富贵出在这里！扬州城多少富商，今日俱在我手里生死。这几年多少嫌疑，多少仇恨，今日都要在这件事上报复！"寻思了一夜，怕开报不明白，请了一个为行检革退的生员，绰号王起事。因他平日好告人打官司，惯于开单捏款，赖债兴词，人家有争讼的，就是他的买卖。专一两下挑唆，只有弄起事来，再没有消灭下的。又且书柬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六都是明白。自从革退衣巾，夺了衙门前的饭碗，全靠着胡员外盐店里作个记室，因胡喜笔下不明，时常代笔，做了个门下晚学生，早晚和店里小郎们串通，得些小利糊口。因此胡喜想起来，忙请王起事相公来，又怕他走漏风声，许他五十两银子，也使他列上一个名字，日后金兵下了扬州，俱有升赏。

那夜至二更，悄悄商议汇名具册，先使人在路上金兵营里报了，定个日子，以何为号，好做内应。这王起事又是个害人利己的，两意相投，喜个不了。连日将扬州富户、行家、大小铺面、金帛子女，并养瘦马、开杂货、走苏杭之家姓氏门面、坐落处所，分作上中下，和报审户册一样三本。又把城中兵马钱粮、将官姓名、虚实强弱，各造一册，城上垛口门兵、某处有备无备，各造一册。密讨个暗号，在城上准备接应。背了众人，使一的当心腹，同王文举打扮作客商，把册子打在货里，没人知觉，沿路迎将来。

不日阿里海牙同毛橘塘率领三万人马，由汴梁水旱两路进发，但见：

> 毡幕重重，帐房密密；弓刀簇簇，驼马纷纷。黄沙漫漫起边尘，黑气层层迷月。但行处角声震地，下营时部落遮天。旗分五色，千里鸣雀投林；阵按八方，万户人烟屏迹。打草抢粮，哨马先行百里外；杀人放火，屠城常在一时间。

前军行至睢州地方，王文举认得毛橘塘旗号，跪在路旁。早被哨马捉住，口称是报扬州的机密军情。传至营中，见了元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帅阿里海牙和毛督抚，呈上册籍。看了大喜，赏了酒饭。使他带回空头劄付一百张，任凭胡员外分散。又给了一枝番字白旗，藏在身边，使他插在城头——即在此处攻城。又怕他有间谍，使来人先回，将王文举留在营里，以防有诈。那胡喜的奸细和原差去南兵，依旧扮作逃难的客人，潜行去讫。

这一路先取了天长、六合、清河、桃源，不战而降，直杀到淮安地方。

那时南宋高宗正在南京，商议战守之策。每日与汪、黄二相商议，怕金兵南犯，要建都杭州，又被那一起南渡功臣苦留，要提兵江北，以便恢复汴京。那一时，李纲、赵鼎、张浚、张所久已谪贬在外。要与金人讲和，情愿纳币称侄，求还二帝。因那些名将岳飞、刘琦、吴璘、吴玠，俱分守各方。只有淮安是一个文官同一个参将镇守，兵分汛地，一时城内空虚。闻金兵三十万直到淮扬，百姓先逃了一半。那些残兵败将，原是汴梁杀破胆的，哪个敢出战？因此直至扬州，如入无人之境。

那胡喜在城，真如望穿饿眼，恨不得一刻即到，他便做起大官来，指望封侯封王。一时把个扬州城，就是他家送的一件大礼一般，好不重大的紧，单等金兵一到，即为内应。要知分晓，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七回　小人有捷径借财宝以投诚　奸恶无他能选美人而献媚

《落花诗》：

溪水东流日转西，杏花零落草凄迷。
山翁既醒依然醉，野鸟如歌复似啼。
六代寝陵埋国媛，五侯车马斗家姬。
东邻谢却看花伴，陌上无心手共携。

话说一日粘没喝、龙虎大王和毛橘塘破了淮安，星夜直取扬州。那扬州城里军民，闻知淮安不战而降，已是吓破胆的，哪个将官敢来迎战。城上虽也预备下擂木炮石，派下民兵守城，哪知胡喜和王盐商受了毛橘塘的劄付，散在城里，内应的奸细预备下献城。听得金兵一到城下，通了暗号，见东门上军兵稀弱，将毛橘塘发来的白旗插起来。金营里见竖起番字白旗，就知是奸细接应，又怕内有奸诈，先使王盐商的兄弟王蛮子爬上城去，却用梯子一个个接着上城。那城上军民哪个是不怕死的，见了金兵上城，滚的滚，爬的爬，一个个走投没命。城里先放起火来，胡喜一干奸细砍开城门，放金兵进来。但见好杀：

金珠如土，一朝难买平安；罗绮生烟，几处竟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灰烬！翠户珠帘，空有佳人无路避；牙床锦荐，不知金穴欲何藏。泼天的富贵，堆金积玉，难免项下一刀；插空的楼房，画碧流丹，只消灶前一炬。杀人不偿命，刀过处，似宰鸡豚；见死不垂怜，劫到来，总如仇怨。自古来淫奢世界，必常遭屠杀风波。十里笙歌花酒地，六朝争战劫灰多。

那时扬州城里，杀的男子妇人不计其数，兀朮太子才令封刀。把胡喜开的富民册籍呈上，四太子看了，就叫龙虎大王同胡喜搜括富民家财宝货，助饷过江。

胡喜先把好女子拣选了五十名，打扮的天仙一样，送到金兀朮营里答应，次后开出城里富户平日有养好瘦马的人家，并乐户娼籍、出色有名的女戏，一一开造册籍，听四太子发落。四太子就着毛橘塘同阿里海牙拣选三千妇女，送一千上北京，进与金主，一千随营自用，一千赏这破城有功的将官军校。这毛橘塘、胡喜巴不的一声，正称下情。

胡喜和龙虎大王坐在扬州府堂上，照依册籍，把扬州盐商木客、乡宦富民，一齐传将拢来，先要了骡马，次要金银，又次要珠宝。又把妇女们一家家赶出来，选着有姿色的，留下入官。可怜这些妇女，俱用黑灰搽脸，蓬头破袄，装做奇丑模样，那些美貌娇容的，一时恨不得变作个无盐女来，才可免得性命。可见美色不但害人，连自己的命也坑了。有诗为证：

麝为香遭网，鸟因翠损毛。
龟灵逢灼甲，檀馥被炉烧。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憎苦多遗蓼，争甜少剩桃。
东施笑西子，夫妇老蓬蒿。

那些大商贾们，撵出金银元宝，在府堂上垛的高有十余丈，零星碎银不用天平，抛在地下，何止百余堆。那胡喜将平日和他有大小嫌疑的，叫龙虎大王或是箭射心窝、刀穿两肋，杀的人在堂上横倚竖卧，使在旁看的人畏惧，不敢不献出珍宝来。那时扬州妇女，大小人家俱尚珠子髻儿，一两珠子卖到百十换。这一搜，真是：明珠百斗非为罕，碧玉千层未足奇。

那些富民，初时也只说有了财宝，买出命来。谁知这人心原是无尽的，见了一千就要一万，见了银子又要金宝。先还哄着，自己献出来，到了三日之后，见富民说都尽了，只得非刑吊拷、火炙刀剜。可怜受尽千般之苦，尽了家私，还不保其命。这是富户的结果。因此说，人生乱世，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怎当那众生凡夫，贪心太重，不到此地也不肯休心，到了五鼓醒来，还要算计哪一宗生意有利、哪一件机巧骗人。细细想来，可不是一场春梦？唐人钱起有《蜜脾咏蜂》曰：

年年花市几曾淹，斟暖量寒日夜添。
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

却说这毛橘塘，自从得了盐船那十万之富，和胡喜自计停当，得了扬州，即将此银合伙，添上扬州盐商的银子，不止百万，做起盐来，以为久远之利可以敌国，把金银积到北斗也是不难的。又奉了兀朮太子，使他搜选妇女，不论良家娼妓，要足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这三千美女的数，好不快活。想了想："我那打光棍做穷医生的时节，见了一个银纽丝，就把我弄昏了，受了南宫吉多少亏。今日到了这婆娘海子里，尽我受用，只恨少长了百十根髻髻。"一时间没处打发这些妇女，因此和阿里海牙商议，先出了一张告示，要遍考选扬州妇女。和开科场殿试一样，分了三案：第一案是良家女子，年十六以下，有容貌超群、诗词伎艺的，名曰"花魁"，和殿了状元一般。第二案是良家妇女，二十以下。有才色绝代、歌舞丝竹的，名曰"花史"，和殿了二甲一般。第三案是乐户娼籍，二十以下，有色有艺的，名曰"花妖"，和殿了三甲一般。以上三案俱是中选的，头一场选人才容貌，第二场考文学诗画，第三场考丝竹歌舞。三场毕，照旧放榜。第一甲金花锦缎，鼓乐游街；第二甲金花彩缎，鼓乐送出大门；第三甲银花色缎，鼓乐送出二门。奏知兀朮，喜个不了。一面照依城内坊里，挨门拘唤，如有一名隐漏，两邻不举，十家连坐。哪敢有一个妇女不出来听选的。

那一时，只恨天生下来不瞎不瘸，惟有那贞烈妇女，投井自缢的、截发毁容的。后来金兵知道，出了大牌：有妇女自死者，罪坐本家，全家俱斩。谁敢不遵，日夜里倒守起女孩儿来，顾不得名节，且救这一家的性命要紧。也有那淫邪妇女，见了榜文，要显她才貌，逞起精神，打扮着要做金朝后妃的。扬州风欲淫奢，大约爱考选的妇女十有其八，贞烈之女不过一二。此乃繁华的现报。

有多少奇怪的事，到了乱中，才把妻妾的真情看透。且说扬州东门里有一王秀才，生平只一宠妾，是个有名的美人，能文善画，才艺无双。二人相得，寸步不离，如掌上珠一般，打扮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得珠翠绫罗，奉承他百依百随。后来王秀才因色欲伤了，时常吐血，不敢纵欲。不消一年，倒因寡欲受胎，生了一个儿子。越是夫妾情重，倒把大娘子丢在一边。在一所花园里，收拾的雪洞般书房，三口儿过活，就是比翼鸟、连理枝，也比不过两人情厚。

忽然金兵进了城，各人逃命。这王秀才间壁有一座当铺，年久了，故衣柜架甚多。只得藏在一层天平板上，下面俱是衣架木器。到了天晚，只见几个金兵进来照了照，见没人，把架上衣服拣好的尽力包了去。落后掳了两个妇女来，吃酒唱闹了一会，众人将掳的妇女陪去睡，只留下一个美妇人，陪着个兵丁，在这当铺闲床上歇宿。王秀才伏在天平板上，唬得一口气也不敢喘。从板缝里往下看这妇女，你道是谁："原来就是我那娇滴滴美人，和我生死不离的爱妾。如何却落在这番兵手里？眼见得她决不肯失身，平日里的志气，许下同死同生，如何肯顺他！"一面想着，又是疼又是怕。

只见床上吱吱呀呀干的一片声响，原来两人在床沿上行事哩。妇人道："把灯取过近前来，咱照着耍得有趣些。"那番兵起来，果将灯移到床前。妇人早把衣服脱净，显出那白光光身子来，高擎两股，极尽奉承，口中娇声浪语，无般不叫。又嫌番兵不甚在行，妇人道："你上床去，我自己凑动。"番兵果然上了床，妇人看了看道："我今日可死了心了，随着你罢，我不遇见你，枉自托生了一个妇人，那得尝尝这个滋味！"一面口口声声道："快活杀我了！随你怎么，休撇我去了，撇了我也想杀了！"番兵乐不可言，细问："你是谁家娘子，这等有趣的紧？丈夫是个甚样人？"妇人道："俺丈夫是个秀才，生的人物也好，只是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件事上，再不曾打发个足心。我今日可尝着滋味了，好不好把他杀了，同你一处过去罢。”这王秀才就着灯影看得分明，只见他令宠把奉承他的一套本事，多使出来奉承那番兵。王秀才气死了两遭：先见她上床去，酸心了一个死；后见她要杀了他跟着番兵，又恨了一个死。

到了天明，番兵听见吹角进营，要起去，还被妇人拉住不放，在床沿上弄有一个时辰，方才撒手。嘱咐了又嘱咐：“到晚还来，我在这里等你。”番兵道：“四王爷不许掳妇人，你只在家藏着，我来找你罢。”两人搂抱不舍，把妇人送过屋里去了。

后来金兵出城，王秀才回家，见了妇人，说她失节，百口不招，因生下儿子，不好叫她死的。才知道：枕边恩爱风中露，梦里鸳鸯水上萍。王秀才从此弃妻子出家为僧去了。

却又说一个娼妓，做出件翻天揭地的事来。扬州钞关上有一妓，姓苏名琼琼，也是扬州有名的。接了个布客是湖广人，相交情厚，把客本费尽，不能还家。后来没有盘费，情厚和这当行的一家住着，就如咎喜员外一般。忽然金兵抢了钞关，把琼琼掳了，和这客人一搭，白日拴锁，夜里用铁绊。到晚上，解下妇人，却将这蛮子们十个一连，上了锁才睡。一日，番兵吃的大醉，和两三个妇人干了事，一头睡倒。却被琼琼把铁绊的锁开了，放将客人起来，用番兵的刀，一个个都杀尽，搜出他抢的金银一千余两，和这客人扮做逃民，回湖广做起人家来。生了儿子，发了十万之富。岂不是一件快事！看官听说：天下事哪里想去，良家到没良心，娼家反有义气。也是各人所遇不同。

后来毛橘塘考选扬州妇女，这些瘦马、妓女不消说的，还有大家女子出来，欢欢喜喜，和番兵骑在马上，争妍卖俏，比门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户人家更没廉耻。岂不是风俗淫奢之报！

到了三日，报名已毕，先考头一场。发出一张条约：

钦差提调淮扬兵马都督府毛，为奉旨考选宫嫔，严立条约，以防隐漏，以杜冒滥事；照得广陵为名丽之区，迷楼实烟花之薮，舞逾之蔡，歌出阳阿，代充掖庭，必兹先郡。今遵奉王旨，考选良家，兼收乐籍。分三案，为三甲，不啻文士登科。自才艺及声容，以定女中魁首。百代奇逢，千秋荣宠。除遵依里中挨门报名外，凡系文词女史，第一场考诗、赋、论，一篇即合式。声容姿态，次场点名。歌舞吹弹，末场面试。先三日扬州府各递试卷脚色，并载里甲、年貌、历履，习学某艺，临期执技登场验选，一照文场。殿试分三甲，上下游街及第。如有滥冒顶替，许人揭告，以违旨定罪不贷。特谕。

大金天会六年某月某日

到了三日后，妇女报名已毕，由江都县申到扬州府，挂出牌来，在察院衙门听考。临时毛橘塘、阿里海牙，并本府大小官员，俱是大红吉服。门首悬彩奏乐，挂了三个大字，是“女开科”。这些妇女们都是艳妆丽服，傅粉涂朱。也有哭啼在轿里，父母随着送场，一似昭君出塞一般，哭的千人落泪；也有喜喜欢欢，先换了金朝服色，窄袖戎装，平头盘髻，也十分好看，这都是乐籍、瘦马的人家，一时间就扬鞭上马，笑嘻嘻而来，争这女状元。街上看的人上千上万，通挤不开。鱼贯而进，约有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千五百名，大门首知府点了名册。一个个花攒锦簇，五色纷披，果然十分可观。但见：

千层锦绣，万朵胭脂。绮罗对对，排来五色云霞；珠翠丛丛，衬出三春花柳。一个淡妆出月下梨花，却嫌脂粉汗颜色；一个浓染似雨中芍药，恍疑香露滴衣裳。那愁的低垂粉颈，好一似捧心西子，越添上一种妖娆；那喜的满面笑容，好一似渡海观音，更显出十分光艳。高髻云鬟，扮的是大内梳妆，动人处玉钗斜挂；弓鞋罗袜，走的是扬州俏步，关情处檀袖偏拖。长的是眉，眉弯新月，远山淡画出双蛾；秀的是眼，眼溜秋波，碧水轻盈含一笑。粉的是腮，鼻边红杏淡白云；朱的是唇，齿上樱桃明素玉；圆的是肩，新藕琢成香玉臂；软的是乳，梅萼初簇碧酥囊。纤的是腰，杨柳三眠；细的是股，芙蓉两朵。翡翠群中藏翡翠，鸳鸯阵里卧鸳鸯。

大堂上坐下，阿里海牙居左，毛橘塘居右，俱是大红蟒服、金幞头玉带，帽上悬着貂尾——这是金朝官制，凡官至二品，方许帽上系貂。一边分了东西文场字号，俱在堂上面试，怕有代笔。番将堂下带刀巡逻。只见一个教官提着一面牌下来，上写着四行大字：

第一场题三道：
沉香亭牡丹清平调三韵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广陵芍药五言律诗
杨贵妃马嵬坡总论

这些平日读书饱学、吟诗作赋的女学生们，多出在世宦名儒之家，从七八岁上了女学，偏是聪明乖巧，比儿子读书还长进的快。如今扬州府风俗，不教儿子读书，多少识些字，就叫出去做生意。只有女儿偏要习学诗词，博出个才子的名去，把诗词传刻，向女流中夺萃，因此常常惹出风流话来。今日扬州考选女秀才，皆因有此风俗，才有此番考试。

单说这女秀才们，见了题目，一个个铺下玉板纸的试卷、紫管的彩毫细笔、螺纹的鹦鹆端砚、松烟金漆的龙香墨精。那苦思的，攒着两道眉儿，想一句写一句，十分好看；那得意的，思入风云，把罗袖拂一拂纸，伸出那春笋般又细又白的指头儿，握起笔来，真似龙蛇飞舞。也有做诗做论的。哪消两三个时辰，把卷子誊真，俱是钟王楷书，珠圆玉润。捧着卷子，送到考试官面前。

哪知道考试官都是不识字的，只凭着扬州府王推官——是个山东才子、积年大词客，一切出题看卷，凭着去取。这两个大主考，阿里海牙是个武将，不消说了，那毛橘塘只记得几句草头药方，哪晓得诗词歌赋。见了这些女子进场，已是雪狮子见日——化酥了半边，连骨髓都流出来；又好似看太阳花了眼——通是青红黄黑在眼睛里乱滚，忙的个可怜。

到了日西时，也收了百十本卷子，其余或句不成章、字画差错，俱不入选。还有曳白的，俱一齐出场。

到了第二日，贴出榜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大金国扬州府为考选女科事：今将头场取中合式进士榜于后：

一甲第一名：宋娟（扬州府江都县人，商籍。论一篇，马嵬坡）

二甲第一名：王素素（扬州府通州人，乐籍。沉香亭诗三首）

三甲第一名：柳眉仙（淮安府山阳县，军籍。广陵芍药诗三律）

其余考选不等。定了名次，其取中进士八十二名，不能详载。

只有女状元宋娟朱卷，传满扬州，这些宿儒才子，也都夸她博学鸿词，不像个女子，即时刻了传诵。

《杨贵妃马嵬坡论》：

论曰：盖闻情者弱骨之媒，爱者醉心之孽。星眸粉黛，名为伐性之斧斤；狐猸娇痴，号作登床之机弩。况假合能有几时，玉质朱颜，转眼而鸡皮鹤发；好丑原同一味，金床象枕，回头而骨冷魂消。愚者沉焉，达者笑之。故琴瑟取诸《关雎》，乐而不淫；床第戒于牝鸡，礼以防乱。

乃有唐闱多秽，兆自开邦。兄收弟妇，有忝日角之雄君；子纳父妾，忽代月升之女主。点筹借箸，投子闻声，此皆历代丑踪。缵述祖武，逮至玄宗，瓷情渔色，纳子妇而号太真，宠娣妃而封列土。华清水滑，凝脂流合欢之香；绣岭尘飞，连骑贡侧生之笑。堂开锦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绣，排甲第于云霄；门列棨戟，掷沙泥于金玉。或连镳则云锦迷天，或狎坐而珠玑满地。雕麟织凤，罗纨穷天女之工；玉脍冰鳞，水陆尽穷民之血。以兹淫风相煽，阴气乘权。蛾眉娇妹，鸳鸯入鹓鸿之群；碧眼胡儿，虎豹结狐狸之穴。

洗儿之金钱一去，渔阳之鼙鼓忽来。凤辇云奔，马嵬尘起。路旁弃霓裳之宝器，道隅走乞食之王孙。遂使蛲颈投环，羊头贯槊。七夕密约化为冷烟，三峡淋铃魂销夜雨矣。不亦悲哉！

然后玉碎香残，前日之珠翠也；羯鼓征尘，前日之歌舞也；手掬麦饭，前日之珍馐也；以枪揭首，前日之剑南旌节也。

乐极而悲来，物穷而理返。是故君子土木形骸，电光富贵，性不以情移，而识不以爱乱。盖审于浓淡久暂之间，不以彼易此也。

第二甲榜眼王素素《沉香亭牡丹次清平调韵》：

冰肌玉骨月为容，久厌胭脂入画浓。
洗净铅华应不染，天台姑射一时逢。
并蒂莲枝笑合欢，玉容常向月中看。
姚黄魏紫争承宠，冷藻天香未可干。

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石家金谷暗生香，风雨春深自断肠。
为嘱花神好相护，明妃马上不成妆。

第三甲探花柳眉仙《广陵芍药五言律》：

汉宫仙掌露，春色上华簪。
影浸盘盂玉，光摇围带金。
花王终让宠，蝶便莫相侵。
应有东君荐，莺衔到上林。

原来二女子诗中包藏深意。说那沉香亭牡丹，不爱繁华，甘心苦守。每一首末句，都有自寓有意思。这芍药诗却说的富贵，有金屋贮阿娇、昭阳第一人的光景。那玉盘盂、金带围，乃芍药佳种。真是诗中李、杜，女中的谢道韫、朱淑真，也不能到此风雅。其余合式的女进士，或有几句，不能遍传。

到揭晓传胪，女状元宋娟，在公堂上插了两朵金花，两肩上十字披了织锦金缎，两对彩旗、四名鼓乐引导，当堂上了四人明轿，送归及第。榜眼王素素也是一样，却是彩缎一对、彩旗一对。探花柳眉仙也是一样。到了三甲以下散进士，不过二枝镀金花、一对红纱、二人轿子。俱鼓乐引着，送在大营里，见了四太子谢恩，听发在那里。

那时兵马急着过江，一面逼拷富户，一面搜罗妇女。兀术只选了几个会弹唱的随营，把这女状元、二甲、三甲，共选取了八百女进士，一时没有这个落地，又不便发回本家，怕有逃亡走匿的事，叫王推官安置。只有琼花观地方宽大，把上下房道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官火头一齐赶逐，将这妇女们权且安置。使一老成番官看守，把大门封了，不许亲戚往来，以待平定了江南，往燕京进献于金主。这些妇女的父母，在外哭哭啼啼，往里送饭食衣裳的。真是：

花花柳柳，原从南国生成；燕燕莺莺，尽被东君收去。蔡女多才，但做胡笳十八拍；昭君美貌，空传琵琶五言诗。阿姊阿妹，忽改做年兄年弟；大乔小乔，没处觅房师座主。妒色梨花逢暴雨，能言鹦鹉入金笼。后有美人题词壁上，名曰《满江红》云：

邗水繁华，扬州人物，尚遣隋氏风流。绿窗朱户，十里挂银钩。一旦刀兵齐举，破金城，百万貔貅。长驱入，歌楼舞榭，风卷落花愁。清平三百载，典章文物，扫地俱休。任此身南北，断梗浮鸥。破镜乐昌谁续，念萧郎陌路难投。从今去，香魂千里，箫凤断秦楼。

一时题咏甚多，不能遍载。

那兀朮太子和这粘没喝、干离不大将军一班战将不消说，朝朝醉乐，夜夜欢歌。只这毛橘塘一个穷光棍，坐拥着百万金银，每夜自有良家女子十余人陪侍，清歌妙舞——不在这钦选以内的。胡喜和王起事秀才，一般盐商，子女金帛、珠玉玩好，没般不奉承。真是：富过鄫邬白璧满，花逾金谷绿珠多。

一日，传下令来，刻期过江。先发了一封战书，与宋朝都统元师韩世忠金山会战。韩世忠也差官送了五百个黄柑来，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北军过江，愿打浮桥三所。知大军远来，谨以黄柑五百解渴。”兀朮大惊，赏回差官，刻日决战。知道毛橘塘不惯行兵，把胡员外封了扬州副都管，和毛橘塘权守扬州，催兵饷接应。分了一班番将过江的汛地，要一鼓而渡。十万人马，真有投鞭断流的光景。

兀朮到了瓜州江岸，看着金山下的南船，一只也无，江南城郭隐隐，全不见旗旛。正不知韩世忠的兵机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八回　胡员外消众怒细细分尸　毛橘塘泄公忿团团受箭

诗曰：

久恋繁华兴未阑，无言天道自漫漫。
笙歌聒耳红妆乱，势位熏心白发残。
鄙鄙金钱封爵厚，迷楼风雨过江寒。
应知祷杌终归尽，造物愚人纸上看。

话说金兀术十万人马过江，被韩世忠杀得大败，无路可归，几次哀告求生，俱被神臂弓射回，赶入黄天荡，不得渡江，已指日受擒，再无生路。谁料天相金朝，出了一个闽人，指出老鸦河旧路潜通建康。金人日夜开凿，把人马渡尽，韩都统方才知觉，无处追赶。金兀术似漏网游鱼、脱笼狡兔，急奔扬州。哪知元帅岳飞从江北提兵接应，八百精甲、三千步卒，把兀术的人马赶在江边泥淖陷坑中，一阵杀得血流成渠。剩不下一万残兵，不敢回扬州，迤逦往淮南一路连夜奔逐。岳元帅直赶过淮扬地方才回。

单表这扬州城，留下毛橘塘、胡喜做了都督，同番将孛堇等老弱五千镇守，接应江南兵饷。自兀术渡江，这扬州城盐商大户，死的死伤的伤，子女金帛，搜刮已尽。这胡喜和王起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架着金兵同毛橘塘，大家小户，不遗一家，比从前追拷捆打日甚一日。这些百姓，真是釜中鱼一般，生死不保，挨得今日，不知明日如何。

就中有一个好汉，姓李名安，原是山东周守备府中有名的家将，后来因汴梁失守，投在宗留守标下。南渡后，流落在扬州，做些小生意养母。此人武艺出众，胆勇超群，见胡喜一班奸细引金人入城，久已不平。藏在百姓人家有旧日结识十个义气弟兄，都是些营里旧武官们，动得手的好汉。大家商量，待金兵大营南渡过江后，在城里杀起来。这些守城的金兵，不过几千老弱，久已足心，哪提防着百姓起义。只因金兵势大，不敢动手，专差几个心腹，在瓜州打听兀朮过江、韩将军的胜败，以便举事。后来，打听得兀朮大败，走入黄天荡去了，大家喜之不尽，连夜纠合起些有胆的壮士千余人，定日在天宁寺取齐，举火为号，先拿住胡喜，以报献城之恨。正是：恶贯满盈，天随人愿。

不数日，兀朮败信到了扬州，孛堇正在点后接应。这李安怕日久泄漏，一面差心腹上岳元帅营投报告急，一面城里设计，怕金兵走脱。到了半夜，塔上举起火来，满城呐喊，乱杀起来。原来金人破了扬州，料南人软弱，不敢叛的。这些番将们，哪个不是醉拥红妆，几个妇女昼夜纵酒狂淫的。就是这马兵步卒们，也都放胆奸淫，日日醉生醉死，全无提防。忽然半夜一声喊起，只叫："休要走了番贼！"那些有胆力、受冤屈的百姓，成千成万，上得城来，把城门把住。岳元帅的兵马早已入城，内外夹攻。这金兵好兵马俱挑选过江，只留下老弱兵马不上三千，一个个束手就缚，没走脱一人。早把胡喜、毛橘塘、王起事一起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奸人背剪绑了，只孛堇剃了胡须，扮作游僧走了。

却说这胡喜和毛橘塘，从做了扬州正副都督，穿着吞肩大蟒大红倭缎、玉带金貂，日夜排宴，把得的珊瑚玉器、古玩珍奇，摆设得真似古董店一般。王起事又公报私仇，诈有十万金银，每日还搜谁家有玻璃盏、汉玉杯、商周铜器，不知害了多少性命。又把琼花观封锁的美人，悄悄叫出，昼夜奸淫。把个毛橘塘、胡喜，酒色里淘的终日昏昏沉沉，只是盹睡，也是命数已尽，罪恶贯盈，全没点活人气儿。那日两班女乐唱到四更，吃得上下官卒懵腾大醉，忽然一声呐喊，放进岳家兵来，这一惊不小。好一似：

雀入雕群，羊投虎口。短命索套住喉咙，阎罗王忽投请帖，磨刀石砌成脖项，刽子手不久尝新。盐店十万，旧元宝难认财神；侍妾百人，新春药尚存海狗。正是从前做过事，不幸一齐来。

岳元帅进了扬州，这些百姓和军士，杀的金兵献首级的、活俘的，不消一日，把金兵杀尽。百姓们焚香叫苦，细诉："胡喜投了毛橘塘，和王起事先将城里虚实私通金人，半夜献城，将一城良民妇女奸淫将遍，杀死的大商富户不计其数。现如今把妇女千余人，封锁琼花观里，自己的金银，和兀朮收得元宝，不止三百万，如今垛在察院里封着，不曾支动。"岳元帅大怒，即将三个大奸绑进辕门。那胡喜、毛橘塘，已被百姓打的半死，只闭着两个眼儿，王起事还伶牙利齿的口里辩话。岳元帅审问已毕，即吩咐刀斧手，将胡喜和王起事绑在辕门外将军柱上，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迟处死;将毛橘塘带往江南献俘。那时百姓上千上万,哪里打得开。及至走到扬州府前市心里,哪里等得开刀,早被百姓们上来,你一刀我一刀,零分碎剐去吃了,只落得一个孤桩绑在市心,开了膛,取出心肝五脏,才割下头来。这王起事还睁着眼,看着剐了胡喜,轮到自己,才悔他平生兴词唆讼,专以捏款开单、害官害人的报应,果然不爽。诗曰:

福不轻加祸不差,天公推算有巡查。
杀人但作家常饭,好色常看顷刻花。
斜日易倾歌舞尽,冰山难在路途赊。
木棉庵里豪华客,风雨夜深闻鬼车。

岳元帅看剐了胡喜、王起事一班奸党,行了一角文书报镇江都统韩世忠,遣将防守,并解毛橘塘江南献俘,他却去安抚淮安一带城池。将琼花观选过妇女,一应放回本家;中间有死节全贞的,都行文府县官旌表。又照依原册,搜刮的商人富户金银,一一许本主领回,当官生理——虽然不得一半。百姓如重见天日一般,欢喜如雷。扬州都会之地,不消数月,依旧人烟凑集,商贾充满。岳元帅自去两淮防御,一面恢复不提。

却说韩都统见兀朮逃回,正在发兵追剿,兵到仪真,才知兀朮过江。岳元帅大杀一阵,直赶过淮西一路,复了扬州。只见岳元帅差标下副将牛皋,押解伪都督毛橘塘到镇江来,上本听朝廷正法。韩都统大喜,即时差官上临安报捷:"生擒伪都督毛橘塘,候旨定夺。"不日,高宗批下旨意:"扬州既已恢复,其忠义百姓、首倡举义李安,着一例叙功,随镇江营效用。伪将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橘塘，着押解建康市，乱箭射死，仍枭首扬州悬示。”

韩都统得了旨意，即时押毛橘塘过江，邻马步兵二千，扎着队伍，由龙潭麒麟门进城。出示安了守官百姓，把毛橘塘换了一身红衣，头上插着叛贼白旗，先在各门上号令一日。两棒鼓、一声锣、吹一声喇叭，一百名披甲前后围着，都是刀斧手。毛蛮子一生一世受用不尽，这番才是他的结果。“只可惜一件，这盐船上的十万银子，到底不曾支动。又有扬州盐商们攒送买命的元宝三十万，俱交付胡喜收管，下在地窖里，到今不曾开包。又可惜我这旧婊子、新美人，红红绿绿，足有金钗十二、粉黛两行，俱不曾着落个人儿，如何就这等了账？”

慎重毛橘塘游街三日，建康南门外教场里埋起桩柱来，如竖起一架天平相似。将毛橘塘剥得赤条条，一个滑车，扯在半空里去，好像耍孩儿打秋千一般。韩都统坐了大轿，朱服冠带，扎了大营，一队队马步旗枪，摆出执事来，上了演武厅坐下，将坛上吹打三鼕，扯起帅字大旗来，放了三炮。那些旗牌各官参见已毕。教场里人马严肃，谁敢喧哗。只见蓝旗马飞也似跑上将台来，报说：“叛将毛橘塘已悬上箭垛。禀老爷看箭。”说不多时，将台上发一面牌来：先是马上将官各人比试，中三箭合式，多一箭者，赏银牌一面。然后步下各哨官分班射箭，三箭合式，多一箭者，赏牛肉五斤、酒一瓶。大兵射完，方许闲人乱射。擂鼓已毕，只见将台上各官，盔甲鲜明，弓马齐整，从台上扳鞍，一齐放下马来。那教场里看的人上千上万，闪开三条箭路，俱躲在两边去了。这一班将官，俱是蟒袍银甲、长弓短箭，十分轻快。真是：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马如走电，箭似飞蝗。弓弯明月，滴溜溜射中心窝；羽滚流星，响咚咚贯穿脑额。分鬃箭、对灯箭，各分巧样；抹鞦箭、回马箭，争显奇能。当日官上加官，今日箭上加箭；当日色中选色，今日弓上加弓。蓬蓬乱插似狼牙，密密攒来如刺猬。

一班马上将军射毕，就是步兵分班较射。只听鼓声乱响，那箭都射满了。上堂报了箭筹，一面支赏，才叫闲人乱射。你看这些百姓，也要用箭的，哪得这些箭来，俱是砖头石块，往上如雨一般。哪消半个时辰，把个毛橘塘放下来，已是当心有十数箭，射死已久。然后刀割下首级，捧上将台验了，封在首级桶盛了，发扬州府悬示。这才完了毛橘塘一场公案。诗曰：

贪暴骄淫事事奢，玉堂金谷斗芳华。
乞儿冒领千金爵，牧子来登七宝车。
狗尾续貂呼作宝，羊头贯槊贱如瓜。
早知鬼箭身为的，不及街头卖药家。

韩都统看着射死毛橘塘，放炮起营，自过镇江把守去了。一面发兵安抚扬州，提取义士李安等，升为营将，随营征讨，使他巡拿沿江奸细。

却说一个小小的因果，完结淫报一案：当日沈子金因流落在表兄徐守备家里，认做表弟，托他守家。这徐守备随韩都统出江，与金人对敌，久不回家。沈子金久惯嫖风，终日夜在徐守备家串房入阁，把他大儿妇通奸已久。趁着金兵在江北，遂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带妇人过江，又和骗银瓶一样。哪知天理循环。连夜赁一渔船，渡到江口，被李安队里哨船拿住。见有男妇过江，话说是东京语音，报了大营里来。问妇人口词，却是一口镇江的话，言语不对。把妇人一拶，即时招出，系水营徐守备家儿妇。即提徐守备面审，才知是他表弟拐了表侄妇逃走。大营里发与李安，即时打了一百大棍，立毙杖下。把妇人交与徐守备，休回母家，羞愧缢死。这是小人淫恶，了此一案。

不知善报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三十九回　董翠翠被骗烹鸡　屠本赤丧命喂狗

诗曰：

阅遍沧桑叹化书，庄周蝶梦笑遽庐。
美人已作丹枫幻，故友真同朽麦余。
白眼风尘金紫贱，黄粱天地鼎彝虚。
卮言便作玄经诵，齐物逍遥尽扫除。

单表武城县。自说南宫吉死后，又遭金兵屠掠，城郭人民死去大半，不消说本宅人亡家破、妻子流离。到了靖康二年，汴梁失了，二帝北迁，高宗南渡，这山东、河北千里蓬蒿，把一个武城县豪富之地，变作一片瓦砾战场。刘豫为王，占了河北，时常有兵过县，养马征粮。把南宫吉那些故人门客，也都死丧零落，十不存一。只有屠本赤经了几番掳掠，走到外府地方——传他已死了，后来在外日不聊生，又走回家来。狮子巷口房都拆了，没处安身；骗的赵二官人和云娘卖庄宅的银子也没了；老婆又害时症死去，并无棺椁，抬去埋在乱葬岗上；一个丫头小黑女，先前在外，卖着盘费吃了；只有一女要回来投他，不料被金兵掳掠去，不知下落；只剩一身，孤孤悒悒。时常到戚小奇家过几日，也不是常法。不消半年，戚小奇死了，举目无亲。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个亲友，还油嘴诓骗。过一二次，人人晓得屠油嘴没良心，都不瞅睬他，一个站立的去处也没了。只为良心丧尽，天理全亏，因此到处惹人憎嫌，说他是个不祥之物，一到人家就没有好事，如鸱鸮一般，人人叫他做“夜猫子”。因鸮鸟生的猫头鸟翼，白日不能见物，到夜里乘着阴气害人，因此北方人指鸮为夜猫，以比小人凶恶，无人敢近。

屠本赤无门可投，想了一想：“只有勾栏乐户们，平日在南宫吉家与我相熟，有些帮衬他的恩，或者见我屠二爹还不忘旧。且住上几日，看有嫖客到门，我原旧学得几套弦子，还做篾片，得些酒食，也是一法。”

那日踅到勾栏巷里，几年不到此地，想着当日少年，和南宫吉结拜十兄弟时，好不热闹：姊妹们门前站立得红红绿绿，一家常有十数个粉头；帮闲的小优儿满街乱串踢气毬，卖瓜子的闲汉串门子乱走。如今已二十余年，又经此大乱，房屋拆去大半，静悄悄的，只有几个穷乌龟在门前晒马粪。一个虔婆拄着拐，在门首卖根豆芽菜儿，见了屠本赤，装不认得，缩进门去关了。“如何一个熟人也没有，丽春院门楼也倒了？”但见巷口一座花神庙，是塑的柳盗跖，红面白眉，将巾披挂。因他是个强盗头儿，封来做个色神，这些忘八们时常烧香求财，有好子弟进门，便来谢神。本赤进得庙来，只得磕下头，叹了口气，吟诗道：

走遍勾栏四十春，帮嫖帮赌老游神。
笙歌闹处言多趣，酒肉场中味更亲。
儿女丧亡无旧侣，面皮饥瘦有穷筋。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何如做个乌龟长，尚有焚香奠酒人。

屠本赤二日没饭吃，饿得昏了，坐在台基上佯佯睡去。只见南宫吉进来，把他当头打了一杖，道："屠本赤，你在这里，我多时寻你不见！我和你一生一世，同乐同欢，看顾得你也不少。我死后，把我家人伙计俱奉承了赵监生，因何又把乔倩女也抬与他做妾？金兵破城，你就不能照管我家妻子，还忍把慧哥卖在寺里得一千钱？天地间有你这等负心的禽兽？当初还曾结拜弟兄来！"屠本赤才待要辩，只见南宫吉上前揪住胸脯，拿出尖刀，把本赤二目剔去，昏倒在地。南宫吉留下一根拄杖，叫道："你也受受，替人现眼！"本赤梦中叫饶。

只听得一人推醒道："屠二爷，你如何在这里？"原来是勾栏里董秋儿。为姐姐董翠翠来庙上谢神，遇见屠二在廊下打盹，因此认得他，才来叫一声，把梦惊醒。本赤起来搓了搓眼，认得是勾栏里的小优董翠翠的兄弟董秋，忙问道："你在哪里来？"董秋道："我来替姐姐董翠翠上纸哩，她病了一月才好了，今日来还愿谢神。二爹这几年因何不到咱家？"本赤道："我有十年没到这里，把门都改得认不得了。"因问道："乔美、陈芳这几年也没见他，如今他在哪里？"董秋道："二爹你还不知么？"如今乔日新做了金朝干离不都督的小舅，他姐姐姑娘都在府里做了太太，好不富贵哩！上年写书来，叫陈芳去投他，把陈宝姐送在王爷官里，如今做了嫔妃。他吃了一个守备俸，打着黄伞，满东京谁不怕他！只落得俺们穷的通不像了。"

看了看本赤，穿着一领蓝布破直裰，袖子少了半截，油透的毡帽卷着沿边，皮瓜的蒲鞋只缠了一条脚带，旧日油光的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脸瘦得尖长了，满脸的愁纹，一鼻凹灰，恰像几日没有饭吃的。对本赤道："二爹，你如今坐着等谁哩？"本赤想到：如今说是穷了，这小忘八怎肯招惹我上门？不如且骗他一骗。望着董秋道："我这一向在东昌府，和一个布客来卖布，有五百两银子本钱。他闻你家百媚儿，待来寻个婊子。我百忙里想不起你家门首，住在庙里等等布客，至今还不到，因吃了几盅早酒，醉了就睡着了。"又问道："如今勾栏还有几家？杨玉钗儿、赛玉儿、一秤金儿，还都在哪里住？"董秋道："二爹，还不知道哩。当初这勾栏四五十家，少说也有百十个姐儿，如今还没几家子，都是兵乱后抢得人亡家破，一只锅也没有，才来这里住着。时时怕县里叫去当差，答应这来往营里的爷们，但有些身份的，俱躲在乡村里熟人家去了。俺家百媚姐，从那年金兵破城就抢去了，只有俺姐姐董翠翠，今年也有三十多岁了，单单支着这门户。俺妈妈是杨梅疮结毒发了，全下不得炕。如今年景荒乱，哪讨个嫖客。这些兵来养马的，每日来闯门子，大刀打着要酒吃，白白的坐了房，谁可见个钱么！俺姐姐病好了，也要离这勾栏，将来做了个孤坟坛，只好住鬼罢了。二爹有什么好生意，替俺帮衬，也不敢忘了你老人家。"

本赤见董秋认真了，笑道："这客姓钱，号西泉，也有一二千本钱。驼了五百筒布来，临清发不开，投着我卖。如今把货卸在狮子街酒店里，要个婊子包月，着我等他这半日还不到，想是兑银子去了。如今我且到你家里安排下酒饭等等，就在你家翠翠房里，陪他两宿再看。"哄得董秋笑道："二爹，咱家里去，坐着在门首等，不强似冷庙里白坐的？"

本赤巴不的一声，和董秋出庙。转过一条巷子，一周回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破墙，他家住着五六间草房，哪比当初这些齐整门面、风流的铺设来。但见：

> 门楼倾倒，巷户歪斜。青楼翠馆，化作瓦砾蓬蒿；锦瑟瑶笙，变做蛩吟萤火。破墙无瓦少花开，站两个怪绿乔红丑妇；小巷有门稀客过，坐几个钻头缩项乌龟。往来嫖客，多是轿夫、扛夫、骡夫，松腰不过百文；上下应官，只有大姐、二姐、三姐，见面多是一拶。花落不能招舞蝶，草深常是见乌啼。

进得门来，老虔婆全不认得，问董秋道："是哪位爷？我老眼花了。"董秋道："这不是常在南宫老爹家的屠二爹么。"虔婆点了点头，让坐下了。董翠翠出来，穿着件旧青绸女衫儿、白丝绸裙——下面都破了边儿，面黄肌瘦的——也是病才好了，叙了几句寒温。

坐了半日，一盅茶也不上来。本赤忙叫："董秋，你去门前看着，一个骑秆草黄大骡子的客人、后面一个管家背着个大跨箱、上写察院封皮的就是钱大爷，要约下来吃午饭，就在你家过夜的，看着他休要过去了，到叫咱坐着等个不耐烦。"哄的董秋在门首等客去了。那董翠翠积年衙衙，进门见本赤穷得不像，因此不甚接待，闻知领客进门，忙起去安排午饭道："二爹休笑，还看俺是丽春院里有体面的姐儿，如今一顿饭也整不来。自从乱后，哪有个好人到这里？无非是些穷兵、官差的爷们，住一夜就走了，哪个敢留住他。当初南宫老爹在日，二爹来到，一时间酒席哪件没有！如今这院里也没了人，那些酒店，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肉鲜鸡都不来卖了，只有卖豆腐、卖青菜的，卖一次就去了。只有大酒店卖两条猪肠子，就是上样了。”一面说着，一面叫董秋去取酒：“先买几个点心，二爹将就坐坐。”待不下些本，又恐本赤不帮衬她留客，因此勉强去赊了一壶酒、一大根猪板肠、一块猪肝、五个大馍馍——是包豆腐馅的；拿来摆在一张破春台桌上，又没有椅子，只有板凳二条，翠翠心里也甚不过意。

本赤见她养着一只打鸣鸡，因没有食，只管趴地寻虫儿吃。本赤想她这只鸡吃，寻了个法儿，道：“你还有这只肥鸡？昨日钱大爷在布店里，使管家拿五钱银子去买一只公鸡做药引子，再找不来，要打家人，央我说情才饶了。没有鸡汤，再不吃饭，丢下碗就走。因此人家知道性儿，每饭要宰鸡的。有一件极通情：吃了人家一顿好饭，先赏一二两银子才算春资。到是个使漫钱的好人，休要慢了他。”虔婆听说，忙叫把鸡宰了。又寻出几碟干枣、柿饼、瓜子、核桃来，摆在桌上。等到过午还不见到，自己又到门首立了一会，道：“该来了！”哄的董秋去街上看：“休要错走到别处去了。”他赶进来，叫出董翠翠在门首等着，自己进得屋来，叫虔婆：“去借张椅子来，好与钱大爷。”都哄得去了，本赤把烧酒、馍馍吃了罄净，见锅里鸡熟，推去尝汤，吃了一半，袖了一半，往外飞走。望翠翠道：“等我自去迎他，不知是哪里耽搁了。”一直往街头去，对翠翠说：“今夜万万休要留客，我就来的。”摇摆着去了。

董秋一家等到昏黑，哪见个人影儿？看看锅里的鸡，连骨头也没了，桌上四碟果也袖去了，才知道这屠油嘴穷得几日不见饭，故意来骗这一餐。大家又笑又恼不提。

却说屠本赤因二日无食，寻出此计，骗了翠翠家，回到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间破房子睡下。只见眼中疼如刀割，热血直流，哪消一日，两目对面不见人影。才知是平生伤了天理，该有此失目之灾。即便寻了一根竹杖来，往前探路。一日，遇着一个人骑骡子骂小厮，不觉把本赤撞倒，忙下骡子扶起来道："我不知道是二叔，一时失误，得罪！"本赤听得声音，是开盐店的黄四，就一把扯住袖子，满眼落泪，再不放手，道："你当初在南宫老爹家，为做盐结债二三千两，我也帮衬你来；后来你丈人着人告在按院，为人命官司，我也撺掇着南宫吉替你完了，不曾知谢我。如今你做了大盐商，就不认得你屠二叔了？我和你讲到官府衙门里，你也要找我几两银子"黄四见他穷得撒赖，只得解包拿出五两一锭银子道："二叔，你且拿去买件衣裳穿，等闲了，我请你老人家过去住几日。"本赤接了银子，才放黄四去了。

寻了对门姚二郎来，替他凿了三四块，买了一床被，一张狗皮褥子，又买了一张旧弦子，使了三钱半银子——是郁大姐死了，买的她家的。你说要弦子何用？原来本赤失目，想他当日和南宫吉所为的事，没有一点好事，以致今日失明，老无所归，不久定做饿莩。如何是求食的法儿？遂把一生的事儿，编成捣喇张秋调，好劝世人休学我屠油嘴，没有后程。

到了次日，把弦子背在肩上，走长街募小巷，一边走一边唱。这一县人谁不认得屠本赤，到是好笑。到了南宫吉旧宅门首，那时赵二官人乱后死了，将宅子卖与尚举人赁做当铺，本赤来坐在一条凳子上，弹起弦子来，围了一街的人。只见屠本赤先说《西江月》道：

"【西江月】天道平如流水，人心巧比围棋。聪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切莫占便宜，自有阴曹暗记。落地一生命定，举头三尺天知。如今速报有阴司，看取眼前现世。

今日不说古人，难言往事。这一套词单表山东武城县，出一个富豪，名南宫大官人，单讳一个吉字。他从破落户起家，贪财好色，结贵扳高，家财有十万之富，白的银，黄的金，绸缎店、典当铺，人人钦敬。楚云娘做正房，她生得贤慧聪明；又娶了卢家燕、乔倩女、袁玉奴为妾，何等的受用。却不会受用，又苦苦去贪淫寻花。待我唱与你听：

山东有个武城县，武城有个南宫吉。
出身原在市井中，财多谋买提刑职。
狐朋狗党结交人，嫖赌场中为货殖。
为人一味用奸谋，做事全凭使势力。
贪财已具虎狼心，好色便成性命癖。
大妻小妾两三人，足够房中娱枕席。
自家受用苦不知，还要将人妻女溺。
一朝见了红绣鞋，魄散魂销想入室。
百般勾引坏本心，谋杀亲夫也不惜。
喜喜欢欢弄到家，一段风流事已毕。
奈何见了银纽丝，拐骗金银心更急；
先奸后娶不怕人，抵盗家财只如拾。
宦家太太也不饶，伙计食儿也要吃。
贪淫只道铁铸身，谁想精神不禁吸。
暗中天理不饶人，头上神明只三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朝死去如吹灯，水已流干火已熄。
买来乌纱戴不成，拐骗金银空自积；
交游乌合没人来，怀中但有孤儿泣；
如花似玉骗来人，又到别家乐朝夕！
可怜一梦吐空花，罪业随身消不的。
游魂何处受冥愆，寡妇孤儿彰显迹。
华堂烧得似瓦窑，酒到坟前无一滴。
奉劝世人行好心，万万莫学南宫吉！”

弹唱罢，又说道：“这南宫吉是个大报。还有他一个朋友，叫做屠本赤。他只在南宫吉门下走动走动，撺掇些是非，挑唆些口舌，贪图些酒食，剥削些钱财。只说小事可以瞒得过天地鬼神，谁知一点一滴也不差池，竟成一个小报应。待我再唱与你们听。”因又弹唱道：

从来恶孽皆自作，南宫受报已不错。
更有本赤姓屠人，他的报应更凿凿。
沙糖舌头弯弯嘴，到处有他插只脚。
帮闲院里说他能，引虎吃人人不觉。
利己损人是本行，伤天害理惟他阔；
舌尖当面奉承人，转过面来就挑拨。
外名绰号屠油嘴，自家也认是毒药。
一生吃的南宫吉，大事小事把他托；
恩人身死变了心，老婆家人尽撺掇。
哄骗寡妇卖庄房，留下银子改文约；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千文钱卖慧哥，多少前情不念着。
忘恩负义黑心肠，天理难容报应确：
妻儿老小死个净，瞎眼叫化满街摸；
三日不得一顿饭，眼黄地黑死郊郭；
一筐骨头喂了狼，狗也不吃嫌他恶。
我今遍唱劝世人，这样光棍切莫学。

本赤弹着弦子，说了唱，唱了说，引了一街人。也有笑的，也有叹的，俱道："屠本赤做了一世光棍，骗得南宫吉家破人亡。如今老了，双眼俱瞎，也是天报恶人，叫他编出这套词来醒世。"

挨肩挤背的人站满了，不提防一个叫街的小花子牵着一个狗，也在人丛里打砖化钱。听他唱了一会，只这只狗猛走上前，把本赤的左腿臃骨上狠狠咬了一口肉下来，鲜血直流，还赶着乱咬。一群人全打不开，把个本赤咬得疼如刀割，使明杖乱打不退。众人道："也是件异事！"打开狗，那花子领着去了。问道是哪里的花子，有说的是京里下来的，姓贾，在这武城县二年多了。本赤护疼，扯了一条烂脚带来缠了。先还是瞎，如今又添上瘸。一向在吴道官庙里安身，住了两日，全起不来。吴道官怕他死在庙里，辞他出来。

那时腊月寒天，本亦被狗咬的所在忽变做人面疮，鼻口俱全。三四日没饭吃，出外寻汤水，跌死在街心里。众人舍领席卷了，抛在乱葬岗上，不消说被狼吞狗吃，喂了乌鸢。这是屠本赤的报应。不知后有何人，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回　月岩师破佛得珠　赵居士捐家造寺

诗曰：

谢遣歌儿解臂鹰，半囊诗稿一枝藤。
难寻萱草酬知己，拟折莲花供圣僧。
妻肉欲抛翻有碍，才名久谢号无能。
鹿门学得庞公法，洗尽家缘是大乘。

看了屠本赤报应不爽，可见高僧度世定有因缘。且说这雪涧禅师系古佛化身，普遍大千世界，为大事因缘，在泰山后石屋修行，假名雪涧，超度宋朝末劫众生，接引阿罗汉了空成道。先在武城县观音堂行脚施茶，后来慧哥遇难出家，改名了空，又住锡在赵杏庵善士村毗卢庵里，一住三年。了空因遇了家人泰定报信，母亲云娘在淮安。辞了月岩老师，二人往南探母，自是佛法中先完天伦，后成正觉道理。一去三年，这月岩和尚一个人在庵子里，没个徒弟，烧火扫地、种菜打水俱是自己。因招了一个道人，是汴梁避兵走下来的，生的虎头鹰眼，一部黄须。拿个木鱼庵上化斋，见月岩家下无人，情愿随师父修行，剃落为僧。月岩大喜，择日与他削发，起名了尘。叫他烧火造饭，扫地净厕，月岩和尚还帮他一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原来这佛教中丛林里，多有不学好的游僧游道、借出家二字遮掩着十大魔王的恶鬼。这道人原是汴梁大盗王善标下游兵，后因留守东京宗元帅死了，各人逃叛，又犯了法该斩，却走下来在毗卢庵藏身，哪里有真心出家的心肠。初时只说月岩和尚在此安闲，吃自在饭，哪知他是出家苦行的僧，从早忙到晚。四更起来，打水烧水，才忙得饭熟，又挑粪担柴，一个老和尚帮他做一半，还不得手脚略闲。一霎做不到，被老和尚用禅杖打过两次。常是罚跪清规，在佛前跪两枝香，还不许起来。不提防这了尘存心不善，等待老和尚出门上村里去了，却弄起一把火。大殿是个草房，接起火来，却忙去村里叫人救火。急等人来，大殿已烧了两间，刚救得一尊佛出来，烧得好似个炭人一般。但见：

乌眉灰面，烂额焦头。三十二相好，何曾留得白毫光；千亿万化身，无处逃将回禄劫！地水火风，跳不出娑竭苦海；生老病死，哪里有不坏金身？清凉法雨失沾濡，火焰诸天谁解救。

赵杏庵同着月岩和尚救灭了火，请出那雕的一尊檀香金像，烧得烟熏火燎，通不庄严了。这赵杏庵甚不过意，只说："大家布施银子，另雕新像罢。"这老和尚也不忧不恼，笑嘻嘻道："这块木头，原多出这些挂碍来。依我如来法，原不曾有像，叫众生人人自觅他的佛性，谓之灭度。只因佛灭度后，天人诸国分去舍利，各国供养，思慕佛的面貌，一时不得亲见。西域优填王起造一尊佛像来，以金为宝，却使真金镌了，因此金身相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东土，添了许多色相，人人反执像是佛，不能反身见佛。因佛立像，到做了叛佛求像。”即时取一把劈柴利斧来，将那火烧的佛像，乒乒乓乓砍得稀烂。赵杏庵合掌念佛，哪里敢劝。砍到佛腹中间，只听得一声响，进出一个纱囊来。却是什么东西？但见：

寒光的砾，瑞彩陆离。光溜溜，骊龙颌下，摘将一串瑶冰；圆陀陀，老蚌胎中，吐出几轮明月。龙女擎来，洗净六尘全不动；牟尼顶出，光明万劫照初圆。凡夫贪爱，岂能剖腹深藏；楚国珍奇，未必走盘照乘。洗垢自成如意宝，辟尘实有定心珠。

当初岑姑子在日，曾收楚云娘一百单八颗胡珠，缝在一黄纱袋中，藏在佛腹之内，又叫匠人使金漆补了。今经十余年来，没人知道。今日活该此珠出现，以助修寺造佛功德。岂不是件异事。有诗曰：

剖腹逢珠事莫疑，人人衣底有牟尼。
安知珠得依然失，珠去珠还佛自知。

赵杏庵和一起救火的檀越善人们，见长老劈佛，心里不忍，大家都有些气愤。方才要劝，忽然劈开胸腹，漏下个七八寸的纱袋来，乃是一串数珠，一百单八颗指顶大的胡珠，足有十二两重，实是无价之宝。“不知此珠何来？岂不是天赐奇珠，以完佛事。”这月岩和尚急忙拈香，礼佛三匝，同大众和佛大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阿弥陀佛至灵至感观世音菩萨”不绝。

依着赵杏庵，劝住长老，不可劈坏佛的下身，长老不听，道：“有此佛珠，另造新像，盖起大雄宝殿，广立丛林，不如火化了此像罢。”即时用火架起。只闻一天旃檀香气，化而不留。这里众人拜了韦驮，发愿另造佛堂，去了。

这一百单八颗明珠在月岩手里，一时没处收藏，倒是一件挂碍，想了半晌：“只有一件破衲裰碎补禅衣，是我自己出家的。”到晚来，灯下无人，悄悄将珠子取来，拆开胸前一方破补的衲布，塞在中间，用线密密缝缉，谁知他衣褐怀玉。

却说这了尘，是个积年强盗，放火时原要走的，因庵上无物可偷，空身出去又没盘费，不料见了此等明珠千金之宝，正要设计图谋。取了一口切菜刀来：“等半夜杀了老和尚，得此珠宝去罢。”到了三更时分，了尘取刀——先已磨得风快——行到禅堂窗下，见老和尚缝衲裰藏珠子哩。看得分明，两只脚一似钉住一般，到了天明还挪不动。只见老和尚房里开门，拿着一根禅杖下床来，唬得了尘走不迭，把刀丢了，却取了扫帚来扫那破屋下砖灰。老和尚道：“了尘，你把这烧坏的木料砖石，各自一堆垛起，后厕上我自己去打扫罢。”取了个竹筐木锹，往后厕上去了，丢下房门，只一领破衲裰撇在炕上，料没人知道中间有宝。却不知了尘半夜来害他，早看在眼里。一见了老和尚上后厕去，料有半个时辰，看了看房门不曾锁，一领衲裰正丢在炕上哩，急忙进去取了衲裰，拿个木鱼杆棒，往外飞走。不走大道，从小路落荒投南而去。诗曰：

才得逢珠即失珠，不逢碧眼却逢愚。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由来罔象真难觅，赤水茫茫海又枯。

不说毗卢庵被贼僧了尘偷去明珠一百单八颗不提。单说那赵杏庵从来奉佛斋僧，因自己兄弟妻子俱无，年过古稀，想来一生立的万金家业，都没处去用，见毗卢庵草殿遭火，佛像现珠，“有此一件奇事，岂不是天献佛宝，我的一点至诚感动观音菩萨！如今造起一座大寺，另换金身，也不枉我赵杏庵为善一场。”那日辞了月岩和尚回家，将一村里平日同心檀越斋公们，请将来客厅里坐下。赵杏庵合掌当胸，道：“众位乡邻亲友在上，我想毗卢庵火焚，要从前创立，一时不能凑出钱粮。我老拙一生一世，积得这个小小家私，原和兄弟子侄支撑门面。如今兄弟无人，子女没有，留下这份家私也无处费用，只有几个族人也是擎不起财的。如今要学个给孤长者，虽没金砖布地，那庞公放来生债，也完了自己一片心。今日请交替从亲邻来，把家中庄产银钱、粮食牲畜，开出一本清册来。我自己一人，不能料理寺上大工，分在众人，领了执事去，或是管烧砖瓦、置买木料、包管匠役、金漆油粉；只要百日立成了佛刹，却不算计费物多少，大家共成胜事，也了完这修造佛事一场功果。”说毕，即叫了两个都管来，把家内库藏打开。只见：

白的是银，黄的是金。掘开地窖，四方打就银砖；擎起天平，十换铸成金饼。管衣服的，架排锦绣，穿不尽异锦绫罗；管珠宝的，柜满珍奇，识不透前朝宝玩。纵使素封夸猗顿，不将青蚨羡陶朱。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众亲邻看了一本大册子，约有十万财帛，都惊夸不尽。又将后园仓囤取开，真是：

> 乃积乃仓，庚盈廪满。稻粱充牣，三十年吃不尽的余粮；米麦朽陈，万户侯算不清的丰数。饶使鲁肃指囤，不妨公瑾分春。红鲜何用羡陈仓，白粲不须夸洛口。

众亲邻看了仓囤，足有十万余粮。又将骡马牛羊、各店债簿一一开明，也是个积年勤俭的田舍老，百货丰盈的增福神。又有高楼曲阁、彩画的厅堂、水碓山场、果园菊铺、米店布店、油房面房，件件是有天理的生涯，顺人情的利息，骡马成群，牛羊上万。赵杏庵把家私分作三份，一大份修理佛事，二小份周济贫人、赡养宗族；以前欠债、各店账目，一火而焚。这才是：撒手到头留不住，回心转眼总归空。

不消一月，这亲邻们领去金银，赁工兴众，也有烧砖瓦买木石的，也有上临清买颜料金漆的。哪消半年，盖起三间琉璃大雄宝殿，雕了一尊檀香毗卢佛，比旧像高有二尺。前后山门、禅堂、厨房、经阁一齐造起，金碧辉煌。月岩老和尚因不见了明珠，要去游方寻觅，因造大寺，又住下了。自己烧火，管理工匠的斋饭，闲了去打扫东净。请了一位法师，是汴梁来的大相国寺和尚，法名性朗，来讲三部在经。即时修得一座草庵成了大刹丛林。功成之后，赵杏庵也将自己住宅改做一庵，供养观音大士。忽然一日，请将月岩和尚同众善信，说了数语，合掌坐化，遗命留龛立于毗卢寺后不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未知月岩和尚后来功德何如，正是：

衣底玄珠迷不见，空中梵阁结将成。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一回　老寡妇痛无儿甘祝发　小孝子浪寻母忽遭擒

诗曰：

旧泪新啼满袖痕，怜香惜玉竟谁存。
镜中红粉春风面，烛下银瓶夜雨轩。
奔月已凭丹化骨，堕楼端把死酬恩。
长洲日暮生芳草，消尽江淹未断魂。

按下赵杏庵弃家造寺，一时坐化，月岩禅师弘宣佛教不提。且说楚云娘与卢家燕在安府相遇，同心守寡，住了年余。那时，大金兵马直抢过黄河来，南北音信不通，哪有个人传信武城县去。慧哥的信，眼见得如石沉大海，一日日的远了，也就说是死在乱军之中，再不消望有儿子了。云娘待辞了卢家燕归家，金兵大乱，路绝人稀，无路可归，只得死守，和细珠做些针指卖了，多少籴些米粮，助卢氏度日。那卢氏又不肯使云娘费心，真是两贤相聚，一气同心，吃了长斋，如在一处修行一般。

那时，安郎长成十岁，卢二舅在湖嘴店房里收引进房租，开个小米铺，将就一日讨几分银子来买水菜吃。到了次年，瘟疫盛行，卢二舅偶感时疾，七日无汗，吃药不效而亡。卢氏与云娘痛哭一场，买口棺材，葬于湖心寺庄上。不消说家下无人，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有一个蛮小厮叫进宝，是严州府买来的。十分痴蠢，全不中用，只好看门挑水。家中无有得力之人，两个寡妇和细珠在家，安郎送在间壁学堂里读书。卢氏时常到湖心寺水田庄上，看看佃户做庄农，分几担租来家度日。不料安郎生起疹子来，叫了个药婆来看病，不知道疹子，只道胃寒，错用了热药，变成了火症滚肠痧，把个十岁的孤子几日而亡，买口棺木，埋在庄上去了。不消说卢氏痛哭伤心，云娘思儿感切，两个寡妇哭的是各人的儿，落的是一样的泪，日夜悲啼，几番哀绝。这卢氏守着孤寡，又有丈夫和公公的两口儿灵柩，现寄在湖心寺廊下。因南北大乱，几个家人差回真定府家去，至今二年不回，一个寡妇如何把丧柩送得回去，无可奈何。正是：

流泪眼看流泪眼，断肠人伴断肠人。

又遇着饥馑荒年，淮城内外俱被水淹了，湖里水田没烂，每斗米卖到一两二钱纹银。这两个寡妇如何支持得住，眼见得流落他乡。把些首饰衣服，一件件拿与细珠街上货卖——一两银子的物件卖不出一二钱红银来，籴些粗米，连糠和豆磨成粥吃。云娘见卢氏没了儿子，一样孤寡，也舍不得辞她，没奈何权且度日。二人别无所事，连细珠都吃斋念佛，只好修些来生善果，再不消想今生的儿子了。当时，卢家燕自二十一岁嫁了南宫吉十五年，又嫁了李衙内七年，守寡三年，至今却好四十五岁。楚云娘大卢氏一岁，也还是半老佳人。两个寡妇，子女亲人俱无，他乡在外，遇着兵火荒乱，饥馑凶年，如何过得？有诗叹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世乱年荒家业空，他乡餐守泣途穷，
慈乌念子哀头白，孤燕思雏洒泪红。
万里椋遥难反舍，两人命薄易飘蓬。
黄沙衰草淮河北，安得音书寄塞鸿。

话说此时正是金朝兀朮太子因前败归，久思报仇，只因宋朝纳币讲和，不便背约，然贪心不厌。岳元帅兵马又撤回去，只把重兵把守江口，全不能照管淮扬。打探了详细，遂奏知金主，平定江南。因统兵二十万，和粘没喝、干离不两路来取江南。兀朮太子同龙虎大王率兵十万，由山东从黄河岸下营，直取淮安；粘没喝同镇海王李全，由河南从睢州一路，率兵十万，直取扬州；过江到建康府会齐，好去取临安。一路长驱，无人遮挡，过了黄河。那淮安城百姓，各人争逃怕死，连守城的兵俱走了。

这云娘、卢氏听知番兵过河，商议着往哪里逃脱，卢氏道："这湖心寺西边，有当初公公置买下两顷水田、四只黄牛、四只水牛，知道北方大乱，不能回家，要往淮安立下产业。不料公公弃世，连衙门不在了。如今还有几家佃户，住着十数间草房，每年讨些租。我姊妹两人，又没男子，哪里去避兵，只好暂向庄上藏躲。这城里几间宅子丢下锁着，随他兵来怎样，咱也顾不得了。"一面说着，只见街上走的男女乱乱纷纷，府县官出牌安抚，哪个是不怕死的。细珠道："趁如今出城，到了时就出不去，今晚就动身罢。"打裹些随身衣服被褥，小厮挑了；金珠首饰藏在身边，一切家器只得抛下。云娘、细珠原是空身的。赶乱里出城，三个小船，摇到庄上去。这佃户只得挪出三间空房来，安顿下他四口儿。次日又使人进城，取些家器锅碗米粮来做饭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提。

这村西头有一个小小尼庵，住着个八十岁的尼姑。原是卢氏舍了二亩地盖的白衣观音，要求子的，又舍了五分菜园与她种菜。卢氏、云娘过庵去烧香，又到安郎坟头痛哭一场，宿在庄上，不在话下。

不消数日，金兵到黄河扎营，淮安人民已逃去大半，多少有些兵丁和府县官同一个参将，如何守得，只得投降。金兵进城，还杀掳了三日方才住手。那些放抢的夜不收们，还在村外河边，各处搜寻逃民，见一人杀一人，见一口掳一口。

这湖心寺隔城不远，如何逃躲。只见云娘向卢氏道："三姐，我有一件事和你商议。咱如今都没有儿了，是个老寡妇。你还有公公丈夫的灵柩不曾送回，是你一件大事，我只是个孤身，终日想儿，也是望梅止渴，多分是没了，连泰定也不得见他一面，把个细珠耽误了这几年。我想这个苦命，原是个尼姑。如今兵马荒乱，一时间遇见番兵掳了去，把身子做不下主来，枉空守了几年寡，还害了性命，不如此时把头发剃了，就在这庵上出家。咱姊妹们一个庄上住着做伴，我也不回山东去了。落下细珠，等等平定了，捎信与泰定来领她家去。"卢氏劝云娘说："慧哥不知去向，日后还有指望，姐姐剃了头，慧哥回来，那时节怎么家去？"云娘抵死不肯。即时请将庵里老姑子来，可怜云娘把头发——思想慧哥愁的白了一半——分三路剪下来，剃作比丘尼。细珠在旁和卢氏哭个不住。也是她平生信佛，前世道根，该从此成了正果。诗曰：

几缕香云金剪开，当年玉镜照高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岂期老向空门度，安得修身伴子回？
珠翠永辞膏沐去，鬓蝉久被雪霜摧。
万缘历尽唯禅定，尚有乌啼夜半哀。

按下云娘削发为尼，与卢氏庄上苦修不提。且说泰定同慧哥从毗卢庵出门，千里南游，找寻生母云娘，少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向淮安府问路而来。那时，淮南淮北在金宋交界用兵之地，都有百姓团结避难在山寨海岛里，日久人多，没有口粮，只得抢劫，做起土贼来。一两个孤身客人，没有敢走的。又有一件怕人处：连年荒歉，米豆没处去籴，人人抢夺，又不敢贩卖，多有强人截路，把肥胖客人杀了，腌成火肉一样做下饭的。百姓穷荒，饿死大半，还有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的事。以人为粮，说是味美无比，起了个美名，不叫做人肉，说是双脚羊。这一个泰定，领着慧哥十四五岁的个白胖小和尚子，孤身南走，岂不是件危险的事。

二人不知往南的路，一步步化着饭吃，问路前行；或是昼走荒村乞化，或是夜投古寺觅宿。不则一日，到了淮河渡口下邳桃源地方，只见人民乱走，拖男领女的，也有推车赶驴、背着包裹的，泰定上前细问，才知道金兵两路南侵，沿淮安一带州县不攻自破，百姓们各处逃生。这了空和泰定唬得无路可避，百忙里寻不出个寺院。往东南上一望，露出半截塔在林子里，不上五七里路。泰定叫声："慧哥，咱如今往前没处去，不如且躲在寺里。你是个和尚，我是个道人，那金兵来时，也不难为咱出家人。"因此泰定前行，了空随后，一路落荒而走。

远远看见一座古寺，但见：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古塔高盘云汉，山门倒塌尘埃。松枯秃顶尽无枝，荒草迷漫全失路。三尊佛像无金色，只有野鸟来巢；一座韦驮悬宝杵，那得高僧住锡。大殿全无香火气，到门不听木鱼声。

泰定、了空进得山门来，只见钟楼倒了，地下一口大钟半截埋在土里，大殿上蓬蒿长有一尺余深。踅到后面，禅堂、香积厨都拆净了，只有伽蓝韦驮殿倒了半间，还有个石香炉，长了满炉的青草。日色西沉，不见一个人来往。山门一望，都是湖泊，全无村落。了空有些害怕，道："泰定，这个破寺，怎么着住下？"泰定说："如今天晚了，没处投宿，知道金朝大兵什么时到，一到哪里去躲？咱且在这伽蓝神像后边，胡乱挨这一夜，明日问路再走。"一行说着，天黑了，满寺里黑洞洞的，又没有门户关着。两人取把枯草来，把禅杖、蒲团倚在神座旁边，和衣打坐，了空却暗诵《观音大士救苦经》和药师解厄的咒。

到了四更天气，总是人烟断绝，鸡狗不听得一声。两人合眼矇眬，只听得一群人进寺来，到了大殿上，乒乒乓乓响了一会，来这伽蓝殿里，使挠钩长枪乱搠。唬得泰定伏在神像后做一堆儿，一口气也不敢出。了空不知道，问了声："是谁？"早一挠钩搭着破直裰袖子，扯出寺门去了。泰定哪敢言语！等不到天明，这些贼早已散，不知掳着了空哪里去了。

天明泰定出来，见慧哥没了，大哭一场。待要往前找信，知是哪条路去的；待要回山东，也是主仆一场相遇，怎舍得就去了。只得拿起禅杖、蒲团："往前找大路上淮安去罢，等寻着主母，再访问慧哥不迟。"泰定无奈，腹中又饥又渴，往常化斋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有了空念佛，如今只得空打木鱼子，口里胡乱哼几声“南无观世音菩萨”，抄化几文钱米，讨着饭吃，好不艰难。不知后来主仆何日相逢，母子何年相见。正是：

苦海茫茫，前浪未休后浪起；
灾魔滚滚，一重未脱一重来。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二回　兑环妇无意逢夫　访主仆甘心独宿

诗曰：

魔亦成佛道，空仍结色胎；
苦中来作乐，笑处却生哀。
聚散如飘火，衰残似死灰；
幻缘成一刹，春到百花开。

却说泰定不见了慧哥，恓恓惶惶，上大路找寻。只见千军万马，前是逃民，后是金兵，哪里去找。走了几日，也没人瞅睬他。见金兵进了淮安，杀掳的男女无数。他不敢进城，往城南一路大宽转走，只在乡村里乞化，不敢近官路上来。大凡人到乱中，心里如迷如梦，还有什么主意，不过是这村里一日，那村里一夜，敲声木鱼，讨饭而去。也是水尽山穷，到了绝处，自然生出机会来。

却说云娘剪发之后，拜这老尼姑为师，起个法名叫做静慈；把一件白布衫染成皂色僧衣。卢氏做了一顶僧帽、一双僧鞋送来，姊妹们痛哭一场，留下细珠作伴。卢氏还住在村里，白日里送米送柴，不住的往来；怕村里有兵，也换了一身旧衣，扮做贫婆，也在庵里歇宿。那日，天假其便，云娘叫细珠将金环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双上村里去卖几贯钱来籴米："我还留这环子做什么。"称一称，重一两，"随你寻主儿，或卖或当，不拘是银子、钱，换这米来，等平定了再处。"细珠拿着环子道："这乱荒荒的，知是哪里去卖？大人家都逃了，哪里有买金子的？"云娘也是寻思。老师父道："如今这湖心寺造镔金佛像，正找金子，只到寺里长老方丈里，便可照数换米，不必要银子另籴米去。"

细珠依言上湖心寺来。这村隔寺不远，只有二里路，却是一条溪，在个松林子里，过去长桥，就是寺里大路。山门大额上，写着"古湖心寺"四字。寺中长老法名智圆，开着丛林接众。本寺有三百多众，每年吃米一千五百余担，还要修塔造像，放生施食，十分兴旺。因是兵火大乱，众生遭劫，长老建了大悲的道场，日日诵经拜忏，替众生解厄。这细珠进得山门，就有知客问道："是哪里来的？"细珠说："是西村李奶奶衙内白衣庵尼姑处来的，因有金环一双，要来本寺换米；不敢求多，只照换数准算吧。"知客领到方丈，见了长老。问讯一毕，取了汗巾，包着赤烘烘金环二只，称了称足有九钱五分。长老也不好论价，就算了七两纹银，依市价支米。叫知客差火工道人随着细珠交割，留细珠吃斋。不好久住，只在禅堂上吃了一盅清茶，看这些道人量米。

只见一个道人挑着蒲团、挂着木鱼子往寺里来。进得山门，见细珠站在韦驮殿旁，那人上下不住地打量。但见他：

身穿破衲，絮垂线断似悬鹑；头戴包巾，油漫灰残如片瓦。脚走的一丝两气，好似失路的瘸驴；面皮儿半瘦半黄，一如丧家的饿狗。肚内必无三日饭，囊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中哪得一文钱。

细珠见这道人看得急了，把脸朝着寺里，等那火头们挑米。这道人又看了看，忙走近前，深深的唱喏道："你莫不是细珠姐么？"细珠低头一看，原来不是别人，就是自己的亲丈夫泰交宇，因满心欢喜，道一声惭愧："怎也有这一日？"因问道："你这几年在哪里，怎么做了道士，也不来接我们接儿？"正是喜从天边至，欢从烦上生。这一别七年，今日到此，想慧哥也有信了。诗曰：

失路木郎将配妇，下山石女却逢夫。
钵中剩有千家饭，杖底将回万里途。
踏破铁鞋原不有，抛将斗笠竟如无。
等闲对面浑如梦，七载悲欢尽扫除。

二人见面，如梦如痴，说不尽别后的愁肠、乱离的苦境。只见知客僧人出山门来，叫声道："奶奶，来看米，我寺中无人，当面交割了罢。"说毕，知客进寺去了。泰定同细珠押着米回来，一路上细问，才知道大娘已削发出家在村头观音堂，"正盼慧哥和你，哭得眼泪也干了。"说话多时，进得村来，叫挑米的先进庵去。

云娘见细珠袖着金环走去，又想想："路上兵乱，万一遇见金兵土贼，把环子夺去还是小事，若把细珠掳了去，叫我一时间倚靠着谁？"越想越悔，待叫她转来，又去得远了。云娘只在庵门去走一回立一会，往东盼望。去了两三个时辰，还不回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好生放心不下。只见一群挑脚的往这庵上来，一步步近了，竹箩里都是白米，云娘心里放下一半，问这挑米的道："那个女人可来了么？"那汉子道："紧在后面跟来哩。"说不及话，望见细珠过了林子来。"却如何有一个男子，和细珠一搭里走，笑嘻嘻说着话儿，一似个熟人一般？"云娘心里想道："这妮子离家久了，见了我出家，有些二心，通改变得不老实了，如何一个妇人家，同一个走路的人这等模样！"云娘不耐烦，走进庵来，且叫老师父来收米。老姑子取了个斗来，才待量米，细珠进来了。那后面跟随着一个道人，望着云娘磕下头去，放声大哭，细珠也哭个不住。

云娘低头细看，原来是泰定，好一似：

三年不雨，半天里降下甘霖；午夜重昏，阴影中捧来明月。初见时，如梦中逢旧侣，疑假疑真；再寻思，像死后见生人，半惊半喜。大海漂船，却遇了一条活缆；井中望路，忽垂下十丈长绳。穷岩枯木久无春，陇上梅花将有信。

云娘才放声大哭，忙问道："慧哥如今在哪里，可是死在乱兵手里？可是还有个信哩？"泰定道："我和慧哥走了半路，到淮河口来的。"云娘听得说有了慧哥，大叫了一声，道："我的儿，原来还有你么！"也就喜得不哭了，忙问："如今在哪里？"泰定道："慧哥也出家了，在岑姑子庵里做了和尚。一路来找娘，到了淮河口地界，宿在破庙里，撞着土贼，又掳了去了。"说着，泰定大哭。云娘听得有了慧哥，喜得昏了，又听得一声没了慧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又痛得昏了，不觉一头硼在地下，牙关紧闭，全不言语。老师父、细珠慌了，快传了卢氏来。卢氏见泰定，也哭成一块，问不及话，且来救云娘。先使箸把牙关启开，用鸡翎探入喉中，吐出黏涎。喉中哽咽不出声来，半日方才苏醒。卢氏细问泰定，才知半路里又失散了。大家抱头放声，你看一场好哭。这才是：

久离乍聚，才合还分。草蛇灰线，埋伏下离合悲欢；灯影镜花，指点出地风水火。把一副热泪，滴作阎浮世界；把几番烦恼，隔开恩爱菩提。到头来，儿女也是挂碍，怎跳出骨肉情肠；回头去，眷属总似微尘，谁离得梦想颠倒。生灭总从情里尽，涅槃原在识中圆。

云娘、卢氏哭罢多时，老尼姑来劝道："世上魔难，件件是要受过的，不受魔难不成佛。你果然修因上有儿女的命，自然还有团圆的日子。今日既然出家，把这儿女的情还这样迷恋？这点爱根不断，又出什么家！"说得云娘一时顿醒，把眼泪揩干，向菩萨前礼拜，做些饭与泰定吃了。

天色将晚，云娘使细珠："同泰定向西村佃户人家寻口空房，你两口儿今日自去安歇。等平定了，再去找寻慧哥的信罢。"泰定真是正人，这一向出家，也有些道气，道："今日见过了娘，在庵子上不方便，我还到湖心寺丛林里去宿。白日里到庵上，我管打草做饭，行那道人的事。只等慧哥有了信，同娘回家，那时夫妇完聚不迟。今日里母子不得团圆，没有我两口儿就同住的理。显见得这一来，只为妻子了。"老姑子在旁说："泰定果然是个好人，说话不差。"泰定依旧背了蒲团，向湖心寺去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从此，每日早来打柴做饭，伺候大娘吃斋念佛已毕，即回大寺。细珠也并无留恋丈夫的私情。可见这一点佛法化人，受用不尽。

过了几日，云娘思想慧哥，眼泪不干。泰定要辞了云娘，向淮北一路找寻，在观音菩萨前占了一卦，是该静守自然遇合的课。云娘又恐怕泰定去了，一时不得回来，兵荒马乱没处去躲，只得留了泰定。四口女人只靠他一个男子，暂且同住，打探消息，再做道理。可怜：

雁过有声，只疑传确信；
云开无影，依旧是空花。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三回　小劫贼献僧为佛宝　大因缘选婿赠丝鞭

诗曰：

大事因缘总不差，倚思倚怨亦蒹葭。
心空虎帐能闻道，性慧鸳帷好出家。
过去影形虽假借，现前色相岂容赊。
泥莲莫说无沾梁，也要同开一遍花。

云娘留泰定住下且不提。却说了空自在破寺伽蓝殿里，三更天被一起土贼们进到殿里，分了些打劫的财物衣服，怕有人宿在寺里漏泄了风信，因此使挠钩往佛殿后乱搠。不料了空在佛像后，被一挠钩钩着衣服袖子，扯出寺来，把手绑了，向贼巢寨子上来。

原来这一起贼，有两个贼头，一个是九头蜈蚣李达，一个是冲天鹞子杨保，领着些土贼们，百十杆枪，在淮北路上打劫孤客、抢掠村坊。俱投在淮北大寇镇海天王李全标下，每月来纳进奉的。这李全是淮北积年大盗，自宋朝靖康年间，占了陀罗山寨百余里，不下十万土寇，谁敢惹他？又有一个浑家杨夫人，使一杆梨花铁枪，万将无敌，绰号梨花娘娘。生一个女儿，名唤锦屏，年方一十六岁，使两口飞刀，能百步外取人首级。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此有这两员女将，淮南淮北一带土贼，上千百成伙结寨的，都来报名，领了印票去，按月来纳贡。不拘金帛子女，有好的都解了大寨上来。

这李达、杨保打劫了些金珠彩缎，掳了两个妇女和了空，俱往李天王大营里来。走了二日，到山寨上，把妇女、了空解了绳索，彩缎金珠摆设在桌子上，使鼓乐领进来。但见：

山高千仞，路通一线入羊肠；门设三层，岭抱九关屯虎口。人骷髅筑成影壁，血汗汤遍染城墙。蓬头披发，填沟涧多是尸骸；摘胆剜心，满林木全藏凶煞。杀人不请旨，此地不讲王章；报应不畏天，现世即成地狱。罗刹城中鬼子母，修罗宫里太岁君。

原来淮南大寇李全受了金朝刘豫招安，封为镇淮王，使他领兵五千助兀朮南侵，不在山寨，只有梨花枪杨夫人和锦屏小姐在山守寨。听的山下小寨里采纳进奉，急忙升帐。列下两班刀斧手和家将，披挂齐整，吹打三通才开门登帐。先是手下将官们一对对参见了，就是各旗长、队长、千总、百总参见，然后放进寨外头目，解了弓刀，擎着手本和礼物进见，跪在帐前。把手本看了，是黄金十锭、明珠二百颗、元宝五十锭、彩缎八十对、美女二名、民妇二口、小沙弥一名。夫人看过，递与小姐，一件件点过收了，把妇人叫入后房去了，落下了空跪在帐下。杨夫人看他一貌堂堂，面圆大耳，眉有白光，唇如丹漆，就有罗汉之相，夫人便问了空："从何处来？因甚遇劫到了此处？"了空初被拿时，也有些慌张，因想起偈言有"虎穴见佛"之语，便大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胆，合掌当胸，高声念："南无救苦救难有灵有感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弟子山东武城县人氏，乱后出家。因有老母流落淮城，远来寻找，不料寄宿古庙，遇见二位大王，捉来投见。夫人肯发菩提之心，放回见母，如造七级浮屠一样。"说毕，泪如雨下。

夫人闻言大怒，才待发作，不知小姐向夫人耳边说了几句什么言语，只见夫人笑一笑，走下帐来，将了空扯起道："快随我后房去，有话说。"一面吩咐安排饭来。即时五荤大饭——无非鱼肉鸡鹅，摆了一桌，大杯斟上老酒，叫了空动箸。了空合掌念："阿弥陀佛，贫僧自幼出娘胎，天戒不吃荤酒。"夫人便叫："看素斋来。"又备香蕈麻菇、油卷粉汤，摆了一桌。了空合掌谢斋，才吃得一个点心、一碗素汤，又来问讯。只见两个家童，请了空向书房洗浴。早有香汤肥皂、细布葛巾摆在房中，香水倾在锡桶浴盆里面。了空只得闭门洗浴，甚是爽快。洗浴已毕，香茶漱口，请入书房，又早送进两套新衣，巾靴衫裤无非绫绸缎绢，内外一新。了空不敢更衣，依旧穿上僧衣僧帽，拿着数珠念佛，暗涌《心经》，上得绳床，跌膝闭目，面壁去了。有诗赞了空持戒坚定：

故乡易到路头差，白日青天物自遮。
坚起眉目还自省，火坑原有白莲花。

原来这锦屏小姐生得娇娆聪慧，不肯招俗人为婿，长到十六岁，至今要选个好丈夫，没有可心的，一见了空生得福相，又年齿相当，知是大人家的儿子，便有爱慕的心，因和夫人悄悄说了，留下了空，看他的性情德行是何等样人，好招他为婿。因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此，设席管待，沐浴更衣，极尽其缱绻。怎奈了空心如死灰，法根净定，原无一点色相，是个西方路上修来、该主持正觉的高僧，岂是魔女所能染的？到了天晚，只见两个青衣使女，打着一对纱灯，到书房中说："夫人叫小师父进去，有话说。"了空不敢不遵，随着使女，到一绣房深处。但见：

红纱垂幕，碧簟铺裀。香馥馥，金炉焚麝饼，褥掩芙蓉；暖溶溶，翠枕设鸳鸯，屏开孔雀。红绡帐里佳人，好一似玉面金睛白额虎；锦帐排成阵势，真是个朱颜绿鬓卷毛狮。但寻常红锦套索，跳不出地网天罗；几曾见香水池塘，免得你油枯髓尽。亲到百花香处过，可能一叶不沾身？

了空进得房来，只见绣床枕头上，搭伏着个美貌娇娥，残妆半卸，露出半幅绞绡，笼着一双玉臂，手腕上金镯紧束，十指上金戒指排满了。她却盘膝而坐，不下床来，拥着一床锦被，好似脱了中衣，要睡的一般。了空合掌问讯，道："小姐唤小僧，有何吩咐？如今夜静更深，我是男僧，小姐是女子，昏夜久留，恐夫人有知不便。"小姐笑一笑，叫使女取了一锦杌，请了空坐下，便问了空家世何处、父母何人、出家几年、住居何寺。了空合掌而答偈曰：

家住东溟东复东，掉头归去又乘风。
如今不在东溟住，只在柴门烟雨中。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小姐又问了空父母何人、今日存亡、在于何处。了空又答偈曰：

自幼生来不见天，爷生娘长枉徒然。
拖条拄杖来寻母，不及西方有目连。

小姐又问出家几年、是宗是禅是教、有甚行脚。了空又答偈曰：

不参禅教不参宗，却向空门空外空。
面壁九年笑行脚，隔江一苇渡西风。

小姐又问住持何寺、挂搭何方、受教何师、修持保行。了空又答偈曰：

本来无教亦无师，方丈前头竖大旗。
但得往来无所住，五台南海与峨眉。

了空答小姐已毕，起身拜辞。原来杨夫人在窗外细听，见了空对答如流，举止尊重，知是个出世高僧，不同下等俗辈，心中欢喜，说："我这女儿招此人为驸马，也不枉了。"急忙掀帘入户。小姐下床相迎，了空也不惊慌，立在旁边。只见夫人手执丝鞭一枝，叫："长老远来，千里有缘，不是我请将你来的。我把丝鞭与你，以待大王南征回来，再排筵宴，与小姐成其夫妇，日后就是寨主了。只是不可执拗，那时你进退无门，悔之晚矣。"了空不肯来接，即叫两个使女替他捧着丝鞭，送入书房而去。了空一夜无眠，只是打坐念佛，默诵神咒，望菩萨来救脱此厄。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想起:“泰定不知下落,访见母亲也不知?我在这里遇着邪魔,何日得出天罗地网?”想到此处,泪如雨下。

每日在书房闷坐。锦屏小姐常来送茶送斋,或是问些因果、讲些佛法。那锦屏小姐原有佛性,即时解悟,不甚缠扰,也就去了。不料淮西凤阳有一黑山贼叛了——是张龙、赵虎,要来山上借粮。夫人守寨,使小姐率人马三千下山征讨。小姐恐了空在寨无人看守,怕他逃去,可不误了我一世前程?又要一路温存磨光的意思,禀知夫人,要同了空下山讨贼。夫人依允,即叫了空把僧衣脱换,改变戎装。由不得了空作主,许多家将捧着盔甲绦环,一时披挂停当,和小姐一齐上马。真是好一对小将军,金鼓旗旛,并辔联马而去,有诗曰:

戎衣新换铁袈裟,托钵降龙到海涯。
已借金刚消战斗,更收魔女作浑家。
火池种得莲花满,月影能分玉漏斜。
宝杵功成终奏凯,归来银甲灿生花。

到了淮西,扎下营寨。黑山贼闻知,即便领五百喽啰,路上截杀。怎当得锦屏小姐英勇,和十员家将一齐杀过阵为,把二贼活擒,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河。直赶到他寨上,杀的杀、烧的烧,一个草寇翦成土平了。

奏凯回营,大吹大打,了空也着盔甲和小姐拜谢杨夫人。喜得满营兵马都夸他一对好夫妻,口口称为驸马。哪知了空心如枯木,全不关心,依旧上书房脱去戎衣,又换上他的僧帽直裰。每日拜天诵经,二时功课。夫人、小姐无奈何,只得凭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待李全回家再作区处。

不知锦屏可得成夫妇,了空何日见母。正是: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乡。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四回　鸳鸯帐和尚婿谈经　虎狼穴盗贼妻赠衲

诗曰：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一家。
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
驱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
随顺众缘无罣碍，涅槃生死是空华。

单表了空、泰定南来探母，在寺中失散，被强贼掳至大营，献与淮海李全大王，有梨花枪杨夫人收在帐下，要与锦屏小姐成婚，强送了丝鞭。了空不肯破戒，日夜与锦屏小姐讲经宣卷，持斋念佛。二人同心学道，全不行男女夫妇的事，白日一桌而餐，晚来各床而寝。后同锦屏小姐平了黑山贼回营，杨夫人要等李全大王回来，择日完婚，也不强他。

原来大寇李全因降了齐王刘豫，奉了令旨，同世子刘麟领五千人马，随兀术征南，在淮安镇守。后因兀术四太子受了宋朝纳生币称侄的款表，将兵马退回，因此李全回山寨，听兀术再图进取。那日，得的营来，杨夫人、锦屏小姐接见一毕，问了平安。李全便问行后寨中得了多少金银子女，各山寨主多少投献。杨夫人叫营将把册籍呈上看了——上有“沙弥了空”。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全大笑："似此沙弥，要他何用！我们又不是南寺里和尚、北寺里长老，收了他去烧香扫地、打鼓撞钟。从来说，僧尼三不利，就该一刀杀了，撇在一边，留在营里做什么！"杨夫人笑："这个沙弥倒比金银财宝不同，他生得面如满月，眉有毫光，果然有罗汉的威严、天人的相貌。我想，女儿今长一十六岁，这山寨里，哪得招个好人家儿子来为婿？这沙弥年貌与小姐相当，天赐一对姻缘，专等大王回营，拣取良时吉日，以完婚配。日后，我夫妻两口又没有儿子，有了锦屏武艺，和丈夫可以成其大事。"

李全便叫传了空来见。只见了空穿一件茶褐僧衣，合掌当胸，不行礼拜，只打一个问讯，说："南无无量寿佛。"这李全抬头一看，见了空一表非俗，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唇红齿白，与锦屏小姐恰是姊妹一般，不觉十分欢喜。问了他生时八字，恰与屏锦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又问他家乡住处，说是山东武城县南宫千户家的公子，就知他是大家有根基的儿子。一面让他坐了，细问来由。了空便将南来寻取母亲，被寺中土贼劫掳到了大营，"专等将军来发一个慈悲，放一条生路，得母子完全，胜造七级浮屠。"说毕，泪如雨下。李全说道："既到此处，就是天缘了，况与小姐生时一般，正是千里红丝，姻缘已定。"即取了历头来看："今日正是黄道良辰，不犯红鸾天，吉星照命！"忙传了令："去整理合婚筵宴，与驸马、小姐成亲。"那营里军令森严，百般齐备。不一时，请了空回房沐浴，把穿的僧帽僧衣，早被服侍的营兵一顿剥去。了空无奈，只得换上锦衣巾履，从书房里鼓乐引出。锦屏小姐退入洞房，也沐浴更衣，从屏后一班细乐拥出。设下香案，李全夫妇看二人双拜天地，两边营将都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换了吉服，排列左右，营中金鼓吹打，聒天响亮。是好一对夫妻，但见：

男相庄严，女容端肃。一个价花貌云裳，不亚帝宫天女；一个价修眉碧眼，浑如净土比丘。一个要离色界无色界，安排坐象骑狮；一个要非想非非想，指望乘鸾跨凤。不能阿难超三界，且使摩登因一床。

二人拜了天地，回拜父母，交拜讫，差两个兵妇权作媒人，送入洞房合卺。这了空不破酒戒，小姐也轻轻接来，放在桌上。点上灯烛，二人原是同居熟了的，也不做客，依旧对桌而坐。侍女送上茶来，吃了。了空焚上一炉檀香，高声念一卷《大悲观世音陀罗尼咒》，念咒已毕，又是一卷《金刚经》。直到一更时候，锦屏小姐卸了残妆，却来了空身边坐着，讲问佛法。因问了空："这佛道中男女俱得成佛，却要女换男身，来世方成佛道。请问，女身如何得转？"了空答说："《维摩言经》说：有一天女说法，舍利佛言：'你既悟道，因何不转女身？'天女说：'我从十二年来悟了佛法，求女人相，便不得见，又从何转？即如做傀儡的，雕成木女儿，原非真相，又何必转？一切诸法，亦无定法，况有定相？一有佛性，即非女身。'

天女说佛法，云何转女身，
参悟得菩提，女身已成幻。
譬如傀儡匠，幻化原无相。
非身于何转，大身无分别，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而况诸佛法，执相不可议。”

锦屏又问：“一切众生如何脱得生死轮回？”了空说：“《圆觉经》云：一切众生从无始来，就有恩爱贪欲，俱是轮回种子。因此种种性根，卵生胎生、湿生化生，皆从淫欲而生性命。当知轮回爱为根本。因此一点爱根生出欲来，就是男女红白二点；从欲生命，就是生死轮回公案。从欲为因，从爱为果；爱有顺逆，欲有憎嫉。因此生出种种冤债、种种业因。既有轮回，复生地狱饿鬼。但知诸爱不真，能舍众欲，勤求如来圆觉境界一清净身，便见如来。

云何得轮回？皆以贪爱故。
爱根生众欲，众生以为命。
各以不净身，恩爱生颠倒。
究其轮回因，生死在一念。
清净不染尘，便得无上道。”

锦屏又问：“色专用香味触法，以何因缘，从触得乐？男女相触才成夫妇，也有触到好的、触到不好的，还是触好还是不触好？请问触字作何解说？”了空合掌而说曰：“《楞严经》，佛说阿难：汝常晨朝以手摩头，于意云何？此摩所知，谁为能触；能为在手，为复在头？若在于手，头则无知；若在于头，手则无用。云何名触？若各各有，则汝阿准应有二身。是故当知觉触与身，俱无处所，即身即触，二俱虚妄，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锦屏又问：“既说触非真性，那男女交触，便有一种真乐从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心中来，岂不是性？天人相交，以眼代触尚不能免，何况凡夫。请再参。”了空又说《楞严经》而为答曰：“佛说阿难：又汝所明，身触为缘，生于身识，此识为后。阿难，若因身生，以身为戒；因触所生，以触为界。阿难，若因身生，必无合离；二觉观缘，身何所识？若因触生，必无汝身；谁有非身，知合离者？阿难，物不触知，身知有触；知身即触，知触即身；即触非身，即身非触；身触二相，原无处所。合身即为，身自体相；离身即是，虚空等相。中外不成，中云何立；中不复立，内外性空。则汝识生，从谁立界？是故当知身触为缘，生身识界，三处都无，则身与触及身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性。”

锦屏听经已毕，心大欢喜，向了空问讯，情愿皈依佛法，了此轮回。上了牙床，垂下鸳鸯帐，和衣而寝，彼此再无相触。了空焚了一炷香，自在一张禅椅上打坐，数息观空，合眼跏趺去了。

挨得这侍女心焦、家婆眼困，天已三更，瞧了瞧，姑爷在房里和小姐还讲经哩。到了天明，传到大王帐中，说如此这般和小姐终夜讲佛法，要度小姐出家，通不曾同床。李全大怒，向杨夫人说：“贼秃无礼，敢嫌吾女丑陋，以邪教外道蛊惑，不如杀了！”夫人劝道：“此僧乃有道君子，若是凡人，不知几时和小姐成亲了。大王息怒，待我慢慢劝他。”李全道：“我有一法：先把他拿来，看我行法杀人，自然畏惧，不敢不从，到其间自有主意叫他心转！”

早起升帐，见了空不来谢亲，即传令刀斧手绑缚了空前来。了空正然打坐，小姐未起，早被几个丫鬟走至跟前，把了空扶出，上了绳索。到了厅前，了空依旧念佛，全不恐惧。传令：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绑出杀人场将军柱上，剜出心来，吃个佛心汤！”当下传入后宅，锦屏小姐梳妆不迭，三步做一步走出厅来，哀求：“大王且休动手。我小姐和他是夙世的佛缘，不在一时夫妇。若杀了此人，儿必不独生！”忙上前去，拔出身边利刃，将绳索割断。这李全又是恼又是笑：“我正要吓这贼秃，争奈小姐护他，如何是好？也罢，叫他看我杀人罢。”即时传下令去：“今日发十路喽啰下山，不论僧俗，俱要活捉了献功。一向山上不曾杀人，日日念佛，损了我的军威。把和尚放了，押在杀场上看我杀人罢。”小姐明知吓他，也要看看了空的佛性。小姐进宅去了。诗曰：

欲求恩爱反成仇，不是冤家不聚头。
自是善财参得破，剜心截颈恨优游。

了空在此遭困不提。却说毗卢庵雪涧禅师，因烧佛得了一百单八颗宝珠，缝在破衲裰里，被贼僧了尘看见，盗取衲裰，逃走南行。也是佛法难容，出门来行到徐州地方，遇见一起麈神和尚——整有十二人，俱是棕因棕帽，肩挑经担，胸挂佛经，打扮得十分庄严。每个人一条扁拐，系个大木鱼，也有月牙铁拐、降龙的铜铲。看见了尘一个和尚，走得忙忙的，拿条短棍，就接住他一路同行。这了尘原是营武出身，不知江湖上丛林里暗号，空做了几年和尚，不曾云游一步，只道是一样的和尚。哪知这方上的麈神成了一伙，如截路强贼相似，遇见孤僧孤道，假装同道，便裹将来替他背包挑担，如有银钱的，就夺了打死在路旁；如有小沙弥，就裹来大家奸宿；如有尼姑，也裹来做个浑家，好不厉害。今日了尘遇见这一起，如何脱得手！他见了尘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精壮，就哄了来同行，假说上南海九华听经说法。到了夜里，捏了捏了尘没甚行李，穿着个破衲裰，只叫他同两个徒弟下路去化斋。这了尘心里也打算："没有银钱，哪怕他们强梁！且搭伴往南好走，省的问路。"

行了数月，到羽山一带，是淮安地方。天色将晚，一行十三众和尚，走到林子里歇息。只听得一声锣响，走出五十个喽啰来，簸箕圈一齐围了，把包裹、禅杖上前夺了，俱上了绳，背剪绑着，往山寨上来。正是：太岁中间逢太岁，麈神意外遇麈神。

到了三更，走到一个大营里。天明大王李全升帐，各处喽啰将行路僧俗俱陆续解到。这李全一见，解到忠义堂大厅上，即叫刀斧手伺候："今日捉的俗人，有钱买命的，俱各放回；凡有僧人，俱是邪教，惑人游食，诈哄良民，绑出去摘胆剜心，不许停留！"一时传令，那杀人场上将这些麈神和尚，一个个剥得精光，衣服包裹收在内库，先砍下头来，截成四大块，抛在山后。不消说，这了尘和尚，只为一百单八颗珠子，偷来不曾动得分毫，干送了一条性命。诗曰：

衣底明珠却暗投，刀山剑树一时休。
得来至宝终无用，有宝何须分外求。

这了空看了，全不动念，佯佯不睬。李全看得明白，说："此僧小小年纪，这样胆气，其实可敬，怪不得女孩儿和夫人说他是个好男子！"走下来一手扯住，喜喜欢欢，往后堂去了。那杨夫人在后堂上知道，又早设下筵宴。笙箫细乐，一齐奏起。锦屏小姐穿着一身艳妆，如天仙帝女，忙叫丫鬟取衣服替了空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一齐入席。知道了空吃素，也不相强，另备一席素菜油果，十分敬重。点了一本《昙花记·逢僧点化》。酒席上歌舞成行，香烟满座。到了二更后，酒阑人散，使人扶小姐同姑爷回房："料今番见我杀人的威武和款待的亲情，再没有不和小姐成亲之礼！"

他夫妇二人依旧手携手儿，两意相投，不似新郎新妇模样，好似情熟的了。送入房中，点得灯烛辉煌，侍女们都困倦，各自睡去，谁管这和尚的闲账。到了三更时候，了空依旧不肯同床。锦屏小姐便问："师兄，你果无心破戒？昨日讲的佛法，我也不肯自堕轮回。但你今夜再不同床，明日我父亲定不肯饶你，那时我也不能再救，不如打发你去罢。我今和你相伴一年，虽不成夫妇，定是前世同伴修行的道友。你去后，我也要一心入道，再不从俗招配。待我父母归天，往山东武城县毗卢庵来访你。你可留下一法名与我，我就此送你下山。"了空闻说，合掌拜谢。二人向天立愿，与锦屏小姐起名"了缘"。

那时三更将尽，山下鸡鸣，怕天明走不远，被巡山喽啰拿回来，如何救得。了空便道："贤弟，我今细想，正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当日来时，是一个和尚，如今穿得一身色服，又无木鱼、衲裰，如何去得？倒不如死在此处，也是我前世修因不全，今生遇此魔难。"锦屏细想一回道："有了！今日父王在山上杀了许多游僧，剥得衣服、禅杖、木鱼，俱在此处，待我到廊下去找一件来，送你去罢。"小姐走到前廊，果然堆了许多僧衣，即时取一件破衲裰、一根禅杖、一个木鱼。了空脱去俗衣，穿上衲裰，将禅杖挑了木鱼，却从后营一条小路——不通大营里路径——小姐送出墙外，了空问讯，飘然而去。山上善神拥护，哪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天明，离山走有二十余里。正是：挑将明月为行脚，顿送柔情上法航。有诗为证：

善财参得别山峰，刀剑林中有玉容。
威不屈兮色不溺，这回楼阁去重重。

不知了空何日得见云娘，锦屏何日再逢了空。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五回　要寻消息贴乡贯十方堂　误听姓名枉奔波甘露寺

诗曰：

竹林深处挂袈裟，行脚十年未有家。
破戒偶沽彭泽酒，逃禅不饮赵州茶。
钵分香积仍施食，杯渡沧冥省泛槎。
诸佛行藏原不定，杖挑明月又天涯。

单表了空在淮西巨寇李全寨里逃下山来，多亏锦屏小姐一力主张，送他衲裰木鱼，从山后小路走上正道来。了空一路化斋上南，不则一日，到了淮安府。正遇南北交兵，金兵满路，了空披着个破衲裰，也没人问他。直到了淮城，一路茫茫，哪里去问母亲和泰定的信息？因孤身年幼，不便独行，只得一路上遇寺投寺，在丛林里安身，只听敲板吃斋毕，随大众上堂功课，各人安单。原来，过了淮安，寺宇庵庙甚多，倒不愁没有饭吃。只是南北大乱，几番兵火，人民逃亡大半，没个定家。“我和母亲、细珠一别十年，不知流落何处？又不知泰定和我在破庙里宿时，半夜遇见强盗，不知是杀了，不知是回了武城县，不知是自己南来找寻我母亲哩？”寻思得没处寻思，自己想到：我只为寻问母亲，发愿南来，如不得见母，又说什么参禅修道！走遍天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涯也要见母方还，料韦驮菩萨岂不慈悲照见！因此一念南行，再无退转的心。

走了半月，到了扬州江口上，见南兵盘诘，不许北人过江，只得又转回扬州。闻得有一座天宁寺，丛林广大，甚有禅门规矩。进得寺来，见了知客，送到十方堂单上安歇，随众吃饭。那单上满了，只有一个小和尚，约有二十岁年纪，却同了空一处安单，细问了空来路，说："是山东东昌府武城县，因为探问母亲——在淮安府多年寄居，特来寻访。不料行到半路，遇盗掳到淮西，山寨里住了一年，才逃得回来。又不知老母流落何处，一地里乱找将去，只凭佛菩萨照怜罢了。"说毕，泪如雨下。一单上僧人，也有老的少的，见了空不上十七八岁，这等孝心，十分怜惜。他道："你这个师兄，就是个孝子了，尽得人伦就是佛法。我们俱是游方行脚的和尚，或是人家请去讲经礼忏，或是寺里请去水陆道场，哪里不去的。你写出家乡住坐、母子的姓名，我们在方上替你打听打听，也是好事。"这了空谢了众人，就借了一张纸，上写道：

家住武城县，原任提刑南宫千户之子，乳名慧哥，在城南毗卢庵出家，法名了空。因生母楚氏，大兵赶散。同家人泰定南来寻访，路遇强贼，半夜失散。今了空南行乞化访母，如有慈悲檀越、方便法师觅得音信，即在天守宁寺丛林报知，胜造七级浮屠，母子三生图报。

了空将姓名乡贯写毕，朝大众单上合掌问讯，众僧也各赞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诵。将此字贴在十方堂廊下，使大众得知，以便访问。

原来同单的沙弥，就是淮安湖心寺长老的徒孙。原是扬州人，因金兵破了扬州，也回来探母，不料母亲搬往镇江去了。因韩都统守住江口，这些扬州百姓，多有逃躲在江口村里避兵的，明日也要往江口去。二人同单宿了，俱是访母亲的，了空问他法名，叫做如惠。次日起来上堂，功课一毕，吃了早斋。如惠别了了空，要过江探母。了空想到：我在此处也不是久住之法，既然探访母亲信息，这丛林里如何探探出俗家的信来？不如同此沙弥一路南行，或者下村化斋，还好探问。就与如惠说知，一路作伴过江。如惠甚喜。了空取了禅杖木鱼，披上衲裰，和如惠一路而去。《华严经纶赞》曰：

德生有德两相融，同幻同生意莫穷。
同住同修同解脱，同悲同智显灵功。
同缘同想心冥契，同见同知道转通。
若要一生成佛果，毗卢楼阁在南中。

二僧过了瓜州，搭了一只人载船，过了江。如惠自往他亲眷家去看母，了空别了如惠，上甘露寺丛林打斋去了不提。

却说楚云娘自从祝发，在湖心寺东村观音堂里，和卢氏两个寡妇作伴。泰定自在湖心寺丛林安身，每日到庵上打柴做饭；真是一个出家道人，从不和妻子细珠同宿，十分可敬。听得金兵又犯江南，杀掳的妇女不知多少，哪里想去找问慧哥的信。到了半年以后，金兵退回淮北，这些百姓才得安生，略有回来复业种田的、开店的，又像是个世界。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到了四月初八日，是湖心寺浴沸道场。云娘和卢氏商议："我有一个愿心，要到寺里去烧一道疏，祈保子母团圆，只是没有布施，不好空去得。"卢氏还没答应，老姑子道："如要发愿求安的疏，不消什么布施，到寺里请了香烛，央知客师父写了乡贯姓名，或是求安祈福，他有印就的疏条，佛前烧了。若是俗家，还乞化他些米面、香油、赙钱，你我比丘尼和男僧一样，只拜佛，念一卷报恩经。就烧了疏。果然日后你母子得见，做个三日道场，就是大布施了。"说得云娘大喜。

到了四月初八日，云娘、卢氏同细珠，俱各斋沐了，上湖心寺来。云娘是尼僧打扮，已是学得堂经烂熟，项挂数珠，僧帽戒衣。这几年流离困苦，日夜想儿，不觉老得满面纹皱，倒像六十余岁的老比丘。也是天生该佛门修行，自然就像个方上的尼姑。到了湖心寺大殿上，见了知客，问讯了，引到方丈拜了长老，说是要许愿寻儿，烧了一道疏，保安求福的。长老允了，交与管文书的僧人，去写填乡贯一毕，才使上奉教沙门的印。长老画了花押，向佛前烧化不提。

原来了空在扬州天宁寺丛林单上遇见的沙弥如惠，就是这长老的徒孙，才从镇江回来，他管殿上填写疏头。一见了云娘是个尼僧，领着一群女众，进寺门参见长老，就知是半路出家的。又见她写乡贯姓名去填疏，上写："南宫楚氏，系山东武城县籍，在观音堂出家。为失迷孤子，哀佛慈悲，完全骨肉事。"填毕了疏，想起："扬州遇见了空小和尚，他说是南宫千户之子，莫非这就是他母亲？如何出家做了尼姑？"化疏一毕，细问云娘是自幼出家，半路出家的，云娘答道："因找寻儿子，在淮安不能还乡，因此出家。"如惠又问："令郎什么年纪？"云娘说：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今年一十七岁。从七岁上武城县遭金兵拆散，已是十年，只道是不在了，原来也出家做了和尚。上年同家人泰定，闻知我在淮安，南来寻访，不料又遇了土贼掳去，不知生死如何。因此这条心肠不断，还指望母子相逢，特来大刹许愿，佛前化这道疏。日后果得相逢，还来报答三宝，另做道场。”

如惠同知客留云娘一起在斋堂吃茶，才细细说起：“在扬州天宁寺，曾遇见一小沙弥，名唤了空，同单上一宿，也说是山东人，来南方探问母亲。写了一个乡贯名姓，贴在十方堂上，求这方上的师父们通个信息。到了次日，同他过江去了。莫非就是令郎么？”说到此处，泰定上前问了空穿的什么衣服，如惠说：“是一件大破衲裰，倒不像是他的，多是方上化来的。”泰定说：“原穿的是一件皂布单直裰。衣服虽然不对，却是真信！”问了，是三月初四日在镇江作别。云娘大喜，向佛前韦驮拜了又拜：“可见佛法慈悲，一时间就得了真信，岂不是观音的灵感！”即时起身，辞别了长老，回东村观音堂去。大家欢喜，和拾了一个元宝一般。又借《华严纶贯》诗：

楼阁门前立片时，龙华施主几时归？
不惟弹指观深妙，又听慈音语细微。
理智行为身日月，菩提心是道枢机。
许多境界无来去，万里天边一雁飞。

云娘得了慧哥的信，昼夜思想，恨不得一步赶上，母子相见。先是欢喜——没有儿忽然有了儿；后来日日悲感——有了儿又恨不得见儿。那日和泰定商议，要同上镇江去找寻慧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自家又是尼姑，满口的功课都会了，又有泰定领路，不比以前妇女空身远行。因此，辞了卢氏，要起身南去。卢氏知云娘思儿心盛，不好留她。那观音堂老师姑说："我当初出家，曾许上南海落伽山参拜观音菩萨，到今兵荒马乱，二十多年不曾了得心愿。你今千里寻儿，虽是出家，终是个妇道家，见人口羞面嫩。我今陪你南行，了此心愿，等你儿子相见了，我自去南海烧香。"云娘大喜，道："老师父肯和弟子同行，越发好了！"

看了一个出行的吉日，老师姑把庵上米粮家器，交代与卢氏和一个火头看守，和云娘、细珠、泰定，一行四众，打扮做行脚烧香的尼僧，炒些干粮，泰定挑了行李、扁拐、蒲团、大瓢、木鱼、卧单等物。卢氏送上三两路费，劝云娘："见了慧哥，早早回来，我在这里望大姐姐，就是个亲人了，千万休撇下我去远了。"姊妹洒泪而别。又到湖心寺寻见如惠，细问了空去路。如惠道："我同他过了江，因家母在姨娘家，住在城里，他自往甘露寺投宿去了。"云娘又求如惠写了一个路程帖儿，一行四众上大路而去。

不消说饥餐渴饮，一路上投寺观安歇。过了扬州，直奔江口，泰定挑着行李先去觅船。只见一船人坐满了，云娘众人上得船舱坐下，泰定在船梢上。却有一个老和尚先在那里。泰定问："老师父是哪寺里？"老和尚道："是这甘露寺的。"泰定问："贵寺还开丛林接众么？"老和尚道："一个有名的古刹，在江南头一个路口上，怎么不接众？"泰定道："有一个小沙弥，名叫了空，可在你丛林里么？"老和尚顺口答道："正在家管殿上的事哩。"泰定听了空有信，连忙向云娘说了一遍，大家欢喜不提。

原来这和尚耳聋，他寺里法师叫做宝公，误听做了空，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是各人说各人的话。行不多时，过了金山江口，下船来不多路就是甘露寺，一路回廊上去，江天阁、海岳庵、刘先主孙权试剑石，多少胜景。云娘一行四众，没有闲心观看影物，进到大寺，先拜了佛，就投斋堂来。这比丘尼和男僧不同，只留一斋，原不留宿的，因此知客不来照管。云娘走到丛林单上一看，正敲板吃午饭，满堂的僧行有二百众，俱在大长条凳上低头吃斋。见云娘进来，让座。云娘不好住了，使泰定细细看了，哪有个慧哥？说不及话，船上的老和尚背了半叉袋米，摇进寺来。泰定问道："师父，你说的了空今在哪里？"老和尚道："你们随我进来，他在殿上管事，却到这十方堂做什么？"引着一行四众，穿过塔房、厨房、经堂，到了一座客厅——桌椅鲜明，挂一幅观音出山像——让云娘众人坐了，他却去传宝公出来。云娘心里自想："儿子年小出家，到此大寺，就这等有个体面，好似个堂头和尚一般。"等了一会，一个沙弥先捧出四盏茶来，众人吃了。只听方丈里敲了一声云板，几个沙弥拥着一尊法师出来，但见：

头如苍雪，重重螺顶出圆光；眼似寒星，摺摺衣纹多道气。才向匡庐，入定竹林经一夏；又回江口，谈经北固说三生。鹤随飞锡过江东，龙负净瓶游海上。

原来这法师就是毗卢庵的月岩和尚。因赵杏庵修完大殿，向南海探取明珠，要接引了空回寺，改名宝公禅师，先到匡庐过了夏，来到甘露寺。见南北交兵，不便南游，本寺长老留在方丈里，又设了水陆道场三十昼夜，超度阵亡的冤魂。这聋和尚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只听了了空二字，误听做宝公禅师，说："这一行尼僧，是来随喜水陆道场的。"聋和尚从扬州化回盏饭米来，船上遇见云娘，错领到这里。也是云娘有缘，佛法中接引，日后完聚，埋伏在此处。

却说云娘一行四众，坐了一会，专等了空出来。忽然里面走出一尊法师，有七旬以上，古面庞眉、碧颅雪顶。见云娘一行尼僧，只当作路远进香、参禅问道的，因上禅床朝南坐下。泰定虽曾在毗卢庵遇见慧哥，会了一面，今换了地方，又改了号，一时也就认不出。云娘众人只得朝上参拜，不敢说出找寻儿子、误听了聋僧的言语来。宝公禅师便问："比丘尼二人，不似参方行脚，有何事参见和尚，请俺升座？"云娘唬得默默无言，答不出话。亏了老师姑终是出家多年，听过讲经的，晓得规矩，上前合掌问讯，说："弟子是山阳县湖心寺庵上出家，从不曾听法师说法，闻得甘露寺老法师做水陆大会，特来瞻仰，皈依受戒。"宝公听说，道："比丘尼出家，先受戒律，才讲圆通。不断爱根，如何讲得受戒？我看你二比丘尼，这个后来出家的，想是你的徒弟么？"老尼道："是乱后出家，她有一件心事，南海进香，即找寻儿子。求法师慧眼一观。"法师闻言，闭目入定有一盏茶时，笑道："原来此会甚奇！只要虔心前去，自有相逢之日。去罢。"说毕下座，扬长退入方丈去了。云娘大喜，一行四众自去投尼庵去了不提。

却说了空从那日过了江，到甘露寺宿了两夜，没处找母亲信息，发愿上南海烧香，亲见观音菩萨指路找母。托钵化斋，过了镇江、丹阳，昼化长街，夜宿古庙，要受些苦行才见他一点孝心。原来江南阴雨连绵，了空不服水土，到了宁波府，感了一场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瘟疫大病，五日不汗，在一座关帝庙里寄宿，看看至死。庙祝是个道人，怕了空死在庙中不便，只得赶出庙来，在大门外睡卧。四顾无亲，水米不得到口，眼见得多凶少吉。“可怜今生，不得见母！”了空双眼落泪。惊动韦驮菩萨，到一更时分，送一碗凉水来给了空吃了，即日出了汗。这是了空行孝，该受七日之灾，从声闻缘觉，证入普贤苦行处。好了数日，将养得身子健了，依旧托钵化斋。等了一起香客，是山东临清善人当的南海进香社，僧俗有百十人，搭了个舱，同这些善人过莲花洋，朝南海去了。

船到海中，忽然起一阵飓风，但见：

长年胆怯难回舵，艄手魂消急落篷。
瞬息千山如鸟过，洪涛一叶舞天风。

原来过海极怕飓风，一时间不得到岸，又用不得篙撑橹摇，只好抛锚在海中，一任风飘浪滚，多有翻船覆水的。大风一夜，将吹到日本倭国地方。这一船人有一百多口，哪有粮米？不遇着顺风回来，也要饿死在海里。众人也有哭的、叫的、念佛的，总是无路逃生。了空把心定了，口中默念《观音经陀罗尼咒》，日夜不绝。忽然梦入一岛，见楼阁重重，与虚空一样宽大，也不知几万丈高。又内藏着千百重楼阁，中间都是观音，和母亲楚氏跪在面前。却又是几千重楼阁里观音菩萨，和母亲面前俱有。了空跪着念经，一处处光明透现，在虚空中不见大海，也不见人船在哪里。到了天明，早早一篷风送回南海岸边。诗曰：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五百由旬摩顶间，本无风浪亦无山。
如登彼岸随潮转，似遇长风跨鹤还。
楼阁重重天不夜，毫光炯炯月无关。
由来佛母无分别，行满功成只等闲。

不知了空进了南海，何日得会母亲，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六回　离别久母子当前全不识　缘法至主仆对面恰相逢

诗曰：

一卧西湖梦欲醒，宋家烟雨隔南屏。
君臣不洒江山泪，驼马常流草木腥。
说鬼偶然残脉望，传经谁可听伽陵。
紫阳问道无余答，止记前身鹤是形。

话表云娘一行四众，辞了宝公禅师，一路南来。泰定挑着行李，细珠扮作女道，老师姑敲木鱼化斋，只有云娘终是见人羞惭，不像个久出家的。幸得南方家家好道，不消念经就送出斋供来，还有送上布施铜钱白布的。只是一路茫茫，或投寺院安歇，或是搭载渔船。漫山过水走了两月有余，到了得临安，是南宋绍兴二十一年，秋尽冬初光景。哪里去找问慧哥信息？到各寺里问得个影儿，不过是游僧挂搭，及到寻到近前，又不是了。云娘昼夜啼哭，老师姑劝她："虔诚亲上南海，祈求菩萨灵感接引，休把儿子放在心上，倒是爱根牵缠，不算一心修行的了。"云娘没奈何，只得随众南行。过了钱塘江，问下海的路——水陆一千余里。

到了绍兴府地方，赶不上程途，天晚下雨，把衣服行李湿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路旁一座火德星君庙，叫开庙门问路。却是一个尼庵，叫了半日不应。只听得里边叫了："了空，开门。"泰定忙叫云娘不迭。走出一个小尼姑来开门，年纪二十余岁，生得且是雅秀，一团和气，让进云娘一行人进庙来。走出一个老尼姑，有五十余岁，拄着拐杖，一似瘸子般，却是一双小小脚儿——也是半路出家的，忙问云娘何来。云娘和老师姑细说了一遍："是朝参南海的。到了宝方，天晚下雨，借宿一宵，籴些米来，常住里吃斋，不敢打搅。"老姑子道："十方贤圣就有十方接待，我这小庵虽不留众，几位师兄远来，难道一顿粗斋就备不起！"忙叫徒弟了空备斋，一面斟了茶来吃了。泰定放下行李，也去帮她担水烧火。原来门前一个神泉，用竹竿直引到屋里灶前，南方丛林里都是如此方便。少顷，煮得饭熟。晚斋已毕，泰定自去庙门下打一个草铺，云娘和师父一单。细珠要在地下睡，那小尼姑道："我两人一单上，将就过这一夜罢。"老瘸姑子自去里面一张禅床上睡去了不提。

原来这小姑子法名也叫了空，和细珠在外间一张绳床上睡了。睡到半夜，细珠是走路乏倦子的人，丢下头鼾鼾的睡着，脱了上衣，只穿着小布裤儿、一个旧绢抹胸儿，不解中衣，只松了裤带。哪知这尼姑却不是雌的，就是这老瘸姑子的幸童如意君，扮做尼姑，却是个沙弥。这了空悄悄钻过细珠身边，一头并枕，用手摸她的乳头儿、肚皮儿。渐渐摸到下边，把裤带替她松了。细珠哪里得醒？褪下裤来。细珠猛醒，忙问道："是谁？"她只说是泰定久不同宿，一时间进来偷野食吃，哪晓得这小姑子是个雄的。急忙推开身子，却是这小姑子了空来和她干事。摸了一把，细珠不敢高声，道："好出家人，你不是个姑子，倒是个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和尚!”连忙跳起来,找衣裳穿不迭。姑子道:“我就是南海大寺里的沙弥了空,常来这庵里行走。我这南方,常是尼僧同居,你要走漏风声,坏我们的戒行,叫你一步回不到北方! 快快上床来,依我睡了就罢;你若不肯,我随你到了南海,也逃不出这几座寺去! 哪个和尚没有几个尼姑,哪个尼僧没有几个和尚? 只除非是观世音菩萨,才是个真修行的。”慌的细珠大叫,惊醒了云娘、泰定,一齐起来。细珠又不好明说,只道有贼。这小尼姑开了门,一直走了。

闹到天明,全没敢睡,黑暗暗收拾了行李,去辞老姑子起身。只见老尼姑在房里大骂:“哪里来的一起村野侉蛮妇们,平白的到我庵里作践,骗了斋吃,还半夜里起来打劫!天明了,我和你见官报县,决不干休!”云娘明知她羞了撒赖,只得忍气走出庙来,上了大路:“从今再不信这尼姑和尚了!”一路小心。

过了宁波、定海地方,望见汪洋万顷,就是南海了:

> 浩渺接天,淳涨绝地。南极朝宗,为日月归藏之府;东江总派,收岷峨尾闾之区。名山渊潴,旁结雁荡天台;禹穴会稽,下接番禺闽岭。龙宫千丈挂冰绡,鲛人织锦,蛟窟万层排雪窦,蚌母含珠。海帆几片日边来,梵阁千寻天外起。

原来过海船不等顺风不敢开,不等人多也不肯开。云娘等在海边村里,寻了一口庄家的屋住下,使泰定下乡化些米来。连住三日,等得一起镇江进香善人和些僧众们,上了大船,抛了神符,拜了菩萨,齐声和佛,念着“南无灵感观世音慈悲”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号，才敢开船。云娘一行四众，随在船艄上过海不提。

却说了空从渡江南来，在宁波得病，流海遇了飓风，幸喜倒遇顺风吹回船来，得登彼岸。因想："这南海地方空阔，大寺小庵、名山净室，不止一二百处，哪里寻见我的母亲？就是泰定也不到这里，哪里去问？他们就往南来，也无处找我。"因此写了一个木牌，挂在胸前，是"了空化斋"四个大字。虽到海中，不去安禅听讲，只在各处化斋，以便探取母亲信息。

那日云娘一行过了海，还隔菩萨的大寺有二日的路，也要探问慧哥的信，使泰定扮作道人，去左近寺庵里化米，好访问信息。那日，泰定化斋去了，云娘在一个施主寡妇人家吃斋。天将晚了。泰定不见回来，只好借宿在此，等泰定来明日进山了。细珠在门口立着，只见了空披着衲裰，进得村来，朝着细珠问讯，只说她是本处的善人女道，要在此化斋，方便投宿。这细珠略识几个字，见胸前挂着牌子，是"了空化斋"，想起那一夜假姑子的话来："说要随我到南海，好歹不肯放空。这厮想是知我们过海，随后赶来了！"慌忙与云娘说知。那了空远远立着，还不曾开言，只听细珠、云娘，秃长秃短一顿臭骂。了空不知是哪里账，可怜忍气吞声，回步而走。"自古道：此处不留人，还有留人处。一个佛国地方，这位女菩萨和这比丘尼们全不学好，就不布施也罢，因何破口伤人！"了空低头去了。诗曰：

姓名面貌几曾真，真假相疑疏间亲。
认贼为儿多自误，将仇逐子是何因。
曾参投杼疑慈母，阳虎招尤误圣人。
衣钵不逢真骨血，当前错过失金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看官听说，了空母子对面不相认识，难道细珠也不记得慧哥模样？原来七岁上被兵赶散，做了十年沙弥，改头换面，长破了面皮，又经了一场大病，枯黑干瘦的一个小和尚，这云娘也做了尼姑，老了许多，自然对面两不相认。细珠夜里吃了假姑子的亏，白白的被他弄了，一肚子恶气，如何不骂？了空自去投古寺打斋过夜不提。

天将入夜，泰定回来，化了五升米，说道："遇着人家斋僧道场，留着吃了三个大油饼，又是一百铜钱，又打探出一个喜信来了。"云娘问道："什么喜信？"泰定道："我问这斋僧的人家说：'有个小师父名叫了空，可不知南海丛林里，有这个名字没有？'那家道：'有个了空，时常在海中各村里化斋，一个牌子挂在胸前，只在这几座寺里。他又不安单坐禅，说是探问母亲的信。'这个信是真的了！当初和他南来找娘，他原说要朝南海的。我明日早起去把这各村里一问，他既有了招牌，就好找了！"云娘、细珠唬了一惊，向泰定道："今晚来了一个了空，因想起那绍兴府假姑子了空来，怕是他装作化斋，又来赶我们的，被我们大骂一顿去了。也是一时性急，不曾问得明白，他就去了。那慧哥当初也不是这等一个黑瘦的。"泰定道："一个人隔了十年多，又剃了头，哪里认去？这多是慧哥了！"恼的个云娘一夜没睡，把不到天明，叫泰定各处去找不提。

却说这了空因找寻不见母亲，不敢投寺安单，白日各处化斋，夜在山岩树下打坐，也不怕狼虫虎豹，发愿："今生不得见母，决不还乡！"那日走到一座山崖边，只见一个白衣贫婆，在涧边拆洗破衣。见了空来坐在一株松树根下打坐，便问了空道："小禅师，你有什么衣服，脱下来我替你浆洗浆洗。我在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庵里住，有个儿子出了家，来此看他，替他拆拆衣服，也是生他一场。这些身上垢腻，通洗不净，只有这个涧水，是老母濯垢泉，随什么坏破直裰，一经了这水，都是光明洁净的，又不沾灰泥，又坚壮耐穿，再不得破的。”了空大喜，急忙脱下这件破衲裰来，看了看，一片片补得破布铺衬，一年多不曾离得身子，这些虱虮灰垢都生满了。“那得这个女菩萨一片好心，休说替我浆洗，就拆开替我缝补几针，也就是布施了！要脱下来，天又寒冷，没得替换，只得问女菩萨借个针来缝缝也罢。”那白衣婆婆揭起襟底，取出一个金针，送与了空补裰。好个金针，偈曰：

不是凡铜顽铁，曾经水火磨成。
拈来切莫暂停工，绣出鸳鸯交颈。
最怕一针有错，乱丝积缕难成。
穿针九孔要分明，乞巧天孙觑定。

了空得了金针，将破衲裰取来放在石边，看见前襟底下一块破布，高高突突滚将棉絮出来，有些破绽，用针挑起这块布来，抽出些絮子好补。不想揭起破布，露出一个黄纱囊来。不知是什么物件，用手一捏，沉甸甸圆碌碌，拆开一看，原来是一百八颗七宝佛首的数珠。“这件破衲裰中，如何有此异宝？”才待告诉婆婆，抬头一看，哪里有个人影儿？用手内金针急忙把珠子缝上，藏在胸前，使金针塞住。起来在濯垢泉取出钵盂舀出一钵清水，先洗净钵盂，却取第二钵水洗净面上尘土，又取第三钵水一饮而尽。觉五内清凉，尘心病体一时洒落。真是：甘露洗心金骨换，醍醐灌顶玉池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了空披衣托钵从山涧边来，远远望见一个道人，挑着扁拐蒲团，大踏步走得将近。看着了空从山下过，他却立住了脚，只管细看。等这了空到面前，这道人呵呵大笑，大喝一声道："你走哪里去！"唬得了空只当做截路鏖神、劫僧的外道；睁眼一看，却原来是泰定："怎么也来到这里？"正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诗曰：

越水吴山何处寻，主人原不隔前林。
濯将法水还三宝，收得明珠值万金。
手拈菩提慈母近，眼看彼岸导师临。
团圆正好回东土，听取潮音观世音。

主仆二人，一僧一道，坐在道旁一块盘陀石上，各人细说别后之苦。泰定说："大娘为你出家做了尼姑，远来找你。前日说骂了你一顿——原有一个假了空装作尼姑——只当你是个假的。"了空笑道："我只知一个了空，哪知道弄出许多假了空来？果然骂得我没处去想。"又诉说："被贼掳在山寨，遇着锦屏小姐，放我下山。一路找寻没信，才到南海，不想此处相逢。"真是千言万语，一时难尽。

说话多时，天色晚了，问道："泰定，还有多少路才到母亲住处？"泰定道："我听得有一家善人斋僧，知道你在这里左近，走了几处俱有信，不知你走到海边村里来。我出来了三日。这出路黑了，又怕有虎，今日回不去，且到寺里宿下，明日走罢。大娘在村里等我的信，不知怎么焦躁哩。"了空道："前边有一座小净室，有一位苦行的老和尚，我常来投宿的，且去打扰他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一斋。”说着话，二人走到门前。只有两口草庵，师徒二人住着，以耕种石田为行，也不参佛念经，每夜打坐不睡。听得狗叫，小沙弥赤着脚来开门，认得是了空，请进来上绳床坐下。没有夜饭，却是一锅蔓菁和些山芋，煮得稀烂，烧得满屋松香。各人吃了两大碗。了空还念了功课，同泰定上单睡了，次日才去拜见母亲。正是：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

不知将来几时得见，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七回　宿孽偿完儿见母　新缘另结客还家

诗曰：

长松林下喜髡头，摩顶堪同古佛游。
山鸟自鸣秋后月，白云常淡雨前秋。
因无功力悲伽释，腹有文章笑孔周。
昏夜漫漫愁未旦，草堂独卧一灯留。

单表云娘、细珠、老师姑三口儿，在善人王寡妇家住下。闻得泰定说慧哥有信，喜得云娘一夜不曾睡。等到天明，使泰定左近寺院遍找。都有信息，只是找不见。辞了云娘，要过山去远寺里跟寻。云娘说："我们在这王施主家等你，切不可去远了。等你回来，还要过海朝落伽哩。"泰定说："我知道了。这山上净室极多，知道他在哪个净室里？一个孤人，哪里藏不下！他既然有信，娘也耐心等等。"说毕，扬长去了。等了二日不见回来，云娘常在门首使细珠张望不提。

却说这河南来进香一会的男女，原同云娘搭船过海，内有尼僧四众：两个老的五六十岁，两个小的不上二十五岁，甚是典雅。因过了海在山下住着，也等顺风，要朝落伽，才到大寺里进香，还愿做道场，回向忏悔。艄公因人少不肯开船。这些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僧见云娘一行也是尼僧，走来约云娘同过海去。问了问云娘，原是山东东昌府武城县人。云娘问道他，是汴梁大觉寺的尼僧，也没问姓名来历，约就过了明日，早下船过海。如今有百十众香客才开船，不是一两个人去得的。云娘支了船脚与他，和老师姑急要趁船过海，又等不见泰定回来。到了明日，众人急等云娘开船，没奈何，只得留下细珠在王斋公家里等泰定："叫他在村里等罢，我随老师父朝了菩萨，也完了心愿，遇顺风不过二日就回到这里了。"说毕，辞了王寡妇，和老师姑胸前挂了香袋、数珠，念佛而去。这山下一条小港通潮，进得大洋，望落伽山开去。

原来南海周围三百余里，内有观音菩萨正殿，丛林大寺，不是落伽山。这落伽乃菩萨修行的仙地，黑海洋里风浪极大。这些善人进香还愿，只到了大寺里烧了香疏，就算是至诚了，没有敢进大洋来落伽亲朝菩萨的。这落伽山下，普陀岩、紫竹林、潮音洞，活现的一尊观音，叫得应、看得见的。但人虔诚，处处都是实相，也有白鹦哥、五色莲花、宝栏珠树、金碧莲台；如不虔诚，只见一座空山沙岛、几块顽石，又没有寺院，中人带着口粮净水，受饿而回，还有覆舟之恐。因香客多不敢去，只完了进香之名便罢了。

云娘一行众人上得船来，只见甘露寺宝公法师，挑着锡杖，也来赶船。云娘不敢相认，只和这东京女僧们叙起家乡，问了姓名。这年小的，一名莲净，一名梅心；这两位老师父，俱是大觉寺出家。因东京四太子废了刘豫，把大觉寺天火烧了，这些尼姑都在外住，各寻净室，因此二尼随众南游。问了云娘，云娘也将出家根由说了一遍。正遇北风，把船抛在港里等顺风不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提。

却说泰定遇见了空，主仆二人夜晚不敢行走，宿在山上净室里。次日天明，也不吃早饭，辞了老僧，走下山来。二人路上吃些带的干粮，直走到天黑，才到得村口。只见细珠立在门首，见泰定远远领着个小和尚来，知是慧哥找着了，忙忙迎将来，笑嘻嘻道："今日怎么也找见你了！"了空细看，才想起："细珠当初背着我到处逃躲，今日在此相见！"不觉眼中落泪，便问："母亲可在屋里？"细珠道："等了你们三日，不见回来，和一船香客进海朝落伽去了，不过二日就回来。怕你们没处寻，留下我这里等你。他师徒两人随着些姑子，去一日了。"说毕，进了王善人家。王妈妈出来，甚是欢喜，说是菩萨灵感，母子重逢，连忙安排斋饭给了空和泰定吃。

细珠因灯下将慧哥细看，只见两耳垂肩，唇红齿白，好不持重端庄的一个福相，仿佛还像当年怀抱中的影儿，因想起："前日那个骂去的又是谁？真是，同名的也甚多！"故不住的暗笑。慧哥问道："你为何只是笑我？"细珠道："只因前日同娘在门口，见一个小沙弥，黑瘦伶仃，全没像个人形，胸前挂着了空名字，我就疑是假的，被我们骂去。今见了真了空，自然不同。"了空听说，也笑道："前日被你骂的就是我，怎么有个真的假的？只因我一心访寻母亲，又病后才好。前日山下遇见白衣婆婆，指我吃了灌垢泉水，一时病体全愈，转觉肌肤壮实了许多。"王寡妇听见，连忙合掌念佛："这婆婆就是菩萨显灵，使你母子相见！"大家遂一齐念佛。

斋完，细珠自去房里独宿。了空、泰定在外边睡下，商议道："我来南海一月有余，也要亲朝落伽，只因母亲不见，难以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远去，如今正好趁船同上落伽，亲谢菩萨接引我母子大恩，似这顺风，一潮就赶上了。也朝了菩萨，又见了母亲，岂不两便！强似你我在这里坐守。”泰定道：“也说得是，只怕没有去的顺船。”

因就早起来山头一望，只见一只大船正在港里泊着哩。原来没有大篷，是一只平底宽船，只有一根小小桅儿，扯着片竹薄席，不甚齐整，却也坚固。泰定上前问道：“这船可上落伽去么？”内有一个老艄公，白须，有七十年纪，领着三个水手，俱是道人打扮，包巾道衲。见了空、泰定问船，道：“你们上落伽赶香客进香的么？”泰定道：“正是了。”老艄公道：“我是龙艄公，你只要多把些船钱，管今夜早潮就赶上了。”泰定许他五钱银子、二斗饭米，艄公嫌少。那水手道：“他是个出家人，哪有得多银子把我？送他一程，趲过山去，在大寺门首载香客罢。”忙叫：“上来，上来。”这了空、泰定各挑随身衣具，上舱里坐着。顺风一阵，早送出港，入大洋而去。正是：

前船才去后船开，前浪初平后浪催。
滚滚波涛千古恨，飘飘舟楫几时回。
到头莲城儿逢母，入掌明珠蚌有胎。
同上法船登彼岸，一花五叶出潮来。

原来大海茫茫，瞬息千里，各人驾的是各人的般，各人走的是各人的路，前后相望着，看看赶上，忽然一阵风潮，又隔得不知多少远，因此海船极是难追赶的。行到半夜，只见前船上一点灯光，如渔火相似。始初只有灯盏般大，后来渐渐开朗，似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车轮样，火光乱滚起来，忽然又灭了。满海黑云如絮，海水泛涨，好似锅滚一般。只见来了一阵怪风，那老艄公道："不好了，龙来取珠了！"泰定问道："如何龙来取珠？"老艄公道："但见海中有珠宝，就有宝光射到龙宫海藏里面，似一股虹光相似。龙王上来取宝，海水翻腾起来，船不能行，必有覆舟之祸。除有大神力护住珠宝，龙夺不去，才可以保全的。"说不及话，只见海中泛起火光来，照见两条神龙在海中翻波搅浪，鼓鬣扬须，夹近船边。满船艄公水手只是念佛，那船上似随风柳叶、逐浪桃花，团团转将起来，眼前要翻。只见了空上船头盘膝而坐，不知口里念些什么经咒。一时间风急水涌，两条龙夹船而行，耳边风雨之声，半夜里不辨南北。撮到落伽山根下，先闻得大船旁边扑通一声，早把这船桅吹折，船翻转来，一船人沉落海去，乱叫救人不迭。这先泊的大船上人多手快，早把了空、泰定从水里救起。眼看着自己的这只破船，连艄公水手沉下海去，影也不见了。只因了空有了一百八颗明珠，所以招出龙来窃取。亏了空有些佛力，神龙不敢来夺，倒送了一阵风，和他母子相见。此乃佛法妙处。

这船上救起两个人来，到了天明看了看，云娘才叫："泰定，你因何到这里？"月岩老和尚见了了空，道："你因何到这里？"泰定对云娘道："慧哥也在这里了！"原来母子师徒凑在一船。不是遇风，如何得见？才知是菩萨接引之力，满船人都念佛不消说。慧哥和云娘抱头痛哭，月岩禅师劝住道："既已出家，不可情根牵绊。"众香客也要落泪的。

到了岸上，只见一片荒山石涧，哪得个菩萨来？众人朝上齐声念："南无大慈大悲至灵至感观世音菩萨，弟子们万里虔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心朝见老母，求显些神通，众人好瞻仰，坚心向善。”一言未毕，只见海风一阵，把落伽山遮了，满海中现出空中楼阁，何止千百座，门窗内俱是观音。住了一会，大众又念一声佛号，又只见一阵风来，楼阁全无，满海时五色莲花，红黄青碧，一朵朵莲花上都是观音。这里和佛不绝，只见一阵风来，莲花全无，潮音洞口悬崖下，倒垂着一株金色梅花来，足有十丈余高。干似黄金，花如白玉，古干千寻，香风四起。吹下两片花来，沾在梅心、莲净衣边。满空中天花乱舞，又有频伽鸟、白鹦鹉空中现出，往洞门里去了。真是佛法仙缘，灵山福地，一时出现。

这月岩和尚合掌而念偈曰：

所见非所见，法界亦如是。
大海亦沤同，楼阁开蜃市；
风定失烟楼，化为功德水。
一波一莲花，五色烂青紫；
念彼观音力，一花一佛子。
佛子本无相，天水竟空尔。
于何梅生香，香生色亦死。
色香两归尽，石女即天女。
譬如母觅儿，既见念彼此。
以无所得故，故名无所住。

月岩长老念偈已毕，别了了空，自挑锡杖向普陀岩去了。一行香客尼僧照旧上船。

辞了众人，回到王善人家里，看细珠还坐着等哩。了空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云娘八拜，向老师姑问讯谢了。次日，一行人进了普陀大寺。几进牌坊，金绳引路，宝塔摩空，松竹麋鹿，不似人间，就是佛域仙都。到了大殿前，瞻拜了丈六金身的菩萨，各人随心还愿。梅心、莲净一行，念的《梁皇宝忏》，回向拜佛。云娘念的《报恩经》，七日方了。和这众香客合伴东归，随着河南的大会人多，一路好行。

次日出了海，搭小船到了临安，另赁浪船过江，由扬州起旱。此时山东大乱，不便孤行。到了湖心寺拜别卢氏，母子好回乡。卢氏接着，见云娘有了慧哥，大家哭了一回。想起自己没儿，他乡不便久住，把两口棺木寄葬于寺前，随着云娘母子回武城县来。正是：

旧时王谢堂前燕，秋来还作一双飞。

且听下回分解。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第四十八回　仁义不亏金藏大开佛法　孝慈具足莲台现出人伦

诗曰：

庄严法相遍圆通，五百由旬过化城。
一粒粟中藏世界，大千海里转光明。
黄金满地随时现，白玉为台踏步行。
嚼破虚空还色相，不知无灭亦无生。

却说云娘、了空辞别月岩禅师，母子、泰定、细珠和老师姑出海，同这一起东京进香女眷，到了淮上分别。那两个小尼僧莲净、梅心自从与云娘同船，同行共处，讲些佛法，言语投合，今知云娘别去，甚是依依，因问道："老师父如今往哪里去？我日后二人也好来寻访，同伴修行。"云娘道："是回山东武城县毗卢庵中。"三人洒泪而别。云娘因去辞别卢氏，卢氏也要回山东。闻知山东路上大乱，盗贼太多，妇女不敢独行，因又搭了一个河南客船，从徐州起岸上汴梁，才回武城县。

那时金朝与南宋讲和，因此南北通行，无人盘诘。卢氏把淮安宅地典卖，葬了公公、丈夫，痛哭一场，别了老师姑，和云娘上山东。路上不消化斋，走了半月，到的汴京。正是金主亮登极，粘没喝、兀朮太子久已死了，燕京大乱。金主亮大杀宗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室，将他伯叔兄弟、姊妹姑侄尽行奸乱，因此中外离心，大臣反叛。人主荒淫异常，要来汴京修造行宫，不日南侵淮上，造船千只，东昌、临清一带河路，乱成一块。这云娘不敢回乡，只得同卢氏赁个小房，在东京住下。

那汴河西沿烧的大觉寺旁边，靠西一带空园，几间大瓦房都烧了一半，多少几个穷兵住着，外门面上写一帖，是“内有闲房赁住，不争房价”。泰定、了空看了道：“如今大娘出家，和三娘、细珠住在一个房里，你我是一僧一道，路上行走还怕人盘问，这个京城如何好一处同住？不如寻个闲房，咱两个安身；白日在外化斋，夜间同宿。这个破房子，写着不争房价，一月给他三四百钱，住不上两个月回武城去了。”了空道：“说得有理。”问了住房的，道：“是几间官房子，没有正主，闲了二三年。不拘多少，你们出家人有甚贵贱。只是一件，房子破了，里边砖石门窗还多，不可作践。又有些古怪，夜里丢砖弄瓦的，不甚安静。你但不惊恐，尽你住几年，房钱不消论。”泰定道：“且讲一月三百铜钱罢。”众兵道：“随便罢，不消讲。”

说毕，泰定、了空去禀知云娘：“俺在河西沿几间破房子住下，各人取便，来往看问，到了也不远。”云娘点了点头道：“随你们便罢。”说着，各人去了。泰定买了一把锁，将他和了空的破衲裰、扁拐蒲团、一套儿行脚衣妆，锁在一间破楼底下。白日了空往城里化斋，泰定至巷口打坐，时常照管云娘屋里薪水。卢氏的家资渐渐的消乏，云娘的首饰久已费尽。云娘、卢氏也常使细珠在街上揽些女工，多少换钱糊口。

却说泰定一日在破楼下睡着，梦见南宫吉进来，披头散发，手拿着一个金砖，送与泰定道：“我东墙下有四窖金砖，留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下等你和慧哥。你只在这古井旁青石下，看有火起处找去。”泰定醒了，听听正打四更，叫了空几声，全不答应。原来了空做梦到了武城县毗卢庵，筑起一座七层宝塔来，都是黄金，安上舍利，放出佛光，把山门都罩了。忽然惊觉，泰定叫他说他的梦，了空也说他的梦；两梦相合，不知主何事。

泰定起来撒尿，只见东墙根下起来一块火，其色非红非青，半黄半绿，绕着墙脚往地下去了。泰定道：“此事甚奇，正应梦中言语！”叫起了空来，照着火起处细找。原来一块石板压着井口，塌了半边。泰定使扁拐一试，全然无水，离地有八尺多深。一层层石磴下去，内堆满金砖元宝，不计其数。但见：

> 井通四面，石压三层。金砖上黑漆光明，元宝上印文镌就。不数邓通之金穴，何用猗顿之铜山。有财无命，原从奸巧积将来；易散难消，偏向好人挥不去。大福神，财星助旺；守财虏，孽账随身。莫将鄙坞斗豪华，好向给孤修佛地。

泰定取出一锭金砖来，俱是黑漆裹就，退出金色，每锭元宝有两行大字，是“贾仁家财，天赐忠义”八个大字，刻在上边。计四井相通，每井有一丈余深，不止百万。了空说：“此乃无故之金，不可轻取。”留下一锭，依旧用石板埋了。在乱砖破墙之下，多年古井，谁人来理。

到了次夜，泰定又梦南宫吉来说：“此乃我家旧物，留此等你多时，取回去做些佛事，超度我也好。天与你的，如何辞得。”醒来时，泰定和了空说知：“这些金银如何取得去？多少取些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来，回家替爹做些善事，也见他的灵应。但此金砖如何敢去卖，遇着公人盘诘，惹出祸来。”

次日，悄悄报与云娘得知，唬得个云娘面如土色，道：“泰定，你不记得当初全福因金子险不把我母子丧命？快快送回去！今日大家修行，受了南海菩萨的戒律，还起贪心！”把泰定喝回去了。

也是天理人情，报应不爽。泰定将金砖藏在搭膊内，出的门来，见了一个人骑着白马，兵官打扮，走来看着泰定道：“你不是南宫老爹家泰定么？如何在这里？”泰定抬头一看，但见这个人：

稀稀几路白须，淡淡一方老脸。窄袖箭衣，久在金营称幕客；皂靴缨帽，还存师相旧家风。有缘岐（路）遇恩知，无限离情悲故旧。

你道此人是谁？原来是高秋岳。一向东京投在金撚室家营里，做个书办官，今年已六十岁了，还认得泰定是南宫吉家人。马上问道：“你如何做了道士，也不到我家看看？快随我来。”泰定正带着金子没处摆布，见了高大爷是通家恩人，如何不喜！说道：“小的忘了大爷的宅子，正找不见，随大爷家去磕头罢。”跟在马后。不一时，到门首下了马。泰定随进去，磕了四个头，站在一边。秋岳便问：“你奶奶好么？几时找见你家哥哥，如今在哪里？”泰定把云娘从东京去，上了淮安，不得回乡，慧哥做了和尚，云娘已出了家，今年在南海才得母子相逢，如今在这西河边暂住。“小的因家主不见，也找了十年，才遇在一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处。”秋岳听说，叹道：“这等一家财主，不料人亡家破，子母分离，到了这等流落处！如今也少有你这样家人。”叫人快安排酒饭给泰定吃。泰定道：“小的也吃了长斋，久不吃酒了。倒有一件事和大爷商议，不可使外人听。”秋岳忙把手下家奴赶开，两人在厅上悄悄言语。

好个泰定，他不肯说这金子的原因，只说：“这几年，家产净尽，片瓦不存，只有当初主人藏下的一个金砖，如今要卖了回武城县去，赎出卖的宅产来，给慧哥度日。正然没处去卖，遇着大爷，就是当初主人一样。把这金子卖了，打发他母子还乡，也是大爷和家主相好一场，足见生死不变其心。”说毕，向搭膊底下取出一锭金砖；虽然漆过，两旁金色光发，十分好看。秋岳将金砖接来道：“可见是大家，在外流落十年，还有此物。你大娘怎么收得这样紧密？”取天平一兑，足有四十八两。秋岳道：“这样乱世，也不便去卖，我兑四百两银子与你罢。”泰定道：“大爷吩咐，有什么多少。这还多费了大爷的！”即时叫泰定吃了饭，忙叫家人去接南宫大娘。

高秋岳夫人又是个好人，从那年别了云娘，至今十载，听得云娘到京，恨不得一时相见。问了泰定，知有卢三娘也在一搭，连忙抬了三顶轿子，使丫鬟连香领着到了寓所，把云娘、卢氏、细珠一齐请将来家，又使管家请将慧哥来。蜜食素菜，里外摆了两三桌，吃了三日不放。云娘急要辞回，秋岳道：“如今有上临清解米的回船，起一路官批，既是我的亲眷，再不消费事，送恁去罢。”不二日，兑出四百两银子。云娘还不肯受，争奈一路盘费了卢氏许多银子，回家又没路费，泰定劝着，只得收了。

次日登舟，一家人口上船。不消半月，到了武城县，在毗卢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庵住下。月岩禅师早已先在庵上，修得山门、大殿、禅堂、配殿，一进五六层；内外有五六十僧众，挂了接众的磬板，似大从林里规矩。云娘暂在后方丈独宿一宵。早有王姑子知道，请在王杏庵家新舍的尼庵暂住。

明日，泰定到城里旧宅子一看，倒的只落得一座高房，前楼和花园、翡翠轩，俱拆成一片平地，也没墙垣，做了个大路往来人撒尿的去处。问了旁人，已换了三个主子，赵监生、尚举人死了，又卖与刘学官公子刘进士，招人住着，通没修理。泰定走到刘进士家，正遇在家，进去见了，说主母相公一向在外，回来要赎这旧宅居住。刘进士父子乃天理人家，又系旧交，即查原契，是三百五十金，情愿许赎，就少些也不妨，日后补完。泰定谢了。回来禀知云娘，将前日秋岳的银子取出，一天平兑了三百两，待搬过去再完。原来泰定心里记得当初贾乞儿讨饭，南宫吉托梦一项银子，久埋在高房下，取出来可以完事。刘进士收了银子。泰定请云娘、三娘过狮子街旧宅来，云娘不肯，道："等收拾完了，过去不迟。"使细珠、泰定先上宅子里支锅盘炕去讫。

到了半夜，泰定叫细珠起来点灯："我这门坎下有一窖银子，是我当初埋下的。"细珠不信，道："天生扯慌的精！有银子你还等到今日哩，不知几时拿去另寻老婆了！"泰定道："你跟我来。"细珠手提着灯，把前后门关了，泰定才使铁锹一剜，取起大方砖来。哪有当初埋的银子？只叫得苦，想是被人掘去了。取将铁锹来，用力一铲，只见扑通一声，是一个大井口，把泰定掉下去，有三尺深，都是金砖元宝，一层层排满。取出一锭来，八个大字，即是汴梁所埋之物。夫妇二人才向天拜谢，说天赐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财神，情愿舍些修塔建寺，依旧掩埋了不提。

到了次日，叫将土工来，把花园、翡翠轩一带，分为两院，做一观音庵，另造起檀香像来。请云娘、卢氏过来住了。邓三家两口闻得云娘回来，买礼来看，隔了十年，都老了，时常做伴。问道老妈，久已死了。云娘别招了两个贫婆做饭服侍。泰定取了几筒白、蓝布来，换了云娘、卢氏的衣服，自己买个驴儿，也换了一件布道袍，常到毗卢庵看了空，听些佛法。叫将邓三来，把狮子街旧典当铺开起，油漆得一时崭新。

一县亲友闻得南宫官人母子回家，又赎回宅产，修理一新，不知家里还有多少银子，就有一班人儿来行贺，引诱泰定做些生意。泰定俱辞了去，却上东京谢了高秋岳一份大礼。秋岳说："你家没有主子，寡妇孤儿，又都出了家，这乱世如何支得住？还该做个小小前程，撑持门面。"因此叫他纳了一百二十两银子，在东京锦衣卫里做个旗牌官，还顶着南宫大官人的缺，只不管事。因此泰定随了姓。满县人敬他忠义，又有家事，都呼为小南宫官人。从此度起日月，富倍于前。又修起南宫吉的坟墓，又做了许多日的道场，超度南宫吉的罪孽。

一日，和云娘、卢三娘、慧哥，王姑子、细珠随着，一同上了坟，回到毗卢庵来参月岩长老。云娘说起："当初曾舍一百单八颗明珠在这里，岑姑子死了，寺上两遭遇火，不知落在谁手里。"月岩禅师大笑道："珠子倒也有，可惜连我一件衲衣偷去了。"了空看着月岩又笑道："有了珠子就有了衣，有了衣也就有了珠子，只在眼前，不消寻觅。"说毕话，取出一件破补衲裰来说："可是老师父的衣么？"月岩长老道："正是了。"接过衣来，用手一捏，那缝的衬布儿依旧完全，上面却添了一个金针。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长老拔起金针，抽出一个黄袋来，一百单八颗明珠溜亮光圆，递与云娘，低头一看，正是自家故物。诗曰：

珠从罔象于何求，不是明人莫暗投。
赤水归来还独照，牟尼顶上起重楼。

又：

赵州八十犹行脚，须信心头未了然。
及至得珠无一事，始知虚费草鞋钱。

云娘看珠已毕，忙把金针取看，不似人间钢铁，只见金光明亮，照得一殿都是佛影。了空细说，“是南海婆婆送我缝衣的”，才知是菩萨的显应。将这针和珠依旧送与长老，长老叫了空收在身边。云娘想了想道：“我有个愿力。了空，你可成此孝心——日后化出钱粮来，寺后起一座七层宝塔，安放金针、珠子，供养为舍利之塔。可惜我们年老，不能愿力，将此功德留与你做罢。”长老向云娘道：“佛法愿力不是轻口许的，凡有愿力，一世不完，来世苦修才得圆满的。七层宝塔乃数万金银的布施，武城县一个小小地方，如何满得这愿？”一言未毕，只见小南宫员外泰定向长老、云娘前跪下，说：“此塔不难，我替母亲、慧哥完结此愿罢。”长老大惊道：“你一人如何有这等福力？”泰员外才把天赐黄金的事说了一遍。云娘才知向来赎产兴家，另立门户，原来天报忠义之仆一段因果。自此，泰定回家把宝藏取开，一面兴工在毗卢寺后筑起七层宝塔；层层是佛，安放金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针、明珠在上。塔成之日，金光夜现，远近善信男女，上千上万的人随喜，俱道："泰定忠义，了空孝母，所以天赐黄金，完成佛事。"

那日，做了七昼夜道场，忽夜间云娘梦见南宫吉，依旧冠带，笑嘻嘻走来，对云娘作揖道："多承你和慧哥虔心超荐，我今已蒙佛力解释冤愆，永不堕轮回，托生人世，从此永别。"又向泰定说道："你一生忠诚，天赐二子，世享福禄。"言讫而去。醒来却是一梦。次日，云娘说与慧哥、泰定，二人也说梦中如此。大家欢喜，感谢佛力。

到了道场将毕，忽然来了一枝人马，前后红旗黄伞，罩定一个少年将官，只有二十多岁，却是生得齐整。来到寺前下马，便问道："可是武城县毗卢庵了空长老的禅林么？"了空慌忙迎迎出去。一见了空，将偏衫袖子扯住道："师兄，你好快活！撇得我在苦海，就不慈悲我了？"云娘、卢氏、王姑子，都是躲避在后斋堂去了，只落得月岩、泰定，都出来迎接。你道这小将军是谁？

鸳鸯帐里谈经伴，龙虎巢中罗刹娘。
柳叶已抛珠勒马，梨花新弃绿沉枪。
摩登不破阿难戒，天女难登弥勒床。
阿闪国中还寻婿，蜜成蜂老又寻香。

原来是淮西大寇李全寨中，梨花枪杨夫人女儿锦屏小姐。原招了空为婿，两人谈经说法，不肯破戒，许下结伴修行。因李全亡后，杨夫人投在大金麾下，做了土官夫人，领他的兵马镇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守淮西。如今夫人又死了，小姐将后事付与营将，却来找寻了空，今日才得相见。

了空迎上殿来，只见这小将军行了五体投地三参的礼，却与了空平拜了，才和月岩长老问讯。卸了戎妆，却是幅巾道袍，挂了一串数珠，一双小小方头禅履。月岩长老甚是纳闷。了空请进方丈，请出云娘一行人来相见，细说前因，才知云娘是婆婆，这小将军是干媳妇儿。锦屏又拜了云娘两拜。大家坐在一团，摆上斋来吃了。只见锦屏小姐唤家将捧出一盘金银来，约有千两，送与了空，助寺上功果，自己却将头发分开，跪在佛前，求云娘剃发。长老大喜。原是有了法名——是了缘，与了空叙兄弟的。自己做就一套禅衣僧帽，即时一个新比丘尼，满口经典，久已受了菩萨戒。先拜了佛像，后拜长老、云娘，即时发遣营将人马回淮上去了。从此与云娘作伴不提。

且说莲净、梅心，自淮上与云娘分别之后，虽已了家，扫清恶孽，然未免有前世一段因缘，只觉心中戚戚，闷闷不乐。到了东京，大觉寺已焚烧尽了，四围小房又被老少兵丁占去，卞、鲍二寡妇也先后死了，福清姑子又同这起喇嘛和尚引去，不知去向。因没处安身，只得原投谈能姑子，在汴河桥当日福清净室小庵中住下，化斋度日。一日到一常善人家，说起："近闻得山东武城县毗卢庵，新到了空禅师讲法，又筑一座宝塔，舍利每夜放光，远近善信上千上万的去听经。俺们东京的人也都去随喜，听了空禅师说法。咱如今不久也要去。"莲净得了此信，回来对梅心说了，道："这毗卢庵中了空禅师，就是云娘的儿子。咱和你终日念他，如今在这里终日化斋，不是常法。不如和你同上武城县毗卢庵，一则听些佛法，二则寻访云娘，皈依了她。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咱看云娘平等，久后得成正果的。”二人计较已定，遂去约了些同伴善人，择一出行好日，一齐上路，往武城县来。

忽一日，路上来了一个和尚，挑着蒲团，一瘸一拐走至近前，见了莲净、梅心，慌忙问讯道：“二位师弟往哪里去？”莲净说道：“俺到武城县毗卢庵了空禅师处受戒。”你道是谁？原来这侯瘸子自从跟了那道人，终日挑担，各处化斋。只因行走甚是艰难，也跟了年余，那道人嫌他，竟不顾他，自己去了。这侯瘸子无奈，要做道人，又不会弄玄虚、唱道情，也只得将头剃了。遂买个小磬儿，到人家门首，不用开言，打一声儿就有钱米，不费一毫力气。自由自在，终日穿城过府，到处化斋。这日遇见莲净、梅心，闻他到毗卢庵受戒，因想道：“我出家多年，终日糊口，久后自然堕落，若不听经受戒，怎有出头好处，何不同他们去走走。”因说道：“我也要到毗卢庵受戒的，望二位师弟慈悲，带我去罢。”梅心说道：“师兄要去，同往何妨。”因此作伴，一路同去。

不一日，到了毗卢庵中，先拜了佛像，后拜长老与了空。莲净、梅心因在南海船中会过，俱是熟的，遂请云娘出来拜谒，说：“弟子不远千里，特来赴法皈依。”长老道：“他自在狮子街观音堂中焚修。”遂叫了空领他去。那瘸子不便同行，遂在寺中歇宿，当一火头。后来无病而终。

却说了空领了二尼僧去拜见云娘，说来皈依的。相见甚是欢喜。从此在观音堂与云娘、了缘作伴，晨昏焚诵。

过了数年，卢氏不在了，葬在茔旁。云娘享年八十九岁，一日唤将了空、了缘来，念了四句偈言，瞑目合掌，只见满天瑞彩，一屋香云，冉冉向空而逝。了空痛哭一场，将云娘盛殓，即

Green Apple Data Center

择日葬在新筑高塔下，做了九日道场。引得远近善信之人俱来观看，不下数万人，人人啧啧称羡，俱赞云娘为善之报。后来，了空、了缘仍守旧规，一力苦修。了缘寿至八十，了空寿至九十六，俱无疾而终。后人见此一段奇因，有感而作诗曰：

生前淫奢逞雄心，转眼繁华一旦湮。
鸿爪雪泥踪易灭，花荫月色影须沉。
生事事生彰果报，害人人害若回轮。
昭昭天道人多昧，特借南宫作劝惩。

Green Apple Data Center